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語錄部一

（36）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解題

一、絕觀論

編譯組

一卷。又名「三藏法師菩提達磨絕觀論」、「入理緣門」、「菩提心境相融一合論」等。爲敦煌出土的達磨論典之一。本書係採取師(入理)徒(緣門)問答的形式，站在絕觀的立場，闡明禪的觀行之法。內容與敦煌出土的「無心論」近似。

關於本書的撰者，相傳爲菩提達磨，但學術界又有神會的弟子無名與牛頭法融等各種異說。其中以牛頭法融之說爲最有力。又，關於本書的寫本，現有六種，即：日本的積翠軒本、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的四種寫本(編號爲P二〇四五、P二七三二、P二〇七四、P二八八五)，北京本(編號爲閏字八四)。本輯所收者，係日本禪文化研究所重新編定的絕觀論。據該書凡例所示，該書是以積翠軒本爲底本，參考其他五種寫本而編的。

二、四行觀

編譯組

全書一卷。梁・菩提達磨撰。詳稱「菩提達磨大師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觀」。

本書與「少室六門」第三篇二種入、「四行論」第一篇八道修行綱要門的內容大致相同，唯本書卷首另收曇琳的序文，卷末附錄另收梁武帝蕭衍的「達磨大師碑頌」。

三、四行論

楊曾文

一卷。梁．菩提達磨撰。又名「菩提達磨四行論」、「二入四行論」。版本有鈴木大拙本、朝鮮「禪門撮要」本等種。全書分四十四門，各加章題。「少室六門」中的「安心法門」實爲此論的摘要本。「二入」是理入、行入；二行是報怨、隨緣、無所求、稱法四種修行，爲修禪行道的宗旨。

鈴木的校本將此文分爲三個部分，共一〇一段，前十一段爲「達摩大師二入四行論及略序等」；十二至六十七段爲「雜錄第一」；六十八至一〇一段爲「雜錄第二」。第一部分前八段，詳略不同地見於「續高僧傳」「達摩傳」及「傳燈錄」卷三十「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弟子縣林序」及「楞伽師資記」所引。第十一段爲「續高僧傳」卷十六「僧可傳」中的向居士的信。鈴木認爲第五十六段之前基本爲達摩所述，後來又認爲第一、二兩大部分皆爲達摩所說；第三部分爲慧可所述。宇井伯壽在「禪宗史研究」中認爲一至八段爲達摩弟子縣林所記，第九節以後皆非達摩著，大部分爲慧可述。關口眞大「達摩大師的研究」認爲只有第一部分爲達摩所述，第二部分中有的是法聰(五八六－六五六)的「大乘安心法」。

柳田聖山「達摩的語錄」(二入四行論)認爲，這是初期禪宗修持者(如縣林、慧可、道育、

向居士等)的傳承禪法的記錄，並非一人編著。柳田將此論按內容重新分段，加上標題、注釋，並全部譯成日文。柳田「語錄的歷史」認爲第一、二部分與「禪門撮要」本一致，皆爲縣林所傳，與慧可無關；第三部分(雜錄2)爲達摩、慧可禪系的師徒間的問答，與第二部分是禪宗語錄的「祖先」。有關此論的文獻還可參考「少室六門」、延壽的「宗鏡錄」卷九十八和「心賦注」卷三、最澄「內證佛法相承血脈譜」

——摘錄自「禪宗文獻研究在日本」第二節

四、無心論

編譯組

全書一卷。據書名下所記，本書是「釋菩提達摩製」，但因其思想內容、形式皆與「絕觀論」酷似，故被疑爲「絕觀論」作者牛頭法融的著作。

本書採取問答的形式，强調無心的立場，主張若能覺此無心，則無一切煩惱，亦無生死涅槃。

五、少室六門

編譯組

一卷，亦稱「少室六門集」。相傳爲菩提達摩所述。

內容分爲六門：第一門心經頌，第二門破相論、第三門二種入、第四門安心法門、第五門悟

性論、第六門血脈論。然此六種之中，被認為真正是達摩本身之語錄者，僅為第三門之二種入，其他五種則皆非達摩本身之語錄。例如第一門之心經頌，是對遠較達摩為後之玄奘譯心經之頌文，第二門之破相論，與觀心論相同，其撰者為北宗禪祖大通神秀。但此個別成立之六種論著，何時被編纂，且附以「少室六門」之題名而流布，則為一問題。

六、善慧傅大士傳錄

編輯組

全書四卷。梁．善慧傅翕語、樓穎編；宋．樓炤刪定。又名「善慧大士語錄」、「傅大士錄」。

傅翕（齊明帝建武四年～陳大建元年），婺州（浙江省）義烏縣人。人稱傅大士，又名善慧大士、雙林大士、東陽大士；與寶誌並稱梁代二大士。二四歲遇梵僧嵩頭陀而有所感悟，後結庵松山下，創雙林寺，自號「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梁武帝曾召其入宮問答、講經，並尊以為師。本書主要輯錄大士的語要。樓穎所編原書原有八卷；宋紹興一三年（一一四三），浙東路安撫使樓炤刪其繁文俚語，改編成四卷，即現今流行之「善慧大士語錄」。

內容如下：卷一收傅翕應迹始末；卷二收其應化語要；卷三收其述作四相詩、心王銘、還源詩、浮漚歌等詩偈；附錄一卷，主要收陳太建五年徐陵撰碑文，以及大士同道智者大師、嵩頭陀、慧集、慧和法師等之略傳。卷首有樓穎序；卷末除宋紹興一三年樓炤跋文，另收「潛溪別集」卷七「題善慧大士錄後」一文、傅大士傳，以及日本元祿七年（一六九四）大應寺伯映、蒙和尚

之「鑴傅大士錄跋」。

七、最上乘論

編譯組

全書一卷。唐・弘忍述。又名「蘄州忍和上導凡趣聖悟解脫宗修心要論」、「修心要論」、「一乘顯自心論」。

本書主要是繼承、發展四祖道信所主張的「守一」，强調修持佛法「守心」爲要。全書採問答的形式明示行聖道了悟眞實宗教的修心要訣，可說是東山法門的綱要書。有多種版本，如明隆慶四年(西元一五七〇)朝鮮安心寺刋行本、李氏朝鮮隆熙元年(一九〇七)及二年朝鮮刋行「禪門撮要」本，以及日本正德六年(一七一六)、寶曆一三年(一七六三)四種，以「最上乘論」爲名；冠有「蘄州忍和上」撰者名的敦煌寫本則有S二六六九、S三五五八、S四〇六四、P三四三四、P三五五九、P三七七七、龍谷本及奧登柏格本一二七七等八種。另外又有題名「一乘顯自心論」的北京本(宇四)。

八、觀心論

編譯組

全書一卷。梁・菩提達磨撰。然另有謂係唐・神秀所撰者。

由卷首所記「觀心一法，總攝諸法，名爲省要……心者萬法之根本，一切諸法唯心所生，若

能了心則萬法俱備」可知，本書係在闡述觀心之法。故又有「契經論」、「破二乘見」、「菩薩總持法」等異名。刋本除了朝鮮「禪門撮要」本外，還有「少室六門」本及朝鮮安心寺本二種。

九、大乘五方便(北宗)

編譯組

全書一卷。撰者不詳。敦煌古寫本中有S七三五、S一〇〇二、S二五〇三、S七九六一、S二〇五八、P二二七〇、P二八三六、生字二四等八種異本。其中，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編號P二二七〇的寫本，標題下有「北宗」二字的細註，卷末則寫「亦名北宗五方便門(五更轉頌)三界寺道眞」。由此可推知，「大乘五方便北宗」一名應是傳抄錯誤所致。

本書是北宗禪的綱要書，主要根據「大乘起信論」、「維摩經」、「法華經」、「思益經」、「華嚴經」等，以問答的形式分佛性、智慧、不思議法、正性、無異五門，詳述北宗禪的要諦。其內容與編號S二五〇三的「大乘無生方便門」不同，但二者明示了同一思想的發展過程。

又，宇井伯壽在「禪宗史研究」下，特別將編號S二五〇三「無題」的寫本與P二二七〇的「大乘五方便(北宗)」作一對照，認爲二者爲同書異本，至於文字上的出入，可能是傳抄者不同，或刪減、增補、竄改所致。甚至根據「無題」中用「是沒……」及「西國梵語此地往翻名爲……」而「大乘五方便」中用「云何……」及「西國梵語此名……」的不同，推斷「無題」一文較接近原形。基於此，「禪宗全書」特將此一對照轉載於本輯中。二者的內容，前半部即三十三

節以前大致相同，只有部分文字上的出入；後半部，互有增損，有些則一致；最後一部分大體一致。在對照上，一致的部分不作分段，僅在最上欄作文字的註解；不一致的部分則分上下二段刊載，以便讀者查閱。

十、大乘無生方便門

編譯組

全書一卷。撰者不詳。係斯坦因搜集的敦煌古寫本，編號S二五〇三。爲北宗禪綱要書，論述入道的五門，即「第一總彰佛體、第二開智慧門、第三顯示不思議法、第四明諸法正性，第五自然無礙解脫道」。卷首首先明示四弘誓願、勸請、懺悔等獨特的授戒作法。接著分述五門要義，但第四門明諸法正性，只有前面部分，以下及第五門斷闕不全。

根據學者的研究，敦煌寫本中屬於「大乘無生方便門」的異本有三。其一是P二二七〇號寫本，即「大乘五方便(北宗)」。二者的前文不同，但五門的第一門總彰佛體以下至第三門大略一致。又，「大乘五方便」具備第四門以下的內容，可補足「大乘無生方便門」的闕損部分。其二是抄於S七三五號寫本背面的另一寫本，其前文的首部不全；與「大乘五方便門」相比，二者至第三門爲止大略一致，第四、第五門則互有出入。其三是「大正藏」第八五册所收「讚禪門詩」一文，即S二五〇三號寫本，其內容相當於「大乘五方便門」第一門的一部分及第二門以下的一部分。

又，唐・宗密在「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下認爲北宗禪的大意是「拂塵看淨，方便通經」，並

以大乘五方便等之大意，作爲它的文證。由此推知，「大乘五方便」或「大乘無生方便門」等之原作可能是中唐時候的作品。

十一、大乘北宗論

編譯組

全書一卷。著者不詳（一作唐・慧光釋）。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本」S二五八一號。

本書大概是流行於唐代的北宗禪一派的禪籍。篇幅極短，主要是站在北宗的立場，論述所謂「大乘心」。其特別主張「忘心」這一點，頗值得注意。

十二、大乘開心顯性頓悟眞宗論

編譯組

全書一卷。唐・慧光居士編。爲敦煌古寫本，有缺後半部的S四二八六號及完整的P二一六二號兩種抄本。又名「大乘開心顯解脫論」。

本書是大照禪師與李惠（慧）光居士之間的問答集，主要在說明眞性的開顯及生死透脫之道。其中有一段是依八識說說第七末那的執取、第八賴耶的轉薰，又依四智說轉識得智。最後說此大解脫論須得默心自知者傳之，勸說不可有破法之過。一般認爲本書是北宗禪後期的作品（宇井伯壽「禪宗史研究」下、「禪學大辭典」），但也有說是南禪一派的典籍（矢吹慶輝「鳴沙餘韻解說」第二部）。

十三、荷澤大師神會遺集

藍吉富

本書爲敦煌本神會著作及語錄之文集，爲胡適所校定。並附有胡適所撰的研究論文及荷澤大師神會和尚傳。內容包含「神會語錄」殘卷三種及「頓悟無生般若頌」殘卷。

神會是禪宗六祖慧能的弟子。有關其人傳記，胡適曾據神會語錄、壇經、宋高僧傳……等書撰成「荷澤大師神會傳」一文，收在「神會和尚遺集」一書中。此外，印順法師「中國禪宗史」第七章，也曾參閱衆書，加以考訂。此二文並可參閱。

神會爲襄州（湖北襄陽）人。俗姓高。爲惠能逝世後，光大曹溪禪風的最重要人物。惠能去世後，神秀一系在北方甚盛。頗有「唯此一系是禪門正統」之氣勢。然而由於神會的北上洛陽大弘惠能禪法，才使頓悟禪門盛行於天下；也才使「慧能是六祖」的傳說漸得到大部分佛徒的認可。後代南宗禪能風靡天下的原因，除了該宗本身的獨特宗風之外，神會之北上弘傳，也是極重要的因素。

本書中最具史料價值者，即「神會語錄」之第二殘卷——「菩提達磨南宗定是非論」。「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並序，題爲獨孤沛撰。分上下兩卷。下卷所載之重要資料較多。此論雖有殘缺，然亦爲研究南宗禪之不可或缺之史料。此論爲開元二十年神會在滑台（河南滑台縣）大雲寺無遮大會時與崇遠法師之論難紀錄。此書序文中曾述及達摩迄惠能之傳承系統。本論（下卷）中，曾述及㈠弘忍傳衣予惠能之事。㈡神秀不能充爲第六代祖師，普寂亦不得爲第七代祖之緣故。㈢

惠能頓教與北宗漸教之不同處。㈣神會所誤述之印度禪宗傳承。㈤神會對金剛經之重視及對該經之看法。此上諸項，都是禪宗史上之核心問題，由此可見此書之重要性。

本書內所含之神會遺集，爲民國十五年胡適在巴黎與倫敦所發現。胡適校訂本原出版於民國十九年。本書之校訂與出版，爲胡適在禪宗史研究上重要貢獻之一。當代日本禪宗學者柳田聖山曾謂「『神會和尚遺集』促使了國際間研究禪宗史之胎動」。鈴木大拙亦會云：「胡氏『神會遺集』是根據同氏在巴黎發現敦煌諸寫本而成。眼光敏銳，整理精緻，實堪欽佩，至於出發於科學的見地與處理才能，更令人嘆爲觀止。」（上引並見「胡適禪學案」十一、十二頁）。國人每愛談及「鈴木曾批評胡適不懂禪」之一事，卻不知道鈴木仍然承認胡氏之研究成績。胡適不甚懂禪宗內涵自是事實，然此是其人興趣不在此一方面。並不能因此即謂胡適之研究全無貢獻可言也。

十四、新校定的敦煌寫本神會和尚遺著兩種

柳田聖山

胡適編。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發表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號。本書是以法國國家圖書館藏的敦煌寫本伯希和（Pelliot）第二○四五號爲底本，然後校訂了神會語錄「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以及神會的對北宗宗論「菩提達摩南宗是非論」兩書，並附以歷史的解說。前者，鈴木大拙已將北平本收編於「少室逸書」中；後者，雖然不夠完整，胡適已在他的「神會和尚遺集」的第二部和第三部裡，收編伯希和另二本（第三○四七號和三四八八號）。現在，胡適使用新發現的伯希和第二○四五號，與既刊的本子合校，其目的在使原本完全復原。

胡適的「神會和尚遺集」出版於民國十九年，鈴木大拙的「少室逸書」出版於日本昭和十五年即民國二十九年，兩書都已經過幾十年了。舊作應該用新材料訂正或補正之。胡適有此感覺，在校訂後記中，附上：「總計三十多年來陸續出現的神會遺著」小題。一九五三年以來，他重加檢討神會的生卒年月；關於神會的對北宗宗論的年月，也改訂了舊說。如此做法，以神會為中心問題的胡適，對初期禪宗史的研究工作，進入了新階段。

——摘錄自柳田聖山「胡適博士與中國初期禪宗史之研究」，李廼揚譯

十五、神會和尚語錄的第三個敦煌寫本：「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劉澄集」

編譯組

胡適編。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〇）年完稿。全書內容分為三部分，大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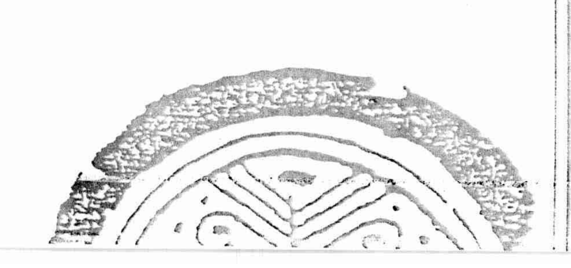
第一：「神會語錄的三個本子的比勘」，此為胡適根據日本・入矢義高發現的第三個本子，與巴黎國家圖書館珍藏的敦煌寫本、日本・石井光雄購藏的敦煌寫本所作的比勘。

第二：「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此即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入矢義高在大英博物館所發現的敦煌寫本。此項發現，不但給神會語錄添了一個可資校勘的第三本，而且確定了這部語錄的編輯人是劉澄，原來的標題是「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貢獻頗鉅。

第三：「神會和尚的五更轉曲子」，此為胡適在巴黎國家圖書館發現的，經考證後，確定是神會所著，故一併收入本書。

目次


絶觀論



入理縁門　一巻。

　龕是問頭、縁門起決。

　注是答語、入理除疑。

是名絶観論。

1

一、夫大道冲虚、幽微寂寞、不可以心会、不可以言詮。今且立二人、共談真実。師主名入理、弟子号縁門。

　於是入理先生、寂無言説。縁門忽起、問入理先生曰、云何名心、云何安心。答曰、汝不須立心、亦不須強安。可謂安矣。

二、問曰、若無有心、云何学道。答曰、道非心念、何在於心也。

三、問曰、若非心念、当何以念。答曰、有念即有心、有心即乖道。無念即無心、無心即真道。

四、問曰、一切衆生実有心不。答曰、若衆生実有心、即顛倒。只為於無心中而立心、乃生妄想。

五、問曰、無心有何物。答曰、無心即無物、無物即天真、天真即大道。

六、問曰、衆生妄想、云何得滅。答曰、若見妄想、及見滅者、不離妄想。

七、問曰、不遣滅者、得合道理否。答曰、若言合与不合、亦不離妄想。

八、問曰、若為時是。答曰、不為時是。

2

一、縁門問曰、夫言聖人者、当断何法、当得何法、而云聖也。入理曰、一法

不断、一法不得、即為聖也。

二、問曰、若不断不得、与凡何異。答曰、不同。何以故、一切凡夫妄有所断、妄有所得。

三、問曰、今言凡有所得、聖無所得。然得与不得、有何異。答曰、凡有所得、即有虚妄。聖無所得、即無虚妄。有虚妄故、即論同与不同。無虚妄故、即無異無不異。

四、問曰、若無異者、聖名何立。答曰、凡夫之与聖人、二俱是名。名中無二、即無差別。如説亀毛兎角。

五、問曰、若聖人同亀毛兎角者、応是畢竟無。令人学何物。答曰、我説亀毛無、不説亀亦無。汝何以設此難也。

六、問曰、無毛喩何物、亀喩何物。答曰、亀喩於道、毛喩於我。故聖人無我而有道。但彼凡夫而有我有名者、如横執有亀毛兎角也。

七、問曰、若如此者、道応是有、我応是無。若是有無、豈非有無之見。答曰、道非是有、我非是無。何以故、亀非先無今有、故不言有。毛非先有今無、故不言無。道之与我、譬類可知。

八、問曰、夫求道者、為一人得耶、為衆人得耶。為各各得耶、為惣共有之。為本来有之、為復修成得之。

答曰、皆不如汝所説。何以故、若一人得者、道即不遍。若衆人得者、道即有窮。若各各得者、道即有数。若惣共得者、方便即空。若本来有者、

万行虚設。若修成得者、造作非真。
九、問曰、究竟云何。答曰、離一切根量、分別貪欲。

3

一、縁門問曰、凡夫有身、亦見聞覚知、聖人有身、亦見聞覚知。中有何異。答曰、凡夫眼見耳聞、身覚意知。聖人即不爾。見非眼見、乃至知非意知。何以故、過根量故也。
二、問曰、何故経中復説聖人無見聞覚知者、何。答曰、聖人無凡夫見聞覚知、非無聖境界。非有無所攝、離分別故也。
三、問曰、凡夫実有凡境界耶。答曰、実無妄有、本来寂滅。但被虚妄計著、即生顛倒也。
四、問曰、我不解、若為聖見非眼見、聖知非意知。答曰、法体難見、譬況可知。如彼玄光鑒物、如照所照、非有能照之眼。又如陰陽候物、似知所知、非有能知之意也。

4

一、縁門起問曰、道究竟属誰。答曰、究竟無所属、如空無所依。道若有繫属、即有遮有開、有主有寄也。
二、問曰、云何為道本、云何為法用。答曰、虚空為道本、参羅為法用也。
三、問曰、於中誰為造作。答曰、於中実無作者、法界性自然。
四、問曰、可不是衆生業力所為耶。答

曰、夫受業者、而為業繫所纏、自因無由。何暇繫海積山、安天置地。

五、問曰、蓋聞菩薩有意生身。豈不由神通之力耶。答曰、凡夫有漏之業、聖人無漏之業。彼雖勝劣有殊、由未是自然之道。故云、種種意生身、我説為心量。

六、問曰、既言空為道本、空是仏不。答曰、如是。

七、問曰、若空是者、聖人何不遣衆生念空、而令念仏也。答曰、為愚癡衆生、教令念仏。若有道心之士、即令観身実相、観仏亦然。夫言実相者、即是空無相也。

5

一、縁門起問曰、蓋聞外道亦得五通、菩薩亦得。共彼有何異也。入理答曰、不同。何以故、外道謂有能得者、菩薩即不爾。了達無我故也。

二、問曰、自有始、凡初学入理未円、微証真如、薄知妙理。与彼外道五通、何者勝。答曰、先取入理微証、何用彼達事五通乎也。

三、問曰、若得五通者、交為世所尊、交為世所重。前知未然、却知過事。自防愆犯、豈不勝哉。答曰、不然。何以故、一切世人、心多著相、貪縁事業、仮偽乱真。彼雖有勝意之通、善星之弁、若不知実相之理、皆不免没於裂地之患。

6

一、縁門問曰、道者為独在於形霊之中耶、亦在於草木之中耶。入理曰、道無所不遍也。

二、問曰、道若遍者、何故煞人有罪、煞草木無罪。答曰、夫言罪不罪、皆是就情約事、非正道也。但為世人不達道理、妄立我身、煞即有心、心結於業、即云罪也。草木無情、本来合道、理無我故、煞者不計、即不論罪与非罪。夫無我合道者、視形如草木、被斫如樹林。故文殊執劒於瞿曇、鴦掘持刀於釈氏。此皆合道、同証不生、了知幻化虚無。故即不論罪与非罪。

三、問曰、若草木久来合道、経中何故不記草木成仏、偏記人也。答曰、非独記人、亦記草木。経云、於一微塵中、具含一切法。又云、一切法亦如也、一切衆生亦如也。如無二無差別。

7

一、縁門問曰、如是畢竟空理、当於何証。入理曰、当於一切色中求、当於自語中証。

二、問曰、云何当於一切色中求、当於自語中証。云何色中求、云何語中証。答曰、空色一合、語証不二也。

三、問曰、若一切法空、何為聖通凡壅。答曰、妄動故壅、真靜故通。

四、問曰、既実空者、何為受薫。若既

受薫、豈成空也。答曰、夫言妄者、不覚忽而起、不覚忽而動。其実空体中、無有一法而受薫。

五、問曰、若実空者、一切衆生、即不修道。何以故、自然性是故。答曰、一切衆生、若解空理、実亦不仮修道、只為於空不空、生於有惑。

六、問曰、若如此者、応離惑有道。云何言一切非道。答曰、不然。非惑即是道、非離惑是道。何以故、如人酔時非醒、醒時非酔。然不離酔有醒、亦非酔即是醒也。

七、問曰、若人醒時、致酔何在。答曰、如手翻覆。若手翻時、不応更問手何在。

8

一、縁門問曰、若人不達此理、得説法化衆生不。入理曰、不得。何以故、自眼未明、焉治他目。

二、問曰、随其智力、方便化之。豈不得耶。答曰、若達道理者、可名智力。若不達道理、名為無明力。何以故、助己煩悩作気力故也。

三、問曰、雖然不能如理化人、且教衆生行十善五戒、安処人天。豈不益哉。答曰、至理無益、更招二損。何以故、自陷陷他故。自陷者、所謂自妨於道。陷他者、所謂不免輪迴六趣也。

四、問曰、聖人豈不説五乗有差別耶。答曰、聖人無心説差別法、但彼衆生

自心悕望現。故経云、若彼心滅尽、無乗及乗者、無有乗建立、我説為一乗也。

9

一、縁門問日、何為真学道人、不為他所知、不為他所識。何為也。答日、奇珍非為貧窮之所識、真人非為群邪偽人之所知。

二、問日、世有偽人、不閑正理。外現威儀、専精事業、多為男女親近者、何也。答日、如婬女招群男、臰宍来衆蠅。此為名相之所致也。

10

一、縁門問日、云何菩薩行於非道、為通達仏道。答日、善悪無分別也。

二、問日、何謂無分別。答日、於法不生心也。

三、問日、可無作者乎。答日、非有無作者也。

四、問日、不覚知乎。答日、雖知無我也。

五、問日、無我、何有知。答日、知亦自無性。

六、問日、道我、有何妨。答日、知名亦不妨。只恐心中有事。

七、問日、有事、有何妨。答日、無妨即無事。無事、問何妨。

八、問日、若箇有事取無事者、云何名行非道耶。答日、其実無事。汝強遣他生事、作何物。

九、問曰、叵有因縁得煞生不。答曰、野火焼山、猛風折樹、崩崖圧獸、汎水漂虫。心同如此、合人亦煞。若有猶預之心、見生見煞、中有心不尽、乃至蟻子亦繋你命也。

一〇、問曰、叵有因縁得偸盜不。答曰、蜂採池花、雀銜庭粟、牛飡沢豆、馬噉原禾。畢竟不作他物解、合山岳亦擎取得。若不如此、乃至針鋒縷葉、亦繋你項作奴婢。

一一、問曰、叵有因縁得行婬不。答曰、天覆於地、陽合於陰、廁承上漏、泉澍於溝。心同如此、一切行処無鄣㝵。若情生分別、乃至自家婦亦汚你心也。

一二、問曰、叵有因縁得妄語不。答曰、語而無主、言而無心、声同鐘響、気類風音。心同如此、道仏亦是無。若不如此、乃至称仏、亦是妄語。

11

一、縁門起問曰、若不存身見、云何行住坐臥也。答曰、但行住坐臥、何須立身見。

二、問曰、既不存者、得思惟義理不。答曰、若計有心、不思惟亦有。若了無心、設思惟亦無。何以故、譬如禅師浄坐而興慮、猛風乱動而無心也。

12

一、縁門問曰、若有初学道人、忽遇因縁、他欲來害、云何対治而合道乎。

答曰、一箇不須対治。何以故、可避避之、不可避任之、可忍忍之。不可忍哭之。

二、問曰、若哭、与他有我見人何別。答曰、如杵扣鐘、其聲自然出也。何必即有我乎。汝若強死捉心、嚙齒噤忍、此乃存大大我。

三、問曰、人之哀哭、中有情動。豈同鐘響。答曰、言同与不同者、但是汝多事。妄想思量作是問。若無心分別者、道躰自然。

四、問曰、吾聞聖人兵不傷、苦不枉、色不受、心不動。此何謂也。答曰、若了一切法即無我、声与不声、動与不動、俱合道理、無妨碍。

13

一、縁門問曰、我見有学道人、不多専精持戒、護威儀不慇懃、不化衆生、騰騰任運者、何意也。答曰、欲亡一切分別心、欲滅一切諸有見。雖似騰騰任運、而内行無間。

二、問曰、如此行者、乃更生他小見之見、云何言能滅見也。答曰、但滅汝見、何慮他生。譬如魚脱深淵。何慮捕者嫌爾。

三、問曰、若此者、即是自益損他、何名大士。答曰、汝見若不生、彼即不生。汝今玄慮他生、乃是自生、非他生也。

四、問曰、内通大理、外現小儀。於法何損。答曰、汝今強欲要他大老子、

作小兒戲。於理何益。

五、問曰、如是滅見大士、何人能識、何人能知也。答曰、証者乃知、行者能識。

六、問曰、如此大士、亦能化生不。答曰、何有日月不照、灯擧不明。

七、問曰、作何方便。答曰、正直無方便。

八、問曰、若無方便、云何利益。答曰、物来而名、事至而応。無心計校、有預算之縁。

九、問曰、我聞如来七日思惟、起乎方便。云何而言無有計校之心。答曰、諸仏境界、非思量覚観所知。

一〇、問曰、仏豈妄語耶。答曰、真実非虚妄。

一一、問曰、云何経説思惟、今言不思惟。答曰、化門方便也。

一二、問曰、諸仏方便従何而生。答曰、諸仏不生、但従心生。縁化万有、法本無名。

14

一、縁門問曰、我不知、云何名為仏、云何名為道、云何名変化、云何名常住。入理答曰、覚了無物、謂之仏、通彼一切、謂之道。法界出生為変化、究竟寂滅為常住。

二、問曰、云何名一切法悉是仏法。答曰、非法非非法、是一切仏法也。

三、問曰、何名為法、何名非法、何名非法非非法也。答曰、是法名是法、

非法名非法。是非非所量、故名非法
非非法。
四、問曰、此説誰証。答曰、此説非誰、
云何言証。
五、問曰、無誰何説。答曰、無誰無説、
即是正説。
六、問曰、何名邪説。答曰、計有説者。
七、問曰、是誰之計、云何無計。答曰、
計者但語。語中無語、計者亦無。
八、問曰、若此説者、即一切衆生本来
解脱。答曰、尚無繫縛、何有解脱
人。
九、問曰、此法何名。答曰、尚無有法、
何況有名。
一〇、問曰、若此説者、我転不解。答
曰、実無解法、汝勿求解。

一一、問曰、云何究竟。答曰、無始終。
一二、問曰、可無因果耶。答曰、無本
即無末。
一三、問曰、云何説証。答曰、真実無
証説。
一四、問曰、云何知見。答曰、知一切
法如、見一切法等。
一五、問曰、何心之知、何目之見。答
曰、無知之知、無見之見。
一六、問曰、誰説是言。答曰、如我所
問。
一七、問曰、云何如我所問。答曰、汝
自観問、答亦可知。
一八、於是縁門再思再審、寂然無言也。
入理先生乃問曰、汝何以不言。縁
門答曰、我不見一法如微塵許而可対

説。

爾時入理先生即語縁門曰、汝今似見真実理也。

15

一、縁門問曰、云何似見、非正見乎。入理答曰、汝今所見、無有一法者、如彼外道。雖学隠形、而未能滅影亡跡。

二、縁門問曰、云何得形影倶滅也。入理答曰、本無心境、汝莫起生滅之見。

三、問曰、凡夫所以問、聖人所以説。答曰、有疑故問、為決疑故説也。

四、問曰、吾聞聖人無問而自説。何決也。是有法可説耶、為是玄見他疑耶。

答曰、皆是対病施薬也。如天雷声動、必有所応。

五、問曰、大聖如来、既無有心生。縁何現世。答曰、夫太平之世、瑞草縁生。

六、問曰、如来既非命尽、云何現滅。答曰、飢荒之世、五穀縁滅也。

七、問曰、吾聞聖人哀従定起、悲化群生。無㝵大通、豈同瑞草也。答曰、定謂法身、報身四大宍身也。分別前境応起謂化身。法無因繋、化無縁留、出没虚通、故曰無㝵也。

八、問曰、云何言悲。答曰、但以化身無慮、体合真空、仁物無心、彼強謂之悲。

九、問曰、衆生何時修道得似如来。答

曰、若不了者、於恒沙劫修道、転転不及。初若了者、衆生当身、即是如来。何論得似不似。

一〇、問曰、若如説者、如来即是易得。云何言三大劫修。答曰、甚難也。

一一、問曰、若不転即身是、云何名難。答曰、起心易、滅心難。是身易、非身難。有作易、無作難。故知玄功難会、妙理難合。不動即真、三聖希及。

一二、於是縁門長歎、声滿十方。忽然無音、豁然大悟。玄光淨智、返照無疑。始知学道奇難、徒興夢慮。而即高声歎曰、善哉善哉、如先生無説而説、我実無聞而聞。聞説一合、即寂寞無説。不知先生向来問答、名誰何法。

一三、於是入理先生、身安不動。目撃無言、顧視四方。呵呵喞喞而謂縁門曰、夫至理幽微、無有文字。汝向来所問、皆是量起心生。夢謂多端、覚已無物。汝欲流通於世、寄問仮名、請若収蹤。故名絶観論也。

縁門論一巻

□□□阿、志澄闍梨、各執一本校勘訖。

一、問曰、人皆有心、作何方便得無生心。答、下中上修、能見自心妄想。知三界如幻実空、始可得免。

二、問曰、一切衆生如幻如夢。弟子煞之有罪不。答曰、若見衆生是衆生、

煞之得罪。不見衆生是衆生、即無可煞。如夢中煞人、寤時畢竟無物。

三、問、云何入道。答、心非有無、何問入道。欲得識入道者、不出入心是也。

四、問、有人飲酒食宍、行諸五欲、得作仏法耶。答、心尚不有、誰作是非。

五、問、何名仏法。答、知心法無、即是仏法。

六、問、何名無分別智。答、現識不生、覚観不起是。

七、問、何名妄想。答、想念心是。

八、問、云何息妄想。答、知妄想不生、無妄可息。知心無心、無心可息是也。

九、問、何名如来蔵。答、覚知色塵是自心現、想即不生故、即是如来蔵。

一〇、問、世人修学、得道不。答、口説修道、実行不可成。世人皆初時有心、久後即慢。故曰実行者、不可口説而得道也。又云、兵怯不可擬敵、馬劣不能代歩。

一一、問、云何無名相法。答、心裏所求、証無人我。説即仮名、言即仮相。見聞知覚、有何名相。

一二、問、作何行、即生無色界。答、此人不知方法、皆是息妄見心。雖得心静、久後還発。経云、当来比丘、如犬逐塊。人已擲塊、犬不知塊從人起。犬咬塊、不咬其人。若也咬人、塊即自息。修道之人、若了心量、亦復如是。

二

一三、問、仏度衆生尽、然後成仏。衆生未度、仏已成仏。答、仏自有解、譬如有客坐在闇室。主人吹火、意欲照客。但火著時、主人先照。菩薩意度衆生。然功徳具足、在前成仏。

一四、問、衆生本法如何。答、無仏無衆生、不見人我相、即是本法。

（観行法為有縁　無名上士集）

譬如鑛中、雖有其金、若不施功、終不可得。用功之者、乃獲金矣。心亦如是。雖知本来常寂、若不観察、不得定也。是勧諸学者、一切時処、恒向内照、物得捉之捨。

若人求道不習此、
千劫万劫枉功夫。
徒自疲労忍辛苦、
究竟不免堕三塗。
譬如求蘇鑽揺水、
力尽不獲寔由愚。
智者求心不求仏、
了本心源即無余。
亦如求蘇鑽乳濃、
不費其功疾成蘇。

一五、問曰、諸仏聖人説青黄赤白観法何意。答曰、正約衆生使住。此是住心法、亦合人識知所見皆不実。若為知。一切物上、或見青或見黄、即一切所見皆無実。如今人将放光明作聖、大誤也。

一六、問曰、作観亦知過去未来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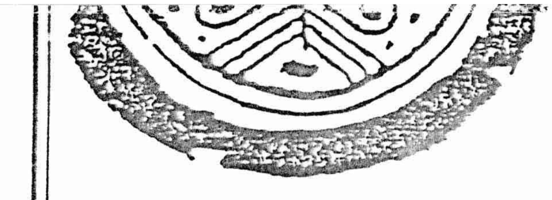
答曰、由心静知。縦使知亦是不実。
又問、仏得他心智、知過去未来等事、亦可是不実。答曰、亦不是実。経云、菩薩無来去今。云何見過去未来等事。説仏見過去未来、得他心智、是不了経説。

一七、問曰、如来蔵是衆生、云何。答曰、如来蔵者、為見身人、説有如来蔵。若不見身者、即不説有如来蔵。

　又問、如来蔵量説始有、若為。答曰、人見身実者、即説有父母所生。若不自見身、亦不得論父母。仏就衆生見実、即説如来蔵。衆生根本皆如来蔵造業、但造業即受報。説如来蔵者、是不了教説。又知如来蔵是無我之異名、亦是尽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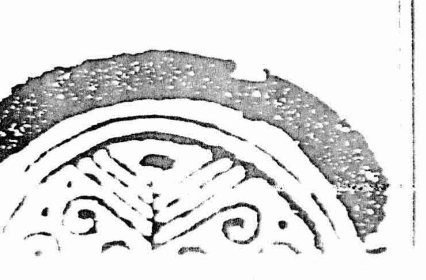
達摩和尚絶観論一巻

辛巳年三月六日写記　僧法成



四行觀

梁・達磨大師 著



菩提達磨大師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觀

弟子　曇琳　序

法師者。西域南天竺國人。是婆羅門國王第三之子也。神慧疎朗。聞皆曉悟。志存摩訶衍道。故捨素隨緇。紹隆聖種。冥心虛寂。通鑒世事。內外俱明。德超世表。悲悔邊隅正教陵替。遂能遠涉山海。遊化漢魏。亡心之士莫不歸信。存見之流乃生譏謗。于時唯有道育惠可。此二沙門年雖後生。儁志高遠。幸逢法師。事之數載。虔恭諮啓。善蒙師意。法師感其精誠。誨以眞道。令如是安心。如是發行。如是順物。如是方便。此是大乘安心之法。令無錯謬。如是安心者壁觀。如是發行

者四行如是順物者防護譏嫌如是方便者遣其不著此略序所由云爾

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理入二是行入

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眞性但爲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也捨妄歸眞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文教此即與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爲名之理入行入謂四行其餘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報寃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行云何

報寃行謂修道行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我往昔無數劫中棄本從末流浪諸有多起寃憎違害無限今雖無

犯是我宿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甘受都無冤訴經云逢苦不憂何以故識達故此心生時與理相應體冤進道故說言報冤行

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並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譽等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道是故說言隨緣行

三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爲求智者悟眞理將俗反安心無爲形隨運轉萬有斯空無所願樂功德黑暗常相隨逐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故捨諸有止想無求經曰有求皆苦

無求卽樂判知無求眞爲道行故言無所求行。

四稱法行者性淨之理目之爲法此理衆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曰法無衆生離衆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身命財行檀捨施心無悋惜脫解三空不倚不著但爲去垢稱化衆生而不取相此爲自行復能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旣爾餘五亦然爲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爲稱法行。

達磨大師四行觀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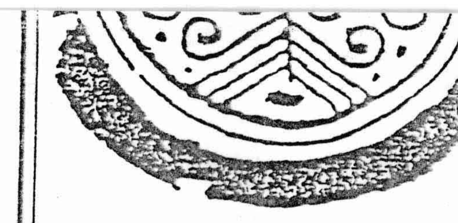
6

附達磨大師碑頌

梁武帝蕭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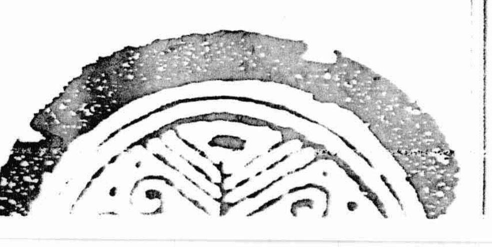
楞伽山頂坐寶日。　中有金人披縷褐。
形同大地體如空。　心如瑠璃色如雪。
瑿磨瑿瑩恒淨明。　披雲卷霧心且徹。
芬陀利花用嚴身。　隨緣觸物常怡悅。
不有不無非去來。　多聞辯才無法說。
實哉空哉離生有。　大之小之衆緣絕。
剎那而登妙覺心。　躍鱗慧海起先哲。
理應法水永長流。　何期暫通還蹔渴。
驪龍珠內落心燈。　白毫慧刃當鋒歛。

生逢忽焉慧眼閉　禪河駐流法梁折。
無去無來無是非。彼此形體心碎裂。
住焉去焉皆歸寂。寂內何曾存哽咽。
用之執手以傳燈。生死去來如電掣。
有能至誠心不疑。劫火燃燈斯不滅。
一眞之法盡可有。未悟迷途茲是竭。



四行論

梁・菩提達摩 撰



菩提達摩四行論

第一入道修行綱要門

若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眞性但爲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也捨妄歸眞凝心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即與理冥扶無有分別寂然無爲名之理入行入者所謂四行其餘諸行悉入此行中何等爲四一者報怨行二者隨緣行三者無所求行四者稱法行云何第一報怨行者修道行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我從往

昔無數劫中棄本從末流浪諸有起多怨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宿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忍受都無怨訴經云逢苦不憂也何以故以識達故此心生時與理相應體怨進道是故說言報怨行第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並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譽等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道是故說言隨緣行第三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處貪着名之爲求智者悟眞理將俗反心安心無爲形隨運轉萬有斯空無所願樂功德黑闇常相隨逐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故於諸有息想無求經云有求皆苦無求乃樂也判知無求眞爲道行第四稱法行者性淨之理目之爲法此理衆相斯空無染無着無此無彼經云法無衆生離衆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貪於身命財行檀捨施心無慳惜達解三空不倚不着但爲去垢攝化衆生而不取相此爲自利復能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既爾餘五亦然爲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爲稱法行

第二論主意樂差別門

吾恒仰慕前哲廣修諸行常欽淨土渴仰遺風得逢釋伽訂大乘者亘億得四果者無貲實謂天堂別國地獄他方得道獲果形殊體異披經求福潔淨行因芬芬擾擾隨心作業向涉多載未還有息始復端居幽寂定境心王但妄想久修隨情見相其中化變略欲難窮未及洞監法性粗鍊眞如始知方寸之內無所不有明珠朗徹玄達深趣上至諸佛下及蠢動莫非妄想別名隨心指計故寫幽懷聊顯入道方便偈等用簡有緣同悟之徒有暇披攬坐禪終須見本性

會也

第三一相平等無別門

融心令使淨若其片起卽便忘滅於中憶想造邪命覓法計業不亡展轉增垢心難究竟智者暫聞八字卽悟理始知六年徒苦行世間擾擾盡是魔民徒自喧喧空鬪諍虛妄作解化衆生口談藥方不除疾寂寂從來本無相何有善惡及邪正言生生者本不生言滅滅者亦不滅動卽不動定卽非定影由形起響藉聲來捺影勞形不知形之是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之是響根斷除煩惱而求涅槃者有如去形而覓影捨離衆生而求佛者諭如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一徒愚智非別無名處強爲立名因其名卽是非生矣無理處強爲作理因其理卽諍論興焉幻化非眞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有何無當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談聊申此句詎論玄旨

第四談論空無破執門

諸佛說空法爲破諸見故而復着於空諸佛所不化生時唯空生滅時唯空滅實無一法生實無一法滅一切法爲貪欲而起貪欲無內無外亦不在中間分別是空法凡夫爲所燒邪正無內無外亦不在諸方

分別是空法凡夫爲所燒一切法亦如是

第五絶像離說懸虛門

法身無形故不見以見之法無音聲故不聞以聞之般若無知故不知以知之若以見爲見卽有所不見若以無見爲見卽無所不見若以聞爲聞則有所不聞若以無聞爲聞則無所不聞若以知爲知則有所不知若以無知爲知則無所不知不能自知非有知對物而知非無知若以得爲得則有所不得若以無得爲得則無所不得若以是爲是則有所不是若以無是爲是則無所不是一智慧門八百千智慧門

第六示諭觀察形色門

見柱作柱解是見柱相作柱解觀心是柱是柱相法無柱相是故見柱卽得柱法見一切形色亦如是

第七反詰難問現理門

有人言一切聲不有難汝曰汝見有不不有於有有於不有亦是汝有人言一切法不生難汝曰汝見生不不生於生生於不生亦是汝生復言我一切無心難汝曰汝見心不不心於心心於無心亦是汝心三藏法師言於不解時人逐法解時法逐人解則識攝色迷則色攝識也不因色生識是名不見色不求

於求求於無求亦是汝求不取於取取於無取亦是汝取

第八開示三界別相門

心有所須名爲欲界心不自心由色生心名爲色界色不自色由心故色心色無色名爲無色界

第九問答現說三寶門

問曰何名爲佛心答曰心無異相名作眞如心不可改名爲法性心無所屬名爲解脫心性無碍名爲菩提心性寂滅名爲涅槃問曰何名爲如來答曰解如法應物故名爲如來問曰何名爲佛答曰如法覺覺

無所覺故名爲佛問曰何名爲法答曰心如法不生心如法不滅故名爲法問曰何名爲僧答曰如法和合故名爲僧

第十定慧分釋各別門

問曰何名爲空定答曰看法住空故名爲空定問曰云何住法答曰不住於住不住不住住於不住如法住故名爲住法

第十一諸法假相無體門

問曰云何卽男非男卽女非女答曰依法推求男女相不可得何以得知卽色非男若色是男相一切草木亦應是男其女人亦如是惑人不解妄想見之此是幻化男幻化女畢竟無實諸法無行經云知諸法如幻化速成人中上也

第十二妄想建立如幻門

問曰訂有餘涅槃得羅漢果者此是覺不答曰此是夢訂問曰行六波羅蜜十地萬行滿足覺一切法不生不滅非覺非知無心無知無解無爲此是覺不答曰此亦是夢問曰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菩提樹下道成正覺能度衆生乃至入於涅槃豈非是覺答曰此亦是夢問曰三世諸佛平等敎化衆生得道者

如恒沙此可非是覺答曰此亦是夢但有心分別計挍自心現量者皆悉是夢覺時無夢夢時無覺此心識妄想夢裏智慧無能覺所覺若如法覺眞實覺時都不自覺畢竟無有覺三世諸佛正覺者並是衆生憶想分別以是故名爲夢若識心寂滅無一念動念處是名正覺齊有心識不滅者已來皆是夢

第十三智斷疑惑分齊門

問修道斷惑用何心智答曰用方便心智問曰云何方便心智答曰觀惑知惑本無起處以此方便得斷疑惑故言心智問曰如法心斷何疑惑答曰斷凡

夫外道聲聞緣覺菩薩等解惑疑惑

第十四眞俗二諦差別門

問曰云何名二諦答曰比如陽炎惑者見陽炎作水解者實非水也此法無是陽炎是水談二諦之義亦復如是凡夫見第一義諦爲世諦聖人見世諦爲第一義諦故經云諸佛說法常依二諦者第一義諦即是世諦世諦即是第一義諦第一義諦即是空也若見有相即須併當卻有我有心有生有滅亦即併當卻問曰云何併當卻答曰若依法者即失諦視不見一箇物故老經云建德若偸也

第十五五種心識分異門

問曰貪欲名何物心答曰凡夫心問曰法作無生是何物心答曰聲聞心問曰解法無自性是何物心答曰緣覺心問曰不作解不作惑是何物心答曰菩薩心問曰不覺不知是何物心即不答曰所以不答者法不可答法無心故答即有心法無言說答即有言說法無有解答即有解法無知見答即有知見法無彼此答即有彼此如此心言俱着心非色故不屬色心非非色故不屬非色心無所屬即是解脫若犯禁戒時怯怕但知怕心不可得亦得解脫亦知生天不可得雖知空空亦不可得雖知不可得不可得故不可得

第十六遣除病執正心門

心若有所貴必有所賤若有所是必有所非是心若善一箇物一切物即不善心若親一箇物一切物作怨家心不住色不住非色心不住住亦不住不住心若有所住即不免繩索心若有所作處即是被縛心若重法法留得倫心若尊一箇法心必有所卑若取經論意時會不貴解處但心使有所解處即心有所屬心有所屬即是繫縛經云非下中上法得涅槃也

第十七離念消融差別門

心雖即惑入而不作無惑解解心若起時即依法看起處心若起分別時即依法看分別處若貪若嗔若顚倒即依法看起處若不見起處即是修道若對物不分別亦是修道但使有心起處即撿挍依法併當卻

第十八即心現示義理門

問曰修道得道有遲疾不答曰遲疾挍百千萬劫即心是者疾發心行行者遲利根人知即心是道鈍根入處處求道不知是道處又不知即心自是阿耨菩

提問云何疾得道答曰心是道體故疾得道行者
自知惑起時卽依法看使盡

第十九比諭合當現法門

問云何心是道體答曰心如木石比如有人以自手畫作龍虎自見之還自恐怕惑人亦如是心識筆子畫作刀山劒樹還以心識畏之若能無畏妄想悉除又意識筆子分別畫作色聲香味觸還自見之起貪瞋癡或見或捨還以心意識分別起種種業若能知心識從本以來空寂不見處所卽是修道或以自心分別畫作虎狼獅子毒龍惡鬼五道將軍閻羅王

牛頭阿婆等以自心分別屬之卽受諸苦惱但使心所分別者皆是色若悟心本以來空寂知心非色卽不屬色心非是色自心化作但知不實卽得解脫

第二十道心增長引導門

今若依法佛法僧行道時不得有善惡好醜因果是非持戒破戒等見若人作如是計挍者皆是迷惑自心現量不知境界從自心起若知一切法不有亦如是自心現量者皆是惑心作是作非若人謂佛智慧勝亦是自心現量自心化作有自心化作無還被惑經云若依法佛修道不作化衆生亦不作實衆生也

是故法界平等無有得失若依法佛修道不求涅槃何以故法是涅槃故云何以涅槃求涅槃亦不求法心是法界故云何以法界求法界若欲正心時不畏一切法不求一切法若用法佛修道者心如木石頭冥冥不覺不知不分別一切騰騰如似癡人何以故法無覺知故法能施我無畏故是大安隱處比如有人犯死罪必合斬首値王放赦卽免死憂衆生亦如是造作十惡五逆必墮地獄法王廣大放寂滅赦卽免一切罪若人與王善友因行在他處殺他男女爲他所執便欲報怨是人忙怕無賴忽見大王卽得解

脫若人破戒犯殺婬盜畏墮地獄自見己之法王卽得解脫修道法依文字中得解者氣力弱若從事上得解者氣力壯從事中見法者卽處處不失念從文字中得解者逢事眼卽闇經論中談事與法疎也雖口談事耳聞事不知身心自經事若卽事卽法者深世人不可測修道人數數被賊盜物奪剝無愛着心亦不懊惱數被人罵辱打謗亦不懊惱若如此解者道心漸漸壯積年不已自然於一切違順都無心是故卽事不牽者可謂大力菩薩

第二十一規域內外別相門

修道心若欲壯大會寄心規域外問曰何等事名爲規域外答曰不訂大小乘解不發菩提心乃至不願一切種智不貴解定人不賤着貪欲人乃至不願佛智慧其心自然閒靜若人不取解不求智慧如是者欲免法師禪師等惑亂若能存心立志不願凡聖不求解脫復不畏生死亦不畏地獄無心直住始成一箇規鈍心若能見一切賢聖百千劫作神通轉變不生願樂心者此人欲免他誑惑又問曰若爲生規域外答曰仁義禮智信者名爲規域大小乘基情亦名爲規域生死涅槃亦名規域若欲規域外乃至無有

凡聖名字不可以有法知不可以無法知不可以智知齊知之所解處亦名規域內不發凡夫心不發聲聞心不發菩薩心乃至不發佛心不發一切心始名爲出規域外若欲一切心不起不作不起解不起惑始名爲出一切世間癡人等逢一箇胡鬼魅漢作鬼語卽作鬼解用爲指南不可論若爲得作大物用聞有人領百千萬衆卽心動好看自家心法爲有言說文字以不問曰何者名爲淳朴心何者名爲巧僞心答曰文字言說名爲巧僞色非色等行住坐臥施爲擧動皆是淳朴心乃至逢一切苦樂等事其心不動

始名爲淳朴心問曰何者名爲正何者名爲邪答曰無心分別名爲正有心解法名爲邪乃至不覺邪正始名正經云住正道者不分別是邪是正也

第二十二心品利鈍別相門

問曰何者名利根何者名鈍根答曰不由師敎從事見法者名爲利根從師言敎得解者名爲鈍根從師言敎聞法亦有利根鈍根聞師言不着有卽不取不有不着相卽不取無相不着生卽不取無生者此利根人貪解取着義是非等見此鈍根人解義利根人聞道不發凡夫心乃至賢聖心亦不發凡聖雙絶此

是利根人聞道不愛財色乃至佛菩提亦不愛卽捨亂取靜捨愚癡取智慧捨有爲取無爲不能雙絶無碍此是鈍根人擧沒卽去越過一切凡聖境界聞道不發貪欲心乃至正念正思惟亦不發聞道不發聲聞心乃至菩薩心亦不發是名利根人

第二十三一盡法界無遺門

菩薩以法界爲舍宅以四無量心爲戒場凡有所作施爲終不出法界心何以故體是法界故縱儞種種云爲跳踉蹄蹶悉不出法界亦不入法界若以法界入法界卽是癡人菩薩了了見法界故名法眼淨不

見法有生滅住亦名法眼淨經云不滅癡愛也癡愛本不生今無可滅癡愛者就內外中間求覓不可見不可得乃至十方求之無毫釐相可得卽不須滅求解脫

第二十四無我無執如空門

問曰世間人種種學問云何不得道答曰由見己故不得道若能不見己卽得道己者我也至人所以逢苦不憂遇樂不喜者由不見己故所以不苦樂者由亡己故得至虛無己尚自亡更有何物而不亡也天下亡己者有己若能亡己時一切法本無己者橫生

計挍卽感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寒熱風雨一切不如意事此並妄想現由如幻化去住不由己何以故從緣起故幻化橫生拒逆不聽去住所以有煩惱由執己故卽有去住但知去住不由己者己者卽我所爲是幻化法不可留停若不逆幻化者觸物無碍若能不拒逆變化者觸事不悔問曰諸法旣空阿誰修道答曰有阿誰須修道若無阿誰卽不須修道阿誰者是亦我也若無我逢物不生是非是是者我自是之而物非是也非非者我自非之而物非非也如風雨青黃赤白等比可知好好者我自好之而物非好也何以故如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等比諭可知

第二十五是道非道差別門

問曰經云住於非道通達佛道也答曰行非道者不捨名不捨相通達者卽名無名卽相無相又云行非道者不捨貪不捨愛通達者卽貪無貪卽愛無愛行非道者不捨苦不捨樂卽苦無苦卽樂無樂名爲通達不捨生死名爲通達住非道者卽生無生不取無生卽我無我不取無我名爲通達佛道若能卽非無非不取無非是名通達佛道以要言之卽心無心名爲通達心道問曰云何達一切法答曰卽物不起見

名爲達卽物不起心卽物不起貪卽物不起惱悉名爲達卽色無色正爲達色卽有不有名爲達有卽生無生名爲達生卽法無法名爲達法逢物直達此人慧眼開亦可觸物不見相異卽異無異名爲達異

第二十六邪正一相同體門

問曰經云外道樂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天魔樂生死菩薩於生死而不捨也答曰邪見同正見故不動外道樂諸見者所謂見有見無卽有不有卽無不無名爲不動不動者不離正不離邪卽是正解時卽無邪正不須離邪求正卽有不有不動時見有卽無

不無不動時見無依法看邪正都不異故言不動亦不須捨邪入正故言於諸見而不動經云以邪相入正法又云不捨八邪入八解脫也

第二十七生死涅槃無二門

生死同涅槃故不捨卽生無生卽死無死不待捨生以入於無生不待捨死以入於無死寂滅故卽是涅槃經云一切衆生本來寂滅不復更滅又云一切法皆是涅槃也不須捨生死始是涅槃如人不須捨凍淩始是水性自同故生死涅槃亦性同故不須捨是故菩薩於生死而不捨菩薩住不動者住無住名爲

住以外道樂諸見故菩薩欲令敎卽見無見不勞離見然後無見天魔樂生死菩薩而不捨者欲令悟卽生無生不待捨生以入於無生比如不須捨水而就濕不須捨火而就熱水卽濕火卽熱如是生死卽是涅槃是故菩薩不捨生死而入涅槃生死性卽是涅槃故不待斷生死而入涅槃亦如不待斷火而入熱性是故不待斷生死而入涅槃何以故生死性卽是涅槃聲聞斷生死而入涅槃菩薩體知性平等故能以大悲同物取用生死義一名異不動涅槃亦義一名異

第二十八大道遠近分別門

問曰大道爲近爲遠答曰如似陽炎非近非遠鏡中面像亦非近非遠虛空浪蓎針花等亦非近非遠若言是近十方求之不可得若言是遠了了眼前經論云近而不可見者萬物之性也若見物性者名爲得道物心者是物性無物相卽物無物是名物性所謂有形相之物皆是物審見物性實而不謬者名爲見諦亦名見法近而不可見者法相也

第二十九大道覺悟易難門

釋曰智者任物不任己卽無取捨亦無違順愚者任

己不任物卽有取捨卽有違順若能虛寬放大亡天下者卽是任物隨時任物隨時卽易違拒化物卽難物若欲來任之莫逆物若欲去放去勿追所作事過而勿悔事時未至者放而勿思是行道人若能任者卽委任天下得失不由我若任而不拒從而不逆者何處何時而不逍遙問曰云何名爲大道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願開而示答曰此言實爾高臥放任不作一箇物名爲行道不見一箇物名爲見道不知一箇物名爲知道不修一箇物名爲修道不行一箇物名爲行道若如是者名爲行道亦名易

知亦名易行問曰老經云愼終如始必無敗事也此云何答曰此是懷信義之人一發心時永無退沒無有古無有今名爲有古有今初發心是今於今望是古今心是古於古望是今若遺大心有始有終者名爲信佛法人古今不改者名爲實虛妄詐者名爲迷華

第三十上士無障無碍門

問曰云何是菩薩行答曰非賢聖行非凡夫行是菩薩行若學菩薩時不取世法不捨世法若能卽心識入道者凡夫聲聞無能測量所謂一切事處一切色

處一切諸惡業處菩薩用之皆作佛事皆作涅槃皆是大道卽是一切處無處不處卽是法處卽是道處菩薩觀一切處卽是法處菩薩不捨一切處不取一切處菩薩不簡擇一切處皆能作佛事卽生死作佛事卽惑作佛心

第三十一正見邪見別體門

問曰諸法無法云何作佛事答曰卽作處非作處無作法卽善處不善處見佛問曰云何見佛答曰卽貪不見貪相見貪法不見苦相見苦法不見夢相見夢法是名一切處見佛若見相時卽一切處見鬼

第三十二法界菩提差別門

問曰法界體性在何處答曰一切處皆是法界處問曰法界體性中有持戒破戒不答曰法界體性中無有凡聖天堂地獄亦無是非苦樂等常如虛空問曰云何處是菩提處答曰行處是菩提處見法處是菩提處坐處是菩提處見法處立處是菩提處擧足下足一切皆是菩提處

第三十三開示甚深境界門

問曰云何名諸佛境界願爲說之答曰法非有非無不取非有非無如此解者名爲佛境界若心如木石

不可以有智知不可以無智知佛心不可以有心知法身不可以像見齊知之所解者是妄想分別從徧作種種解者皆是自心計挍自心妄想諸佛智慧不可說示人亦不可藏隱亦不可以禪定測量絕解絕知名爲諸佛境界亦不可度量是名佛心若能信佛心如是者亦卽滅無量恒沙煩惱若能存心念念佛慧者此人道心日日壯大

第三十四諸法不動寂靜門

問曰云何名如來慧日潛沒於有地答曰非有見有慧日沒於有地無相見相亦然問曰云何名不動相

答曰不得於有有有無有可動不得於無無無無有可動卽心無心心無有可動卽相無相相無有可動故名不動相若作如是訂者是名自誑惑上來未解解時無法可解

第三十五諸法因緣無生門

問現見有生滅云何言無生滅答曰從緣生者不名爲生從緣生故從緣滅者不能自滅從緣滅故問曰云何從緣生不名爲生答曰從緣生不從彼生亦不自生亦不共生亦不無因生又無生法復無生者亦無生處是故知不生所見生者幻生非生幻滅非

滅

第三十六諸法因緣假有門

問曰凡夫何故墮惡道答曰由有我故癡故導言我飮酒智者言儞無酒時何不飮無酒癡者能導我飮無酒智者云儞我何處在癡人亦言我作罪智者言汝罪似何物者此皆是緣生無自性生時旣知無我誰作誰受經云凡夫強分別我貪我瞋我恚如是愚癡入卽墮三惡道也經云罪性非內非外非兩中間者此明罪無處所也無處所知者卽是寂滅處入墮地獄者由心計我憶想分別謂我作惡亦我受我作善亦我受此是惡業從本以來無橫憶想分別謂爲是有此是惡業問曰誰能度我答曰法能度我何以得知取相故墮地獄觀法故得解脫若見相憶想分別卽受濩湯爐灰牛頭阿婆等事卽現見生死相看見法界涅槃性無憶想分別卽是法界性

第三十七心性廣大無碍門

問曰云何法界體答曰心體是法界此法界無體亦無畔齊廣大如虛空不可見是名法界體

第三十八有知無知差別門

問曰云何知法答曰法名無覺無知心若無覺無知

此人知法法名不識不見心若不識不見名爲見法不覺一切法名爲知法不得一切法名爲得法不見一切法名爲見法不分別一切法名爲分別法問曰法名無見云何無碍知見答曰無知是無碍知無見是無碍見

第三十九明覺不覺差別門

問曰法名無覺佛名覺者云何答曰法名不覺佛名覺者以覺爲覺與法同覺是名佛覺若懃看心相見法相懃看心處是寂滅處是無住處是解脫處是虛空處是菩提處心處者無處處是法界處道場處法

門處智慧處禪定處無碍處若作如此解者是墮坑
落塹入

第四十建立波羅蜜多門

問曰六波羅蜜能生一切智耶答曰波羅蜜者無自無他誰受誰得衆生之類共業果報無有分別福之與相經云難勝如來及會中最下乞人等於大悲具足法施也是故名爲檀波羅蜜無事無因無有樂厭吝體性如如究竟無非其誰犯是是非不起卽戒體清淨名爲尸波羅蜜心無內外彼此焉寄音聲之性無所染着平等如虛空名爲羼提波羅蜜離諸限量究竟開發不住諸相名爲毗梨耶波羅蜜三世無相刹那無住處事法不居靜亂性如如名爲禪波羅蜜涅槃眞如體不可見不起戲論離心意識不住方便名爲如如無可用用而非用經云有慧方便解也是故名爲般若波羅蜜

第四十一心性遠離結縛門

問曰云何名爲解脫心答曰心非色故不屬色心非非色故不屬非色心雖照色不屬色心雖照非色不屬非色心非色相可期心雖非色非　空心非色心不同太虛菩薩了了照空　空不照不空聲聞雖得空不得不空

第四十二　無生離　邊門

問曰云何名爲一切法非有非無答曰心體無體是法體心非色故非有用而不窮故非無復次用而常空故非有空而常用故非無體旣無自故非有從緣起故非無凡夫住有小乘住無菩薩不住有無是自心計妄想色非色不染色色非非色不染非色復次不見見不見不見是名見法不知知不知不知是名知法作如是解者亦名妄想

第四十三心德自在無碍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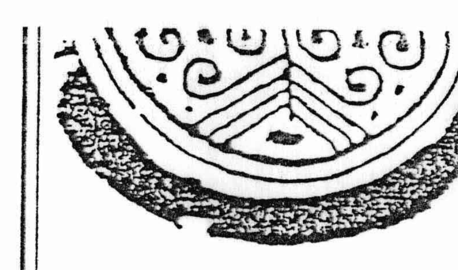
卽心無心心無心心無心心故名爲法心今時行者以此法破一切惑心如虛空不可破壞故名爲金剛心心不住住不住不住故名爲般若心心性廣大運用無方故名爲摩訶衍心心體開通無障無碍故名爲菩提心心無涯畔亦無方所心無相故非有邊用而不廢故非無邊非有際非無際故名爲實際心心無異無不異卽心無體不異而無不體非不異無異不異故名爲眞如心卽心無變名爲異隨物而變名爲無異亦名眞如心心非內外中間亦不在諸方心無住處是法住處法界住處亦名法界心心性非有

非無古今不改故名爲法性心心無生無滅故名爲
涅槃心若作如此解者是妄想心顛倒不了自心現
境界名爲波浪心

第四十四隨心諸法有無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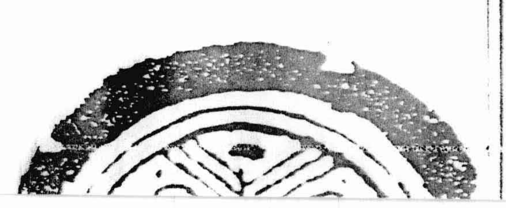
問曰云何自心現答曰見一切法有有自不有自心
計作有見一切法無無自不無自心計作無乃至一
切法亦復如是並自心計作有貪自心計作無貪貪
似何物作貪解此皆自心起見故自心計無處所是
名妄想自謂出一切外道計見亦是妄想自謂無念
無分別亦是妄想行時法行非我行非我不行坐時

法坐非我坐非我不坐作此解者亦是妄想上來文
相應知也



無心論

梁・菩提達摩　撰





No. 2831

無心論一卷

釋菩提達摩製

夫至理無言。要假言而顯理。大道無相。爲接麁而見形。今且假立二人共談無心之論矣　弟子問和尚曰。有心無心　答曰。無心　問曰。既云無心。誰能見聞覺知。誰知無心　答曰。還是無心既見聞覺知。還是無心能知無心　問曰。既若無心。即合無有見聞覺知。云何得有見聞覺知　答曰。我雖無心能見能聞能覺能知　問曰。既能見聞覺知。即是有心。那得稱無　答曰。只是見聞覺知。即是無心。何處更離見聞覺知別有無心。我今恐汝不解。一一爲汝解說。令汝得悟眞理。假如見終日見由爲無見。見亦無心。聞終日聞由爲無聞。聞亦無心。覺終日覺由爲無覺。覺亦無心。知終日知由爲無知。知亦無心。終日造作。作亦無作。作亦無心。故云見聞覺知總是無心　問曰。若爲能得知是無心　答曰。汝但子細推求看。心作何相貌　其心復可得。是心不是心。爲復在內爲復在外爲復在中間。如是三處推求覓心了不可得。乃至於一切處求覓亦不可得。當知即是無心　問曰。和尚既云一切處總是無心。即合無有罪福。何故衆生輪迴六趣生死不斷　答曰。衆生迷妄。於無心中而妄生心。造種種業。妄執爲有。足可致使輪迴六趣生死不斷。譬有人於暗中見杌爲鬼見繩爲蛇便生恐怖。衆生妄執亦復如是。於無心中妄執有心造種種業。而實無不輪迴六趣。如是衆生若遇大善知識敎令坐禪覺悟無心。一切業障盡皆銷滅生死即斷。譬如暗中日光一照而暗皆盡。若悟無心。一切罪滅亦復如是　問曰。弟子愚昧心猶未了審。一切處六根所用者應　答曰。語種種施爲煩惱菩提生死涅槃定無心否　答曰。定是無心。只爲衆生妄執有心即有一切煩惱生死菩提涅槃。若覺無心即無一切煩惱生死涅槃。是故如來爲有心者說有生死。菩提對煩惱得名。涅槃者對生死得名。此皆對治之法。若無心可得。即煩惱菩提亦不可得。乃至生死涅槃亦不可得　問曰。菩提涅槃既不可得。過去諸佛皆得菩提。此謂可乎　答曰。但以世諦文字之言得。於眞諦實無可得。故維摩經云。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又金剛經云。無有少法可得。諸佛如來但以不可得而得。當知有心即一切有無心一切無　問曰。和尚既云於一切處盡皆無心。木石亦無心。豈不同於木石乎　答曰。而我無心心不同木石。何以故。譬如天鼓。雖復無心自然出種種妙法敎化衆生。又如如意珠。雖復無心自然能作種種變現。而我無心亦復如是。雖復無心善能覺了諸法實相具眞般若三身自在應用無妨。故寶積經云。以無心意而現行　豈同木石乎。夫無心者即眞心也。眞心者即無心也　問曰。今於心中作若爲修行　答曰。但於一切事上覺了。無心即是修行。更不別有修行。故知無心即一切。寂滅即無心也　弟子於是忽然大悟。始知心外無物物外無心。擧止動用皆得自在。斷諸疑網更無罣礙。即起作禮。而銘無心乃爲頌曰

心神向寂　無色無形　覩之不見
聽之無聲　似暗非暗　如明不明
捨之不滅　取之無生
大即廓周法界　小即毛端不停
煩惱混之濁　涅槃澄之不淸
眞如本無分別　能辯有情無情
收之一切不立　散之普遍含靈

◎據大英博物館藏燉煌本 S. 296

妙神非知所測　正覺絕於修行
滅則不見其壞　生則不見其成
大道寂號無相　萬像窈號無名
如斯運用自在　總是無心之精

和尙又告曰。諸般若中以無心般若而爲最上。故維摩經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外道。又法鼓經。若知無心可得。法卽不可得。罪福亦不可得。生死涅槃亦不可得。乃至一切盡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乃爲頌曰

昔日迷時爲有心　爾時悟罷了無心
雖復無心能照用　照用常寂卽如如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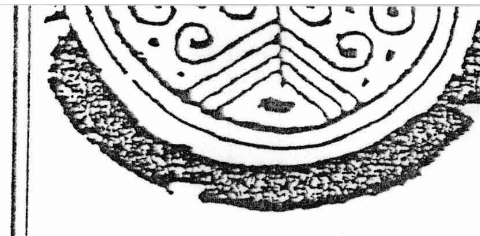
無心無照亦無用　無照無用卽無爲
此是如來眞法界　不同菩薩爲辟支

言無心者卽無妄想心也

又問。何名爲太上　答曰。太者大也。上者高也。窮高之妙理故云太上也。又太者通泰之位也。三界之天雖有延康之壽福盡。是故終輪迴六趣。未足爲太。十住菩薩雖出離生死。而妙理未極。亦未爲太。十住修心妄有入無。又無其無有雙遣不妄中道。亦未爲太。又忘中道三處都盡。位皆妙覺。菩薩雖遣三處。不能無其所妙。亦未爲太。又忘其妙則佛道至極則無所存。無存思則無思慮。兼妄心智永息。覺照俱盡。寂然無爲。此名爲太也。太是理極之義。上是無等①色。故云太上。卽之佛如來之別名也

無心論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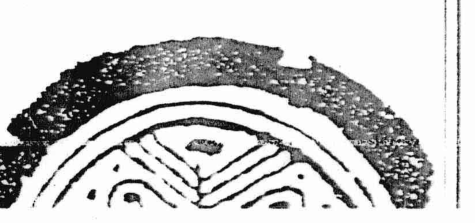
①色＝之歟？





1. 心經頌
2. 破相論
3. 二種入
4. 安心法門
5. 悟性論
6. 血脈論

梁・菩提達摩 撰





No. 2009

◎少室六門（編按：大正藏本原作「小室六門」）

第一門心經頌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智慧清淨海。理密義幽深。波羅到彼岸。向道秪由心。多聞千種意。不離線因針。經花糸一道。萬劫衆賢欽

觀自在菩薩

菩薩超羣智。六處悉皆同。心空觀自在。無闊大神通。禪門入正受。三昧任西東。十方遊歷遍。不見佛行蹤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

六年求大道。行深不離身。智慧心解脫。達彼岸頭人。聖道空寂寂。如是我今聞。佛行平等意。時到自超群

照見五蘊皆空

貪愛成五蘊。假合得為身。血肉連筋骨。皮裹一堆塵。迷徒生樂著。智者不為親。四相皆歸盡。呼甚乃為眞

度一切苦厄

妄繫身為苦。人我心自迷。涅槃清淨道。誰肯著心依。陰界六塵起。厄難業相隨。若要心無苦。聞早悟菩提

舍利子

達道出心本。心淨利遐多。如蓮華出水。頓覺道源和。常居寂滅相。智慧衆難過。獨超三界外。更不戀娑婆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色與空一種。未到見兩般。二乘生分別。執相自心謾。空外無別色。非色義能寬。無生清淨性。悟者即涅槃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非空空不有。非色色無形。色空同歸一。淨土得安寧。非空空為妙。非色色分明。色空皆非相。甚處立身形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受想納諸緣。行識甚能寬。遍計心須滅。我病不相干。解脫心無礙。破執悟心源。故云亦如是。性相一般般

舍利子

設舍論身相。利言一種心。菩薩金剛力。四相勿令侵。達道離人執。見性法無音。諸漏皆總盡。漏體是眞金

是諸法空相

諸佛說空法。聲聞有相求。尋經覓道理。何日學心休。圓成眞實相。頓見罷心修。迥然超法界。自在更何憂

不生不滅

廬舍清淨體。無相本來眞。如空皆總遍。萬劫體長存。不共皆不著。無舊亦無新。和光塵不染。三界獨為尊

不垢不淨

眞如越三界。垢淨本來無。能仁起方便。說細及言麁。空界無有法。是現一輪孤。本來無一物。豈合兩般呼

不增不減

如來體無相。滿足十方空。空上難立有。有內不見空。看似水中月。聞如耳畔風。法身何增減。三界號眞◎容

是故空中

菩提不在外。中◎聞覓也難。非相非非相。豈測失機關。世界非世界。三光照四天。本來無障閡。甚處有遮攔

無色無受想行識

無色本來空。無受意遐同。行識無中有。有盡却歸空。執有實不有。依空又落空。色空心俱離。方始得神通

無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無自性。隨相與安排。色分緣聲響。人我舌談諧。鼻或分香臭。身意欲情乖。六處貪愛斷。萬劫不輪迴

無色聲香味觸法

證智無聲色。香味觸他誰。六塵從妄起。凡心自惑疑。生死休生死。菩提證此時。法性終無住。只恐悟他遲

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六識從妄起。依他性自開。眼耳衆身意。誰肯自量裁。舌鼻行顛倒。心王却遺回。六識中不久。頓悟向如來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

◎◎德川時代刊宗教大學藏本　◎容＝空？　◎聞＝間？

盡
十二因緣有。生下老相隨。有身無明至。二相
等頭齊。身盡無明盡。受報却來期。智身如幻
化。念念悟無爲
無苦集滅道
四諦與三界。頓教義分明。苦斷集已滅。證道
自然成。聲聞休妄想。緣覺意安寧。欲知成佛
處。心上莫留停
無智亦無得
法本非無有。智慧難測量。歡喜心離垢。發光
滿十方。難勝於前現。遠行大道場。不動超彼
岸。善慧法中王
以無所得故
寂滅證無得。眞空絕手攀。本來無相貌。權且
立三檀。四智開法喩。六度號都關。十地三乘
法。衆聖測他難
菩提薩埵
佛道眞難識。薩埵是凡夫。衆生要見性。敬佛
莫心孤。世間善知識。言論法細麁。頓悟心平
等。中間有相除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
般若言智慧。波羅無所依。心空性廣大。內外
盡無爲。性空無礙辯。三界逆人稀。大見明大
法。皆讃不思議
心無罣礙
解脫心無閡。意若太虛空。四維無一物。上下
悉皆同。來往心自在。人法不相逢。訪道不見
物。任運出煩籠
無罣礙故無有恐怖
生死心恐怖。無爲性自安。境忘心亦滅。性海
湛然寬。三身歸淨土。八識離因緣。六通隨實
相。復本却還源
遠離一切顚倒夢想
二邊純莫立。中道勿心修。見性生死盡。菩提
無所求。身外覓眞佛。顚倒一生休。靜坐身安
樂。無爲果自周
究竟涅槃
究竟無生性。清淨是涅槃。凡夫莫測聖。未到
卽應難。有學却無學。佛智轉深玄。要會無心
理。莫著息心源
三世諸佛
過去非言實。未來不爲眞。現在菩提子。無法
號玄門。三身同歸一。一性遍含身。達理非三
世。一法得無因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
佛智深難測。慧解廣無邊。無上心正遍。慈光
滿大千。寂滅心中巧。建立萬餘般。菩薩多方
便。普救爲人天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
般若爲神呪。能除五蘊疑。煩惱皆斷盡。清淨
自分離。四智波無盡。八識有神威。心燈明法
界。卽此是菩提
是無上呪
無上稱最勝。拔濟爲群迷。摩訶三界主。願廣
起慈悲。能順衆生意。隨流引化迷。人人起彼
岸。由我不由伊
是無等等呪
佛道成千聖。法力更無過。眞空滅諸有。示現
化身多。來爲衆生苦。去爲世間魔。劫石皆歸
盡。唯我在娑婆
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
佛願慈心廣。世世度衆生。弘法談眞理。普勸
急修行。回心見實相。菩提見無生。永息三惡
道。坦蕩樂裏裏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呪
故說眞如理。未悟速心回。六賊十惡滅。魔山
合底摧。神呪除三毒。心花五葉開。果熟根盤
結。步步見如來
卽說呪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
提薩婆訶
揭諦本宗綱。扶機建法幢。如來最尊勝。凡心
莫等量。無邊無中際。無短亦無長。般若波羅
蜜。萬代古今常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第二門破相論

問曰。若復有人。志求佛道。當修何法。最爲省
要。答曰。唯觀心一法。總攝諸法。最爲省要
問曰。何一法能攝諸法。答。心者萬法之根本。
一切諸法唯心所生。若能了心。則萬法俱備。
猶如大樹所有枝條及諸花果。皆悉依根而
始生。及伐樹去根而必死。若了心修道。則省
力而易成。不了心而修道。則費功而無益。
故知一切善惡皆由自心。心外別求。終無是
處
問。云何觀心稱之爲了。答。菩薩摩訶薩。行深
般若波羅蜜多時。了四大五陰本空無我。了

見自心起用有二種差別。云何爲二。一者淨心。二者染心。此二種心法界自然。本來俱有。雖離假緣。合互相待。淨心恒樂善因。染體常思惡業 若不受所染。則稱之爲聖。遂能遠離諸苦。證涅槃樂。若隨染心造業。受其纏覆。則名之爲凡。沈淪三界。受種種苦。何以故。由彼染心障眞如體故。十地經云。衆生身中有金剛佛性。猶如日輪體明圓滿廣大無邊。只爲五陰重雲覆。如甁內燈光不能顯現。又涅槃經云。一切衆生悉有佛性。無明覆故不得解脫。佛性者卽覺性也。但自覺覺他。覺智明了。則名解脫。故知一切諸善以覺爲根。因其覺根。遂能顯現諸功德樹。涅槃之果因此而成。如是觀心。可名爲了

問。上說眞如佛性一切功德因覺爲根。未審無明之心以何爲根。答。無明之心。雖有八萬四千煩惱情欲及恒河沙衆惡。皆因三毒。以爲根本。其三毒者。卽貪嗔癡是也。此三毒心。自能具足一切諸惡。猶如大樹。根雖是一。所生枝葉其數無邊。彼三毒根。一一根中。生諸惡業百千萬億。倍過於前。不可爲喩。如是三毒心。於本體中。應現六根。亦名六賊。卽六識也。由此六識出入諸根。貪著萬境。能成惡業。障眞如體。故名六賊。衆生由此三毒六賊。惑亂身心。沈沒生死。輪迴六趣。受諸苦惱。猶如江河。因少泉源。涓流不絕。乃能彌漫。波濤萬里。若復有人斷其本源。卽衆流皆息。求解脫者。能轉三毒爲三聚淨戒。轉六賊爲六波羅蜜。自然永離一切苦海

問。六趣三界廣大無邊。若唯觀心。何由免無窮之苦。答。三界業報唯心所生。本若無心。於三界中。卽出三界。其三界者。卽三毒也。貪爲欲界。嗔爲色界。癡爲無色界。故名三界。由此三毒。造業輕重。受報不同。分歸六處。故名六趣

問。云何輕重分之爲六。答。衆生不了正因。迷心修善。未免三界。生三輕趣。云何三輕趣。所謂迷修十善。妄求快樂。未免貪界。生於天趣。迷持五戒。妄起愛憎。未免嗔界。生於人趣。迷執有爲。信邪求福。未免癡界。生阿修羅趣。如是三類。名三輕趣。云何三重趣。所謂縱三毒心。唯造惡業。墮三重趣。若貪業重者。墮餓鬼趣。嗔業重者。墮地獄趣。癡業重者。墮畜生趣。如是三重。通前三輕。遂成六趣。故知一切苦業由自心生。但能攝心。離諸邪惡。三界六趣輪迴之苦。自然消滅。卽得解脫

問。如佛所說。我於三大阿僧祇劫。無量勤苦。方成佛道。云何今說唯只觀心而制三毒卽名解脫。答。佛所說言。無虛妄也。阿僧祇劫者。卽三毒心也。胡言阿僧祇。漢名不可數。此三毒心。於中有恒沙惡念。於一一念中。皆爲一劫。如是恒沙不可數也。故言三大阿僧祇。眞如之性。旣被三毒之所覆蓋。若不超彼三大恒沙毒惡之心。云何名爲解脫。今若能轉貪嗔癡等三毒心。爲三解脫。是則名爲得度三大阿僧祇劫。末世衆生。愚癡鈍根。不解如來三大阿僧祇祕密之說。遂言成佛塵劫。斯豈不疑誤行人退菩提道

問。菩薩摩訶薩。由持三聚淨戒。行六波羅蜜。方成佛道。今令學者唯只觀心。不修戒行。云何成佛。答。三聚淨戒者。卽制三毒心也。制三毒心成無量善聚。聚者會也。無量善法普會於心。故名三聚淨戒。六波羅蜜者。卽淨六根也。胡名波羅蜜。漢名達彼岸。以六根淸淨不染六塵。卽是度煩惱河。至菩提岸。故云六波羅蜜

問。如經所說。三聚淨戒者。誓斷一切惡。誓修一切善。誓度一切衆生。今者唯言制三毒心。豈不文義有乖。答。佛所說經是眞實語。菩薩摩訶薩。於過去因中修行時。爲對三毒。發三誓願。斷一切惡。故常持戒。對於貪毒。誓修一切善。故常習定。對於嗔毒。誓度一切衆生。故常修慧。對於癡毒。由持如是戒定慧等三種淨法故。能超彼三毒成佛道也。諸惡消滅。名之爲斷。諸善具足。名之爲修。以能斷惡修善。則萬行成就。自他俱利。普濟群生。名之爲度。故知所修戒行不離於心。若自心淸淨。則一切佛土皆悉淸淨。故經云。心垢則衆生垢。心淨則衆生淨。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三聚淨戒自然成就

問。如經所說。六波羅蜜者。亦名六度。所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今言六根淸淨。名波羅蜜者。何爲通會。又六度者。其義如何。答。欲修六度。當淨六根。降六賊。能捨眼賊。離諸色境。名爲布施。能禁耳賊。於彼聲塵。不令放逸。名爲持戒。能伏鼻賊。等諸香臭。自在調柔。名爲忍辱。能制舌賊。不貪諸

味。讚詠講說。名爲精進。能降身賊。於諸觸欲。湛然不動。名爲禪定。能調意賊。不順無明。常修覺慧。名爲智慧。六度者運也。六波羅蜜若船筏。能運衆生。達於彼岸。故名六度

問經云。釋迦如來爲菩薩時。曾飲三斗六升乳糜。方成佛道。先因飲乳。後證佛果。豈唯觀心得解脫乎。答。誠知所言無虛妄也。必因食乳。然始成佛。言食乳者有二種。佛所食者。不是世間不淨之乳。乃是眞如清淨法乳也。三斗者。卽三聚淨戒。六升者。卽六波羅蜜。成佛道時。由食如是清淨法乳。方證佛果。若言如來食於世間和合不淨之牛羶腥乳者。豈不謗誤之甚乎。眞如者。自是金剛不壞。無漏法身。永離世間一切諸苦。豈須如是不淨之乳。以充飢渴。如經所說。其牛不在高原。不在下濕。不食穀麥糠麩。不與特牛同群。其牛身作紫磨金色。言此牛者。毘盧舍那佛也。以大慈悲。憐愍一切。故於清淨法體中。出如是三聚淨戒六波羅蜜微妙法乳。育一切求解脫者。如是眞淨之牛。清淨之乳。非但如來飲之成道。一切衆生若能飲者。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問經中所說。佛令衆生修造伽藍。鑄寫形像。燒香散花。燃長明燈。晝夜六時。遶塔行道。持齋禮拜。種種功德。皆成佛道。若唯觀心。總攝諸行。說如是事。應虛妄也。答。佛所說經。有無量方便。以一切衆生鈍根狹劣。不悟甚深之義。所以假有爲喩無爲。若復不修內行。唯只外求。希望獲福。無有是處。言伽藍者。西國語。此土翻爲清淨地也。若永除三毒。常淨六根。身心湛然。內外清淨。是名修造伽藍。鑄寫形像者。卽是一切衆生求佛道也。所謂修諸覺行。彷像如來眞容妙相。豈是鑄寫金銅之所作乎。是故求解脫者。以身爲爐。以法爲火。以智慧爲巧匠。以三聚淨戒六波羅蜜以爲模樣。鎔鍊身中眞如佛性。遍入一切戒律模中。如教奉行。一無漏缺。自然成就眞容之像。所謂究竟常住微妙色身。不是有爲敗壞之法。若人求道。不解如是鑄寫眞容。憑何輒言功德。又燒香者。亦非世間有相之香 乃是無爲正法之香也。薰諸臭穢無明惡業。悉令消滅。正法香者。其有五種。一者戒香。所謂能斷諸惡。能修諸善。二者定香。所謂深信大乘。心無退轉。三者慧香。所謂常於身心。內自觀察。四者解脫香。所謂能斷一切無明結縛。五者解脫知見香。所謂觀照常明。通達無礙。如是五種香。名爲最上之香。世間無比。佛在世日。令諸弟子。以智慧火。燒如是無價寶香。供養十方諸佛。今時衆生不解如來眞實之義。唯將外火。燒於世間沈檀。薰陸質礙之香。希望福報。云何可得乎。又散花者。義亦如是。所謂演說正法。諸功德花。饒益有情。散沾一切。於眞如性。普施莊嚴。此功德花。佛所稱讚。究竟常住。無凋落期。若復有人。散如是花。獲福無量。若言如來令衆生。剪截繒綵。傷損草木。以爲散花。無有是處。所以者何。持淨戒者。於諸天地森羅萬像。不令觸犯。若誤犯者猶獲大罪。況復今者故毀淨戒。傷損萬物。求於福報。欲益反損。豈有是乎。長明燈者。卽正覺心也。覺之明了。喩之爲燈。是故一切求解脫者。身爲燈臺。心爲燈炷。增諸戒行。以爲添油。智慧明達。喩如燈火常燃。如是眞正覺燈。而照一切無明癡暗。能以此法輪。次第相開示。卽是一燈燃百千燈。燈燈無盡。故號長明。過去有佛。名曰燃燈。義亦如是。愚癡衆生。不會如來方便之說。專行虛妄。執著有爲。遂燃世間蘇油之燈。以照空室。乃稱依教。豈不謬乎。所以者何。佛放眉間一毫相光。能照萬八千世界。豈假如是蘇油之燈。以爲利益。審察斯理。應不然乎。又六時行道者。所謂六根之中。於一切時。常行佛道。修諸覺行。調伏六根。長時不捨。名爲六時行道。遶塔行道者。塔者是身也。當修覺行巡遶身心。念念不停。名爲遶塔。過去諸聖皆行此道。至涅槃時。今時世人不會此理。曾不內行。唯執外求。將質礙身。遶世間塔。日夜走驟。徒自疲勞。而於眞性。一無利益。又持齋者。當須會意。不達斯理。徒爾虛功。齋者齊也。所謂齊正身心。不令散亂。持者護也。所謂於諸戒行。如法護持。必須外禁六情。內制三毒。慇懃覺察清淨身心。了如是義。名爲持齋。食有五種。一者法喜食。所謂依持正法。歡喜奉行。二者禪悅食。所謂內外澄寂。身心悅樂。三者念食。所謂常念諸佛。心口相應。四者願食。所謂行住坐臥。常求善願。五者解脫食。所謂心常清淨。不染俗塵。此五種食。名爲持齋。若復有人。不食如

是五種淨食。自言持齋。無有是處。唯斷於無明之食。輒作解者。名爲破齋。若亦有破。云何獲福。世有迷人。不悟斯理。身心放逸。皆爲諸惡。貪欲恣情。不生慚愧。唯斷外食。自爲持齋。必無是處。又禮拜者。當如法也。必須理體內明。事隨權變。會如是義。乃名依法。夫禮者敬也。拜者伏也。所謂恭敬眞性。屈伏無明。名爲禮拜。若能惡情永滅。善念恒存。雖不理相。名爲禮拜。其相卽法相也。世尊欲令世俗表謙下心。亦爲禮拜。故須屈伏外身。示內恭敬。覺外明內。性相相應。若復不行理法。唯執外求。內則放縱貪癡。常爲惡業。外卽空勞身相。詐現威儀。無慚於聖。徒誑於凡。不免輪迴。豈成功德

問。如經說言。至心念佛。必得往生西方淨土。以此一門。卽應成佛。何假觀心。求於解脫。答。夫念佛者。當須正念。了義爲正。不了義爲邪。正念必得往生。邪念云何到彼。佛者覺也。所謂覺察身心。勿令起惡也。念者憶也。所謂憶持戒行。不忘精進。了如是義。名之爲念。故知念在於心。非在於言。因筌求魚。得魚忘筌。因言求意。得意忘言。旣稱念佛之名。須知念佛之道。若心無實。口誦空名。三毒內臻。人我填臆。將無明心。向外求佛。徒爾虛功。且如誦之與念。義理懸殊。在口曰誦。在心曰念。故知念從心起。名爲覺行之門。誦在口中。卽是音聲之相。執外求理。終無是處。故知過去諸聖所修念佛。皆非外說。只推內心。心卽衆善之源。心爲萬德之主。涅槃常樂。由眞心生。三界輪迴。亦從心起。心是出世之門戶。心是解脫之關津。知門戶者。豈慮難入。識關津者。何憂不通

問。如溫室經說。洗浴衆僧。獲福無量。此則憑於事法。功德始成。若爲觀心可相應乎。答。洗浴衆僧者。非世間有爲事也。世尊常爲諸弟子。說溫室經。欲令受持洗浴之法。其溫室者。卽身是也。所以燃智慧火。溫淨戒湯。沐浴身中眞如佛性。受持七法。以自莊嚴。當日比丘聰明上智。皆悟聖意。如說修行。功德成就。俱登聖果。今時衆生。莫測其事。將世間水。洗質礙身。自謂依經。豈非誤也。且眞如佛性。非是凡形。煩惱塵垢。本來無相。豈可將質礙水。洗無爲身。事不相應。云何悟道。若欲身得淨者。當觀此身。本因貪欲不淨所生。臭穢駢闐。內外充滿。若洗此身求於淨者。猶如洗塹。塹盡方淨。以此驗之。明知洗外非佛說也。是故假世事。比喩眞宗。隱說七事供養功德。其事有七。云何爲七。一者淨水。二者燃火。三者澡豆。四者楊枝。五者淨灰。六者蘇膏。七者內衣。擧此七事。喩於七法。一切衆生由此七法。沐浴莊嚴。能除毒心無明垢穢。其七法者。一者淨戒。洗蕩愆非。猶如淨水濯諸塵垢。二者智慧。觀察內外。猶如燃火能溫淨水。三者分別。簡棄諸惡。猶如澡豆能淨垢膩。四者眞實。斷諸妄想。猶如楊枝能消口氣。五者正信。決定無疑。猶如淨灰摩身障風。六者柔和。忍辱甘受。猶如蘇膏通潤皮膚。七者慚愧。悔諸惡業。猶如內衣遮醜形體。如上七法是經中秘密之義。皆是爲諸大乘利根者說。非爲少智下劣凡夫。所以今人無能解悟。竊見今時淺識。唯知事相爲功。廣費財寶。多傷水陸。妄營像塔。虛役人夫。積木疊泥。圖靑畫綠。傾心盡力。損己迷他。未解慚愧。何曾覺悟。見有爲則勤勤愛著。說無爲則兀兀如迷。且貪現世之小慈。豈覺當來之大苦。此之修學。徒自疲勞。背正歸邪。誑言獲福。但能攝心內照。覺觀外明。絕三毒永使銷亡。閉六賊不令侵擾。自然恒沙功德。種種莊嚴。無數法門。一一成就。超凡證聖。目擊非遙。悟在須臾。何煩皓首。眞門幽秘。寧可具陳。略述觀心。說其少分。而說偈言

我本求心心自持　求心不得待心知
佛性不從心外得　心生便是罪生時
我本求心不求佛　了知三界空無物
若欲求佛但求心　只這心心心是佛

破相論終

第三門二種入

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眞性。俱爲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也捨妄歸眞。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卽與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爲。名之理入。行入者。謂四行。其餘諸行悉入此中。何等四耶。一報冤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法行。云何報冤行。謂修道行人若受苦時。當自念言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從末流浪諸有。多起冤憎。

◎途二緣？

逢害無限。今雖無犯。是皆宿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忍受。都無冤訴。經云。逢苦不憂。何以故。識達故。此心生時。與理相應。體冤進道故。說言報冤行。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並緣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譽等事。是我過去宿因所感。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順於道。是故說言隨緣行也。三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爲求。智者悟眞。理將俗反。安心無爲。形隨運轉。萬有斯空。無所願樂。功德黑暗。常相隨逐。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誰得而安。了達此處。故捨諸有。息想無求。經云。有求皆苦。無求乃樂。判知無求眞爲道行。故言無所求行也。四稱法行者。性淨之理目之爲法。信解此理。衆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云。法無衆生。離衆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若能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於身命財行檀捨施。心無悋惜。達解三空。不倚不著。但爲去垢。稱化衆生。而不取相。此爲自行。復能利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檀施既爾。餘五亦然。爲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爲稱法行。說偈言

外息諸緣　內心無喘　心如牆壁
可以入道　明佛心宗　等無差誤
行解相應　名之曰祖

二種入終

第四門安心法門 宗鏡及正法眼藏載之

迷時人逐法。解時法逐人。解則識攝色。迷則色攝識。但有心分別計較。自身現量者悉皆是夢。若識心寂滅無一動念處。是名正覺

問。云何自心現量。答。見一切法有。有自不有。自心計作有。見一切法無。無自不無。自心計作無。乃至一切法亦如是。並是自心計作有。自心計作無。又若人造一切罪。自見己之法王。卽得解脫。若從事上得解者。氣力壯。從事中見法者。卽處處不失念。從文字解者。氣力弱。卽事卽法者。深從汝種種運爲。跳踉顚蹶。悉不出法界。亦不入法界。若以法界入法界。卽是癡人。凡有所施爲。終不出法界心。何以故。心體是法界故

問。世間人種種學問。云何不得道。答。由見己故不得道。己者我也。至人逢苦不憂。遇樂不喜。由不見己故。所以不知苦樂者。由亡己故。得至虛無。己自尙亡。更有何物而不亡也

問。諸法既空。阿誰修道。答。有阿誰。須修道。若無阿誰。卽不須修道。阿誰者亦我也。若無我者。逢物不生是非。是者我自是。而物非是也。非者我自非。而物非非也。卽心無心。是爲通達佛道。卽物不起見。名爲達道。逢物直達知其本源。此人慧眼開。智者任物不任己。卽無取捨違順。愚者任己不任物。卽有取捨違順。不見一物。名爲見道。不行一物。名爲行道。卽一切處無處。卽作處無作法。卽是見佛。若見相時。卽一切處見鬼。取相故墮地獄。觀法故得解脫。若見憶相分別。卽受鑊湯爐炭等事。現見生死相。若見法界性。卽涅槃性。無憶想分別。卽是法界性。心是非色故非有。用而不廢故非無。用而常空故非有。空而常用故非無。卽說頌曰

心心心。難可尋。寬時遍法界。窄也不容針。
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抛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

安心法門終

第五門悟性論

夫道者。以寂滅爲體。修者。以離相爲宗。故經云。寂滅是菩提。滅諸相故。佛者覺也。人有覺心。得菩提道。故名爲佛。經云。離一切諸相。卽名諸佛。是知有相是無相之相。不可以眼見。唯可以智知。若聞此法者。生一念信心。此人以發大乘。乃超三界。三界者。貪嗔癡是。返貪嗔癡爲戒定慧。卽名超三界。然貪嗔癡亦無實性。但據衆生而言矣。能返照了了見。貪嗔癡性卽是佛性。貪嗔癡外更無別有佛性。經云。諸佛從本來。常處於三毒。長養於白法。而成於世尊。三毒者。貪嗔癡也。言大乘最上乘者。皆菩薩所行之處也。無所不乘。亦無所乘。終日乘未嘗乘。此爲佛乘。經云。無乘爲佛乘也。若人知六根不實五蘊假名。遍體求之。必無定處。當知此人解佛語。經云。五蘊窟宅。是名禪院。內照開解。卽大乘門。不憶一切法。乃名爲禪定。若了此言者。行住坐臥皆是禪定。知心是空。名爲見佛。何以故。十方諸佛皆

以無心不見於心。名爲見佛。捨❶心不悋。名大布施。離諸動定。名大坐禪。何以故。凡夫一向動。小乘一向定。謂出過凡夫小乘之坐禪。名大坐禪。若作此會者。一切諸相不離自解。一切諸病不治自差。此皆大禪定力。凡將心求法者爲迷。不將心求法者爲悟。不著文字名解脫。不染六塵名護法。出離生死名出家。不受後有名得道。不生妄想名涅槃。不處無明爲大智慧。無煩惱處名般涅槃。無相處名爲彼岸。迷時有此岸。悟時無此岸。何以故。爲凡夫一向住此。若覺最上乘者。心不住此。亦不住彼。故能離於此彼岸也。若見彼岸異於此岸。此人之心已無禪定。煩惱名衆生。悟解名菩提。亦不一不異。只隔其迷悟耳。迷時有世間可出。悟時無世間可出。平等法中。不見凡夫異於聖人。經云。平等法者。凡夫不能入。聖人不能行。平等法者。唯大菩薩與諸佛如來行也。若見生異於死。動異於靜。皆名不平等。不見煩惱異於涅槃。是名平等。何以故。煩惱與涅槃。同是一性空故。是以小乘人妄斷煩惱。妄入涅槃。爲涅槃所滯。菩薩知煩惱性空。卽不離空。故常在涅槃。涅槃者。涅而不生。槃而不死。出離生死。名般涅槃。心無去來。卽入涅槃。是知涅槃卽是空心。諸佛入涅槃者。卽是無妄想處。菩薩入道場者。卽是無煩惱處。空閑處者。卽是無貪嗔癡也。貪爲欲界。嗔爲色界。癡爲無色界。若一念心生。卽入三界。一念心滅。卽出三界。是知三界生滅。萬法有無。皆由一心。凡言一心者。似破瓦石竹木無情之物。若知心是假名無有實體。卽知自寂之心亦是非有亦是非無。何以故。凡夫一向生心名爲有。小乘一向滅心名爲無。菩薩與佛未曾生心。未曾滅心。名爲非有非無心。非有非無心。此名爲中道。是知將心學法。則心法俱迷。不將心學法。則心法俱悟。凡迷者迷於悟。悟者悟於迷。正見之人。知心空無。卽超迷悟。無有迷悟。始名正解正見。色不自色。由心故色。心不自心。由色故心。是知心色兩相俱有生滅。有者有於無。無者無於有。是名眞見。夫眞見者。無所不見。亦無所見。見滿十方。未曾有見。何以故。無所見故。見無見故。見非見故。凡夫所見。皆名妄想。若寂滅無見。始名眞見。心境相對。見生於中。若內不起心。則外不生境。故心境俱淨。乃名爲眞見。作此解時。乃名正見。不見一切法。乃名得道。不解一切法。乃名解法。何以故。見與不見。俱不見故。解與不解。俱不解故。無見之見。乃名眞見。無解之解。乃名眞解。夫眞見者。非直見於見。亦乃見於不見。眞解者。非直解於解。亦乃解於不解。凡有所解。皆名不解。無所解者。始名眞解。解與不解。俱非解也。經云。不捨智慧名愚癡。以心爲空。解與不解俱是眞。以心爲有。解與不解俱是妄。若解時法逐人。若不解時人逐法。若法逐於人。則非法成法。若人逐於法。則法成非法。若人逐於法。則法皆妄。若法逐於人。則法皆眞。是以聖人亦不將心求法。亦不將法求心。亦不將心求心。亦不將法求法。所以心不生法。法不生心。心法兩寂。故常爲在定。衆生心生則佛法滅。衆生心滅則佛法生。心生則眞法滅。心滅則眞法生。已知一切法各不相屬。是名得道人。知心不屬一切法。此人常在道場。迷時有罪。解時無罪。何以故。罪性空故。迷時無罪見罪。若解時卽罪無罪。何以故。罪無處所故。經云。諸法無性。眞用莫疑。疑卽成罪。何以故。罪因疑惑而生。若作此解者。前世罪業卽爲消滅。迷時六識五陰皆是煩惱生死法。悟時六識五陰皆是涅槃無生死法。修道之人不外求道。何以故。知心是道。若得心時。無心可得。若得道時。無道可得。若言將心求道得者。皆名邪見。迷時有佛有法。悟無佛無法。何以故。悟卽是佛法。夫修道者。身滅道成。亦如甲拆樹生。此業報身念念無常。無一定法。但隨念念修之。亦不得厭生死。亦不得愛生死。但念念之中。俱不妄想。則生證有餘涅槃。死入無生法忍。眼見色時。不染於色。耳聞聲時。不染於聲。皆解脫也。眼不著色。眼爲禪門。耳不著聲。耳爲禪門。總而言之。見色性者常解脫。見色相者常繫縛。不爲煩惱繫縛者。卽名解脫。更無別解脫。善觀色者。色不生於心。心不生於色。卽色與心俱是淸淨。無妄想時。一心是一佛國。有妄想時。一心是一地獄。衆生造作妄想。以心生心。故常在地獄。菩薩觀察妄想。不以心生心。故常在佛國。若不以心生心。則心心入空。念念歸靜。從一佛國。至一佛國。若以心生心。則心心不靜。念念歸動。從一地獄。歷一地獄。若一念心起。則有善惡二業。有天堂地獄。若

❶心＝身？

一念心不起。卽無善惡二業。亦無天堂地獄。爲體非有非無。在凡卽有。在聖卽無。聖人無其心。故胸臆空洞。與天同量。心得涅槃時。卽不見有涅槃。何以故。心是涅槃。若心外更見涅槃。此名著邪見也。一切煩惱爲如來種子。爲因煩惱而得智慧。只可道煩惱生如來。不可得道煩惱是如來。故身心爲田疇。煩惱爲種子。智慧爲萌芽。如來喩於穀也。佛在心中。如香在樹中。煩惱若盡。佛從心出。朽腐若盡。香從樹出。卽知樹外無香。心外無佛。若樹外有香。卽是他香。心外有佛。卽是他佛。心中有三毒者。是名國土穢惡。心中無三毒者。是名國土淸淨。經云。若使國土不淨穢惡充滿。諸佛世尊於中出。無有此處。不淨穢惡者。卽無明三毒也。諸佛世尊者。卽淸淨覺悟心也。一切言語無非佛法。若能無其所言。卽盡日言而是道。若能有其所言。卽終日默而非道。是故如來言不乘默。默不乘言。言不離默。悟此言默者。皆在三昧。若知時而言。言亦解脫。若不知時而默。默亦繫縛。是故言若離相。言亦名解脫。默若著相。默卽是繫縛。夫文字者。本性解脫。文字不能就繫縛。繫縛自來就文字。法無高下。若見高下。卽非法也。非法爲筏。是法爲人。筏者。人乘其筏。卽渡非法。則是法也。若以世俗言之。卽有男女貴賤。以道言之。卽無男女貴賤。是以天女悟道。不變女形。車匿解眞。寧移賤稱。此蓋非男女貴賤。皆由一相也。天女於十二年中求女相了不可得。卽知於十二年中求男相。亦不可得。十二年者。

卽十二入是也。離心無佛。離佛無心。亦如離水無氷。亦如離氷無水。言離心無佛者。非是遠離於心。但使不著心相。經云。不見相名爲見佛。卽是離心相也。離佛無心者。言佛從心出。心能生佛。然佛從心生。而佛未嘗生心。亦如魚生於水。水不生於魚。欲觀於魚者。未見魚而先見水。欲觀於佛者。未見佛而先見心。卽知已見魚者忘於水。已見佛者忘於心。若不忘於心。尙爲心所惑。若不忘於水。尙被水所迷。衆生與菩提。亦如水與氷。爲三毒所燒。卽名衆生。爲三解脫所淨。卽名菩提。爲三冬所凍。卽名爲氷。爲三夏所消。卽名爲水。若捨却氷。卽無別水。若棄却衆生。則無別菩提。明知氷性卽是水性。水性卽是氷性。衆生性者。卽菩提性也。衆生與菩提同一性。只如烏頭與附子共根耳。但時節不同。迷悟異境故。有衆生菩提二名矣。蛇化爲龍。不改其鱗。凡變爲聖。不改其面。但知心者智內照。身者戒外貞。衆生度佛。佛度衆生。是名平等。衆生度佛者。煩惱生悟解。佛度衆生者。悟解滅煩惱。非無煩惱。非無悟解。是知非煩惱無以生悟解。非悟解無以滅煩惱。若迷時佛度衆生。若悟時衆生度佛。何以故。佛不自成。皆由衆生度故。諸佛以無明爲父。貪愛爲母。無明貪愛皆是衆生別名也。衆生與無明。亦如右掌與左掌。更無別也。迷時在此岸。悟時在彼岸。若知心空不見相。則離迷悟。旣離迷悟。亦無彼岸。如來不在此岸。亦不在彼岸。不在中流。中流者。小乘人也。此岸者。凡夫也。彼岸者。菩提

也。佛有三身者。化身報身法身。若衆生常作善根。卽化身現。修智慧卽報身現。覺無爲卽法身現。飛騰十方隨宜救濟者。化身佛也。斷惑修善雪山成道者。報身佛也。無言無說湛然常住者。法身佛也。若論至理。一佛尙無。何得有三。此言三身者。但據人智有上中下。下智人妄興福力。妄見化身佛。中智人妄斷煩惱。妄見報身佛。上智人妄證菩提。妄見法身佛。上上智人內照圓寂。明心卽佛。不待心而得佛。是知三身與萬法。皆不可取不可說。此卽解脫心成於大道。經云。佛不說法。不度衆生。不證菩提。此之謂矣。衆生造業。業造衆生。今世造業。後世受報。無有脫時。唯有至人。於此身中。不造諸業。故不受報。經云。諸業不造。自然得道。豈虛言哉。人能造業。業不能造人。人若造業。業與人俱生。人若不造業。業與人俱滅。是知業由人造。人由業生。人若不造業。卽業無由人生也。亦如人能弘道。道不能弘人。今之凡夫。往往造業。妄說無報。豈不苦哉。若以至理而論之。前心造後心報。何有脫時。若前心不造。卽後心無報。亦安得妄見業報哉。經云。雖信有佛。言佛苦行。是名邪見。雖信有佛。言佛有金鏘馬麥之報。是名信不具足。是名一闡提。解聖法者。名爲聖人。解凡法者。名爲凡夫。但能捨凡法就聖法。卽凡夫成聖人矣。世間愚人。但欲遠求聖人。不信慧解之心爲聖人也。經云。無智人中。莫說此經。此經者。心也法也。無智之人。不信此心解法。成於聖人。但欲遠求外學

愛慕空中佛像光明香色等事。皆墮邪見。失心狂亂。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八萬四千法門。盡由一心而起。若心相內淨。由如虛空。卽出離身心內八萬四千煩惱病本也。凡夫當生憂死。臨飽愁飢。皆名大惑。所以至人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戀當今。念念歸道

夜坐偈云

一更端坐結跏趺　怡神寂照胸同虛
曠劫由來不生滅　何須生滅滅生渠
一切諸法皆如幻　本性自空那用除
若識心性非形像　湛然不動自如如
二更凝神轉明淨　不起憶想眞如性
森羅萬像併歸空　更執有空還是病
諸法本自非空有　凡夫妄想論邪正
若能不二其居懷　誰道卽凡非是聖
三更心淨等虛空　遍滿十方無不通
山河石壁無能障　恒沙世界在其中
世界本性眞如性　亦無本性卽含融
非但諸佛能如此　有情之類普皆同
四更無滅亦無生　量與虛空法界平
無來無去無起滅　非有非無非暗明
無起諸見如來見　無名可名眞佛名
唯有悟者應能識　未會衆生由若盲
五更般若照無邊　不起一念歷三千
欲見眞如平等性　愼勿生心卽目前
妙理玄奧非心測　不用尋逐令疲極
若能無念卽眞求　更若有求還不識

眞性頌

悟性論終



第六門血脈論

三界興起同歸一心。前佛後佛以心傳心。不立文字

問曰。若不立文字。以何爲心。答曰。汝問吾。卽是汝心。吾答汝。卽是吾心。吾若無心。因何解答汝。汝若無心。因何解問吾。問吾卽是汝心。從無始曠大劫以來。乃至施爲運動。一切時中一切處所。皆是汝本心。皆是汝本佛。卽心是佛亦復如是。除此心外。終無別佛可得。離此心外。覓菩提涅槃。無有是處。自性眞實。非因非果。法卽是心義。自心是菩提。自心是涅槃。若言心外有佛及菩提可得。無有是處。佛及菩提皆在何處。譬如有人以手捉虛空。得否。虛空但有名。亦無相貌。取不得捨不得。是捉空不得。除此心外覓佛。終不得也。佛是自心作得。因何離此心外覓佛。前佛後佛只言其心。心卽是佛佛卽是心。心外無佛。佛外無心。若言心外有佛。佛在何處。心外旣無佛。何起佛見。遞相誑惑。不能了本心。被他無情物攝。無自由分。若又不信。自誑無益。佛無過患。衆生顚倒。不覺不知自心是佛。若知自心是佛。不應心外覓佛。佛不度佛。將心覓佛而不識佛。但是外覓佛者。盡是不識自心是佛。亦不得將佛禮佛。不得將心念佛。佛不誦經。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無持犯。亦不造善惡。若欲覓佛。須是見性。性卽是佛。若不見性。念佛誦經持齋持戒亦無益處。念佛得因果。誦經得聰明。持戒得生天。布施得福報。覓佛終不得也。若自己不明了。須參善知識了却生死根本。若不見性。卽不名善知識。若不如此。縱說得十二部經。亦不免生死輪迴。三界受苦。無有出期。昔有善星比丘。誦得十二部經。猶自不免輪迴。爲不見性。善星旣如此。今時人講得三五本經論。以爲佛法者。愚人也。若不識得自心。誦得閑文書。都無用處。若要覓佛。直須見性。性卽是佛。佛卽是自在人。無事無作人。若不見性。終日茫茫。向外馳求覓佛。元來不得。雖無一物可得。若求會。亦須參善知識。切須苦求。令心會解。生死事大。不得空過。自誑無益。縱有珍寶如山。眷屬如恒河沙。開眼卽見。合眼還見麼。故知有爲之法如夢幻等。若不急尋師。空過一生。然則佛性自有。若不因師。終不明了。不因師悟者。萬中希有。若自己以緣會合得聖人意。卽不用參善知識。此卽是生而知之勝學也。若未悟解。須勤苦參學。因敎方得悟。若自明了。不學亦得。不同迷人不能分別皂白。妄言宣佛勅。謗

佛妄法。如斯等類。說法如雨。盡是魔說。即非佛說。師是魔王。弟子是魔民。迷人任他指揮。不覺墮生死海。但是不見性人。妄稱是佛。此等衆生是大罪人。誑他一切衆生。令入魔界。若不見性。說得十二部經教。盡是魔說。魔家眷屬。不是佛家弟子。既不辨皂白。憑何免生死。若見性即是佛。不見性即是衆生。若離衆生性別有佛性可得者。佛今在何處。衆生性即是佛性也。性外無佛。佛即是性。除此性外。無佛可得。佛外無性可得。

問曰。若不見性。念佛誦經布施持戒精進。廣興福利。得成佛否。答曰。不得。

又問。因何不得。答曰。有少法可得。是有爲法。是因果。是受報。是輪迴法。不免生死。何時得成佛道。成佛須是見性。若不見性。因果等語是外道法。若是佛。不習外道法。佛是無業人無因果。但有少法可得。盡是謗佛。憑何得成。但有住著一心一能一解一見。佛都不許。佛無持犯。心性本空。亦非垢淨。諸法無修無證。無因無果。佛不持戒。佛不修善。佛不造惡。佛不精進。佛不懈怠。佛是無作人。但有住著心見佛。即不許也。佛不是佛。莫作佛解。若不見此義。一切時中。一切處處。皆是不了本心。若不見性。一切時中。擬作無作想。是大罪人。是癡人。落無記空中。昏昏如醉人。不辨好惡。若擬修無作法。先須見性。然後息緣慮。若不見性。得成佛道。無有是處。有人撥無因果。熾然作惡業。妄言本空。作惡無過。如此之人。墮無間黑暗地獄。永無出期。若是智人。不應作如是見解

問曰。既若施爲運動。一切時中。皆是本心。色身無常之時。云何不見本心。答曰。本心常現前。汝自不見

問曰。心既見在。何故不見。師云。汝曾作夢否。答。曾作夢。問曰。汝作夢之時。是汝本身否。答。是本身。又問。汝言語施爲運動。與汝別不別。答。不別。師云。既若不別。即是此身是汝本法身。即此法身是汝本心。此心從無始曠大劫來。與如今不別。未曾有生死。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好不惡。不來不去。亦無是非。亦無男女相。亦無僧俗老少。無聖無凡。亦無佛亦無衆生。亦無修證。亦無因果。亦無筋力。亦無相貌。猶如虛空。取不得捨不得。山河石壁不能爲礙。出沒往來自在神通。透五蘊山。渡生死河。一切業拘此法身不得。此心微妙難見。此心不同色心。此心是人皆欲得見。於此光明中。運手動足者。如恒河沙。及乎問著。總道不得。猶如木人相似。總是自己受用。因何不識。佛言。一切衆生盡是迷人。因此作業。墮生死河。欲出還沒。只爲不見性。衆生若不迷。因何問著其中事。無有一人得會者。自家運手動足。因何不識。故知聖人語不錯。迷人自不會曉。故知此難明。唯佛一人能會此法。餘人天及衆生等盡不明了。若智慧明了此心。方名法性。亦名解脫。生死不拘。一切法拘他不得。是名大自在王如來。亦名不思議。亦名聖體。亦名長生不死。亦名大仙。名雖不同。體即是一。聖人種種分別。皆不離自心。心量廣大。應用無窮。應眼見色。應耳聞聲。應鼻嗅香。應舌知味。乃至施爲運動。皆是自心。一切時中。但有語言。即是自心。故云。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色無盡是自心。心識善能分別一切。乃至施爲運用。皆是智慧。心無形相。智慧亦無盡。故云。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四大色身即是煩惱。色身即有生滅。法身常住。而無所住。如來法身常不變異。故經云。衆生應知。佛性本自有之。迦葉只是悟得本性。本性即是心。心即是性。即此同諸佛心。前佛後佛只傳此心。除此心外。無佛可得。顚倒衆生。不知自心是佛。向外馳求。終日忙忙。念佛禮佛。佛在何處。不應作如是等見。但識自心。心外更無別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又云。所在之處即爲有佛。自心是佛。不應將佛禮佛。但是有佛及菩薩相貌。忽爾現前。亦切不用禮敬。我心空寂。本無如是相貌。若取相即是魔。盡落邪道。若是幻從心起。即不用禮。禮者不知。知者不禮。禮被魔攝。恐學人不知。故作是辨。諸佛如來本性體上。都無如是相貌。切須在意。但有異境界。切不用採括。亦莫生怕怖。不要疑惑。我心本來清淨。何處有如許相貌。乃至天龍夜叉鬼神帝釋梵王等相。亦不用心生敬重。亦莫怕懼。我心本來空寂。一切相貌皆是妄相。但莫取相。若起佛見法見。及佛菩薩等相貌而生敬重。自墮衆生位中。若欲直會。但莫取一切相即得。更無別語。都無定實。幻無定相。是無常法。但不取相。合他聖意。故經云。離一切相。

即名諸佛

問曰。因何不得禮佛菩薩等。答曰。天魔波旬阿修羅示見神通。皆作得菩薩相貌。種種變化。皆是外道。總不是佛。佛是自心。莫錯禮拜。佛是西國語。此土云覺性。覺者靈覺應機接物。揚眉瞬目。運手動足。皆是自己靈覺之性。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道。道即是禪。禪之一字。非凡聖所測。直見本性。名之爲禪。若不見本性。即非禪也。假使說得千經萬論。若不見本性。只是凡夫。非是佛法。至道幽深。不可話會。典教憑何所及。但見本性。一字不識亦得。見性即是佛。聖體本來淸淨。無有雜穢。所有言說皆是聖人。從心起用。用體本來空。名言尙不及。十二部經憑何得及。道本圓成。不用修證。道非聲色。微妙難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可向人說也。唯有如來能知。餘人天等類。都不覺知。凡夫智不及。所以有執相。不了自心本來空寂。妄執相及一切法。即墮外道。若知諸法從心生。不應有執。執即不知。若見本性。十二部經總是閑文字。千經萬論只是明心。言下契會。教將何用。至理絕言。教是言詞。實不是道。道本無言。言說是妄。若夜夢見樓閣宮殿象馬之屬。及樹木叢林池亭。如是等相。不得起一念樂著。盡是託生之處。切須在意。臨終之時。不得取相。即得除障。疑心暫起。即被魔攝。法身本來淸淨無受。只緣迷故。不覺不知。因玆故妄受報。所以有樂著不得自在。只今若悟得。本來身心。即不染習。若從聖入凡。示現種種雜類等。自爲衆生。故聖人逆順皆得自在。一切業拘他不得。聖成久矣。有大威德。一切品類業。被他聖人轉。天堂地獄。無奈他何。凡夫神識昏昧。不同聖人內外明徹。若有疑即不作。作即流浪生死。後悔無相救處。貧窮困苦皆從妄想生。若了是心。遞相勸勉。但無作而作。即入如來知見。初發心人神識總不定。若夢中頻見異境。輒不用疑。皆是自心起故。不從外來。夢若見光明出現過於日輪。即餘習頓盡。法界性見。若有此事。即是成道之因。唯可自知。不可向人說。或靜園林中。行住坐臥。眼見光明。或大或小。莫與人說。亦不得取。亦是自性光明。或靜暗中。行住坐臥。眼見光明。與晝無異。不得怪。並是自心欲明顯。或夜夢中。見星月分明。亦自心諸緣欲息。亦不得向人說。夢若昏昏。猶如陰暗中行。亦是自心煩惱障重。亦可自知。若見本性。不用讀經念佛。廣學多知無益。神識轉昏。設教只爲標心。若識心。何用看教。若從凡入聖。即須息業養神。隨分過日。若多嗔恚。令性轉與道相違。自賺無益。聖人於生死中自在。出沒隱顯不定。一切業拘他不得。聖人破邪魔。一切衆生但見本性。餘習頓滅。神識不昧。須是直下便會。只在如今。欲眞會道。莫執一切法。息業養神。餘習亦盡。自然明白。不假用功。外道不會佛意。用功最多。違背聖意。終日區區念佛轉經。昏於神性。不免輪迴。佛是閑人。何用區區廣求名利。後時何用。但不見性人。讀經念佛。長學精進。六時行道。長坐不臥。廣學多聞。以爲佛法。此等衆生。盡是謗佛法人。前佛後佛只言見性。諸行無常。若不見性。妄言我得阿耨菩提。此是大罪人。十大弟子中。阿難多聞第一。於佛無識。只學多聞。二乘外道皆無識佛。識數修證。墮在因果。是衆生報。不免生死。遠背佛意。即是謗佛衆生。殺却無罪過。經云。闡提人不生信心。殺却無罪過。若有信心。此人是佛位人。若不見性。即不用取次謗他良善。自賺無益。善惡歴然。因果分明。天堂地獄只在眼前。愚人不信。現墮黑暗地獄中。亦不覺不知。只緣業重故。所以不信。譬如無目人不信道有光明。縱向伊說亦不信。只緣盲故。憑何辨得日光。愚人亦復如是。現今墮畜生雜類。誕在貧窮下賤。求生不得。求死不得。雖受是苦。直問著亦言。我今快樂。不異天堂。故知一切衆生。生處爲樂。亦不覺不知。如斯惡人。只緣業障重故。所以不能發信心者。不自由他也。若見自心是佛。不在剃除鬚髮。白衣亦是佛。若不見性。剃除鬚髮亦是外道

問曰。白衣有妻子。婬慾不除。憑何得成佛。答曰。只言見性。不言婬慾。只爲不見性。但得見性。婬慾本來空寂。不假斷除。亦不樂著。何以故。性本淸淨故。雖處在五蘊色身中。其性本來淸淨。染汚不得。法身本來無受。無飢無渴。無寒無熱無病。無❶因愛。無眷屬。無苦樂。無好惡。無短長。無強弱。本來無有一物可得。只緣執有此色身因。即有飢渴寒熱瘴病等相。若不執即一任作爲。於生死中得大自在。轉一切法。與聖人神通自在無礙。無處不安。若

❶因＝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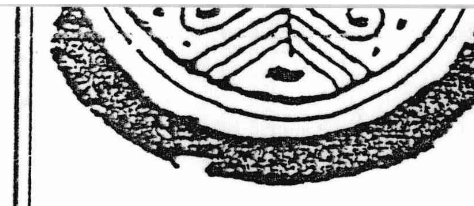
心有疑、決定透一切境界不過。不作最好作了。不免輪迴生死。若見性。旃陀羅亦得成佛

問曰。旃陀羅殺生作業。如何得成佛。答曰。只言見性。不言作業。縱作業不同。一切業拘他不得。從無始曠大劫來。只爲不見性、墮地獄中。所以作業輪迴生死。從悟得本性、終不作業。若不見性。念佛免報不得。非論殺生命。若見性疑心頓除、殺生命亦不奈他何、西天二十七祖。只是遞傳心印。吾今來此土。唯傳一心。不言戒施。精進苦行。乃至入水火登劍輪。一食卯齋長坐不臥。盡是外道有爲法。若識得施爲運動靈覺之性。卽諸佛心。前佛後佛只言傳心。更無別法。若識此法。凡夫一字不識亦是佛。若不識自己靈覺之性、假使身破如微塵覓佛。終不得也。佛者亦名法身。亦名本心。此心無形相。無因果、無筋骨。猶如虛空。取不得。不同質礙。不同外道。此心除如來一人能會。其餘衆生迷人不明了。此心不離四大色身中。若離此心。卽無能運動、是身無知、如草木瓦礫、身是無情、因何運動、若自心動。乃至語言施爲運動。見聞覺知。皆是心動。心動用動。動卽其用。動外無心。心外無動。動不是心。心不是動。動本無心。心本無動。動不離心。心不離動。動無心離。心無動離。動是心用。用是心動。卽動卽用。不動不用。用體本空。空本無動。動用同心。心本無動。故經云。動而無所動。是故終日見而未曾見。終日聞而未曾聞。終日覺而未曾覺。終日知而未曾知。終日行坐而未曾行坐。終日嗔喜而未曾嗔喜。故經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見聞覺知。本自圓寂、乃至嗔喜痛痒何異木人。只緣推尋痛痒不可得故。經云。惡業卽得苦報。善業卽有善報。不但嗔墮地獄。喜卽生天。若知嗔喜性空。但不執卽諸業脫。若不見性誦經。決無憑。說亦無盡。略標邪正如是。不及一二也

說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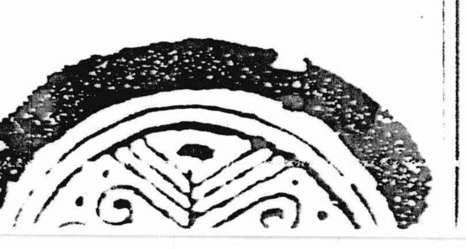
吾本來玆土　傳法救迷情
一華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江槎分玉浪　管炬開金鎖
五口相共行　九十無彼我

血脉論終



善慧傅大士傳錄

梁・善慧傅翕　語
樓穎　編





婺州雙林禪寺善慧傳大士傳錄序

夫諸佛菩薩現三身遊十方世界弘六度以攝五道衆生衆生之性邪見妄取言將行違性與理背雖欲服勤冥奧濫觴洪源而智不能知慧不能照適足以爲名相爲蓋爲纏乃見讐魔寃受制外道倒屣六塵之境攘臂三界之內無復突圍陷陣先鋒而出者悲夫聖人所以恢張逸網爲大權之教或昔爲能仁之師今爲弟子或秘菩薩之行現聲聞之學於是以清淨爲戰場以持戒爲守禦以金剛爲鋒刃以方便爲間諜以會衆爲將士以說法爲號令遂與無數部伍共破魔城城內諸魔悉皆降伏歡喜踊躍發菩提心者無量無數矣自雙林涅槃之後法輪輟軌慧日韜暉使六道衆生狴牢日固故我諸佛菩薩悲其若此所以用威神之力現無數身將以解其扃鐍而示之要會故世之言雙林大士自云是彌勒應身明矣不然何以有自然無師之智超出凡夫之中辯才無方玄解經藏恒以護持正法發衆生之聾瞽皆如經言維摩之奉戒清淨蓋以攝諸毀禁俾歸正道者

也時梁武帝以皇王之貴精勤佛實由是異人間出共羽翼正教如
大士之時比丘僧則有智者頭陀惠集惠和普建普成居士則有傅
普敏徐普拔潘普成昌居士皆六度四等淸心淨行以嚴持於身放
生蔬食醫病救苦以汎愛於物造立塔廟崇飾尊像以嚴佛事敷演
句偈闡揚經論以廣多聞此皆是不可思議之人行不可思議之事
迭爲表裏用度難信難化之人欲使其得登無上之道見當來之佛
耳竊以煩籠久翳長夜未曉恨不得於日月之下親承鑒燭猶願上
生兜率下會龍華故以伐木思人聞韶忘味將恐芳塵散逸後來無
聞遂追訪長老編而次之以爲傳八卷以示于後云耳菩薩戒弟子
國子進士樓頴譔

善慧大士傳錄卷第一

續金華叢書

大士姓傅名翕字玄風東陽郡烏傷縣稽亭里人烏傷即今義烏縣也父名宣慈字廣愛母王氏世爲農以齊建武四年丁丑歲五月八日生端靖淳和無所愛著少不學問時與里人漁每得魚常以竹籠盛之沉深水中祝曰欲去者去止者留時人以爲愚梁天監十一年年十六歲娶留氏名曰妙光有子二人曰普建普成普通元年年二十四泝水取魚於稽亭塘下遇一胡僧號嵩頭陀語大士曰我昔與汝於毘婆尸佛前發願度衆生汝今兜率宮中受用悉在何時當還大士瞪目而已頭陀曰汝試臨水觀影大士從之乃見圓光寶蓋便悟前因乃曰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門下足病人當度衆生爲急何暇思天宮之樂乎於是棄魚具攜行歸舍因問修道之地頭陀指松山下雙檮樹曰此可矣卽今雙林寺是大士於此結菴自號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種植蔬果爲人傭作與妻妙光晝作夜歸歎演佛法苦行七年一日宴坐忽見釋迦金粟定光三佛來自東方放

光如日復見金色自天而下集大士身從是身常出妙香每聞空中
唱言成道之日當代釋迦坐道場既而四衆常集問訊作禮郡守王
烋謂是妖妄囚之數旬大士唯不飲食而衆益歎異遂釋之大士還
山愈加精進遠近願師事者日衆每旦鐘鳴有仙人騰空而下隨喜
行道嘗謂弟子曰我得首楞嚴三昧又曰我得無漏智弟子僉曰首
楞嚴三昧唯住十地菩薩方能得之故知大士是住十地菩薩示迹
同凡耳大士欲導羣品先化妻子令發道心卽捨田宅請四衆設大
會而說偈曰

捨抱現天心傾資爲善會願度羣生盡俱翔三界外歸投無上士仰
恩普令蓋

是年饑饉設會之後家無斗儲同里傅昉傅子良等入山供養大士
化喻妻子鬻身助會妙光受命乃曰唯願一切衆生因此同得解脫
大通二年三月同里傅重昌傅僧舉母以錢五萬買之大士得錢卽
營設大會乃發願曰弟子善慧稽首釋迦世尊十方三世諸佛盡虛

空遍法界常住三寶今捨賣妻子普爲三界苦趣衆生消災集福滅除罪垢同證菩提後月餘傅氏悉遣妙光等還山大士有僕亡匿爲盜時有同里傅昉傅暀磬產來施大士轉爲亡僕營救苦齋周七七日妙光紡績傭債曾不少休傅昉亦質妻子得米來作供養大士復轉給諸修道者自後靈異益多人或謗毀大士倍生慈愍一日去叔家自稱我是彌勒故來相化叔可作禮叔遂作禮又欲往從祖乎公乎初不信妙光諫曰他謂汝失心豈有叔祖作禮之義慎無往也大士卽撥胸前作金色出天香以示妙光妙光猶言勿往大士竟詣乎所說令設禮乎固不從大士歸妙光問曰乎作禮否答曰今雖未禮明日會當步步作禮是夜乎夢八人迎大士去乎隨之問人叱曰汝高慢不從聖訓今復何問俄見大士金相奇特翔空而行乎追之但見石壁橫空大士侍從直過無礙乎不得而前旣寤悲悔遲明入山寢聞異香遙見大士雨淚稽首願爲弟子大士曰我從兜率天下正爲相接耳乎公遂卽依正三業淸淨時有沙門惠集來至雙林大士

爲說無上菩提惠集願爲弟子初大士感夢項左邊出五色圓光身
昇虛空而下至所住山東南面頂上及寤惠集來便留此山爾後惠
集處處教化常言大士是彌勒應身大士凡講說及作功德請佛停
光兩眼常出金色光明告大衆曰學道若不值無生師終不得道我
是現前得無生人昔隱此事今不覆藏以示汝等又弟子禮拜大士
因謂之曰汝莫禮我但禮殿中佛卽我形像又曰我於夢中憶得過
去師名曰善明世尊或問曰善明世尊得道時師、耶發心時師耶答
曰非發心時師也彼佛出世時我爲國王供養彼佛彼佛壽八萬歲
我作佛時壽量亦爾我夢得師名悲相憶念一夕雨淚又曰我夢見
釋迦以手掌來合我手問曰此是何相答曰此是我心與世尊心相
應耳中大通三年大士與弟子於雲黃山所居前十許里開鑿爲精
舍乃種麻豆等菜及至秋稔時有賜瀨里賈曇穎來捨其地大士卽
授之大士居瀨里雲黃兩處林麓蔥蒨其中多有猛獸人常畏之大
士常以餘食飼之自玆伏匿中大通六年大士言雙林僻處教化衆

生不廣乃欲詣闕乃見天子宣揚正教以正月十八日遣弟子傅暀奉書於梁武帝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大士今欲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無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今大士立誓紹弘正教普度羣生故遣弟子暀告白暀奉書至都詣太樂令何昌昌見書難曰國師智者尙復作啟況大士國民忽作白書豈敢呈通暀曰頂從東來恐無人爲達此書乃心立誓燒手於御路側庶得上聞昌聞是語即將此書往同泰寺見浩法師共議以表進上有詔赴闕大士即以十二月十九日至蔣山閒十二月八日辰時到闕初武帝聞大士神異即試令閽人預鏁諸門大士心已先知預作大木槌一雙先扣一門諸門悉啟直入善言殿唱拜不從徑登西國所貢寶榻此榻昭明太子智者法師洎大士得坐耳帝聞大士師事從誰答曰從無所從師無所師事無所事設食竟遂還鍾山定林寺詔令資

給自是天下名僧雲集此處常降甘露大同元年正月帝幸華林園
重雲殿請四部衆自講三慧般若經于時公卿連席貂綾滿座詔特
爲大士別設一榻四人侍接時有劉中丞至問大士何以不臣天子
不友諸侯大士對曰敬中無敬惟不敬無不敬心講衆旣集帝陞殿
唯大士不起中丞又問其故大士對曰法地若動一切法不安時諸
王公送嚫請大衆誦經唯大士嘿然人問其故對曰語默皆佛事也
太子遣人問曰何不論議對曰當知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
邊非無邊如如正理夫復何言講衆旣散帝因賜水火之珠大踰徑
寸圓明洞徹以大士山居水火難致故以此珠賜之大士常用取水
火於日月時王公貴人有至大士所見大士坐不正問曰何不正坐
答曰正人無正性側人無側心一日帝延至壽光殿說法至夜方出
四月復還雲黃山至九月二日又遣傳暀奉書於帝曰雙林樹下當
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有如意寶珠淸淨解脫照徹
十方光色微妙難可思議欲施人主若能受者疾至菩提帝詔曰若

欲見願甚佳也大同五年始重入都行至鍾山以狀上帝曰帝豈有心而欲辯大士豈有義而欲論耶帝答曰有心與無心俱入於實相實相離言說無辯亦無論三月十六日帝於壽光殿共論眞諦大士曰息而不滅帝曰若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故鈍大士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帝曰謹受旨矣大士曰一切色像莫不歸空百川不過於大海萬法不出於眞如如來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普祖衆生有若自身有若赤子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帝默然大士退至十八日大士作偈進帝答息而不滅義其辭曰若息而滅見苦斷集如趣涅槃則有我所亦無平等不會大悲既無大悲猶有放逸修學無住不趣涅槃若趣涅槃鄣於悉達爲有相人令趣涅槃息而不滅但息攀緣不息本無本無不生今則不滅不趣涅槃不著世間名大慈悲乃無我所亦無彼我遍一切色而無色性名不於逸何不放逸一切衆生有若赤子有若自身常欲利安云何能安無過去有無現在有無未來有三世淸淨饒益一切共同解脫又觀一乘入一切乘觀

一切乘還入一乘入觀修行無量道品普濟羣生而不取我不縛不脫盡於未來乃名精進大同六年辭帝東歸後數月以功德事復至都下止蔣山遣傅暀奉書於帝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皇帝性合正道履踐如如大士爲菩提下而故高皇帝爲菩提高而故下機緣感應故成佛事今者故來普勸一切同修正道謹白時何昌使外此書未達時有沙門問曰大士今日大耶後日大耶對曰亦可今日小後日大亦可今日大後日小何以故凡地修聖道果地習凡因常行無所踐常度無度人時因啟帝置寺於雙檮間號雙林寺前此兩樹根株異植枝葉連理各有祥氣出木竅中上有雙鶴和鳴棲翔大士還造佛殿殿前先有白楊樹枝葉秀異經行其下常聞天樂時降甘露大士令伐此木爲殿中像未聞刀匠自至復於樹所創甎塔九層至今存焉躬寫經律千有餘卷白佛誓願衆生離苦解脫大士三至京師所度道俗不可勝計大同七年謂弟子曰我於賢劫千佛中一佛耳若願生千佛中即得見我弟子問曰

若復有人深障大士還先知否答曰補處菩薩有所不知耶我當坐道場時此人是魔使爲我作障礙我當用此爲法門汝等但看我遣此惱亂不生瞋恚汝等云何小小被障而便欲分天隔地殊我亦平等度之無有差也又曰我是如來便從如中來耳弟子曰師既如是何故無六通答曰聲聞辟支尚有六通汝覩我行業緣起若此豈無六通今我但示同凡耳一日又告衆曰我捨此身時期嵩頭陀覽過忉利天不久還兜率天汝願生彼卽得見我也大同八年乃立誓持上齋作願文曰弟子善慧今敬釋迦世尊十方三世諸佛盡虛空遍法界常住三寶弟子自念今生無可從心布施拔濟受苦衆生自今立誓三年持上齋每六月日不飲食以此飢渴之苦代一切衆生酬償罪業降促苦劫速得解脫以不食之糧廣作布施願諸衆生世世備足財法無量永離愛染不作三業得大總持摧伏諸魔成無上道大同十年大士以佛像經文委諸善衆及以屋宇田地資生什物悉皆捐捨營立精舍設大法會啟白諸佛普爲十方三世六道四生怨

親平等供養三寶及一切衆以爲佛事此世界十方無邊國土一切
衆生若有身口意業造作一切無量衆罪因是墮大地獄或復業報
畜生嬰受衆苦或復出生人間貧窮下賤耳聾瘖瘂諸根不具或復
枷鎖徒流牢獄繫閉無量苦厄或不見佛不問法不見僧不値知識
解脫無因以此供養仰請世尊慈力除滅速得解脫過善知識聞法
悟道發菩提心大士家貧屋宅傾捨旣盡無庇身之地創立草菴妙
光亦自立菴草衣木食晝夜勤苦僅得少足俄有劫賊羣至以刃驅
脅大士初無懼色徐謂之曰若要財物任意取之何爲怒耶賊去家
空猶有米二百餘斛乃自念言由有身故乃生諸人罪業壽終之後
必墮地獄長嬰大苦遂乃捨米百斛爲諸劫賊設會供養三寶爲懺
罪惡舍前小塘偶自枯涸大士盡取蟲魚投大江中死者葬於山下
牛犬死者亦葬之深念是等輪廻苦趣解脫無期又捨米二百斛爲
魚犬等設會供養三寶乃仰聖則遂有偈曰
昔賢捨頭目王子救虎身慈尊推國走修忍救怨親今余聞此德仰

慕菩提因傾資度牛犬捨命濟魚身願爲常樂友共趣涅槃津同會
俗無俗齊證眞無眞

太淸二年二月大士復捨田園產業以十五日設會爲此國土遍十
方普佛世界六道四生怨親平等供養三寶請佛住世普度羣生乃
說偈曰

傾資爲善供歸命天中天仰請停光照流恩普大千三塗皆解脫六
趣超自然普會體無體齊證緣無緣

又偈曰

隱崖修正道憩茲三十餘遠媿山林友歸命帝玄虛設會宣經懺爲
彼盡塵墟普願無瑕穢心淨等芙蕖並契三空理同證一如如

大士又欲持不食上齋及燒身爲證遍爲一切供養三寶三月十五
日乃謂衆曰昔聞月光大士捨頭弘施太子救窮濟之無悋命財經
之所明此人不久成佛故余不揆凡微仰慕聖則乃立心誓捨身命
財普爲一切供養諸佛謹持不食上齋而取滅度執志燒身爲大明

鐙爲一切供養三寶今取來月八日遂先告衆曰莫懷憂惱夫物有生有死事有成有敗天下恩愛皆悉離別今捨此穢濁之身當得無上清淨法身唯願徒衆無懷悲戀生生世世不相捨離永爲眷屬至成佛道但自相率共辦樵薪於雙林山頂營作火龕願以此因緣當來世界必爲佛事普度一切共同解脫至四月八日弟子留堅意范難陀等十有九人各請奉代師主持不食上齋及燒身供養三寶又弟子朱堅固燒一指爲鐙陳超捨身自賣姚普董智明等傭債各以得其供養師主普願一切捨身受身常値諸佛聞法悟道並證無生是月九日弟子留和睦周堅固二人燒一指燈弟子樓寶印刺心葛玄杲割左右耳比丘菩提優婆夷駱妙德二人割左耳比丘智朗智品等二十二人割右耳發願曰弟子菩提等上啓釋迦世尊十方三世諸佛盡虛空遍法界常住三寶伏惟師主誓弘聖教普度羣生捨身命財燒身爲燈普爲一切供養諸佛謹割耳刺心用血洒地奉代師主普爲一切供養諸佛伏聞大覺慈父愍育含生哀傷物命大悲

熏修濟拔含識動經塵劫臨唱涅槃諸天勸請遂駐恒沙隨喜凡聖是以某等伏見師主并山門眷屬二十許人將欲莊嚴佛刹雷動法音震無畏鼓廣利無邊尅已灰身成就勝德此實難思上行非凡境界某等不以銜愆滯釁罪垢深重今謹割耳燒指殷勤勸請譬若窮子倫傳失父況乃含胎喪母則暗墮冥塗杳無智日像法即頹慧光隱没衆生擾擾没溺愛河痛哉傷悼伏願師主停威駐影久留世間顧念含靈慈悲六趣接養孤窮利安貧老遍使迷徒咸蒙覺悟等契無生俱歸寂滅伏願大慈一垂降許次有比丘尼法脫法堅等十五人各持三日不食上齋留師久住闡揚正教復有比丘普濟居士傅長傅遠等四十二人稽首和南大士膝下伏聞佛日初輝思惟三七爲衆生根鈍著樂癡盲寧不說法疾入涅槃於是釋梵祈勸即轉法輪爾所年中常住法雨利益無量潛光八樹委法四依師主協本誓願超然挺拔端坐雙林不辭勤苦欲廣弘佛法流通正道如何便欲克日闍維嬰孩失母未足爲喻海船破没亦非爲苦本師世眼智月

已虧慈氏明導慧日未明當今長夜正須照燭齊等決志刺心洒血塗地特乞留心卒閻浮壽太清三年梁運將終災禍競興大士鄉邑逢災所有資財散與飢貧課勵徒侶共拾野菜煮粥人人割食以濟閭里大寶元年二年大士又課徒衆煮粥皆如太清故事其年春作里無耕牛大士乃遣弟子自植將牛助人耕地取足已用惟耕畝半承聖元年正月十六日大士又捨田園家業牛犢倉庫奉設法會自是每年正月十日捨米二千斛奉設法會偈曰

傾資爲羣品奉供天中天仰祈甘露雨流注普無邊六道咸蒙潤四趣等皆然普會實無實齊證堅無堅

紹泰元年四月二十日大士告衆曰我聞大覺世尊曠劫以來捨頭目財法利安六道又聞經言佛法欲滅先有衆災雲集人民困苦死亡者多次有水災如今所見次第當至誰能普爲一切衆生不惜身命復持不食上齋燒身滅度以此身燈普爲一切供養三寶請佛住世普度衆生六月二十五日弟子范難陀者奉持上齋遂於雙林山

頂燒身滅度至九月十五日比丘法曠於始豐縣天台山下燒身滅度太平元年三月一日次有優婆夷子嚴於雙林山頂赴火滅度陳永定元年二月十八日大士告衆曰今世界衆災不息人民困劇誰能苦行燒指爲燈普爲一切供養三寶請佛住世普度羣生時有比丘惠海菩提法解居士普成等八人謹奉命比丘法如居士寶月二人鉤身懸燈大士又曰誰能割耳出血和香洒地普爲一切供養三寶時有比丘智雲等一十二人沙彌惠普等十人又有普和惠炬等二十三人小兒善覺等一十七人總六十二人謹奉割耳出血和香洒地大士又曰誰能持不食上齋請佛住世時有比丘曇展等二十六人沙彌尼慧堅等十人小兒法極妙眞優婆夷平等法瑱等十人道士陳令成徐尹等總四十九人奉持不食上齋大士謂衆曰我同度衆生之伴去將盡矣唯潘徐二人不出其名如弟子傅普敏則是文殊沙門慧和是我解義弟子亦是聖人然行位不高慧集上人是觀世音與我作弟子昌居士是阿難昌在世形容行業還示閒劣世

人不免輕之乃誡諸弟子曰汝等莫輕昌居士他捨命甚易無餘痛惱顏色鮮潔倍勝平常捨命之後大士方說是阿難耳嘗有一沙門來詣大士曰聞大士修菩薩行菩薩之人乞頭與頭乞眼與眼國城妻子皆所不吝今就大士乞手中香爐若與即眞菩薩不與即非也大士曰捨與不捨悉非菩薩沙門强自持去得十許日復來問曰前有人逼奪香爐於意云何大士曰得如本有失如本無唯願上人擎爐焚香供養諸佛生生世世增進菩提常爲善友沙門懷愧送香爐還先有沙門僧朔等四人自信安來遊雙林我慢不禮忽見大士身高丈餘金色晃耀不覺稽首願爲弟子後隨入都住蔣山下定林寺一日見白光在大士座前疑是白氎以手取之光還大士乃無可覓大士曰爾後設有所見不用取也時定林寺草木常降甘露諸蟲來食人物雲集殺傷至多大士欲遷他處是夕露止蟲去遂止尋還雲黃天嘉元年弟子慧榮等欲建龍華會大士曰汝可作口佛停光會龍華是我事也若從吾言定見龍華矣大士又曰吾悟道已四十劫

釋迦世尊方始發心蓋爲能捨身苦行所以先我成佛耳天嘉二年
大士在山行道常見七佛在前維摩從後因謂弟子云七佛之中唯
釋迦數與我語餘佛不也數數如是問曰餘佛何爲不語答曰釋迦
今正綜此世界我當紹繼是故世尊數與我語問曰那不見他方佛
但見七佛耶答曰七佛雖去世緜遠由共綜此世界故也問大士知
人心中所念否答曰不也我常遊無生至理轉勝於昔問曰經云一
受不退常寂然云何失宿命智乎答曰我今作凡夫用有興廢然用
中始終亦不失矣今時不具足現道樹時乃當具耳然諸弟子遠行
當歸亦自知其到日此少宿命智通耳有會法師者欲試大士率八
十餘人忽來索食大士常膳纔給四人妙光憂之大士手自行飯衆
悉飽足天嘉四年正月十二日大士又捨五百斛米三十束絹奉設
法會乃說偈曰
竊聞佛法將欲滅憂愁怖畏實難當衆災亂起數非一含識遭值盡
中傷如何衆生遭此苦悲念切抱益皇皇今與妻兒捨田業身命財

物及餘糧遍爲十方設三會并燒塗末雜薰香烟雲妙色獻三寶願爲如意出芬芳奉供人天大悲父啟請調御心中王唯願哀愍諸羣生留情久住放慈光照燭六道四生類蒙澤悟解等金剛增加神通恒自在堅固勇猛救危荒蕩除世界災穢惡安泰皎潔若西方金池玉沼皆湧出珍華寶樹悉鏗鏘適悅羣生無短乏尊榮富貴壽延長得修無爲入正道齊超不二涅槃常

天嘉五年歲次甲申正月十七日營齋至二月八日轉法華經二十一遍又於會稽鑄寶王像十軀設無遮法會其月九日又建禳災無礙法席十日轉涅槃經一部燃長命燈自後五年凡設六會如前供養嵩頭陀入滅大士心自知之乃集諸弟子曰嵩公已還兜率天宮待我我同度衆生之人去已盡矣我決不久住於世乃作還源詩十二章大士旣涅槃時至亦預有徵應先是雙林及雲黃兩處房前皆生瑞梨樹其上常有甘露四時不絕乃忽萎黃漸至枯死時太建元年歲次己丑夏四月丙申朔大士寢疾告其子普建普成二法師曰

我從第四天來為度眾生故汝等慎護三業精勤六度行懺悔法免墮三塗二師因問曰脫不住世眾或離散佛殿不成若何大士曰我去世後或可現相至二十四日乙卯大士入涅槃時年七十三肉色不變至三日舉身還煖形相端潔轉手柔軟更七日烏傷縣令陳鍾者來求香火結緣因取香火及四眾次第傳之次及大士大士猶反手受香沙門法璿等曰我等有幸預蒙菩薩示還源相手自傳香表存非異使後世知聖化餘芳初大士之未亡也語弟子曰我滅度後莫移我卧牀後七日當有法猛上人送織成彌勒佛像來長鎮我牀上用標形相也及至七日果有法猛上人將織成彌勒佛像并一小銅鐘子安大士牀上猛時作禮流淚須臾忽然不見始大士寢疾弟子恐其滅度乃問曰如或不可諱則靈柩若為安厝答曰將我屍於雙林山頂如法焚之以其灰骨分為二分一安山頂塔中一安塚上塔中兩塔中各作一彌勒佛像亦用標形相也又問曰若不遂所囑欲依世俗禮葬若為安置答曰若不獲我願則不須材器但累甓作

牀卽舉我屍於其上以三尺屏風繞之以絳帳覆之可也又囑弟子徐普拔等曰我去後若猶憶我汝當共迎慧集上人遺形還山共爲佛事於是弟子竟不奉大士初命而特用漢禮并迎集上人屍於晉印偖松山之隅與大士隣墳而葬

太建四年九月十九日弟子沙門法璿菩提智瓚等爲雙林寺啟陳宣帝請立大士并慧集法師慧和闍黎等碑於是詔侍中尙書左僕射領大著作建昌縣開國侯東海徐陵爲大士碑尙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豫州大中正汝南周弘正爲慧和闍黎碑

大士在日常以經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閱乃就山中建大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礙謂之輪藏仍有願言登吾藏門者生生世世不失人身從勸世人有發菩提心者志誠竭力能推輪藏不計轉數是人卽與持誦諸經功德無異隨其願心皆獲饒益今天下所建輪藏皆設大士像實始於此山有古松大士嘗於松間願度衆生以斧爲誓至今松木斧痕猶在及飼虎之餘飯棄擲林間化而爲石青

白錯雜可作數珠謂之飯石靈異之迹豈容思議耶

善慧大士傳錄卷第一

善慧大士傳錄卷第二　續金華叢書

陳大建五年菩提等上啟於宣帝請為本寺護法檀越帝答書可之菩提等又作書與朝貴以下曰伏惟亡師大士在世之時頻詣梁武帝弘通正道多逢惱障請朝貴為護法檀越並蒙弘奬今徒衆弟子奉遵遺教紹繼慈旨輒依先仰請為護法特願垂許於是自朝廷宰貴以下至于士庶具題爵里願為護法檀越者甚衆禎明元年大士長男普建法師燒身滅度隋開皇十五年二月十五日文帝作書與弟子沙門惠則等曰皇帝敬問惠則法師如來大慈矜念羣品救度一切為世津梁朕君臨天下重興法教欲使三寶永崇四生蒙福汝等皈依正覺宣揚聖道想勤修梵行殊應勞德秋暮已寒道體如宜也今遣使人指宣往意開皇十八年帝又與書曰朕受天命撫育黎元尊崇三寶情深救護望十方世界一切含靈蒙茲福業俱登仁壽汝等棲身淨土投志法門普為羣生宣揚聖教又知比來為國行道勤修功德當甚勞心汝等弘此慈悲精誠苦行廣濟衆品深慰朕懷

既利益處多勿辭勞也

仁壽元年正月十五日帝又書曰朕尊崇聖教重興三寶欲使一切生靈咸蒙福力法師捨離塵俗投志法門專心講誦宣揚妙典精誠如法深副朕懷既利益羣生當不辭勞倦大業元年煬帝書曰朕欽承寶曆撫育萬方思弘德化覃被遐邇況復昔居藩屏作帝江都所管之內臨踐日久輿言唯舊有異常情今者巡省風俗爰屆淮海山川非遠瞻望載懷薄寒道體清豫廣修淨業寔足津梁既以弘濟爲心不爲勞也是後僧徒住持自朝廷至于郡縣官司多保護之其大士遺跡雖歲月淹久至今在者稽亭塘下漉魚潭一所佛殿及九層甎塔各一所法猛上人織成彌勒像及小銅鐘子一口大士所臥大牀一張莞席一領木帳一具木枕一枚牙塔子牙菩薩二軀白石像一軀瓷像二軀瓷硯一面瓷插筆架一具瓷水罌一口扣天門槌一雙武帝水火珠一顆麈尾扇一柄香奩一具遮日扇兩柄張僧繇畫菩薩兩鋪西國獻獨榻牀一張其餘屋宇園池等皆大士在時所有

其事煩碎不復具載大士凡所著述不以文字爲意但契微妙至眞之理冀學者因此得識菩提之門耳其所爲衆生說法亦不過數句所聽者各隨性分得解也初大士每與弟子等說大乘道未嘗告倦時比丘智雲從容啟大士曰師主嘗說六度及四等未知云何是度云何是等大士答曰雖行布施而不畢竟住於喜捨雖行持戒而不畢竟住於調伏雖行忍辱而不畢竟住於無瞋雖行精進而不畢竟住於忘身證法雖行禪定而不畢竟住於無動雖行智慧而不畢竟住於空解雖行無相而不畢竟住於永寂雖行無度而不畢竟住於無得雖行無起而不畢竟住於無生是爲六度摩訶般若波羅蜜也雖行慈心而不畢竟住於常念雖行悲心而不畢竟住於忍苦與濟雖行喜心而不畢竟住於欣悅正法雖行捨心而不畢竟住於無著此四心並離於色相怨親等濟盡於未來是爲四等四無量也大士更說摩訶正法忍無礙功德少分以釋上義曰若能持授摩訶正法忍能爲摩尼珠遍照十方能爲如意珠充滿諸行願能令行者如虛

空色相不能染能使行者離足迹猶如鳥飛空當成無上道疾證天中天能紹諸佛法普度諸羣生能爲衆妙藥療治生死病能令行者無所依疾證應名字能弘三菩提安直無邊際能降諸結賊疾證一無爲能爲大日月照了諸世界能令行者利巳永安寧能令疾證不動地澄寂無崖底能成聖中王名聞普世界能爲法寶藏日用無窮盡能令疾證大乘道能載無限量大士又說陀羅尼三昧法門少分偈

是法法中明猶如星日月是法法中燈能破無邊暗是法法中地荷戴遍十方是法法中母出生諸佛種

爾時大士見衆生雖有肉眼不識罪福之由因爲徒衆說三盲之義日一瞋恚盲二慳貪盲三憍慢嫉妬盲瞋恚盲者後墮地獄出受毒蛇身人見便打殺問汝起此瞋心定是損誰爲損巳耶損他耶若不生瞋心應得涅槃常樂只由起瞋心墮其身向三惡道中受如是大苦不聽受涅槃大樂此非大盲耶慳貪盲者只猶慳貪心故墮大地

獄從地獄出受餓鬼身問汝起此慳貪心定是損誰爲損巳耶損他耶若不生慳貪心應得大涅槃樂只由起慳貪心自墮其身向三惡道中受如是大苦不聽受涅槃大樂此非大盲耶憍慢嫉妬盲者先墮大地獄從地獄出作糞坑中蟲及豬犬等下賤之身問汝起此憍慢嫉妬心定是損誰爲損巳耶損他耶若不生憍慢心應得大涅槃樂只由起憍慢嫉妬心自墮其身向三惡道中受如是大苦不聽受涅槃大樂豈非大盲耶大士常勸戒諸人令菜食說法開示曰如我不欲得人加諸我我亦不應加諸人我不欲得人殺害於我我亦不應殺害於他我不殺彼彼不殺我是世正理汝持不殺戒法應如此就佛何求若犯殺戒落刀劒林鑊湯爐炭地獄不盜戒者我不欲得人劫盜於我物我亦不應劫盜於他物我不盜彼彼不盜我是世正理汝應持不盜戒就佛何求若犯盜戒死受地獄重苦出墮餓鬼後爲牛馬又割肉償其債主百千萬劫無有休息弟子又問曰從來啟佛文詞只啟釋迦十方佛而獨不道彌勒何耶答曰十方諸佛共一

夢選廬

法身何必須一一列名自說因緣如昔有人作好飲食供養聖僧爾時聖僧化作凡僧形像來食其食主人見卽罵辱言我本供養聖僧不知上人何得受我供養然只此上人是聖僧身主人自不識耳大士又嘗閒居謂弟子言我初學道始於寺前起一草菴及守瓜屋內外泥治甚周爾時有客來至屋中與我談話我於對客之際乃見一佛身長丈六金色從天上來東面而下光明赫奕遍虛空中亦盡作黃金色爾時都不見屋及四壁所在如虛空中坐佛旣至地我卽禮拜佛亦隨我作禮唯我獨見客不見也又言我入山修道時常自思惟諸佛世尊並以何道能度衆生今我學何法當得此道我貧用多乏肆力耕鋤暝還山中竟夜思惟度衆生法心未明了因發聲慟哭雨淚交流念三塗地獄之苦彌日累夕乃豁然開悟自識我來處方知諸佛不除地獄深有所以若除地獄則無人修善故知善惡二法互相住持世界乃安立譬如聖王治國設法垂制人有所犯則隨事刑戮輕則鞭捶重者刀鋸以令於世以行禮樂以立仁義若無王威

憲制偷劫怨家侵掠無巳是後大士又從容謂弟子曰我初悟道時得少分宿命智通識本來處知從天來本身由在彼天上又言我身在山中打磬六時禮拜空中常有四部衆同我禮拜弟子問曰六篇中言近皆天宮不知是何天也答曰非是第一義大抵是欲界中第四天耳又問曰未審得宿命智見來去事如人卽今眼見物不答曰不也我但得少分宿命智耳今作凡夫非是具足神通時至於坐道場時乃當具足也又問曰少分宿命智見知若爲答曰我只心知耳實無所見如我遣弟子傳暀奉書白國主自知當有大德沙門爲影響之人初大士在世之日常與弟子說無爲大道諸法因緣曰無爲大道者離於言說何謂離言說說者無示聽者無聞學者無得何謂說無示聽無聞學無得答曰說者無方故無示聽者無受故無聞學者無取故無得何以故爾法無色離形相故法無受離取捨故法無行離足跡故法無名字離分別故如是道者卽是無爲眞一眞一之道卽無漏之道何謂無漏斷絕攀緣究竟無染上不爲結使所牽漏

落三界流轉生死下不爲結使所牽漏落三塗地獄受諸苦惱故言無漏無漏之道卽寂定無爲蕭然常住何謂爲常雖復俗去時移常存不異常住之道卽是聖道何謂聖道聖者正也若論正卽是不動若論不動卽是定若論定卽是調直若論調直卽是平若論平卽是和若論和卽是僧僧者復有三義一者意業無所作二者口業無所作三者身業無所作名之爲僧亦名法師法師者復有三義一者履踐如如體一無相二能弘宣正典曉眞不二三能善巧方便化彼羣生同歸一源名爲法師問曰何不一法卽眞而須方便答曰衆生習氣剛强深愛諸有不可卒除要須方便稍遣攀緣緣累旣盡乃方悟道理會無上卽眞不二是以諸佛菩薩大悲憐愍開方便法門常勸出家出家之法有二一形出家二心出家形出家者所謂剃除鬚髮同於法身心出家者出一切攀緣諸有結家若就俗世而論形出家勝何以故不爲公私所弘獨脫無累蕭然自在若就理而論則無有二復有事理出家事出家者出慳家出貪家出瞋家出殺害家出食

敞衆生家出偷盜家出邪淫家出損他利已家出綺言妄語家出惡口兩舌家出嫉賢妬能家出憎愛家出怨親家出互爭勝負家出相淩易家出相鬭打家出貢高家出我人家出不慈孝家出無慚無愧家出違恩背義家出不謙讓家出誹謗家出毀呰家出世間非道理家出不恭敬家出六塵家出一切諸慢家出我慢家出邪慢家出憍慢家出高慢家出不如慢家出慢慢家出增上慢家出多聞廣知家出持戒慢家出禪定慢家出師慢家出僧慢家出貴慢家出富慢家出端正慢家出丈夫慢家出勢力慢家出伎能慢家出火宅慢家出三界家出一切有爲諸結家是名事出家此家此宅有何等過應須出離蓋此家此宅中有無量冤家債主手把刀劍常待我來殺害於我身應須出離又有無量虎狼師子常待我來噉食我身應須出離又多諸惡蛇蜈蚣等屬常待我來惱害於我身應須出離又有無量三塗地獄種種諸苦常待我來考楚於我身應須出離又多諸郎主常待我來使役於我身何謂郎主慳心是郎主貪心是郎主嗔心是

郎主殺害心是郎主食噉衆生心是郎主偷盜心是郎主邪淫心是
郎主損他利己心是郎主綺言妄語心是郎主惡口兩舌心是郎主
嫉賢妬能心是郎主憎愛心是郎主怨親心是郎主彼我心是郎主
互爭勝負心是郎主相淩易心是郎主相鬭打心是郎主貢高心是
郎主我人心是郎主不慈不孝心是郎主無慚無愧心是郎主違恩
背義心是郎主不謙讓心是郎主誹謗心是郎主相毀呰心是郎主
世間非道理心是郎主不恭敬心是郎主六塵心是郎主一切諸慢
心是郎主眼貪花豔之色是郎主耳貪非法之聲是郎主鼻貪非法
之香是郎主舌貪非法之味是郎主身貪細滑是郎主意緣惡境是
郎主一切有爲諸行悉皆是郎主此諸郎主能使役能罵辱能捶擊
能繫駐能枷鎖能殺害能煮炙能噉食於我身世間自有人屬他使
役尚復稱言辛苦不可嬰當況係屬如此郎主備嬰衆苦復可當乎
是故應須出離理出家者出八聖道家出十方四無所畏家出十八
不共法家出五眼家出六神通家出三明家出他心家出宿命智家

出大悲大慈家出平等家出覺知悉達智家出佛法僧家是名理出家或曰既有出家復有入家不今畧說入家入遍寂家入大動家太現色身家入無住家若如是者即是大乘何以故若以無生妨生是人遠離無生若無滅妨滅是人遠離無滅是故經言生死是涅槃無退無生故何故無退無生爲來無所從故何爲來無所從爲去無所至故何爲去無所至爲遠離三世有故何故遠離三世有爲隨順諸法性故何故隨順諸法性爲教化羣生等至涅槃故是故雖得佛道轉於法輪不捨菩提之道何以故不虛本願故問曰何爲來無所從謂不依一切諸行故何謂去無所至謂於一切法無所取故何謂遠離過去有謂不住過去足跡離於名字無所分別故何謂遠離現在有謂現在心不染有無二法故何謂遠離未來有謂心不取未來證法無爲故何謂遠離三世有爲盡有爲謂法無所得故隨順諸法性爲住無所住故何謂住無所住爲與無限大慈大悲故何謂與無限大慈大悲爲教化羣生等至涅槃故何謂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謂離有爲諸法證寂無爲故何故不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不住諸寂爲諸法故何謂得無所得爲不得有無二法如虛空住無所住故問曰如上所說斷絕攀緣究竟無染不爲結使所牽是即解脫者何用坐禪繫念數息邪答曰坐禪數息者乃是入道初門正爲衆生習氣剛强深愛正欲煩惱熾盛折挫不調是以諸佛菩薩方便令繫念數息廢其心慮不緣世間麤惡之事又令觀身過患厭離生死精勤修習累月經年修習既久攀緣稍靜心得調柔乃能斷慳貪瞋等有爲一切諸行諸行既盡心會實相證寂無爲是名得道若人雖復坐禪繫念數息不斷瞋等有爲諸行者終不得道何以故爾道是無爲法諸行是有爲因今行有爲因希望無爲果不亦難乎又說三乘及外道魔業曰第一聲聞乘者不能廣濟但觀身患厭離生死斷一切攀緣有爲諸結安心實相證寂無爲是名聲聞乘第二緣覺乘者厭離生死斷一切攀緣有爲諸結修行四等六度廣濟羣生安心實際取證成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爲緣覺乘第三大乘者

息一切攀緣有爲諸結修行四等六度廣濟羣生怨親平等迴向三菩提不證三菩提修行一切法而離諸法相是故非世間非不世間非涅槃非不涅槃不縛不脫永爲三界父母廣濟羣生盡未來際是名大乘何謂外道業外道業者修有漏善厭下攀上修諸苦行亦修諸功德望得高昇自在永受無爲安樂是爲外道業問曰夫物生有死事成有敗生心趣道寧得久住常樂何者是魔業答曰有爲諸行何謂諸行慳心是行地貪心是行地殺害心是行地食噉衆生心是行地偷盜心是行地瞋心是行地邪姤心是行地損他利已心是行地調戲心是行地歌舞心是行地綺語妄言心是行地惡口兩舌心是行地嫉能妬賢心是行地愛憎心是行地彼我心是行地互爭勝負心是行地相凌滅心是行地相鬪打心是行地一切諸慢心是行地我人心是行地不慈不孝心是行地無慙無愧心是行地違恩負義心是行地不謙讓心是行地相誹謗心是行地毁呰心是行地世間非道理心是行地不恭敬心是行地眼貪花豔之色是行地耳貪

非法之聲是行地鼻貪非法之香是行地舌貪非理之味是行地身貪細滑是行地意緣惡境是行地一切有爲諸行若善若惡皆是魔業也此諸行流轉生死無有休息常處闇宅永劫長夜無有光明急須遠離又問曰何謂魔答曰魔者邪也生心取外卽是爲邪生心取內卽是爲邪生心取中間卽是爲邪若心不生卽不動若心不動卽爲正也又問曰夫人何故輪迴生死無有休息答曰輪迴生死不由於他皆由自身口意業之所致也是故應須控制諸根不令放逸有人說言死去更復何知夫死之與生無差異何以故夫有身者皆謂四大所成識神合體遍在其中今所以知寒知熱知苦知樂悉是識神所知非爲四大知也若言不然者何故識神去後死屍不知苦樂邪以此推之明死與生不異是識神領於苦樂耳今日若不能忍受飢渴寒熱燒煮割炙之痛後入地獄豈能受乎若不肯調心爲善恣意殺害衆生造作諸惡者死入三塗地獄刀山劍樹鑊湯爐炭銅柱鐵牀鋸解磨磨灰河沸屎阿鼻地獄寒氷種種諸苦豈可當乎道家

五苦頌曰

生落苦神界轉轉五道庭久幽閉長夜累劫無光明刀山多劍樹毒刃互崢嶸生有履霜人時刻無暫寧飢餐鐵丸炭渴飲冶火精流淚三塗中豈識形與名念子不知命苦哉傷我情

又有人言天下人民學道不盡菜食大士何獨執菜食耶答曰何謂爲聖道夫聖道者正也一者理正二者世正學道之人應修理正理正者心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中間一心澄寂猶如虛空若生心貪世間非理之味復何爲正乎第二學道之人應修世正世正者在貴不淩賤在富不淩貧在智不淩愚在强不淩弱是故非正不言非道不行欲損他利巳復何爲正耶且一切畜生之類皆是罪人所作自念無有力勢不能救護今爲貪口味反助煎迫耶一者乖慈二者乖理三者亦是罪業生死根本一切人民何故輪迴衆苦無有休息由不自用道理更相淩易互相殺害爲此流轉三塗地獄受無量苦是故執心菜食畢命不移又有問曰菜食經久或致病其事如何答曰

夫人何故有病但坐過去前身造作衆惡感今病苦今若復造作衆惡又感未來病苦譬如有人故年鐵壯刺身今年痛惱爲痛惱故又刺新壯此寧得愈應須挑故壯不刺新壯痛乃得愈耳何謂挑故壯不刺新壯謂已作之罪歸命三寶發露懺悔未作之惡誓不更作此乃獲生生世世無復苦惱也又問言非道覓財供養三寶其事何如答曰竊聞經言非法財作佛不聽禮此佛以此推之故知佛不許人惱害衆生非道覓利供養三寶又有人說言合家不殺但常食已死之肉此事如何答曰食者不止殺亦不住若食者住殺亦自止人問云我爲諸惡之事我廣能讀誦衆經經云能讀誦一句一偈能滅無邊重罪能增長無邊功德斯說如何答曰斯乃諸佛菩薩慈悲方便故誘進在前決斷在後若衆生讀經心得悟道遠離諸惡改心爲善即一句一偈實能滅無邊重罪增長無邊功德今若廣誦衆經心不斷惡亦不能滅罪生福何以驗之竊聞善星一比丘讀誦十二部尊經利如瀉水但爲惡不住生身陷阿鼻大地獄以此推之故知多聞

讀誦心不斷惡終不能滅罪生福也有人問曰世間有人常諸經律知惡不惡知罪不罪知犯不犯又外能齊整威儀內心不斷諸惡之行此理如何能得解脫諸苦不答曰如有人內心具知有因果苦樂諸緣外形又能齊整威儀但不能自愛仍以五百鐵壯內於衣裏於意云何此人爲當得無苦痛耶若今學道之人外雖能齊整威儀內心不斷諸惡之行其事亦爾後爲怨家所得繫身闇獄受其衆苦無有邊際如此苦痛豈可嬰乎仰願諸仁德更相勉勸制心一處斷除諸行攀緣究竟無染使心虛寂冥會實相卽得解脫衆苦超證無爲常樂是故經云滅苦之道實是眞道更無餘道也又曰今有人身患六欲之病求師受戒旣受戒已而不持戒病得愈不答曰譬如有人身苦重病尋覓良醫求索良藥病人數請藥方而不服藥此於諸人意云何病爲當愈不今人受戒而不持戒其事亦爾若不除六欲之因後必果六十諸行旃陀羅此六十諸行索之流轉生死殺身無數問此諸行旃陀羅並從何所而生答曰若貪色卽是受想行識若貪

聲卽是受想行識若貪香卽是受想行識若貪味卽是受想行識若
貪觸卽是受想行識若意貪世法旣是受想行識如有一中備五五
六合成三十旃陀羅也若貪出世色卽受想行識若貪出世聲卽受
想行識若貪出世香卽受想行識若貪出世味卽受想行識若貪出
世觸卽受想行識若貪出世法卽受想行識如是一中備五五六合
成三十并前總爲六十旃陀羅也何謂出世味觸謂貪涅槃愛法生
也此六十諸行旃陀羅應遠離智者應須觀察審諦思惟使心不外
不內亦不中間猶如虛空無所依止卽得解脫生死之苦證眞涅槃
常樂或難曰常說爲善感樂何故世間有人修善反貧窮困苦答曰
多是大權菩薩慈愍廣濟現身修善嬰罹衆苦食困愈堅不貪世樂
精勤懺悔惟願捨身感見諸佛何以故爾正爲衆生初發道心信根
未立多逢怨障恐其道心退沒引之令堅固趣向佛道是故經言說
悔先罪不說過去解脫以巳之疾愍於彼疾也又難曰常說爲惡感
苦何故世間有人生不爲善現身富貴安樂子孫盈堂答曰夫人得

富貴者不由一生由前身修行布施廣作功德果報今生感受富貴安樂今生雖復爲惡未即受苦譬如有人殺害百人百人恨心甚重常欲報怨但彼有千人守護未能得便意欲得千人去後百人取而殺害受苦無量也又問曰畜生之類愛念眷屬何如於人答曰雖復形差體別至於貪生畏死情同狎愛不異於人今人自稱有智慧之眼見生死苦樂之路而作五痛五燒之因永劫長夜受諸苦惱無有休息不知遠離復何得稱爲智慧乎大士又謂人曰夫人何故常被五痛五燒之苦蓋由自造五痛五燒之因譬如有人五百鐵壯刺於身上擧身晝夜痛楚不可堪當今欲爲諸仁德拔除此壯令身心安樂無復苦惱於意云何欲得階梯拔欲得併拔何謂階梯拔有人受持佛三歸一不殺戒月持六齋齋日菜食喻拔一百壯有人受持佛五戒月持六齋齋日菜食喻拔二百壯有人持佛十善戒月持六齋年三長齋齋日菜食喻拔三百壯有人受持佛聲聞戒一切諸惡不作諸善奉行長中菜食六時行道喻拔四百壯有人受持佛菩薩戒

一切諸惡不作諸善奉行長中菜食六時行道愛護正法不惜軀命
崇弘聖道廣化羣生共同解脫喻拔五百壯是爲併拔今諸仁德何
故恣心造惡死入三塗地獄受苦無量若能一制心爲善壽終之後
上生天上七寶宮殿之中姿容端正相好殊特尊豪富貴無爲自在
欲有所得隨念如意四城銀池林苑寶樹鏗鏘花葉陰映香風飄拂
金枝玉葉奏衆妙樂適悅人心永劫歡娛頌曰
調心作牛車牽人至梵天梵天諸宮殿皆悉自光明譬如春月花衆
色悅人情愛樂此花者永離諸塵嬰

善慧大士傳錄卷第二

善慧大士傳錄卷三　　　續金華叢書

四相詩

生相

識託浮泡起生從愛欲來昔時曾長大今日復嬰孩星眼隨人轉朱脣向乳開爲迷眞法性還却受輪迴

老相

覽鏡容顔改登階氣力衰咄哉今已老趨拜禮還虧身似臨崖樹心如念水龜尚猶躭有漏不肯學無爲

病相

忽染沉痾疾因成卧病身妻兒愁不語朋友厭相親楚痛抽千脈呻吟徹四隣不知前路險猶尚恣貪瞋

死相

精魄辭生路遊魂入死關只聞千萬去不見一人還寶馬空嘶立庭花永絶攀早求無上道應免四方山

心王銘

觀心空王　玄妙難測　無形無相　有大神力　能滅千災
成就萬德　體性雖空　能施法則　觀之無形　呼之有聲
爲大法將　心戒傳經　水中鹽味　色裏膠淸　決定是有
不見其形　心王亦爾　身內居停　面門出入　應物隨情
自在無礙　所作皆成　了本識心　識心見佛　是心是佛
是佛是心　念念佛心　佛心念佛　欲得早成　戒心自律
淨律淨心　心卽是佛　除此心王　更無別佛　欲求成佛
莫染一物　心性雖空　貪嗔體實　入此法門　端坐成佛
到彼岸巳　得波羅蜜　慕道之士　自觀自心　知佛在內
不向外尋　卽心卽佛　卽佛卽心　心明識佛　曉了識心
離心非佛　離佛非心　非佛莫測　無所堪任　執空滯寂
於此漂沉　諸佛菩薩　非此安心　明心大士　悟此玄音
身心性妙　用無更改　是故智者　放心自在　莫言心王

空無體性 能使色身 作邪作正 非有非無 隱顯不定
心性雖空 能凡能聖 是故相勸 好自防愼 刹那造作
還復漂沈 淸淨心智 如世黃金 般若法藏 並在身心
無爲法實 非淺非深 諸佛菩薩 了此本心 有緣遇者
非去來今

頌

遍瞻四大海觀尋五陰山如來行道處靈智甚淸閑寶殿明珠曜花座美玉鮮心王明教法敷揚般若蓮淨土菩提子蓋得天中天觀此色身中心王般若空聖智安居處凡夫路不同出入無門戶觀尋不見蹤大體寬無際小心塵不容欲得登彼岸高張智慧帆淸淨明珠戒莊嚴佛道場身作如來相心爲般若王願早登蓮座口放大圓光廣照無邊界爲佛作橋梁開大毘尼藏名傳戒定香觀達無生智空中誰往來永超三界獄不染四魔胎遊戲蓮華上安居法性臺天人悉瞻仰冥空讚善哉有緣逢廣化般若妙門開夜夜抱佛眠朝朝還

共起行住鎭相隨坐臥同居止分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知佛何
在只這語聲是寂是法王根動是法王苗涅槃旣不遠常住亦非遥
迴心名淨土煩惱應時消欲過三塗海勤修六度橋定當成正覺喻
若待來潮伏藏不離體珠在內身中但向心邊會莫遠外於空萬類
同眞性千般體一如若人解此法何用苦尋渠四生同一體六趣會
歸余無明卽是佛煩惱不須除

貪瞋癡

不須貪　看取遊魚戲碧潭　只是愛他鈎下餌　一條線向口中
含

不須瞋　瞋則能招地獄因　但將定力降風火　便是端嚴紫磨
身

不須癡　癡被無明六賊欺　惡業自身心所造　愚迷披却畜生
皮

十勸

勸君一 專心常念波羅蜜 勤修六度向菩提 五濁三塗自然出

勸君二 夫人出世莫求利 縱然求得蹔時閒 須臾不久歸蒿里

勸君三 人身難得大須懃 晝夜六時常念佛 勤修三寶向伽藍

勸君四 努力經營修善事 莫言少壯好光容 未委前程是何處

勸君五 尋思地獄真成苦 眼前富貴暹容儀 須臾不久還歸土

勸君六 第一莫喫眾生肉 若非菩薩化身來 便是前生親眷屬

勸君七 萬事無過須的實 朝三暮四不為人 此理安身終不吉

勸君八　喫肉之人眞羅刹　今生若也殺他身　來生還被他人殺

勸君九　天堂地獄分明有　莫將酒肉勸僧人　五百生中無脚手

勸君十　相勸修行須在急　一朝命盡入黃泉　父娘妻子徒勞泣

頌二首

空手把鋤頭　步行騎水牛　牛從橋上過　橋流水不流

有物先天地　無形本寂寥　能爲萬象主　不逐四時彫

還源詩十二章

還源去　生死涅槃齊由心不平等法性有高低

還源去　說易運心難般若無形相教作若爲觀

還源去　欲求般若易但息是非心自然成大智

還源去　觸處可幽棲涅槃生死是煩惱卽菩提

還源去　依見莫隨情法性無增減妄說有虧盈
還源去　何須更遠尋欲求眞解脫端正自觀心
還源去　心性不思議志小無爲大芥子納須彌
還源去　解脫無邊際和光與物同如空不染世
還源去　何須次第求法性無前後一念一時修
還源去　心性不沉浮安住三三昧萬行悉圓收
還源去　生死本紛綸橫計虛爲實六情常自昏
還源去　般若酒澄淸能治煩惱病自飮勸衆生

浮漚歌

君不見驟雨近著庭際流水上隨生無數漚一滴初成一滴破幾回銷盡幾回浮浮漚聚散無窮已大小殊形色相似有時忽起名浮漚銷竟還同本來水浮漚自有還自無象空象色總名虛究竟還同幻化影愚人喚作半邊珠此時感歎閑居士一見浮漚悟生死皇皇人世總名虛暫借浮漚以相比念念人間多盛衰逝水東注永無期寄

言世上榮豪者歳月相看能幾時

獨自詩二十章

獨自山　茅茨草屋安熊羆撩人戲飛鳥共來餐
獨自居　何意此勤劬翹心尋本性志節服眞如
獨自眠　寂寞好思玄休息攀緣境不著有無邊
獨自坐　靜思觀無我調直箇身心慈悲成薩埵
獨自處　本誓如應與示道在經中扣破無明主
獨自行　見色恰如盲輕軀同類化蠕動未曾驚
獨自戲　問我心中有何爲若見無記在心中急斷令還般若義
獨自往　觸處隨緣皆妄想妄想心內逼馳求卽此馳求亦非往
獨自歸　登山度嶺何所依比至所依無定實熟觀此境竟何爲
獨自作　問我心中何所著推檢四遁併無生千端萬緒何能縛
獨自語　問我心中何所取照了巧說並皆空咽喉唇舌誰爲主
獨自情　其實離聲名三觀一心離萬品荊棘叢林皆自平

獨自美　迢迢棄朝市追昔本願證無生不得無生終不止
獨自佳　禪味朝餐不用蝦鮮此揣食如應與假借五陰以爲家
獨自樂　但欲求無學急斷三界繩得免泥犂惡
獨自好　決求菩薩道萬行爲衆生未取泥洹寶
獨自歡　試取世緣看捉此無常境一理向心觀
獨自奇　正是學無爲迴思多許念遲向涅槃池
獨自足　願心無限蹋怨親法界語圓與始得應身化羣育
獨自宿　意裏心儲蓄爲作良友繫衣珠歷刼彌生根會熟
爾時大士與諸弟子晝夜思惟觀察行人生而不生滅而不滅
止息攀緣入法相卽是爲解脫也乃作五章詞曰
一更始　心香遍界起敬禮無上尊心心已無已
二更至　加趺靜禪思通達無彼我眞如一不二
三更中　觀法空不空無起無生滅體一眞如同
四更前　觀法緣無緣眞如四句絶百非寧復煎

五更初　稽首禮如如歸依無新故不實亦不虛

行路難二十篇幷序

夫心性虛凝量同法界隨如絶相無作無緣湛爾常存而無住法流滿世界而實理不遷妙道歸空而普同萬有法王御此而說金堅故昔言欲顯其相而復不爲言之所詮然觸事該羅而事之不攝性非解脫本無十纏緣所不起呼之爲妙言方不及故號自然常與世和而世法不染俗是其體而亦不爲俗之所牽爾乃虛玄絶妙空號坦蕩心無狀而現形雖有形而無象散合無方而非還非往由聚斂而不促設開舒而不廣斯非物而有音具大音而稀響性寂虛沖非一非兩廣照分明徒自明而自朗未曾暫有而全體現前雖復現前而難習難做細於毫末而不微生遍三千而不長理無決定無聽無聞無而恍晃生死坦然非因育養識類含生同斯法網就悟名爲涅槃而不知者說爲憶想斯則眞實無疑能柔能强廣望則世界不容息念則擧體皆同乃是無色之色恬靜淵洪止之卽爲無量無窮之體

合之則非隻非雙一起普周萬國無遲無疾而容不容非凡非聖非智非愚唯有無心質士合此虛宗會之者豁冥昧照之者則迷祟遮那湛然無增無減四生三有闇爾還空若乃幽微寂寞難見難知若立一名相而不合不離非斷非常兩一邊俱會無明無暗非慧非癡此非世間智辯照之所能及是無生慧者之所深思斯乃自悟虛心即長生而不滅見而非見無著無依世有九十六種外道亦所不及唯是無上佛法要切良基余既瞥聞不能默已抱愚竭智聊述拙辭雖不會妙理然其語意大指終歸自然煩憒性迷制斯遣慮願高明正士見者不嗤

第一章明非斷非常

君不見自心非斷亦非常普在諸方不入方亦復不依前後際又復非圓非短長湛然無生亦無滅非白非黑非青黃雖復念慮知諸法而實不住念中央衆生入而無所入雖取六境實無傷智者分明了知此是故號曰法中王自悟知此無知法因爾智慧等金剛不藉外

緣資內府戒定慧品自閑防安住普超三昧頂憶想顛倒永消亡覺諸煩惱隨如相稱此空名爲道場爲衆班宣演常教如此妙義未曾彰行路難路難微妙甚難行若以無知照知法現前證得本無生

第二章明眞照無照

君不見眞照分明性無照照通鑒坦蕩復無平安住無明知明照了達明照之無明一心永斷於諸行始復勤行於不行一心非心亦非一無一無心行不生識心卽是無生法非離生法有無生若知諸緣性無起隨心顛倒任縱橫解了空心無隔礙世間言論不容爭若復苦欲爭言論方爲貪癡之所盲是故經言樂知見五陰塵勞隨復生若能專心持本際自得正道坦然平性正心平無有正假設平正引羣生行路難路難常居五陰山涅槃虛玄不爲寂雖有生死獨淸閑

第三章明心相實相

君不見心相微細最奇精非作非緣非色名雖復恬然非有相若凡若聖已之靈比靈無形而常應雖復常應實無形心性無來亦無去

緣慮流轉實無停正四見此是眞常覺方便鹿苑制尊經爲度妄想諸邪見令知寂滅得安寧廣說菩提與諸行而此二法卽音聲了達音聲處非處三毒煩惱不虧盈又達五陰皆空寂正惠無生制六情於玆六情還念滅卽是眞了涅槃城行路難路難無往復無還貪嗔不在於內外亦復的不在中間

第四章明無相虛融

君不見決定法中無決定處妄顚倒是菩提若心分別菩提法分別菩提還復迷若了此迷無分別迷與分別卽菩提分別菩提非一異恒一同體不相攜安住性空眞實性空性無空亦不齊同體大悲合一切故知眞性不乖迷只此皆迷卽無性亦復不論齊不齊若捨塵勞更無法喩若淨花生淤泥如來法身無別處普通三界苦泥犁三界泥犁本非有微妙誰復得知蹊行路難路難本自是泥洹內外身心併空寂顚倒貪嗔何處安

第五章明凡聖非一非二

君不見煩惱茫然非是一雖復非一亦非多若能照知其本際即是眞身盧舍那入於微塵亦無礙無礙體寂遍娑婆凡聖兩途非二處生死涅槃常共和雖復强立和名字只箇愛癡眞佛陀般若深空智非智以無心意制衆魔余既誠心學此述聊抽拙抱作斯歌行路難路難心性實奇寬貪欲本來常寂滅智者於此可盤桓

第六章明徵心性無染

君不見智人求心不求佛諸法寂滅即貪淫愛欲貪淫從心起我亦徵心於不心若也求心復不得自然無處起貪淫貪淫無起亦無滅顚倒非淺亦非深又亦不得非貪欲無得不得妙難尋三毒性中恒如此具足常同堅固林余事貪淫爲佛事更無三毒橫相侵若求出離還沈沒分別出沒還復沈諸佛善得於三毒衆生虛妄不能任我亦勤修三毒性更不願求諸佛心行路難路難心中本無物無物即是淨菩提無見心中常見佛

第七章明般若無諍

君不見般若眞源本常淨生死根際自虛微卽此生死眞般若離斯外覓反相違心若分别於生死諸苦毒難竟相追令若事之爲功匠虛妄顚倒不能歸而此但假空言語淨穢兩邊俱不依無心捨離於生死涅槃無心亦不追涅槃無心卽生死生死無心般若暉般若明心無照用無照無用斷言辭亦復不欲有諸見卽是法王無上醫善解於此無心藥三有諸病盡能治行路難路難遣之而復遣識此遣性本來空無心終是摩訶衍

第八章明本際不可行得

君不見本際之中無復本無本眞際無人知若人無知了斯際淸淨微妙不爲奇知與無知常自爾苦樂等同於大悲三界衆生乃迷務於其實錄是無爲亦復無此無爲法强自生心是苦疲苦疲皆空如炎響生滅不住不分離能知此心無隔礙生死虛妄不能羈而此一心皆悉具八萬四千諸律儀亦復不墮過人法嶮巘絕危而不危一切法中無有法世人遑遽欲何爲行路難路難心中無可看昔日謂

言諸佛遠今知貪嗔是涅槃

第九章明無斷煩惱

君不見文殊妙德非爲遠三障三毒卽二空五分法身纏五陰六入無知爲六通四倒四果何曾異八邪八正體還同七覺菩提性無別七識流浪會眞宗一切煩惱皆空寂諸佛法藏在心胸恆將法忍相隨逐只自差舛不相逢諸佛如來住何所併在貪淫愛欲中今勸斷貪淫愛欲但是方便化童蒙貪欲本相眞淸淨假說空名名亦空行路難路難心中非是心寄語眞修無念士愼勿分別毁貪淫

第十章明寂滅無心常行精進

君不見寂滅性中無有滅眞實覺中無覺知亦復無有無知覺淸虛寂寞離方規法性自爾無因致憶想顚倒性無爲正使飄流遍三界於其心中實不移無去無來亦無住善達無住亦無虧諸佛世雄非尊大三毒四倒亦非卑知尋緣心無所得無緣心中緣復彌若欲速求無上道無知三毒性能資三毒生於三解脫七識還生七覺支倒

心去來無有實去來無急亦無遲覺諸煩惱觀前境但自德心而却
推心本無根何有本六塵五欲不能拘行路難路難微妙甚希奇昔
日般勤勇精進不知精進昔無爲

第十一章明法身得用自在

君不見大士自觀身中法身是如來淨法身虛空往還能迅速獨脫
自在不由人出入毛孔而無礙愛取塵時不染塵見處凡情等諸聖
離斯求道更無眞建立諸法而無法卽是眞如無上眞億刧本有而
非故於今現覺亦非新成就大我而無我具足大人無有人聖體無
明不可說爲復方便名心神卽此心是眞常法亦是涅槃之上珍願
諸學人同此悟各自守門而禁律行路難路難名異理無分若能了
於無生死便得消除生死雲

第十二章明金剛解脫

君不見金剛語句非眞實萬象森羅同一無而此空無爲佛母復是
眞如無上珠世人不知求此實貧窮怱怱六趣奴不事身中法身佛

冗冗向外禮浮圖乍看而欲似精進檢責身中皆併麤用箇麤心逞言語不了眞源由是愚隨情憶想而分別五陰六賊競來誅不肯尋求無上道但知虛妄取名譽口雖唱善還生惡空言眞實反成虛余今反虛持作實亦不證實入無餘行路難路難舉世皆虛妄十纏五陰性無知愚人於中自生郭

第十三章明寂靜無照無得

君不見諸法但假空施設寂靜無門爲法門一切法中心爲主余今不復得心源究檢心源旣不得豈知諸法併無根用此無根心照境照之分明彌復惛即此惛心還自照正照之理未會存照之與境俱差異是故智士不能論世人狂狂强分別無中照見亂精魂若能智照亡非照分別智照復還奔諸法本爾誰人作寂靜無靜亦無喧故知衆生顚倒想還是衆生無上尊行路難路難捨凝而復凝飛禽走獸我能伏只箇心賊獨難治

第十四章明三空無性

君不見諸佛聖人心無礙爲通道化說三無非說三無實非說心爲萬境不由居正使顛倒造五逆隨情所作併歸如抱朴澄神念無念亦不分別滅無餘所以安心不擇處了知眞俗體非殊息慮心空不捨事名理言行不相扶不依六塵心動搖隨如無作順空虛無去無來常不住心神竭盡亦非無不壞於身隨一相不斷貪淫而不拘若謂無差還自縛言其體異轉傷軀猶如夢幻無眞實本來非有若爲除行路難路難頓爾難料理凡夫妄見有差殊眞實凝心無彼此

第十五章明空有不違

君不見邪見非邊不離邊顛倒分別亦非緣自心非心念非念常來常去實無邊猶若金剛難沮壞諸佛用此作金堅世人稱譽涅槃妙余道生死最深玄卽是無生之上忍又是摩訶無礙禪正士由心於是定不爲八風之所牽天樂自在無心戀小小財色豈能纏隨逢苦樂心無變永別憶想忘憂煎虛心無人無我所任性浮沈如似顚實照常法知無定知法無無性號爲賢行路難路難非空亦非有有無雙

遣兩俱存俱存無遣亦無受

第十六章明魔怨

君不見大道寂寞叵思尋通融萬像盡皆深一切恬然無起滅顚倒分別併從心智者求心無處所茫然絶相離貪婬了了分明何所見猶如病眼覩空針若人體知顚倒想不爲妄苦所漂沈世間諸法如陽焰行者愼莫致怨嫌恆以空心而反照無上佛道亦能任行路難路難微妙實無雙若識六情空非有衆魔結賊自然降

第十七章明法性用平等

君不見法性無知不可說有漏無漏并虛通雖復乖差作諸地尋其本際盡皆同亦復無同可同法亦不以空持作空若欲知斯殊妙道但自窮搜五陰叢如實無來亦無去亦不的在六情中卽是無原眞法界湛然常存無始終行路難路難苦樂何未央時往西方無量壽或復託化現東方

第十八章明不思議佛毋

君不見愛欲貪淫諸佛母諸佛世尊貪欲見從來菩提爲我匠今使
我爲衆匠師昔日千端外求佛佛在衣中今始知無量癡心本是道
三毒四倒不思議虛妄行慈愍衆苦不知諸苦是慈悲嗔恚無明最
微妙世間智者不能思昔日辛勤學知見不知知見自無知四趣三
塗惡非有三郭三脫不分離行路難路難無有俱併忘了知煩惱無
生想卽是如來坐道場

第十九章明無覺精進

君不見正心諸佛子以見非心故不憂知心非非心意非非意八風傷逼
豈懷愁隨風東西無我所獨脫逍遙不繫舟設使生時終非住走遍
十方而不流不見我時於無我善哉適性任沈浮世間妄想無眞實
吾於此中何所求只用非心覺非覺亦復正修於不修若人不知如
此處不應稱名作比丘爲箇癡心作奴僕愛結纏之不自由而此更
增諸苦惱永刧長塗三界四生死相連彌復甚判不能得永長休行
路難路難無令過諸念無念之念乃爲眞眞念無眞還自炎

第二十章明善微妙

君不見無上菩提最爲近四大五陰皆深奧其實淸淨妙難知不悟此心眞卒暴和合性中無有實是故稱爲諸法要於中無妄亦無眞只用無爲作微妙尋其體寂不應言假爲衆生立名號若知名號卽非名解了衆生知佛教覺知無因之正因當得無因無果報善達貪愛得無生無明去來無動搖不見聖果異凡情分別聖凡還復倒若人無願亦無修必定當爲世間導行路難路難非穢亦非淨是非雙泯復還存

行路易十五首

佛空俱一體空佛本來同觸目皆如此無心自性中行路易路易不修行有無心永息只箇是無生

衆生是佛祖佛是衆生翁三寶不相離菩提皆共同行路易路易眞無作持經不動口坐禪終日卧

無生無處所無處是無生若覓無生處無生無處生行路易路易坦

然平無心眞解脫自性任縱橫
菩提無處所無處是菩提若覓菩提處終身累刧迷行路易路易眞
不虛善惡無分別此則是眞如
有無皆解脫累息在無生菩提是顚倒生死最爲精行路易路易人
莫疑解吾如此語修道不須師
東山水上浮西山行不住北斗下閻浮是眞解脫處行路易路易人
不識半夜日頭明不悟眞疲劇
猛風不動樹打鼓不聞聲日出樹無影牛從水上行行路易路易眞
可憐修道解此意長伸兩脚眠
佛心與衆生是三終不移虛空合眞理人我在無爲行路易路易眞
難測寄語行路人大應須努力
人道行路難我道行路易入山十二年長伸兩脚睡行路易路易莫
思量刹那心不二終日是天堂
須彌芥子父芥子須彌爺山海坦平地燒冰將煮茶行路易路易眞

寘寘菩提心在中世人元不覺
有無去來心永息內外中間心總無欲覓如來眞佛處但看石牛生
象兒行路易路易須及早不用學多聞無言眞是道
無用是無作無作是無心無見無心處楊花水底沉行路易路易眞
無得講說千般論不如少時默
無情正是道木石盡眞如達時遍境是不悟永乘疎行路易路易眞
可樂刹那登正覺不用拔三教
無事眞無事無事少人知無爲無處所無處是無爲行路易路易人
莫驚無有無爲事空有無爲名
無我無人眞出家何須剃髮染袈裟欲識逍遥眞解脫但看水牛生
象牙行路易路易君諦聽無覺無菩提無垢亦無淨

率題六章

第一章歎佇歸珠至今獲

携明是今日感應在明陽想思深洞盡企子實難當朝憶生昔戀夕

望動心傷若期靈樹下度脫不相忘惡見孤憔悴俱願普趣鏘雙飛白日頂出氣紫雲光神龍左右梵散花來芬芳菲菲常樂境藹藹昇金堂

第二章歎斷高遂昔元志

近背天宮否念苦暫羈斯舒散金來抱流緇布交知唯仰相隨善依領使忘疲同登八位境共樂實蓮池肉身變金體妙果遂衆奇

第三章勸修無上道

改緇素容轉體淨得金蘭從修無上道常樂自然完拂拭明珠瑩光發遍能看

第四章歎世人不厭苦信自纏嬰

肯八七寶車寧歸地獄所刀山巳傷形劍樹方應處月月病難當年年無暫弭流洩三途中憔悴玉容毀不同余今訓爾時仙步阻

第五章勸請仁賢背苦就樂

願子從爲善名價身爲呈諸天散花下飛梵來相迎同昇珍寶殿處

處皆光明共居常樂境齊悅證無生

第六章勸同趣至眞解因緣縛

唯願趣眞道研慮蕩衆緣累盡超妙國逍遥無畏天

有沙門問大士那不出家答曰不敢住家不敢出家爾時又爲

東鄉侯牽題二章略說理要云

脫中如不如縛中穆如相乃會三菩提如如等無上

法相並非雙恆乖未曾各沈浮隨不隨搖漾泊無泊

勸諭詩三首

持戒如天日能明炬有軀照見家中寶兼聞額上珠直超三有海徑

到薩雲衢並會等無等齊證拘無拘

破戒如船洽沒溺大江海臨窮方喚佛志操不能改命如風中燈迅

滅寧相待身死罪由存牽向阿鼻門千苦俱時至萬痛切神魂獨嬰

燒煮炙困劇事難論

修空截三有精進作醫王共弘調御法甘雨注無方澤潤羣生等惠

解悉芬芳普會三菩室齊證眞如房

卒題兩章

罷世還本源離有絶名相栖神不二境體一上無上
性猶無彼此心由不去歸逍遥空寂苑悅意境忘依

善慧大士傳錄卷三

碑文

夫至人無已屈體申教聖人無名顯用藏跡故維摩詰降同長者之儀文殊師利或現儒生之像提河獻供之旅王城迴眾之端抑號居士時爲善宿大經所說當轉法輪大品之言皆紹尊位斯則神通應化不可思議者乎東陽郡烏傷縣雙林寺傅大士者即其縣人也昔巖谿蘊德渭浦呈祥天賜殷宗誕興元相景侯佐命樊滕是將介子揚名甘陳爲伍東京世載西晉重光惟是良家降神攸託若如本生本行或示緣起子長子雲自叙元系則云補處菩薩仰嗣釋迦法王眞子是號彌勒雖三會濟濟華林之道未孚千尺巖巖穰佉之化猶遣但分身世界濟度羣生機有殊源應無恆質自叙因緣大宗如此按停水經云觀世音菩薩有五百身在此閻浮提地示同凡品教化眾生彌勒菩薩亦有五百身在閻浮提種種示現利益眾生故其本迹難得而詳言者也爾其蒸蒸大孝肅肅惟恭厥行以禮教爲宗其

言以忠信爲本加以風神爽朗氣調清高流化親朋善和紛諍豈惟
更盈毁壁宜僚下丸而巳哉至於王戎吏部鄧禹司徒同此時年有.
懷栖遁仍隱居松山雙林寺棄捨恩愛非梁鴻之並遊拜辭親老如
蘇耽之永別自修禪遠谿絶粒長齋非服流霞若食朝沆太守王烋
言其詭詐乃使邦佐幽諸後曹迄至兼句會無飲食於是州郷媿伏
遠遁歸依逃迹山林肆行蘭若又自叙云七佛如來十方並現釋尊
摩頂願受深法每至楗槌應叩法鼓裁鳴空界神仙共來行道其外
人所見者拳握之內或吐異香胸臆之間乍表金色時有信安縣比
丘僧朔與其同類遠來觀化未及祇肅忽見大士身長丈餘朔等驚
慚相趨禮拜虔恭旣畢更覩常形又有比丘智緫優婆夷錢滿願等
伏膺累載頻覩異儀或見脚長二尺指長五寸餘兩眼光明雙瞳照
耀皆爲金色並若金錢譬李老而相侔同周文而等狀姜嫄所履天
步可以爲傳河流大屐神足宜其相比支郎之彦旣恥黄精瞿曇之
師有慚青目旣而四空妙定薰修巳成八解明心莊嚴斯滿時還郷

黨化度鄉親俱識還源並知廻向或立捨鬚髮如聞善來大傾財實同修淨福大士薰禪所憩獨在高巖爰挺嘉木是名檮樹擢本相對似雙槐於俠門合幹成陰類雙桐於空井厥體貞勁無爽大年置霜停雪寒暑葱翠信可以方諸堅固譬彼娑羅既見守於神龍將爲疑於變鶴乃於山根嶺下創造伽藍因此高柯故名雙林寺矣大士亦還其里舍貨貿妻兒營締支提繕寫尊法嘗以聚沙畫地皆成圓果芥子菴羅無疑褊陋乃起九層塼塔形相巋然六時虔拜巡繞斯託又以大乘方等靈藥寶珠脊言山谷希得傳寫龍鄉思其曉照象駕乏其流通復造五時經典千有餘卷與夫鬻子而葬同其至誠嫁妻而隱無殊高節若寄搏麨如因賣花共指菩提有成親眷至如一相無相之懷虛己虛心之德化雖在臂方推理於自然毒蛇傷體終無擾於深定門徒肅肅學侶詵詵通被慈悲義無偏黨大通元年縣中長宿傅普通等一百人詣縣令范胥連名薦述又以中大通四年縣中豪傑傅德宣等道俗三百人詣縣令蕭詡具陳德業夫以連城之

付象

夢選樓

寶照廡之珍野老怪而相指工人迷而不識胥等體有流俗才無鑒眞亟欲騰聞終成虧怠梁高祖武皇帝紹隆三寶弘濟四生迹冠優塡神高仙豫夫以陳蕃靜室猶懷天下之心伊尹躬耕思弘聖王之道況我有慧日明炬如風寶車濟是沈舟能升彼岸固宜光宣正法影響人王者乎於是以中大通六年正月二十八日遣弟子傅暀出都致書高祖其辭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妄想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禀六齋夫以四海之君萬邦之主預居王上莫不祇肅爾時國師智者法師與名德諸衆僧等言辭謹敬多乖釋迦之書文牒卑恭翻豫山公之啟大士年非長老位匪沙門通疏乘輿過無虔恪京都道俗莫不嗟疑暀至都投太樂令何昌弁有弘誓誓在御路燒其左手以此因緣希當聞達昌以此書呈同泰寺僧皓法師師衆所知識名稱普聞見書隨喜勸以呈奏

皇心懽悅遽遣招迎來謁宸闈亟論經典同泰寺前臨北闕密邇南宮仍請安居備諸資給後徙居鍾山之下定林寺遊巖倚樹宴坐經行京洛名僧學徒雲聚莫不提函負袠問慧諮禪居蔭高松卧依盤石於是四徹之中恒弦甘露六旬之內常雨天酒豈非神仙影響示現禎祥者乎帝於華林園重雲殿自開講三慧般若經窮須真之所問御法勝之高堂百千龍像圍繞聳聽黑貂朱紱王侯滿筵國華民秀公卿連席乃令大士獨榻對揚天扆弁遣傳詔及宣傳左右四人接受言論爾時納揆之於臺內司隸之在殿中杜預還朝馬防親貴舊儀懸席皆等庶橑以大士絕世通人故加其殊禮矣及玉輦升殿雲蹕在階晏然箕坐曾不山立憲司譏問愈見凝跱但答云法地若動則一切法不安應對言語皆爲爽異昔漢皇受道欒大不臣魏祖優賢楊叟如客河上之老輕舉臨於孝文臺下之人高尚加於光武方其古烈信可爲儔帝又於壽光殿獨延大士講論玄賾言無重頌句備伽陁音會宮商義兼華藻豈惟寶積獻蓋文成七言釋子彈琴

付彔　夢選廛

歌爲千偈而已固非論經於白虎之殿應詔於金馬之門說義雲臺受釐宣室可同年而語哉自火運將終民無先覺雖復五湖內鼎蒼鷲之兆未萌四海横流夷羊之牧匪見大士天眼所照預覩末來摩掌之明夙鑒時禍哀羣生之版蕩泣世道之崩淪救苦爲懷大悲爲病誓欲虛巾閉氣讖食爲齋非服名香但資禪悅方乃燒其苦器製造華燈願以此一光明遍照十方佛土勸請調御常住世間救現在之兵災除當來之苦集於是學衆悲號山門踊吽弟子居士徐普拔潘普成等九人求輸已命願代宗師其中或馘耳而劓鼻或焚臂而燒手善財童子重覩知識忍辱仙人是馮相聖大士乃延其教化更住閻浮弘訓門人修行衆善於是弟子居士范難陁弟子比丘法曠弟子優婆夷嚴比丘各在山林燒身現滅次有比丘寶月等二人窮身繫索掛錠爲燈次有比丘慧海菩提等八人燒指供養次有比丘屁曇展慧光法織等四十九人行不食齋法次有比丘僧拔慧品等六十二人割耳出血用和名香奉依師教並載在碑陰書其名品夫

二儀大德所貴曰生六趣含靈所重唯命雖復夢幻影響同歸摩滅愛使迷情唯貪長久自非善巧方便漚和舍羅照以慈燈沾其妙藥豈或捨不貲之軀而能行希有之事若令割身奉鬼聞半偈於涅槃貫髓祠天能供養於般若理當剖心靡吝擢骨無疑者乎大士小學之年不遊黌舍大成之德自通墳典安禪合掌說偈論經滴海未盡其書懸河不窮其義前後講維摩思益經等比丘智瓚傳習受持所應度者化緣既畢以太建元年朱明始獻奄然右臥將歸大空二旬初滿三心是滅爾時隆暑便巳赫曦屈伸如常溫暖無異洗浴究竟扶坐著衣色貌敷愉光彩鮮潔爰經信次宛若平生烏傷縣令陳鍾耆即往臨赴猶復反手傳香皆如疇昔若此神變無聞前古雖復青牛道士白馬先生便遁形骸本慚希企若其滅定無想彈指而石壁巳開法王在殯申足而金棺猶啟非斯邈矣莫與爲儔遺誡於雙林山頂如法燒身一分舍利起塔於冢一分舍利起塔在山又造彌勒像二軀置此雙塔莫移我眠牀當取法猛上人織成彌勒像永安牀

夢選廔

付彔

上寄此尊儀以標形相也於是門徒巨痛遂爽遺言用震旦之常儀乖闍維之舊法四部皆集悲同白車七衆攀號哀踰靑樹弟子比丘法璿菩提智瓚等以爲伯陽之德貞桓紀於瀨鄉仲尼之道高碑書於會縣亦有揚雄弟子鄭玄門人俱述淸猷載刊玄石於是祈聞兩觀冒涉三江爰降綵綸克成豐琰陵雖不敏夙仰高風輕課庸音乃爲銘曰

大矣權迹勞哉赴時或現商主聊爲國師卑同巧匠屈示良醫猗歟開士類此難思當來解脫克紹迦維妙道猶秘機緣未適弗降雞頭寧開狼迹北地爰徙東山攸宅族貴泥陽宗分蘭石莫測其本徒觀其跡邈有蒲塞心冥世雄明宣苦苦妙鑒空空汲引三界行藏六通爰初隱逸宴處林叢食等餐露齋疑服風敬禮珍塔歸依靈像未若天尊躬臨方丈慧炬常照慈燈斯朗釋梵天仙晨昏來往濟濟行法侁侁談講德秀臧丈風高廣成來儀上國抗禮承明妙辯無相深言不生撞鐘比說擊鼓嘶英樂論天口誰其與京乍見仙掌爰標神足

色豔沈檀香踰薝蔔我有邊際隨機延促誓毀身城當開心獄忽示
抱影俄如風燭噭敫門人承師若親寧焚軀疊茀燎香薪合窟爲窆
方墳以埋須彌據海變炭揚塵淨土無壞靈儀自真何時湧塔復覩
全身菩薩戒弟子侍中尚書左僕射領大著作建昌縣開國侯東海
徐陵奉勅撰

智者大師

智者大師俗姓㨛氏名靈璨字德素烏傷縣竹山里人以初生膚體
璨然光白不似赤子故以爲名字焉八世祖晙仕吳至散騎常侍郎
故侍中玄之弟也晙生陟宣威將軍陟生胤康樂令胤生豐至法
師祖考世爲郡掾吏並有美名初法師母劉氏夫人夢見長人手擎
金像令夫人含之又見紫光入戶繞身數匝因而體重遂即有娠生
法師法師誕育之日一室盡明又有神異之香年六歲識性開敏每
與諸兒同戲但累甎爲高座聚沙爲佛塔而已舍南有果林熟時諸
小兒爭來拾果更相毀鬬法師以所得分與諸兒法師叔父少好射

附錄　一　夢選廔

獵每得禽獸還家剝剔羣兒竟觀法師獨不窺人問之答曰麞鹿於草中各自覓活小兒遂而殺之令見心中痛楚不忍見也家人以獵肉與之法師不肯食於是更他處求得魚肉與法師亦不復食家人言此非小兒所殺也魚水中物耳答曰雖非小兒所殺水中岸上痛苦一等家人感其言遂不復强也劉夫人感此事遂亦不食法師又常悲桑蠶纏縛生死因此遂不衣絲纊以戒行終身家世本奉道法師幼童之時忽白其父母言見欲事佛父母怪而問言汝家世世奉道汝那獨知佛耶答言見心中自如此耳年八歲遇遊僧過門乞飲法師歡喜自將飲與之欲問佛法而未及言道人因擧手指東方曰剡中有佛法法師當時不解剡中是何處更欲發問便失道人所在還問其父母曰剡在何處遂言見道人之狀擧家驚怪尋覓道人並無見者因語法師剡縣此去二百餘里境內多事佛法師請父母求往剡父母以其尙幼不許至年十二始許焉法師旣至剡中遍遊諸寺彌年忘返家人亦遂其雅操糧餉優給不復禁也法師乃究窮經

藏妙盡根本圖境道俗咸相敬重號爲居士乃爲謠曰少達妙理模
居士在剡六年年十七始有出家之志因還鄉里辭親友兼念叔父
迷於射獵苦諫甚切叔父乃僞許之心實不從是夜叔父夢見赤衣
使者將力士數人手持矛戟謂之曰汝無殺害衆生菩薩諫汝何爲
不從因提矛欲刺之有頃驚覺汗流浹背遲明即馳見法師求壞獵
具法師歡喜乃與叔父行達射獵之處其地名䡎田山上有鹿十餘
頭從山上緣草而行送法師數里垂至烏傷縣望見人家羣鹿愕然
齊住法師顧而彈指曰令汝老壽當之深山曠野無近射獵鹿乃徘
徊躑躅似相戀惜其德感通如此法師還剡泰始四年遂往上虞東
山寺落髮出家法名惠約師事比丘惠靜爲和尚惠靜吳興餘杭人
也本姓邵氏秣陵南林寺業法師弟子也才識清遠爲宋世名僧著
命源佛性論見重於世惠靜乃與法師還山陰天柱寺後復同住荒
居精舍尋移西臺寺講經看論窮覽山水所至輒採雜菓擣治服之
惠靜深相賞異謂法師曰非直吾遺聲餘論因子不朽冀興崇釋氏

非子而誰及惠靜泥洹之後法師復還天柱方覃思於大品諸經窮
盡奥義齊竟陵文宣王出鎭會稽聞法師名德深相敬重後有釋智
秀等諸僧亦負當時德望同在王所見王致殊禮於法師有不悅之
色王曰此上人者豈今日法師也乃釋氏之領袖耳羣僧乃服是時
齊中書侍郎周顒爲剡令少好佛理慕法師名德法師亦重顒有隱
逸之志遂出剡與顒相見深相敬重及顒去官遂携法師至都草堂
寺時河南褚淵爲司空始請法師講淨名經勝鬘經後淵有疾頓伏
衾枕法師參問淵晝睡未及見忽夢云菩薩來也遂覺命左右求之
無有見者閽人曰適約上人來聞公睡眠去矣淵遂遣人追請於路
及之得與偕至淵所靜坐良久淵病不覺自瘳由是擧家敬奉謂爲
神異後淵爲尚書令敕令法師於省中居住時左僕射瑯琊王儉
亦崇信佛法及淵薨後又敕法師依舊居省中至儉爲丹陽尹亦携
在郡廨講通法華大品禮敬殊特人問法師曰旣絶穀淸虛高蹈物
表今朝貴接請常有喜色得無以勢乎法師答言貧道意樂便往不

知物議也周顒聞之謂人曰法師外身爲法所在弘濟萬物宰相天下具瞻一人信向四方仰則教化之所因是以喜也法師行菩薩心豈以游朱門爲貴寵耶齊給事中婁幼瑜者法師之族祖也以儒學知名年已耆宿每見法師輒起作禮或問之幼瑜曰此人乃菩薩身耳方爲天下師豈惟老夫耶時人多以幼瑜呼法師爲菩薩笑之唯王儉周顒以幼瑜之言爲信及王儉薨後法師還草堂周顒時爲太子僕與吳興沈約同在東宮情好甚睦約於此始得至寺與法師相識屢相嗟嘆以爲道安惠遠無以尚也約常白法師曰瞻仰致敬誠在無已但法師非弟子所得致屈耳脫可致屈願法師不忘法師曰貧道齋戒禮佛觸處而可豈有難致耶昔褚王二公常供養於尚書省僕射省檀越後若作此官能見要請豈敢不從約曰法師若此言恐今身無緣矣初法師二親既殁墳壟未修乃欲東歸改葬到隆昌元年促裝登途會沈約除東陽太守聞法師此行遂與之同舟及到郡營葬事賻贈甚厚墓成法師遂遊金華山住赤松澗採藥服餌時

有道士丁德靜隱居此山爲山精所惱後德靜醉卧忽有青蛇嚙足而死觀宇空廢縱有道士輒爲精蛇所嬈竟不能居也長山縣令徐伯超聞之曰山精爲害由道士皆不能精進所致耳試推此觀與約公必能清衛於是乃共入澗請法師法師不辭直移入觀居住良久晝卧忽見二青衣女子資質姝麗携手歌吟從澗水中出法師徐起正坐語之曰汝等二精魅放横來久然此地已屬我汝等何敢來耶仍說法化之女子承受頂禮而退自此後觀中無復妖怪也法師在觀逾年餌藥斷穀所進麻棗而已會沈約被代因更相隨出都還居草堂寺至天監元年約爲尙書僕射啟勅請法師居省中約遂禮法師曰草堂之言今果然矣師笑曰子產有云多言或信約曰弟子始願不及此榮生望外豈非佛乎信奉愈至約尋爲左僕射尙書令法師並隨在省中常以說法爲務時有二白蝙蝠現草堂寺東門上毛色美澤衆僧相謂曰仙人合藥常用此物求不可得有緣至耳必爲法師瑞應也乃籠將入省以與法師法師熟視良久曰我服食數十

年常噉草木根葉倘懷不必今合藥用衆生皮骨者豈人心哉服汝縱能使我長生久視白日飛騰義不忍害汝以成巳也於是送還草堂寺放之少頃又有二頭現法師梁下法師呪而遣之如初後不復見也後約爲丹陽尹又請法師在郡供養約少時往詣法師所神氣不樂仰頭看屋謂法師曰昔王褚二公供養法師並爲京尹今弟子復得繼跡前修弟子過去後朝賢居此者復應奉請法師亦可安居此屋弟子朝露耳不知法師當復見如弟子輩幾人法師瞪目良久答曰檀越前生作福今身受報旣足方便輪轉貧道在此世界未得滅度猶應助世教化別有緣會當非復此屋也約曰弟子得見法師此時不答言不見也約因指同來客應豐之曰伊年少見不答言不見也約不懌而退其年約薨後法師還居草堂寺至後年應豐之又亡豐之者南頓人奉道精進多有感通爲沈約所知始病弟子進藥豐之曰何用服此約公言驗吾必不起矣數日而終天監十一年武帝始請相見禮敬甚優宣預後堂齋講上每與師說法清談動經晨

夜賞遇業信無與比者上將受菩薩淨戒乃妙擇法門窮推戒行特大德僧四方雲集師道所向獨歸法師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詔取四月八日當受菩薩戒又於杜姥宅設無遮僧尼供分千僧入華光殿設會祀皇天后土社稷五嶽四瀆賑濟天下孤獨惸寡放生天下物命宣勅七日四更從杜姥宅行城南門入到會所是日丁巳詔曰梵網經云居帝王位者應先受菩薩戒故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宜修身戒心以弘治道朕宴居儼思深念至歸不發弘誓願受菩薩戒豈能起慈悲心行平等行觀視衆生猶如一子所以受持正法在予不疑欲以億兆同茲福慶凡天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是日延法師於等覺殿上受菩薩戒修八關齋設無遮大會朝野白黑十餘萬衆香花伎樂法事之盛振古未有也是日皇帝欲令法師先示現形相乃詔請四字導師爾時僧徒有千餘人舉座無能導者咸推法師焉法師爲其文曰願皇成佛午後皇帝方欲受戒先頂禮於法師而請曰弟子頂禮法師法師勿使外人知之於是法師遂合掌入㲲瓶中

少選化成五色雲臺而出法師在瓶中結加趺坐須臾之間便即復身如初謂皇帝曰貧道化身入瓶中亦請陛下無令外人知之遂於等覺殿佛前東面說法受戒皇帝披福田之衣對佛北面受戒受戒畢自親執弟子之禮上與法師語呼為闍梨與臣下言稱為智者他日法師入內常施漆牀於東面法師入就榻立上先作禮然後並坐焉爾後皇儲王公以下舉國臣民一切盡敬六宮妃主莫不受業京邑名僧朝野士庶蒙度脫著錄者四萬八千人法師尊重極焉始受戒時有一乾鵲歷階而上無所畏懼戒畢而去又兩孔雀俱欲昇階驅之不飛行至戒壇宛頸聽法上曰此鳥必欲滅度更受他果果時法師重為說法及後數日同時而死初郡孝廉有樓道一者法師之族叔也齊永明中年八十餘傳言云我少時常隨法師曾祖道蓋慈其墓側聞道蓋歎曰昔有墓師指相吾家山云後代當有苦行達道為王者師今吾子孫但好射獵寧有此望哉自道蓋歎後三十許年而法師生焉及生而神異為帝者師故知相者之言驗矣始法師才

思淸迴至於制作文章亦皆臻妙常與湘東王諮議范胥友善及胥亡法師乃臨其喪賦詩曰

我有數行淚　不落十餘年　今日爲君盡　併洒秋風前

此詩傳於天下爲世所重是後精修經藏深證無生世間辭句則鄙而不爲也中大通四年師夢見舊宅盡朱門白壁及寤便發心以宅爲寺遂奏請置寺謂此地本是我生育之所因立名爲本生寺又詔改所居竹山里爲智者里焉大同元年秋八月法師知緣盡乃使人伐寺門外樹枝曰鑾輿當至此枝妨道至九月六日現身有疾北首右脇而卧謂弟子曰我夢四大衆幡花迎我我凌虛而去此間福報當盡至十六日詔使舍人徐儼入寺問疾法師曰今夜當去及至五更二唱有異香滿室法師又謂弟子曰夫生者自然恒數汝等當以慧定存心勿起亂想言畢而滅時年八十四是日皇帝及百辟果來臨喪先是法師卧疾時見道場內有老翁被髮執錫乃謂人曰汝見此不及遷柩日衆僉議葬寺之東巖至二十九日壬申詔葬於獨龍

山與寶誌菩薩隣墓故知病時見老翁者乃誌公也法師臨終時常所乘青牛忽大鳴吼淚涕交横遂不飲水草日向羸瘠每至朝暮哭臨時又鳴吼如初及葬日詔使韋從部伍自寺至山亦涕泣聲鳴不絶又始建墓之日有雙白鶴飛來繞旋悲唳馴狎於人有若家禽至葬後三日則不復現矣大同三年詔使從都載龍虎輣於本生寺前招魂爲槨一所令於本生寺樹碑使國子祭酒蕭子雲爲之文又於草堂寺樹碑令度支使王筠爲之文

嵩頭陁法師

法師名達摩不知何國人所居在雙林北四十里巖谷叢林之間其地多楓香樹因號爲香山法師居此已久無人知者後有採薪人遇見形甚枯槁神氣爽邁獨坐大樹下因就與語甚悅法師謂曰此處堪造寺恨力寡不能自致耳樵者乃請法師出山向俗人家供養法師曰有一不種五辛處吾乃往矣樵者思惟乃有一家先世已來未嘗種此卽將法師往其家於是邑聚之人迭供養之乃與人相携向所

居之處以四木作梟釘地曰此可置寺矣後因暫游松岣山南遇梁常侍樓偃偃亦有倫鑒見法師眉目秀異知非常人因與語大悅法師謂曰貧道是外國凡僧頭陁至此與檀越過去深有因緣今欲共弘佛事舟航羣生乃與偃期來歲八月至所居松林下相見於時佛法尙劣偃猶未識心之所期又疑其或是聖人故至時芟薙荊棘開路向二十里方逹法師所見法師披糞掃之衣加趺而坐歡然謂偃曰菩提之道利益處廣當與檀越共崇建三寶蕩沃六塵若身失正報曠刼不復人身盲龜遇孔豈可復期偃聞是言乃與從者共發道心崇弘正法法師乃與偃等瞻視地勢見千巖秀出四向環繞因號向者四梟所釘之地爲龍腋遂共立一精舍名香山寺又於其傍造一小倉止容一斛許米狀甚朴陋法師令糴米一斛以實之曰取此米供僧及施貧乏將盡人卽送來未嘗空匱時人號爲常滿倉後人或嫌此倉大小更廣大之加以彫飾則一空之後竟歲無施米者其倉至今猶在時村邑聚落信向者多捨稻田以給四方學道者後有

山賊數十人皆持軍器來刼財物法師但閉房安坐無有怖畏賊旣不能得入但揚聲大罵令僧逐出法師於房徐謂之曰我狀貌惡不堪與檀越相見須臾羣賊手足皆不得動搖如被人繫縛因卽頓地精神潰亂不復相知賊卒惶怖謝罪良久方得醒悟是時鄉中士庶謂此賊拒稟共縛以上郡賊徒令其母入山詣法師所請法師但輒言謂之曰且莫大憂復當自解至四月八日果遇赦免爾時寺中共建靈剎設無遮法會道俗萬衆共引麻絆舉剎絆忽中斷引者皆顚躓莫知何計法師乃發念曰有何魔事使之然乎因出身上銀瓶水瀉於鉢裏乃內外攪之忽大悲泣須臾呪而作禮禮畢欣然而笑卽捧鉢繞剎一周剎乃不假人功屹然自立爾時有沙門惠凱暫辭還家其母密爲烹雞凱意無人知遂與其母私食之及明還山法師以冥知之因訶責之復次有人於市鬻菜果以爲齋供遇主人不在遂竊少薑還以備供養及中時僧徒咸坐主人次弟行食法師盡受諸物唯不受薑因謂曰不許而取何爲濫竊主人䠞踖而已普通元年

五月三日縣令蕭子睦將往寺頂禮法師先過村落受百姓酒食之饋醉飽然後入寺法師閉房不出唯傳言明府速返矣蕭令勃然作色心欲放火焚寺而未發因更欲稍前良久不得進遂却還縣明日近寺檀越來問法師曰昨明府拜謁何以不前法師何以不出答曰遊戲相過貧道是以不出立心放火焚寺明府是以不前向後此境當三十年大旱常侍樓偃遽以此言白蕭令大恐卽馳至寺虔誠禮請懺悔師因爲說菩提妙道蕭令悅受而去法師以其年三月十四日始往近村赴齋會使不日還山衆人苦請法師誓不北顧乃言曰貧道緣會而來緣盡而去於是士女悲戀涕泣相繼道路是日法師率爾南行望見南山有紫雲蓋上乃喜曰此處可以置寺矣行至佘山江水泛溢船人不肯渡法師乃布繖水上手把鐵魚磬截流而渡南至稽亭塘下見大士泝水求魚因發大士神妙之跡并示以修道之所而去行至萊山當紫雲蓋處遂止而立精舍於其山頂號萊山寺法師常謂人曰萊山王而不久香山久而不王此寺從是信施者

多財物般贍僧徒來者相繼隨事能給自數十年之外其地既依據林嶺或時有鬼物故居者甚不安穩稍稍引去遂至荒廢後近村長老共移此寺額於直北十里平川中置乃得安堵香山則貧富適中至今如初法師又於寺南山中多種果樹每晨夕躬自履行於道上重逢大士甚悅因摩大士頂曰自念余當西邁不值菩薩道興遂各還其所居法師至寺數日乃留住鐵魚磬而鐵魚磬者以鐵爲之狀似魚形此寺晨昏至今擊之法師西至金華縣界南山下曰此亦可以置寺又以杖刺地曰此可以穿井矣爾後竟以此地置龍盤寺以杖刺處鑿井井不甚深雖亢暘不竭法師又於西行至龍丘界望見南山巖勢孤秀又曰此亦可以置寺矣因居止其中建立蘭若後號此爲龍丘巖寺寺成後法師更西行入萬善山口見山盤勢紆又欲置立精舍忽遇二檀越乃指示以其所三人遂共發願言當給施糧食以獎成此功德法師問曰檀那家居遠近答曰不近不遠是此間地主耳乃各自稱姓一曰陳氏一曰趙氏一曰蘇氏並不言其名字

付家

夢 慶

及精舍向成號曰離六塵寺三人遂相與辭别而去莫知所終法師又西行至孟度山此山先有白鹿及常聞鐘磬之響更於此地置立精舍號三藏寺始法師發迹置香山寺及此凡七所得山川之形勝黑白供養迄今猶然三藏事畢法師却還龍丘巖寺及入滅大士心自知之乃謂諸弟子曰嵩公已還兜率天宮中待我我同度衆生之人去巳盡矣

慧集法師

闍梨俗姓王名虵之吳郡富春右鄉大括里人家本貧賤常有執隸之苦于時身有郡縣徭役恐被追攝逃匿天台山剃髮爲僧頭陁苦行精勤佛法既避官事不恒一處聞有東陽大士深解大乘遂夜行往雙林既不的知方所但任運而往每至四衢道口一心閉目從其所趣乃得路直至大士所先是大士言我捨財寶爲三界受苦衆生設法會爾後心小憂即於是夜夢見釋迦佛慰謂我言汝勿憂也我當遣一沙門來助汝復於是夜夢中口生一小兒仰卧我膝上熟看

我面我謂小兒曰汝識我不答曰何以不識彌勒佛耳小兒豈地即成大德沙門覺後三日法師至大士與解說法門遂朗然開悟是時梁武帝廣招英俊四方雲集唯雙林大士尚未延請大士從容爲法師曰上人若能修習無漏聖道者當爲我詣國捨頭相證誓使解脫法師因爾依止大士爲苦行弟子乃發菩提之心弘闡正法不悋軀命遂求詣國自陳說大士行願度衆生之意法師至都突進自陳大士德業因被訶責自理得免續詣宮門擊鼓將陳所由得罪付錢署一年在役中教化造立甎塔數層主者服其勇猛精進啟請釋放後得還山道俗謂大士是白衣人而有沙門弟子多生疑惑及興毁謗法師乃與居士傅普愍共議於三寶前立志誓曰若大士道法不弘各隨苦行弘布正道普愍乃劓鼻燒指廣作佛事續詣縣令蕭詡弘道而教普愍曰實心爲法左右曰君心在內云何見普愍即出外借刀割耳一隻以表心志蕭令及左右讚美先大士常謂人曰慧集是觀音普愍是文殊及此迭相證盟毁傷髮膚非此不能也法師自是

布施放生救苦治病遊行郡國不以艱苦告勞自唱無量樂因說偈
日大士兜率來震動遊諸國蓮華匝地生特許迎彌勒普光初學道
無邊世界動廻天復轉地幷入一毛孔爾時人間唱此偈者多不領
解或有會其理者謂大士旣是彌勒佛分身法師又爲觀音降迹經
云彌勒下生雨花遍地觀音登覺方成普光如來偈言震動諸國卽
彌勒下生之時也廻天轉地卽是觀音應變之迹也法師常至會稽
龍華寺見一跛扶兩杖而至曰病已四十年乞療法師曰但一心念
我跛者從之少頃法師令放一杖跛者從之又復令放一杖便拂衣
而去跛者依止便能趨走法師又於市中見一老人病耳聾云已多
載矣良醫不能治法師亦曰一心念我念已卽使人喚之聾者稍聞
三喚全愈乃去至太末縣有景蓮道人心有癥結疾又一僧久患白
癩二僧俱來乞療法師又令各一心念我遂皆愈又於信安縣遇一
比丘尼積年癲癇亦來求療法師又令一心念我念已亦愈法師凡
所救治皆不俟湯藥唯令一心念我又令以財物布施則其疾隨事

而愈不可勝紀其後時有疾愈者來相報法師受之迴施乞人法師或於道路逢遇乞人衣服破弊即脫衣而與之換着惡衣去又好放生每見人家有網罟之具輒取焚之見賣生物不論貴賤直投水中然後令賣主取直又至長山縣豐江村與漁人並行苦乞簄中魚放之漁人不與而提簄浴于江側法師因是取簄投之江中漁人大怒拳捶無度法師深自引咎又於東陽市魚欲放遇有一人與法師爭買以充家饌法師不得魚因謂爭買者曰食放生魚恐致腸痛其人不信將還與家人食之皆心腸楚痛轉就困篤彼即追悔求法師懺罪即往其家少頃隨愈又至會稽市中買生見有兩船載生法師即盡覆之水中而謂魚主曰此是放生之錢耳不宜多取法師結放生之事至死不替常於道路值大雨霑衣服不沾香潔倍常法師精心苦行履歷險阻艱辛無有厭倦因燒兩指而爲法炬供養三寶後即燒六指供養諸佛行至迮溪遇魚四船苦求買放既無見物求立券約至於潜白山取直仍相隨行緣路放生衣資略盡即以其月十三

日入於潸上牧里靈山尼寺更燒二指指既燒盡進燒兩臂又有人來苦求法師所燒之臂血用以治病法師欣然舉臂刺血與之是日又燒舊瘡光明洞然其臂既盡乃以其夜滅度時大同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年四十七諸僧共葬於潸印渚初法師之未亡也謂徒衆曰我死後七日當示瑞相及至時諸道俗設無遮大會爾時平明有神光五色徧繞刹柱久而不散又於寺內放大光明一日一夜大衆咸覩皆發菩提心

慧和法師

法師俗姓馬氏本扶風茂陵人遠祖以衣冠世族晉永嘉年中隨五王南遷蘭陵子孫居焉法師年數歲時舉家不在獨處私室忽見有一人金色與之共戲爾後行遊金人攏排出入至十餘歲遊興皇寺志公見之旋繞三匝歎伏久之年二十得度居敬愛寺於是考論經律微妙奧義靡不周究時有雲法師者法門博贍道俗所歸一見法師深相賞遇恒令覆講不盈旬時盡曉經中微旨雲公已仰之不逮

矣年未三十已究解諸佛秘藏講論無敵當時復有頭陁寺隱法師者名稱高遠四方歸依慧和法師乃賣身供養鞠躬諮稟隱公云若能於空山曠野城邑聚落唱三昧名首楞嚴法其利甚深能成衆行法師從之每至下講後輒於歧路間高唱是言時有不逞弟子或罵辱毆捶法師怡然自若及隱公將欲遷化法師乃計謀後事曰誰可依止答曰東陽傳大士自然智慧深解大乘可依爲師範于時大士在都居蔣山與梁武帝紹興正教法師禮謁請爲弟子初寓會稽彥闍梨所彥曰我是懈怠人豈可見和法師耶乃更循飾衣服沐浴清淨引入房內綢繆久之法師遂辭往東陽時東陽徒衆知法師將到居士普慜往縣過上甲侯語忽道和闍梨於都立誓爲大士弟子今當故來供養家師今將至矣甲侯聞是語抗聲罵言普慜貢高合治皇太子數請和闍梨尚不能致豈有遠來見大士義普慜不答後十一日闍梨果至上甲侯即往禮問訊問曰那忽至此答曰故來禮大士上甲侯心大慈愍因隨闍梨入山頂禮弁設檀會大士見法師來

（編按：原書至此缺頁。此下據卍續藏本補足。）

至歡喜讚歎爲說無上菩提之道法師伏膺供養不避艱苦梁大同元年法師語其弟子法泉曰急須買甌𤬪糗屑食具及行龍人或不知其故至明年十一月僞北齊王高洋遣使迎接法師遂去則知甌𤬪等具果是行裝矣既至鄴都深見禮接供養數月師因示有疾洋躬往看侍醫藥遂於鄴都定國寺滅度時年六十法師未疾之日遺語謂智璩等曰眠覺死後諸人葬我土中耳智璩曰既不葬土中則若何而可法師曰意願舉置野澤中以肉施須者食之願令食者發菩提心汁流落地潤十方世界中草木悉成藥治一切衆生病苦餘骨風吹一一微塵在一佛所變成如意寶珠供養然後普雨十方世界爲飲食物給與衆生及滅度後智璩對衆人說之衆人不從遂共殯葬始法師自幼及長僧祇八部佛覺三昧研覈凡普檢校衆家多知弘益又講大乘義一百二十遍大涅槃五十遍首楞嚴四十餘遍在廣陵誦出大乘義

六十九科諸學徒共執筆錄出爲十八卷名敎一卷幷序一卷合二十卷法華義疏十卷傳於世初始興寺有素法師嘗夢見人捧大束文字云是和法師善籌因問曰我有此不答曰有遂出一小卷曰此是也明日法師來說此夢乃是法師拈香火結緣法師稟性謙恭不曾受人禮拜拜則答之每與人講說義得財施則先將奉佛次將布施齋會處見倚像則起立不敢坐爲人受戒得嚫悉還世尊曰受此戒者是佛慧和奉述而已豈可受施法師性又儉約坐臥不御氈被但用錫瓶堪耐風寒則可也有人揑作法師像於塔龕中法師遠令打碎其謙挹如此

善慧大士附錄卷第四終

紹興壬戌住寶林寺定光大師元滿攜唐進士樓穎所撰

善慧大士錄以示予端憂之暇取而觀之病其文繁語俚不足以行遠且歲月或舛焉乃爲刊正總爲四

卷凡大士應迹終始及所著歌頌悉備矣一時同道之人亦附見于末紹興十三年三月望

資政殿學士左朝奉大夫知紹興軍府事充兩浙東路安撫使樓　炤謹題

潛溪別集第七題善慧大士錄後曰

滑者定光大師元湛主寶林日以唐國子進士樓穎所撰善慧大士錄八卷示浙東安撫使樓公炤樓公病其文繁語俚而歲月復訛芟爲四卷凡大士應迹始終及所著歌頌悉備時紹興十三年之春三月也今寶林住持佛日大師致凱持以示予予猶恨其刊削未□欲重定之會抱疾而未能然而古文殿修撰龍津居士緜公亦嘗患穎書繁蕪無以發明甚深難思之義爲之刪潤復造文以表出之梁溪李忠定公讀而悅之作偈以贊龍津與樓公蓋同時人□乎其不及見此書也余因記其事卷後而歸諸佛日幸訪龍津之本而刻焉則余雖未能重□要不足深憾也已

傅大士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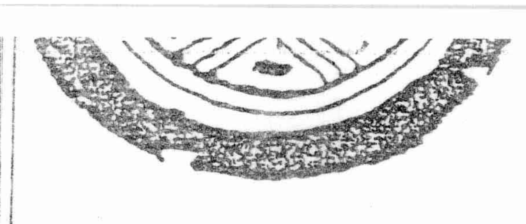
善慧大士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降于雙林鄉傅宣慈家本名翕年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漉魚獲已沈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謂之愚會有天竺僧嵩頭陀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爐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即與籃籠盛去日常營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天嘉二年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共語爲我補處也其山頂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雲黃山梁武帝請講金剛經士纔陞座以尺揮按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誌公曰陛下會麼帝曰不會誌公曰大士講經竟又一日講經次帝至大衆皆起唯大士端坐不動近臣報曰聖駕在此何不起大士曰法地若動一

切不安。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靸履朝見。帝問是僧邪。大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邪。大士以手指靸履。帝曰是俗邪。大士以手指衲衣。皆作心王銘曰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靑。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卽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瞋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眞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卽心卽佛。卽佛卽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愼。剎那造作。還復漂沉。

淸淨心知。如世黃金。般若法藏。竝在身心。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四相偈曰生曰老曰病曰死。識託浮泡起。生從愛慾來。昔時曾長大。今日復嬰孩。星眼隨人轉。朱唇向乳開。爲憐迷覺性。還却受輪迴。覽鏡容顔改。登階氣力衰。咄哉今已老。趨拜復還虧。身似臨崖樹。心如念水龜。尙貪耽有樂。不肯學無爲。忽染沉痾疾。因成臥病身。妻兒愁不語。朋友厭相親。楚痛抽千脈。呻吟徹四隣。不知前路險。猶尙恣貪瞋。精魄隨生路。遊魂入死關。祇聞千萬去。不見一人還。寶馬空嘶立。庭花永絕攀。早求無上道。應免四方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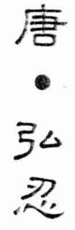
鐫傳大士錄跋

自昔賢哲之士多是菩薩位中人慈愍群生故乘於
弘願力降生人間示全揚化無垢稱現長者之像妙
吉祥示儒生之形其事盖可證也善慧大士本能仁
眞子而位居補處竊遊于華林之岩而現分身於沙
界厥應化無方非凡流所測古人贊云道冠儒履釋
加沙和會三家作一家忘却率陀天上路癡坐雙林
待龍華行實詳載于錄中矣余雖學時曾遊講肆略
四教集解其中至于引斯錄明梁慧約傳始知有此
書斬之遐邇覓不克獲適搜古藏雖得一本蠹損漫
漶字畫不全憂之尙矣日者又遇一本對閱校讐幾
盡得通因傍加國語命是印生用欲流通尙惜數處
有泯滅字后之覽者以善本補闕爲幸矣旹
元祿第七歲次甲戌臘月八日嗣祖沙門伯映泰書
于大慈禪舍





最上乘論



唐·弘忍 述


續十乘論

最上乘論

五祖弘忍大師說

凡趣聖道悟解眞宗修心要論若其不護淨者一切行無由取見願善知識如有寫者用心無令脫錯恐誤後人

夫修道之本體須識當身心本來清淨不生不滅無有分別自性圓滿清淨之心此是本師乃勝念十方諸佛

問曰何知自心本來淸淨答曰十地經云衆生身中有金剛佛性猶如日輪體明圓滿廣大無邊只爲五

陰黑雲之所覆如瓶內燈光不能照輝譬如世間雲霧八方俱起天下陰闇日豈爛也何故無光光元不壞只爲雲霧所覆一切衆生清淨之心亦復如是只爲攀緣妄念煩惱諸見黑雲所覆但能凝然守心妄念不生涅槃法自然顯現故知自心本來清淨

問曰何知自心本來不生不滅答曰維摩經云如無有生如無有滅如者眞如佛性自性清淨清淨者心之原也眞如本有不從緣生又云一切衆生皆如也衆賢聖亦如也一切衆生者卽我等是也衆賢聖者卽諸佛是也名相雖別身中眞如法性並同不生不

滅故言皆如也故知自心本來不生不滅

問曰何名自心爲本師答曰此眞心者自然而有不從外來不繫束修於三世中所有至親莫過自守於心若識心者守之則到彼岸迷心者棄之則墮三塗故知三世諸佛以自心爲本師故論云了然守心則妄念不起則是無生故知心是本師

問曰何名自心勝念彼佛答曰常念彼佛不免生死守我本心則到彼岸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故云守本眞心勝念他佛又云勝者只是約行勸人之語其實究竟果體

平等無二

問曰衆生與佛眞體旣同何故諸佛不生不滅受無量快樂自在無碍我等衆生墮生死中受種種苦耶

答曰十方諸佛悟達法性皆自然照燎於心源妄想不生正念不失我所心滅故得不受生死不生死故卽畢究寂滅故知萬樂自歸一切衆生迷於眞性不識心本種種妄緣不修正念故卽憎愛心起以憎愛故則心器破漏心器破漏故卽有生死有生死故則諸苦自現心王經云眞如佛性沒在知見六識海中沉淪生死不得解脫努力會是守本眞心妄念不生我所心滅自然與佛平等無二

問曰眞如法性同一無二迷應俱迷悟應俱悟何故佛覺性衆生昏迷因何故然答曰自此已上入不思議分非凡所及識心故悟失性故迷緣合卽合說不可定但信眞諦守自本心故維摩經云無自性無他性法本無生今卽無滅此悟卽離二邊入無分別智若解此義但於行知法要守心第一此守心者乃是涅槃之根本入道之要門十二部經之宗三世諸佛之祖

問曰何知守本眞心是涅槃之根本答曰涅槃者體

是寂滅無爲安樂我心旣是眞心妄想則斷妄想斷故則具正念正念具故寂照智生寂照智生故窮達法性窮達法性故則得涅槃故知守本眞心是涅槃之根本

問曰何知守本眞心是入道之要門答曰乃至擧一手爪畫佛形像或造恒沙功德者只是佛爲敎導無智慧衆生作當來勝報之業及見佛之因若願自早成佛者會是守本眞心三世諸佛無量無邊若有一人不守眞心得成佛者無有是處故經云制心一處無事不辦故知守本眞心是入道之要門也

問曰何知守本眞心是十二部經之宗答曰如來於一切經中說一切罪福一切因緣果報或引一切山河大地草木等種種雜物起無量無邊譬喻或現無量神通種種變化者只是佛爲敎導無智慧衆生有種種欲心心行萬差是故如來隨其心門引入一乘我旣體知衆生佛性本來淸淨如雲底日但了然守本眞心妄念雲盡慧日卽現何須更多學知見取生死苦一切義理及三世之事譬如磨鏡塵盡明自然現則今於無明心中學得者終是不堪若能了然不失正念無爲心中學得者此是眞學雖言眞學竟無

所學何以故我及涅槃二皆空故更無二無一故無所學法性雖空要須了然守本眞心妄念不生我所心滅故涅槃經云知佛不說法者是名具足多聞故知守本眞心是十二部經之宗也

問曰何知守本眞心是三世諸佛之祖答曰三世諸佛皆從心性中生先守眞心妄念不生我所心滅後得成佛故知守本眞心是三世諸佛之祖也上來四種問答若欲廣說何窮吾今望得汝自識本心是佛是故慇懃勸汝千經萬論莫過守本眞心是要也吾今努力按法華經示汝大車寶藏明珠妙藥等物汝

自不取不服窮苦奈何會是妄念不生我所心滅一切功德自然圓滿不假外求歸生死苦於一切處正念察心莫愛現在樂種未來苦自誑誑他不脫生死努力努力今雖無常共作當來成佛之因莫使三世虛度枉喪功夫經云常處地獄如遊園觀在餘惡道如己舍宅我等衆生今現如此不覺不知驚怖煞人了無出心苦哉苦哉若有初心學坐禪者依觀無量壽經端坐正念閉目合口心前平視隨意近遠作一日想守本眞心念念莫住卽善調氣息莫使乍麤乍細則令人成病苦夜坐禪時或見一切善惡境界或入

青黃赤白等諸三昧或見身出大光明或見如來身相或見種種變化但知攝心莫着並皆是空妄想而見也經云十方國土皆如虛空三界虛幻唯是一心作若不得定不見一切境界者亦不須怪但於行住坐臥中常了然守本眞心會是妄念不生我所心滅一切萬法不出自心所以諸佛廣說如許多言敎譬喩者只爲衆生行行不同遂使敎門差別其實八萬四千法門三乘八道位體七十二賢行宗莫過自心是本也若能自識本心念念磨鍊莫住者卽自見佛性也於念念中常供養十方恒沙諸佛十二部經念

念常轉若了此心源者一切心義自現一切願具足一切行滿一切皆辦不受後有會是妄念不生我所心滅捨此身已定得無生不可思議努力莫造次如此真實不妄語難可得聞聞而能行者恒沙衆中莫過有一行而能到者億乂劫中希有一人好好自安自靜善調諸根就視心源恒令照燎清淨勿令無記心生

問曰何名無記心答曰諸攝心人爲緣外境麤心小息內鍊眞心心未清淨時於行住坐臥中恒微意看心猶未能了了清淨獨照心源是名無記心也亦是

漏心猶不免生死大病況復摠不守眞心者是人沉沒生死苦海何日得出可憐努力努力經云衆生若情誠不內發者於三世縱值恒沙諸佛無所能爲經云衆生識心自度佛不能度衆生若佛能度衆生者過去諸佛恒沙無量何故我等不成佛也只是情誠不自內發是故沉沒苦海努力努力勤求本心勿令妄漏過去不知已過未來亦不及今身現在有遇得聞妙法分明相勸決解此語了知守心是第一道不肯發至誠心求願成佛受無量自在快樂乃始轟轟隨俗貪求名利當來墮大地獄中受種種苦惱將何所及

奈何奈何努力努力但能著破衣飧麤飧了然守本眞心佯癡不解語最省氣力而能有功是大精進人也世間迷人不解此理於無明心中多涉艱辛廣修相善望得解脫乃歸生死苦了然不失正念而度衆生者是大力菩薩分明語汝等守心第一若不勤學者甚癡人也不肯現在一生忍苦欲得當來萬劫受殃聽汝更不知何囑八風吹不動者眞是珍寶山也若知果體者但對於萬境起恒沙作用巧辯若流應病與藥而能妄念不生我所心滅者眞是出世丈夫如來在日歎何可盡吾說此言者至心勸汝不生妄

念我所心滅則是出世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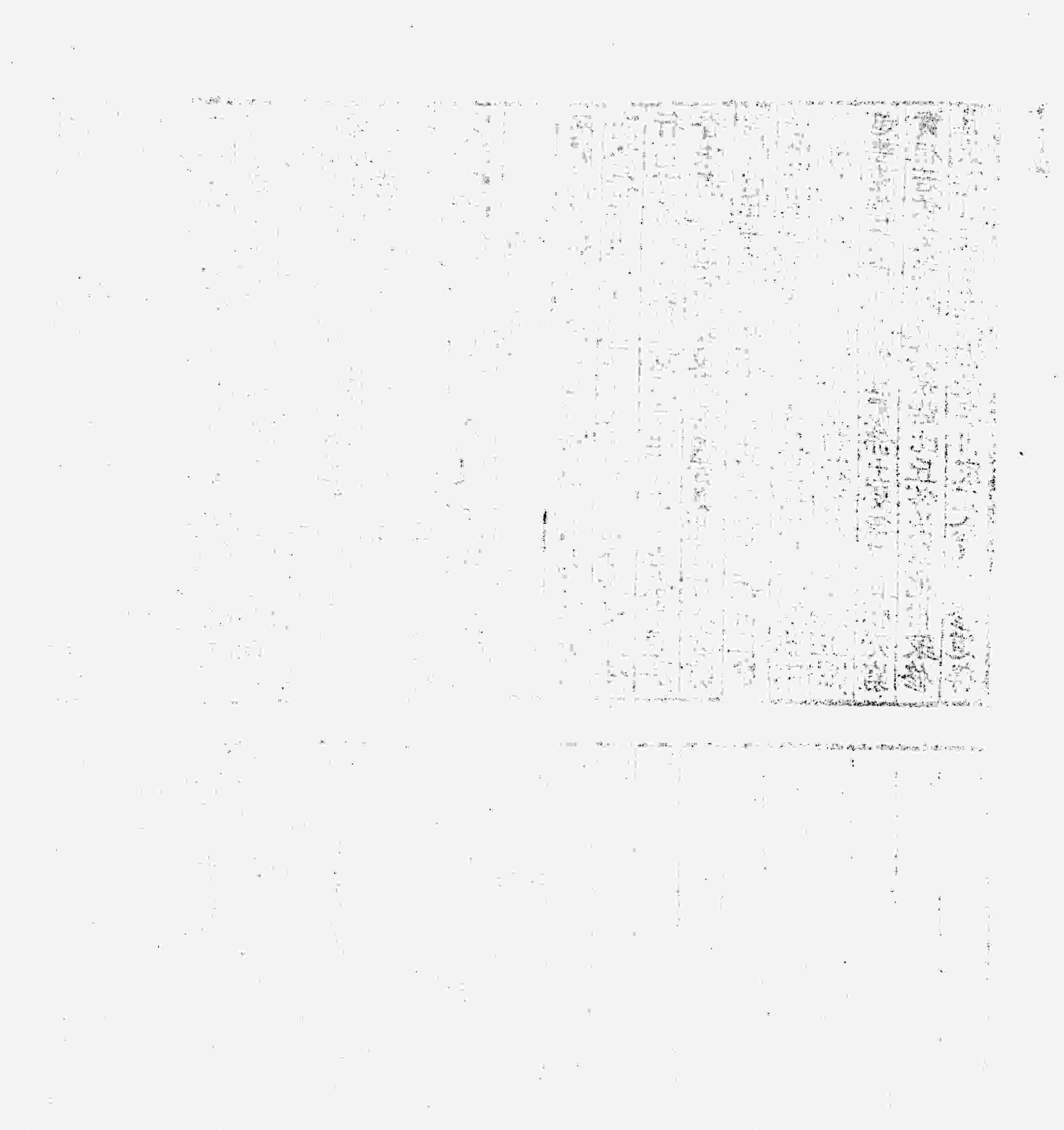
問曰云何是我所心答曰爲有小許勝他之心自念我能如此者是我所心涅槃中病故涅槃經曰譬如虛空能容萬物而此虛空不自念言我能含容如是此喻我所心滅趣金剛三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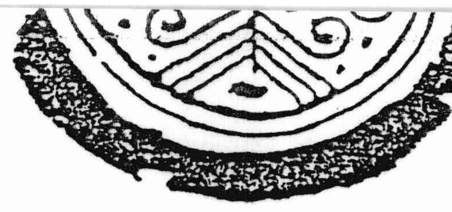
問曰諸行人求眞常寂滅者只樂世間無常麤善不樂第一義諦眞常妙善其理未見只欲發心緣義逐思覺心起則是漏心只欲亡心則是無明昏住又不當理只欲不止心不緣義卽惡取空雖受人身行畜生行爾時無有定慧方便而不能解了明見佛性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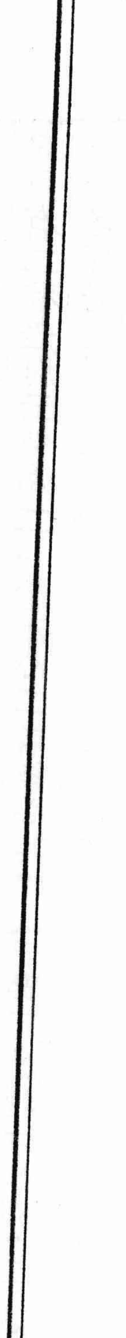
行人沉沒之處若為超得到無餘湼槃願示真心答曰會是信心具足志願成就緩緩靜心更重教汝好自閑靜身心一切無所攀緣端坐正念善調氣息懲其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好好如如穩看看熟則了然此心識流動猶如水流陽焰曄曄不住既見此識時唯是不內不外緩緩如如穩看看熟則返覆銷融虛凝湛住其此流動之識颯然自滅滅此識者乃是滅十地菩薩衆中障惑此識滅已其心卽虛凝寂淡泊皎潔泰然吾更不能說其形狀汝若欲得者取湼槃經第三卷中金剛身品及維摩經第三卷見阿閦佛品緩緩尋思細心搜檢熟看若此經熟實得能於行住坐臥及對五欲八風不失此心者是人梵行已立所作已辦究竟不受生死之身五欲者色聲香味觸八風者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是行人磨鍊佛性處甚莫恠今身不得自在經云世間無佛住處菩薩不得現用要脫此報身衆生過去根有利鈍不可判上者一念間下者無量劫若有力時隨衆生性起菩薩善根自利利他莊嚴佛土要須了四依乃窮實相若依文執則失真宗諸比丘等汝學他出家修道此時出家出生死枷是名出家正念具足修道得

成乃至解身支節臨命終時不失正念卽得成佛弟子上來集此論者直以信心依文取義作如是說實非了了證知若乖聖理者願懺悔除滅若當聖道者迴施衆生願皆識本心一時成佛聞者努力當來成佛願在前度我門徒

問曰此論從首至末皆顯自心是道未知果行二門是何門攝答曰此論顯一乘為宗然其至意導迷趣解自勉生死乃能度人直言自利不說利他約行門攝若有人依文行者卽在前成佛若我誑汝當來墮十八地獄指天地為誓若不信我世世被虎狼所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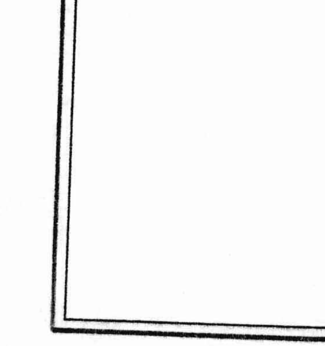






觀心論

梁・菩提達磨　撰





觀心論

初祖達摩大師說

慧可問曰若有人志求佛道當修何法最爲省要師答曰唯觀心一法摠攝諸行名爲省要

問曰云何一法摠攝諸行師答曰心者萬法之根本也一切諸法唯心所生若能了心萬行俱備猶如大樹所有枝條及諸花菓皆悉因根栽樹者存根而始生伐樹者去根而必死若了心修道則省功而易成若不了心而修道乃費功而無益故知一切善惡皆由自心心外別求終無是處

又問曰云何觀心稱之爲了答曰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了四大五蘊本空無我了見自心起用有二種差別云何爲二一者淨心二者染心其淨心者卽是無漏眞如之心其染心者卽是有漏無明之心此二種心自然本來俱有雖假緣和合互不相生淨心恒樂善因染心常思惡業若眞如自覺覺不受所染則稱之爲聖遂能遠離諸苦證涅槃樂若隨染造惡受其纏覆則名之爲凡於是沉淪三界受種種苦何以故由彼染心障眞如體故十地經云衆生身中有金剛佛性猶如日輪體明圓滿廣大無邊只爲五陰黑雲所覆猶如瓶內燈光不能顯現又涅槃經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無明覆故不得解脫佛性者覺也但能自覺覺智明了離其所覆則名解脫故知一切諸善以覺爲根因其覺根遂能顯現諸功德樹涅槃之菓由此而成如是觀心可名爲了

又問曰上說眞如佛性一切功德因覺爲根未審無明之心一切諸惡以何爲根答曰無明之心雖有八萬四千煩惱情欲恒沙衆惡無量無邊取要言之皆因三毒以爲根本其三毒者卽貪嗔癡也此三毒心自然本來具有一切諸惡猶如大樹根雖是一所生

枝葉其數無邊彼三毒根一一根中生諸惡業百千萬億倍過於前不可爲喩如是三毒於一本體自爲三毒若應現六根亦名六賊六賊者卽六識也由此六識出入諸根貪着萬境然成惡業障眞如體故名六賊一切衆生由此三毒及以六賊惑亂身心沉淪生死輪迴六趣受諸苦惱猶如江河因小泉源涓流不絕乃能彌漫波濤萬里若復有人斷其根源則衆流皆息求解脫者能轉三毒爲三聚淨戒能轉六賊爲六波羅蜜自然永離一切諸苦

又問曰三毒六賊廣大無邊若唯觀心云何免彼無

窮之苦答曰三界業報唯心所生若能了心於三界中則出三界其三界者則三毒也貪爲欲界嗔爲色界癡爲無色界由此三毒心結集諸惡業報成就輪迴六趣故名爲三界又三毒造業輕重受報不同分歸六處故名六趣

又問曰云何輕重分之爲六答曰若有衆生不了正因迷心修善未免三界生三輕趣云何三輕所謂迷修十善妄求快樂未免貪界生於天趣迷持五戒妄起愛憎未免嗔界生於人趣迷執有爲信邪求福未免癡界生於修羅趣如是三類名爲三輕趣云何三

重所謂縱三毒心唯造惡業墮三重趣若貪業重者墮餓鬼趣嗔業重者墮地獄趣癡業重者墮畜生趣如是三重通前三輕遂成六趣故知惡業由自心生但能攝心離諸邪惡三界六趣輪迴之苦自然消滅能盡諸苦則名解脫

又問曰如佛所說我於阿僧祇劫無量勤苦方成佛道云何今說唯除三毒則名解脫答曰佛所說言無虛妄也阿僧祇者卽三毒心也胡名阿僧祇漢言不可數此心中有恒沙惡念一一念中皆有一劫恒沙者不可數也三毒惡念如恒沙故言不可數也眞如之性旣被三毒之所覆若不超彼恒河沙惡之念云何名解脫今若能除貪嗔癡等三毒心是則名爲度得三大阿僧祇劫末世衆生愚癡鈍根不解如來甚深妙義三阿僧祇秘密之說遂言歷此塵劫方得成佛末劫豈不疑誤修行之人退菩提道也

又問曰菩薩摩訶薩由持三聚淨戒行六波羅蜜方成佛道今令學者唯持觀心不修戒行云何成佛答曰三聚淨戒者則制三毒心也制一毒成無量善聚者會也以能制三毒卽有三無量善普會於心名三聚淨戒六波羅蜜者卽淨六根胡名波羅蜜漢言達

彼岸以六根淸淨不染世塵卽是出煩惱便至彼岸也故名六波羅蜜

又問曰如經所說三聚淨戒者誓斷一切惡誓修一切善誓度一切衆生今者唯言制三毒心豈不文義有所乖也答曰佛所說經是眞實語應無謬也菩薩摩訶薩於過去因中修菩薩行時爲對三毒發三誓願持三聚淨戒常修戒對貪毒誓斷一切惡故常修定對嗔毒誓修一切善故常修慧對癡毒誓度一切衆生故由持如是戒定慧等三種淨法故超彼三毒惡業成佛道也以能制三毒卽諸惡消滅故名之爲

斷以能持三聚淨戒卽諸善具足故名之爲修以能斷惡修善則萬行成就自他俱利普濟羣生故名之爲度故知所修戒行不離於心若自心淨一切衆生皆悉清淨故經云心垢卽衆生垢心淨卽衆生淨又云欲淨佛土先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若能制得三種毒心三聚淨戒自能成就

又問曰如經所說六波羅蜜者亦名六度所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今言六根清淨名爲六波羅蜜者若爲通會又度者其義云何答曰欲修六度當淨六根欲淨六根先降六賊能捨眼賊離諸色境

心無固恡名爲布施能禁耳賊於彼聲塵不令縱逸名爲持戒能伏鼻賊等諸香臭自在調柔名爲忍辱能制舌賊不貪邪味讚詠講說無疲厭心名爲精進能伏身賊於諸觸欲湛然不動名爲禪定能調意賊不順無明常修覺慧樂諸功德名爲智慧又度者運也六波羅蜜喻若船筏能運衆生達彼岸故云六度

又問曰經文所說釋迦如來爲菩薩時曾飮三斗六升乳糜方成佛道卽先因食乳後證佛果豈唯觀心得解脫也答曰誠如所說無虛妄也必因食乳然始成佛佛所說食乳者非是世間不淨之乳乃是眞如清淨法乳三斗者卽三聚淨戒六升者六波羅蜜佛成道時由食此淸淨法乳方證佛果若言如來食於世間婬欲和合不淨羶腥之乳者豈不成謗之甚乎如來者自是金剛不壞無漏法身永離世間諸苦豈須如是不淨之乳以免飢渴也如經所說此牛不在高原不在下濕不食粟麥糠麩不與特牛同羣其牛身作紫摩金色言此牛者則毗盧遮那佛也以大慈悲憐愍一切故於清淨法體中流出如是三聚淨戒六波羅蜜微妙法乳養一切求解脫者飮如是清淨之牛清淨之乳非獨如來飮之成道一切衆生若

能飮者皆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又問曰佛說經中令衆生修造伽藍鑄寫形像燒香散花燃長明燈日夜六時行道持齋禮拜種種功德皆成佛道若唯觀心摠攝諸行說如是事應虛妄也答曰佛所說經有無量方便以一切衆生鈍根狹劣不悟甚深之義所以假有爲事喩無爲理若復不修內行唯只外求希望獲福無有是處言伽藍者梵音此言清淨處也若永除三毒常淨六根身心湛然內外清淨是則修伽藍也又鑄寫形像者卽一切衆生求佛道也所謂修諸覺行倣像如來眞容妙相豈道

鑄金銅之所作也是故求解脫者以身爲爐以法爲火以智慧爲工匠三聚淨戒六波羅蜜以爲摸樣鎔鍊身中眞如佛性遍入一切戒律摸中如教奉行一無缺漏自然成就眞容之相所謂究竟常住微妙法身非是有爲敗壞之法若人求道不解鑄寫眞容憑何輒言成功德也燒香者亦非世間有相之香乃是無爲正法之香薰諸臭穢斷無明惡業悉令消滅其正法香有五種一者戒香所謂能斷諸惡能修諸善二者定香所謂深信大乘心無退轉三者慧香所謂常於身心內外觀察四者解脫香所謂能斷一切無

明結縛五者解脫知見香所謂覺察常明通達無礙如是五香名最上香世間無比佛在世日令諸弟子以智慧火燒如是無價寶香供養十方一切諸佛今時衆生愚癡鈍根不解如來眞實之義唯將外火燒於世間沉檀薰陸質礙之香希望福報云何可得又散花者義亦如是所謂演說正法諸功德花饒益有情散治一切眞如之性普施莊嚴此功德花佛所稱歎究竟常住無凋落期若復有人散如是花獲福無量若言如來令諸弟子及衆生等剪截艷綵傷損草木以爲散花無有是處所以者何持淨戒者於諸天地森羅萬像不令觸犯悞損者由獲大罪况復今者加毀淨戒傷損萬物求於福報欲益反損豈有是乎又長明燈者正覺心也覺知明了喩之爲燈是故一切求解脫者常以身爲燈臺心爲燈盞信爲燈炷增諸戒行以爲添油智慧明達喩如燈光常然如是覺燈炤破一切無明癡暗能以此法轉相開悟卽是一燈然百千燈以燈續明終無盡故故號長明過去有佛名曰然燈義亦如是愚癡衆生不會如來方便之說專行虛妄執着有爲遂然世間蘇油之燈以炤空室乃稱依敎豈不謬乎所以者何佛放眉間一毫之

光尙照十萬八千世界若身光盡現則普照十方豈假如是世俗之燈以爲利益審察斯理應不然乎又六時行道者所謂六根之中於一切時常行佛道佛者覺也卽時修諸覺行調伏六根六情淸淨長時不捨名爲六時行道塔者身心也常令覺慧巡遶身心念念不停名爲遶塔過去諸聖會行此道得涅槃樂今時世人求解脫者不會斯理何名行道竊見今時鈍根之輩會不內行唯執外求將質礙身遶世間塔日夜走驟徒自疲勞而於眞性一無利益迷愚之輩甚誠可愍歎又持齋者當須會意不達其理徒施虛

功齋者齊也所謂勤治身心不令散亂持者護也所謂於諸戒行如法護持必須禁六情制三毒勤修覺察清淨身心了如是義可名爲齋又持齋者食有五種一者法喜食所謂依如來正法歡喜奉行二者禪悅食所謂內外澄寂身心悅樂三者念食所謂常念諸佛心口相應四者願食所謂行住坐臥常行善願五者解脫食所謂心常清淨不染世塵持五淨食者名爲齋食若復有人不食如是五種淨食自言持齋無有是處又有斷食言斷食者斷無明惡業之食若輒觸者名爲破齋若有破云何獲福世有迷愚不

悟斯理身心放逸造諸惡業貪恣欲情不生慙愧唯斷外食自爲持齋何異癡兒見爛壞死屍稱言有命必無是處又禮拜者常如法也必須理體內明事相外變理不可捨事有行藏會如是義乃名依法夫禮者敬也拜者伏也所謂恭敬眞性屈伏無明名爲禮拜以恭敬故不敢毀傷以屈伏故無令縱逸若能惡情永滅善念恒存雖不現相常爲禮拜其相者則身相也欲爲令諸世俗表謙下心故須屈伏外身現恭敬相用之則現捨之則藏舉外明內性相應也若復不行理法唯執外相內則迷故縱於貪嗔癡常爲惡業外則空顯身相何名禮拜無慙於聖故誑凡不免輪墮豈成功德旣無所得云何求道

又問曰如溫室經說洗浴衆僧得福無量此則憑何事法功德始成若唯觀心可相應不答曰洗浴衆僧者非說世間有爲事也世尊當爾爲諸弟子說溫室經欲令受持洗浴之法是故假諸世事譬喩眞宗隱說七事供養功德其七事者一者淨水二者燃火三者澡豆四者楊枝五者淨灰六者酥膏七者內衣舉此七事喩於七法一切衆生用此七法沐浴莊嚴能除三毒無明垢穢其七法者一者法戒洗溫愆非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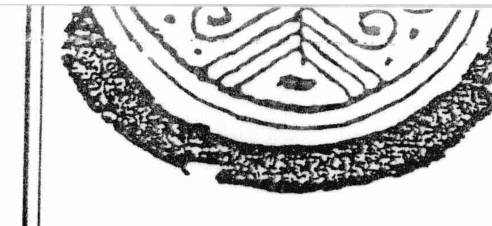
如淨水去諸塵垢二者智慧觀察內外猶如燃火能溫淨水三者分別揀棄諸惡猶如澡豆能淨垢膩四者眞實斷諸妄語猶如楊枝能消口氣五者正信決意無慮猶如淨灰摩身能辟諸風六者調息柔軟伏諸剛强猶如酥膏通潤皮膚七者慚愧悔諸惡業猶如內衣遮蔽醜形以上七事並是經中秘密之藏如來當爾爲諸大乘利根者說非爲小乘智淺下劣者凡夫所說以今人無能悟解其溫室者則身是也所以然智慧火溫淨戒湯沐浴身中眞如佛性受持七法以自莊嚴當爾比丘聰明利智皆悟聖意如說修

行功德成就俱登聖果今時衆生愚癡鈍根莫測斯事將世間水洗質礙身自言依教豈非誤也且眞如佛性非是凡形煩惱塵垢本來無相豈可將有礙水洗無明身事不相應云何悟道若言礙身得淸淨者常觀此身本因貪欲不淨所生臭穢駢闐內外充塞若洗此身求於淨者猶如洗泥終無得淨如此驗之明知外洗非佛說也

又問曰經所說言志心念佛必得往生西方淨土以此妙門則應成佛如何觀心求於解脫答曰夫念佛者當修正念了義爲正不了義爲邪正念必得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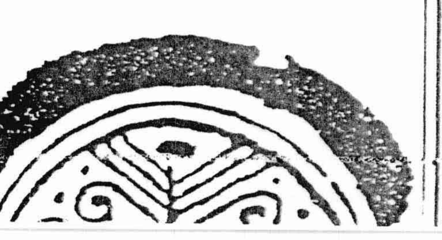
邪念云何達彼佛者覺也所謂覺察身心勿令起惡念者憶也所謂憶持戒行不忘精勤了如是義名爲正念故知念在於心不在言也因筌求魚得魚忘筌因言得意得意忘言旣稱念佛之名須行念佛之體若念無實體口誦空名徒自虛功有何成益且如誦之與念名義懸殊在口曰誦在心曰念故知念從心起名爲覺行之門誦在口中卽是音聲之相執相求福終無是乎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又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以此觀之乃知事相非眞正也故知過去諸聖所修功德皆非外說唯只論心心是衆聖之源心爲萬惡之主涅槃常樂由自心生三界輪迴亦從心起心爲出世之門戶心是解脫之關津知門戶者豈慮難成識關津者何憂不達竊見今時淺識唯知立相爲功廣費財寶多傷水陸妄營像塔虛役人功積木壘泥塗靑畫綠傾心盡力損已迷他未解慙愧何曾覺悟見有爲則勤勤愛着說無相卽兀兀如迷且貪世上之小樂不覺當來之大苦此之修學徒自疲勞背正歸邪誑言獲福但能攝心內照覺觀常明絶三毒心永使消亡閉六賊門不令侵擾自恒沙功德種種莊嚴無

量法門一一成就超凡證聖目擊非遙悟在須臾何煩皓首眞門幽秘寧可具陳畧說觀心詳其小分



大乘五方便（北宗）

附：無題



甲、大乘五方便 北宗　　乙、無題

○原本ハ眠ニ作ル

（二）向前遠看　不住萬境。　臺身直照○　當體分明。
向後遠看　不住萬境。　臺身直照　當體分明。
兩邊遠看　不住萬境。　臺身直照　當體分明。
向上遠看　不住萬境。　臺身直照　當體分明。
向下遠看　不住萬境。　臺身直照　當體分明。
十方須看　不住萬境。　臺身直照　當體分明。
鬧處懃看　不住萬境。　臺身直照　當體分明。
淨處細看　不住萬境。　臺身直照　當體分明。
行住等看　不住萬境。　臺身直照　當體分明。
坐臥等看　不住萬境。

問、看時看、何物看。看看無レ物。

阿誰看。覺心看。透二看十方界一、清淨無二壹物一。常看無二處相應一卽是佛。豁豁看看、看不レ住、湛々無二邊際一、不染卽是菩提路。心寂覺分明、身寂則是菩提樹、四魔無二入處一、大覺圓滿超二能所一。問、是沒是四魔。答、煩惱魔、天魔、蘊魔、死魔。思想攀緣、是煩惱魔、身懈怠、是蘊魔、外邊境界、是天魔、功夫間斷、是死魔。不レ見レ心、心不レ生、不レ見レ身、身不レ死、不レ見二身心相一、只者理驀二生死一。誰能驀二生死一。佛能驀二生死一。

(四)〔第一〕佛是西國梵語、此地往飜名爲レ覺。覺在二阿沒處一。覺在二心裏一。心在二阿沒處一、心在二身裏一。身在二阿沒處一。身在二忘念裡一。覺忘レ念、透二身心一、達二本覺一。覺忘レ念是始覺、透二身心一是本覺。始覺是佛道、本覺是佛體。

所謂覺者爲二身心離念一。離念是道。身心離念、返照熟看二清淨法身一、得レ入二佛道一。身心離念、着力硬看二清淨本覺一、得レ入二佛道一。身心離念、加レ功照レ德、清淨躰眞得レ入二佛道一。身心離念、虛空功德。清淨微塵、等目端正。

離念相、等二虛空界一、無レ所レ不レ遍、法界一相、卽是如來平等法身。虛空不生不滅、離念亦不生不滅、虛空無相無爲、離念亦無相無爲、虛空不增不減。離念亦不增不減、虛空無心、離念

○黒線以上ハ乙ニ缺ケタリ、文ハスベテ續ク
○乙ハ理ヲ利ニ作ル、下同ジ
○甲ハ住ヲ欠ク
○甲ハ何ニ作ル、下同ジ
○乙ハ裏ヲ理ニ作ル、恐ラク裡ノ誤
○原本ハ理、乙ハ不明
○乙ハ道ヲ佛ニ作ル
○乙ハ返字、入字不明
○乙ハ念字不明、加字以下十六字甲ニナシ
○甲ハ德ヲ得ニ作ル、下同ジ
○乙ハ卽字不明

○乙ハ意字不明、是十八界ノ四字ヲ欠ク
○甲ハ界ノ下ニ是十八ノ三字ヲ有ス
○乙ニ本ナシ
○乙ニ一ナシ
○甲ハ云何ニ作ル、下同ジ
○甲ハ而ヲ如ニ作ル
○則ヲ凡テ即ニ見ルベシ
○乙ハ輪ニ作リ於ヲ欠ク
○甲ハ啓ノ如シ

亦無心。無心故、等無所不遍。有念卽不遍、離念則遍。法界一相者、意知是法界、是十八界、眼見意知念起、多想生隔障不通、卽是染法界、是衆生界。眼見意知離念、卽無隔障、卽是淨法界、是佛界。二相無相無一二相、卽是實相、實相卽是法界一相。

(五)問、是沒是如來。答、離心心如、離身身如、身心如如、隨境不起、卽是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覺。覺心初起、心無初相、遠離微細念了見心性、性常住名究竟覺、是名法身佛。知六根本來不動、覺體本頓圓、光明遍照、是名報身佛。由心離念境塵清淨、無碍自在、圓照十方、是名化身佛。清淨無一物、是名法身佛。覺了分明、是報身佛。知見自在、是化身佛。三身同一躰、一異俱不俱。

(六)問、是沒是體、是沒是用。答、離念是體、見聞覺知是用。寂是體、照是用。寂而常用、用而常寂。寂而常用、卽事則理、用而常寂、則理則事。寂而常用、則空則色、用而常寂、則色則空。寂照照寂、寂照因性起相、照寂攝相歸性。寂照空不異色、照寂色不異空。寂是展、照是卷。舒則彌淪於法界、卷則惣在於毛端。吐納分明、神用自在。

問、身心既空、誰吐誰納。答、身心空、無吐納。卽與無爲合。稽無爲達實相。身心空善迴向、迴向菩提、證眞常樂。常對境界心無所着。身心二法染淨依。有念無量恆沙煩

○甲ハ成ヲ滅ニ作ル
○甲ハ任ヲ住ニ作リ、是聚ヲ欠ク
○甲ニ能ナシ
○甲乙共ニ得ヲ德ニ作ル
○甲ニ是ナシ
○甲乙共ニ知ヲ智ニ作ル
○甲ハ空ニ作ル
○乙ハ有ヲ得ニ作ル
○甲ハ力ヲ衆生ニ、衆生ヲ力ニ作ル
○甲ニ常ナシ
○乙ハ幾ニ作ル、下同ジ
○甲ハ幾箇ヲ既ニ作ル、下同ジ
○甲ニ箇ナシ、次同ジ
○甲ニ此ト得トナシ

惱依、離念無量恆沙功德依。

(七)問、法身有三種義、體、依、聚。是沒是體、是沒是依、是沒是聚。答、身心離念是體、由離念故、轉無量恆沙生死、成無量恆沙功德。恆沙功德依離念住、是依。無問修行、任持功德不散、是聚。聚諸功德、充滿法身。由離念故、萬境皆眞。眼離念、耳離念、鼻離念、舌離念、身離念、意離念。色聲香味觸法亦復如是。

(八)〔第二〕問、離念是沒。答、離念是不動。此不動從定發惠方便、開惠門。聞是惠、此方便非但能發惠、亦能正定、是開智門、當得智。若不得此方便、正定卽落邪定、貪著禪味、墮二乘涅槃。以得此方便、正定則得圓寂、是涅槃。智用是知、惠用是見、是名開佛知見。知見卽是菩提。心不動是智、是定。五根不動是惠、是用。是名開智惠門。爲汝開智惠門竟。

(九)有力度衆生、是沒是力、是沒是衆生。答、不動是力、妄念是衆生。身心常不動、是名度衆生。

問、是沒是不動。答、八風吹不動。是沒是八風。答、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問、幾箇違幾箇順。答、四箇違四箇順、衰毀譏苦是違、利譽稱樂是順。菩薩於此違順、心得不動、是佛。須彌山迥超生死海、逍遙出三界。

○甲ニ得ト聞以下八字トナシ
○甲ハ二ノ下ニ種ヲ有ス
○乙ハ作以下十七字ヲ乃至二乘菩薩等作沒生得聞ノ十二字トス
○甲乙ニ謝ナシ
○甲ニ不聞ナシ
○甲ニ得ナシ
○甲ハ聞ヲ聲ニ作ル
○甲ハ是沒是ヲ云何ニ作ル
○甲ハ種ノ下ニ人ヲ有ス

(十) 問、幾種人開得惠門。答、三種人開得惠門。問、是沒是三種人。答、凡夫、二乘、菩薩。
問、凡夫有聲無聲聲落謝、作沒生得聞、二乘作沒生聞、菩薩作沒生聞。答、凡夫有聲則聞、無聲聲落謝、不聞、二乘有聲無聲聲落謝不聞不聞、菩薩有聲無聲聲落謝、常聞。
問、菩薩有聲從聞、無聲作沒生得聞。答、聞體常故。問、是沒是聞體。答、不動是聞體。聞如鏡面、有色亦照、無色亦照、所以有聲亦聞、無聲亦聞。
問、一種開得惠門、二乘人爲沒事、貪著禪味、墮二乘涅槃。答、二乘之人開得惠門。聞是惠、於耳根邊、證得聞惠。昔所不聞、如今得聞、心生歡喜。歡喜卽動、畏動執不動、滅六識、證空寂涅槃。所以、有聲無聲聲落謝、不聞不聞、貪著禪味、墮二乘涅槃。
菩薩開得惠門、聞是惠、於耳根邊、證得聞惠、知六根本不動、常順此不動脩行。已得此方便、正定卽得圓寂、是大涅槃。玄功不動、發如來惠、惠自如如、正如來定。玄功不動發菩提道、道自如如、正涅槃性。玄功不動發光明相、相自如如、正花嚴經。玄功不動功德相、光明花波頭摩瑠璃光。

○甲ハ光ヲ無ニ作リ、相ヲ欠ク
○乙ハ經ヲ缺トシ、花ヲ華トス
○甲ハ不動是沒ヲ云何不動ニ作ル
○甲ニ開以下六字ナシ
○乙ニ得ナシ次同ジ
○甲ニ名ナシ

(十二) 問、不動是沒。答、不動是開。開是沒。開智慧。問、誰能開得智慧門。答、善知識能開得智慧門。因善知識語悟得六根不動、是名外善知識。

○甲ハ問是沒ヲ誰トス　○甲ハ問是沒ヲ云何ニ作ル下同ジ　○甲ニ開智慧ナク、槃ヲ槃ニ作ル　○甲ハ是ヲ爲ニ作ル、下同ジ　○甲ハ是沒是ヲ云何爲トス、下同ジ　○甲ニ身心是ナシ、下同ジ　○甲ハ地往翻名爲ヲ名トス、下同ジ　○甲ハ俱寂ヲ寂惡俱　○甲ハ國ヲ天ニ作ル　○乙ハ見ノ下ニ有ヲ有シ住ヲ往トシ　○甲ハ不ヲ無ニ作リ、不見ヨリ不動マデノ四十八字ヲ無入無不入卽是不動ノ九字ニ作ル　○乙ハ搖ヲ閑蓋トス　○甲ニ是ナシ、次同ジ　○甲ニ智是沒是ナシ　○甲ニ後ナシ、下同ジ　○乙ハ以ヲ己ニ作ル　○甲ニ以ナシ　○乙ハ皆ヲ卽ニ作ル

○問、是沒是內善知識。答、智惠是內善知識。

○問、是沒是智慧。答、知是智、識是惠、轉レ意成レ智、了レ識成レ惠、是名三內善知識開二智惠門一。

（十三）〔第三〕開智慧向二涅槃一、悟二菩提一得二不動一。○問、是沒是開。答、不動是開。

○問、是沒是智惠。答、身心不動爲二智惠一。

○問、是沒是涅槃。答、涅槃是西國梵語、此地往翻名爲二圓寂一、智慧俱寂故名二圓寂一。

○問、是沒是菩提。答、菩提是西國梵語、此地往翻名爲二知見一。知二心本不一レ起、見二身本來空相一、應レ不二問斷一故、名レ得二不動一。

問、動不動。若見レ有レ動、亦是動、若見二不動一亦是動。不レ見レ有レ動、不レ見二不動一、是眞不動、入住得否。若見レ有レ入亦是動、若見二不入一亦是動。不レ見レ有レ入不レ見レ有二不入一、是眞不動。鳥子喃々語聞不レ聞、若見レ有レ語亦是動、若見二不語一亦是動、不レ見レ有レ語不レ見レ有二不語一、是眞不動。二乘之人、心外見二不動一、起レ念執二不動一、攝二五根一六識不レ行、是小乘、敗壞不動。菩薩知二六根本來不動一、內照分明、外用自在、是大乘、眞常不動。

（十四）○問、是沒內照分明、是沒是外用自在。答、根本智是內照分明、後得智是外用自在。

○問、是沒是根本智、是沒是後得智。答、爲下先證離二身心一相上爲二根本智一、知見自在不レ染二六塵一是後得智。以二先證一爲二根本一。若不二以レ證爲一レ先、所有知見皆隨レ染。明知、々見自在、

於證後得智、名後得智。眼見色心不起是根本智、見自在是後得智。耳聞聲心不起是根本智、聞自在是後得智。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根本後得處々分明、處々解脫、根々不起、證淨、心不起根根聖。第一通。

(十一) 眼是光明世界、耳是娑婆世界、鼻是香積世界、舌是甘露世界、身是衆花世界、意是妙喜世界。娑婆世界釋迦如來以音聲爲佛事、光明世界燈明如來以光明爲佛事、香積世界香積如來以衆香爲佛事、甘露世界甘露如來以甘露味爲佛事、衆花世界花光如來以衆花爲佛事、妙喜世界法明如來見一切法不動爲佛事。

(十五) 問、是沒是無方便惠縛、有方便惠解、是沒是無惠方便縛、有惠方便解。答、二乘之人出定卽聞、入定不聞、入定無惠、不能說法、亦不能度衆生。出定心散說法、無定水潤名乾慧地、是名無方便惠縛。

問、是沒是有方便惠解。答、菩薩知六根本來不動、有聲無聲聲落謝、常聞、常順此不動脩行、以得此方便、正定卽得圓寂、是大涅槃、是名有方便惠解。

問、是沒是無惠方便縛。答、二乘之人心是方便、二乘之人將心住不動亦是動。故、遺教經云、一切世間動不動法、皆是敗壞不安之相。是名無惠方便縛。

問、是沒是有惠方便解。答、菩薩不貪涅槃、了見聞覺知心不動、是名有惠方便解。

○甲ハ名ノ下ニ明ヲ有ス
○乙ハ證證ニ作ル
○甲乙共ニ淨ノ下ニ心アリ
○乙ニ第一通ナシ
○乙ハ華ニ作ル、下同ジ
○甲ハ稱ニ作ル、下同ジ
書通
○乙ニ味ナシ
○甲ニ是沒等ノ十三字ナシ
○乙ニ不聞入定ナシ
○定ナラン
○甲乙共ニ惠方便ニ作ル
○乙ニ來ナシ
○乙ニ此ナシ
○甲乙共ニ惠ナシ
○乙ニ之ナシ
○乙ニ亦ナシ
○甲ハ云何有方便惠解ニ作ル

問、是沒是無惠方便縛。答、爲諸菩薩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衆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而自調伏、愛爲涅槃、見爲清淨、不動爲莊嚴、六根爲佛土。證得六根不動、了貪嗔癡性空、見空取空、以空爲證、厭生死取涅槃、是無惠方便縛。

問、是沒是有惠方便解。答、爲不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衆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以自調伏、而不疲倦、知六根本來不動、了貪嗔癡性空、見空不取空爲證、不厭生死、不取涅槃、是名有惠方便解。

問、是沒是無惠方便縛。答、菩薩住貪欲嗔恚邪見諸煩惱、而殖衆德本。貪爲涅槃、欲爲欲際、嗔爲餘習、邪見爲有所得心、證取六根不動、了貪嗔癡性空、見空取空爲證、厭生死、證取涅槃。爲菩薩住貪欲嗔恚邪見諸煩惱、而殖衆德本。有聲無聲聲落謝、不聞不聞、貪著禪味、墮二乘涅槃、是名無惠方便縛。

問、是沒是有惠方便解。答、菩薩爲離諸貪欲嗔恚邪見諸煩惱而殖衆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知六根本來不動、了貪嗔癡性空、見空不取空爲證、不厭生死、不取涅槃。爲諸菩薩離貪欲嗔恚邪見諸煩惱、而殖衆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聲無聲聲落謝、常聞、常順此不動脩行、以得此方便、正定卽得圓寂、是大菩提、是名有惠方便解。

○甲ニ取空ヨリ見空マデノ七十三字ナシ
○甲ニ惠ナシ
○乙ハ得ニ作ル、下同ジ
○甲ハ空ノ下ニ不ヲ有ス
○乙ニ證ナシ
○甲ニ不聞ナシ
○原文ニ本ナシ
○甲ハ厭ヲ貪ニ作ル
○甲ハ菩提ニ作リ、乙ハ爲ヲ欠キ、羅ノ上ニ爲下ニ諸ヲ有ス
○甲ニ無聲ナシ

○甲ニ是ナシ ○乙ハ爲ヲ是ニ作ル ○甲ニ恵ナシ ○乙ハ根ノ下ニ故ヲ有ス ○甲ハ順ノ下ニ常順是恵ヲ有ス ○甲ハ花ニ作ル、下同ジ ○甲ニ經ト若トナシ ○甲ハ國ヲ方ニ、地往翻名爲ヲ云トス ○甲ハ若ノ下ニ波羅蜜ヲ有ス ○凡テ花トス ○共ニ身トシ、甲ハ心ヲ身トス ○甲ハ花ニ作ル、下同ジ ○乙ハ華ノ下ニ經ヲ有シ、甲ハ次ノ華ノ下ニ經ヲ有ス ○乙ハ由ヲ爲ニ作ル ○乙ハ氣芬馥ヲ深藹藹トス ○乙ハ示ヲ是トス ○甲ニ開ナシ ○甲ニ是沒是ナシ ○甲ニ微ナシ ○乙ハ體ヲ財トス ○乙ハ固ヲ故トス

(十七)處世界如虛空、如蓮花不着水、心淸淨超於彼、稽首禮無上尊。心是處、五蘊爲世界。心處世界如虛空、虛空心、不動是智。如蓮花不着水、蓮花是身、身不動是恵、智恵淸淨。超彼五根、名超於彼。稽首禮、稽首是敬、禮是順、常順智恵修行、故名稽首禮無上尊。常順無相理、照見本心源、故名無上尊。

(十八)問、是沒是妙法蓮華經。答、心不動是妙法、身不動是蓮華、身心不動入無量義處三昧、是名妙法蓮華經。

(二十)問、是沒是金剛般若經。答、般若是西國梵語、此地往翻名爲智恵。心不動是金、身不動是剛、身心如々不動、是名金剛般若經。

(十九)問、是沒是佛方廣華嚴經。答、心不動是方廣、身不動是華嚴、身心寂滅不動、是名佛方廣華嚴經。

(二十一)問、是沒是妙法蓮華。定恵是妙法、蓮華是喩。由有定恵、於世間不染世間、如蓮華雖處於水中、不被水之所染。見聞覺知自在、不被六塵之所染、如蓮華開敷香氣芬馥天人之所愛敬。所以擧之爲喩。未得定恵者令得定恵。開方便門示眞實路。

(二十二)問、是沒是開方便門、是沒是眞實路。答、六根不動、是開方便門。定恵是眞實路、定恵微妙、是如來秘藏、法相圓滿成無漏法。體是法華經、眞實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

〇乙ニ言ナク言固ナシ

凡夫二乘不ㇾ能ㇾ到、故言ㇾ深、外道天魔不ㇾ能ㇾ壞故言ㇾ固。

爾時世尊爲二諸菩薩一說二大乘經、教菩薩法、佛所護念一說二此經一已、結跏趺坐、入二於無量義處三昧一、身心不動。

〇甲ニ諸ナシ

〇乙ハ已ノ下ニ說經盡ヲ有ス

（二十三）問。是沒是大乘經。答、智惠是大乘經、教二諸菩薩智慧法一、佛所二護念一、護二本來離念一。說二此經一已、結跏趺坐、表二身心不動一、入二無量義處三昧一。有心卽有量、無心卽無量、三是正、昧是心、正心修行入二一實相義一、是名下入二無量義處三昧一、身心不動上。

（二十四）爾時世尊從二三昧一安祥而起、告二舍利弗一、諸佛智惠甚深無量。其智惠門難ㇾ解難ㇾ入、一切聲聞辟支佛所ㇾ不ㇾ能ㇾ知。

〇甲ハ是ヲ乃ト則トス

〇乙ニ言ナシ次同ジ

〇乙ハ側トシ甲ハ側トス

〇甲ニ五位聲聞ナシ

〇乙ハ爲沒トシ、甲ハ問是沒ヲ云何ニ作ル

〇乙ハ測ヲ側トス、智ノ下ニ通將來ヲ有ス

〇乙ハ側佛智トシ、甲ハ智佛トス

問、是沒是甚深、是沒是無量。答、智是甚深、惠是無量。智海無底、故言二甚深一、見聞覺知超二過六塵一、故言二無量一。凡夫之人身有二生滅一、故難ㇾ解、聲聞之人有三思執二動搖一、故難ㇾ入。若無二生滅及思執動搖一、卽易ㇾ解易ㇾ入。

（二十五）五位聲聞不ㇾ能ㇾ測二佛智一。問、是沒是五位聲聞。答。舍利弗、及餘弟子、辟支佛、新發意菩薩、及不退轉。問、是沒爲五位聲聞不ㇾ能ㇾ測二佛智一。答、五位聲聞爲ㇾ有二思求一。若無二思求一、卽能測二佛智一。是沒是思求。轉ㇾ思成ㇾ智、故名ㇾ測二佛智一。內動外動是凡夫、內動外不動是二乘、外動內不動是菩薩、內外俱不動是諸佛。有ㇾ作無ㇾ功是凡夫、有ㇾ功無ㇾ作是二乘、

○乙ハ失ノ下ニ通將來ヲ有ス
○甲ニ人ナシ下同ジ
○甲ニ無得ナシ
○乙ニ若無ナシ
○甲ハ得者無不明
○乙ハ但ヲ俱ニ作ル
○甲ハ地往翻名爲ヲ云ニ作ル、
○甲ニ見ナシ
○甲ハ西國梵語此地往翻名爲ヲ此云トス、以下同ジ
○甲ニ惡ノ下ノ八字ナシ
○乙ハ唯以ヲ爲トシ、大ヲ世トス、
○甲ハ問以下八字ヲ云何トシ、一大ヲ世トシ、世ヲ大トス

有レ功有レ作是菩薩、無レ功無レ作是諸佛。無漏不思議甚深微妙法、我今已具得、唯我知二是相一、十方佛亦然。增上慢比丘將レ墜二於大坑一、未得爲レ得、未證爲レ證、有二如レ此失一。看レ無二所得法一是增上法、增加有二所得心一、慢二他上法一名二增上慢一。乖レ理曰レ慢、乖レ事曰レ增。上法無レ得、二乘人增レ得、上法無レ證、二乘人增レ證、增レ得增レ證名二增上慢一。上法無レ得無レ證。若無レ得無レ證、即離二增上慢一。所レ言我今已具得者無二物可一レ得故、名爲レ得、無所得法凡聖共有、但能覺者故名爲レ得、亦名二上法一。上法無二自他相一。若有二自他相一、即名二增上慢一。若見二自身脩道一、見三他不二脩道一、是即慢他上法。不レ見二自身脩道一、亦不レ見三他不二脩道一、二相平等、慢即不レ生。從二此道一上得レ離二增上慢一、故名二佛道一。

(二十六) 次釋二六波羅蜜一。檀波羅蜜西國梵語、此地往翻名爲二布施一。若見二自身布施一、見二他不二布施一、是即慢他上法。不レ見二自身布施一、亦不レ見三他不二布施一、二相平等、慢即不レ生。從二此施一上得レ離二增上慢一、是名二上品檀波羅蜜一。尸波羅蜜西國梵語、此地往翻名爲二持戒一。闍提波羅蜜西國梵語、此地往翻名爲二忍辱一。毗梨耶波羅蜜西國梵語、此地往翻名爲二精進一。禪波羅蜜西國梵語、此地往翻名爲二禪定一。般若波羅蜜西國梵語、此地往翻名爲二智惠一。勢力端正竝如二上解一。

(二十七) 諸佛世尊唯以二一大事因緣一故、出二現於世一。

問、是沒是世、是沒是事。答、心是世、身是事、身心因緣名二一大事一。

○甲ニ問以下十六字ナシ
○甲ハ問以下二十六字ヲ云何知見トス
○京本ハ來観ニ作ル
○甲ハ問以下十七字ヲ云何開示悟入ノ六字トス
○甲ハ是ヲ爲ニ作ル
○甲ニ示ナク乙ニ道ナシ
○甲ハ問以下二十字ヲ云何開示悟入ノ六字トス
○甲ニ無明ナシ
○甲ハ智ヲ知トス
○甲ハ謂ヲ爲ニ作ル
○甲ニ所以下五字ナシ
○乙ハ佛法是名ヲ録返ス
○甲ハ問以下六字ヲ云何名トス
○乙ニ否ナシ

○問、是沒是因、是沒是緣。答、知是因、見是緣。

○問、是沒是知、是沒是見。答、心知、眼見。問、知時知二是沒一、見時見二是沒物一。答、知二心本不レ起、見二身本來空一。五蔭爲二世界一、照二見五蔭空一故、名レ出二現於世一。如來王宮生、雙樹滅、亦名レ出二現於世一。

諸佛世尊欲レ令下衆生開二佛知見一、示二佛知見一、悟二佛知見一、入中佛知見上。

○問、是沒是開、是沒是示、是沒是悟、是沒是入。答、不動是開、聞是示、領解是悟、無間修行是入。開示屬レ佛、悟入屬二修行道人一。

○問、向二阿沒處一開、向二阿沒處一示、阿沒處悟、向二阿沒處一入。答、向二無明五蔭中一開、向二無明五蔭中一示、向二覺智理一悟、向二無爲理一入、證二法華三昧一、悟到二不思議如如解脫一。

(二十八) 問、是沒是法華三昧。答、不動智慧是法華三昧、所謂佛法者卽非二佛法一、是名二佛法一。所謂佛法者三世諸佛同說、以二不動一、卽非二佛法一。卽非二世人執相佛法一、是名二無相佛法一。不執相是定、無相是惠、乃至、一合相竝如二前解一。

(二十九) 問、是沒是悟到二不思議如々解脫一。答、不思議有二十種一、第一世界不思議、第二衆生不思議、第三時運不思議、第四四大不思議、第五五蔭不思議、第六心識不思議、第七虛空不思議、第八佛性不思議、第九佛身不思議、第十解脫不思議。第一衆生不思議者凡夫二乘强思

○乙ニ不ナシ
○甲ニ是沒是不ナシ

强議、卽是顚倒。若不思不議、衆生卽是如々解脫。乃至、第十亦復如是。

(三十)不思議品第六。問、是沒是不思、是沒是不議。答、心不思、口不議、心不思心如、口不議身如、身心如々、卽是不思議如々解脫。

○乙ニ衆ナシ
○乙ハ師ニ作ル
○甲ハ仁ヲ人ニ作ル
○乙ハ識ノ下ニ等ヲ有シ示ヲ視トス

爾時、舍利弗、是初心人、見此室中、是作意處、無有床坐、是諸法空、作是念。是初心人迷於空理。思諸菩薩大弟子衆、當於何坐。諸法旣空、將何成佛。

維摩詰是淨體、舍利弗是初心、淨體照初心、云何仁者爲法來耶、求床坐耶。思議不思議同示。我爲法來、非爲床坐。不可將思議度不思議。

○甲ニ不以下ノ二十五字ナシ
○乙ニ是ナシ
○甲ニ欲以下ノ八字ナシ
○甲ハ染不染ヲ菩提トス
○甲ニ不以下七字ナシ
○甲ニ是ナシ

維摩詰淨體、舍利弗是初心、初心照淨躰、夫求法者不貪軀命、正是不思議相應時、不見有軀命、不見有受想行識、不見有欲色無色、不見有佛法僧、不見有苦集滅道、不見有染不染、不見有取捨、不見有住着、不見有見聞覺知。說是法時、五百天子是五根、於諸法中是意根、六根一時清淨。

○共ニ國ナシ
○甲ハ生トス
○甲ハ淨躰好恵トス
○乙ハ達以下ノ五字ヲ向本覺トス

(三十一)爾時、維摩詰、是淨體、語文殊師利、文殊師利是妙恵、淨躰妙恵相應時、仁者遊於無量阿僧祇國三昧。何等佛土有好上妙、成就師子之座。何等覺智有妙有決定相應輕安。文殊師利言、居士、妙恵淨體相應時、東方有本覺、度是透、三是三毒、十是十惡、六是六識、恆河沙是煩惱、達覺智之時、透三毒十惡六識等諸煩惱。有世界名須彌相、世界是覺

○甲ニ是覺ナシ
○王ハ心カ
○甲ハ界ノ下ニ嚴飾第一ヲ有ス
○共ニ淨トス
○甲ニ之ナク淨ヲ飾トス
○甲ニ其ナシ
○甲ハ嚴トス
○乙ハ悉皆トシ、融ナシ
○乙ニ城ナシ
○乙ニ衆德備ナシ
○甲乙共ニ唯ニ作ル
○乙ニ言ナシ
○甲乙共ニ座ニ作ル
○甲ニ如來ナシ
○甲ハ座ニ作ル
○甲乙ニ言ナシ
○經ニ住ナシ

智、須彌是不動、相是實相、覺ニ知不動實相一。其佛號ニ須彌燈王一、佛是覺、須彌是不動、燈是明、王是心、覺性不動明王。今見在彼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覺性遍ニ法界一。師子座、八萬四千由旬、理性遍ニ法界一、嚴飾第一。長者維摩詰現ニ神通力一。淨體加レ功照レ德、令ニ三萬二千師子之座、高廣嚴淨、來ニ入維摩詰室一。三是三身、萬是其義理、二是智惠、千是行門。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昔所レ未レ見、其室廣博。諸菩薩是久修行人。舍利弗是初心人、智惠未レ圓、不レ遍ニ法界一。所以不レ見。悉苞ニ容融三萬二千師子之座一無レ所ニ妨碍一。於ニ毗耶離城、及閻浮提四天下一亦不ニ迫迮一。毗耶離是身、閻浮提是心、身心不ニ迫迮一、衆德備。

(三十二) 爾時維摩詰語ニ文殊師利一、就ニ師子座一。文殊師利言、居士、與ニ諸菩薩上人一俱座、爲レ現ニ平等一。爾時維摩詰語ニ舍利弗一、就ニ師子座一。舍利弗言、居士、此座高廣、吾不レ能レ昇、維摩詰言、唯舍利弗爲ニ須彌燈王如來一作レ禮、乃可レ得レ坐。於レ是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卽爲ニ須彌燈王如來一作レ禮。便得レ坐ニ師子座一。須彌是不動、燈是明、王是心、禮是順、常順ニ不動明王一。

(三十三) 爾時維摩詰言、唯舍利弗、諸佛菩薩有ニ解脫一、名レ住ニ不可思議解脫一。菩薩心不思心如、心離ニ結縛一、心得ニ解脫一、口不議身如、身離ニ結縛一、身得ニ解脫一、是名レ住ニ不可思議解脫一。菩薩以ニ須彌之高廣一內ニ芥子中一無レ所ニ增減一。心不思心如、須彌芥子俱是色如、同一如相、無レ所ニ增減一。須彌山王本相如レ故、如所レ無ニ增減一、故名ニ本相如一故。

而四天王忉利諸天不ㇾ覺ニ不ㇾ知ニ己之所ㇾ入。

爲ニ沒事ニ不ㇾ覺不ㇾ知。答、爲ㇾ有ニ思議一。若無ニ思議一則能覺知。問、是沒是四天王。答、四大是四天王。問、是沒忉利諸天。答、五根五識是忉利諸天。須彌芥子入ㇾ如。須彌是沒。答、須彌是色、色是身。

唯應ㇾ度者乃見ニ須彌入ニ芥子中一。問、是沒是唯應ㇾ度者。答、以ㇾ不ニ思議一度ニ過思議一、是名四唯應ㇾ度者、乃見ニ須彌入ニ芥子中一。此爲ニ驚怖聲聞除ニ其心量一。聲聞未ㇾ悟、見下須彌入ニ芥子中ニ有中大小相上。聲聞已悟、了ニ須彌芥子本性空、無ㇾ入無ㇾ不ㇾ入。乃見ニ須彌入ニ芥子中一、是名ㇾ住ニ不可思議解脫一。

菩薩又以ニ四大海水一入ニ一毛孔一、不ㇾ嬈ニ魚鼈黿鼉水性之屬一。心不思心如、四大海水俱是色如、同一如相、無ㇾ所ニ增減一。而彼大海本相如ㇾ故、如所ㇾ無ニ增減一故、名ニ本相如ニ故。諸龍鬼神依ㇾ何住、依ニ大海一住、阿脩羅等不ニ覺不ニ知己之所ㇾ入、於ニ此衆生一亦無ㇾ所ㇾ嬈。

又舍利弗、斷ニ取三千大千世界一、如下陶家輪着ニ右掌中一、擲中過恆河沙世界之外上。知本有ニ思議一有ニ貪嗔癡一、結ニ集生死一、輪ニ廻六道一。是陶家輪着ニ右掌中一、着中ㇾ用也、恆河沙是煩惱。其中衆生不ㇾ覺ニ不ㇾ知ニ己之所ㇾ往、問、爲沒不ㇾ覺不ㇾ知。答、爲ㇾ有ニ思議一。

又復還置ニ本處一。置ニ本不思議處一。都不ㇾ使ニ人有ニ往來相一。若有ニ思議一即有ニ往來相一、若無ニ思

○甲ハ爲沒事ヲ云何トス
○甲ハ問是沒ヲ云何トス次同ジ
○甲乙共ニ芥子ヲ帶ニ作ル
○乙ニ入ト中トナシ
○乙ニ所ナシ
○甲ハ依何住ヲ缺ク
○甲ハ斷ヲ擲トス
○甲ハ右ヲ在トス、下同ジ
○甲ハ右ヲ在トス
○甲ハ由トス
○乙ニ置以下ノ六字ナシ
○甲ニ有ナシ

議ㄧ卽無ニ往來相ㄧ。

而此世界本相如ㇾ故、知ニ六根本來如ㄧ故、名ニ本相如ㄧ故。

○甲ハ促ヲ從トス

又舍利弗、或有下衆生、樂ニ久住ㇾ世而可ㇾ度者上、菩薩卽演ニ七日ㄧ以爲ニ一劫ㄧ、令ニ彼衆生爲ニ之一劫ㄧ。或有下衆生不ㇾ樂ニ久住ㇾ世而可ㇾ度者上、菩薩卽促ニ一劫ㄧ以爲ニ七日ㄧ、令ニ彼衆生爲ニ之七日ㄧ。凡夫樂ニ久住ㇾ世、二乘不ㇾ樂ニ久住ㄧ、皆有ニ思議ㄧ有ニ演促相ㄧ、菩薩住ニ不思議ㄧ無ニ演促相ㄧ。

○甲ニ菩以下十字ナシ

(三十四)無ㇾ思無ニ不思ㄧ、無ㇾ相復無ㇾ想、須彌本自空、芥子元無ㇾ障、惠眼分明照、彼此相入有ニ何妨ㄧ。

○甲ニ何ナシ

〔甲〕

無ㇾ思無ニ不思ㄧ、無ㇾ相復無ㇾ想、大海本自空、毛孔元無ㇾ障、惠眼分明照、彼此相入有ニ何妨ㄧ。

無ㇾ思無ニ不思ㄧ、無ㇾ相復無ㇾ想、三千本自空、衆生元無ㇾ障、惠眼分明照、彼此相入有ニ何妨ㄧ。

〔乙〕

無ㇾ思無ニ不思ㄧ、無ㇾ相復無ㇾ想、長時本自空、短時亦無ㇾ障、惠眼分明照、演促有ニ何妨ㄧ。

無ㇾ思無ニ不思ㄧ、無ㇾ相復無ㇾ想、供具本自空、毛孔元無ㇾ障、惠眼分明照、令ㇾ見有ニ何妨ㄧ。

無レ思無二不思一、無レ相復無レ想、日月本自空、
毛孔元無レ障、恵眼分明照、使レ見有二何妨一。
無レ思無二不思一、無レ相復無レ想。風性本自空、
口中元無レ障、恵眼分明照、吸着有二何妨一。
無レ思無二不思一、無レ相復無レ想、火性本自空、
腹中亦無レ障、恵眼分明照、内着有二何妨一。
無レ思無二不思一、無レ相復無レ想、上方本自空、
下方亦無レ障、恵眼、分明照、擲過有二何妨一。
無レ思無二不思一、無レ相復無レ想。自身本自空、
他身亦無障、恵眼分明照、示現有二何妨一。
不思議薫二成生身一、　能現二神通一無量化、
猶如二明鏡現二色像一、　彼此應現有二何妨一。
如々薫二成寶麝香一、　能現二眞如無邊理一、
猶如三大海納二百川一、　皆同一味無二差別一。
解脱薫二成最上香一、　能現二佛性一無二障礙一、

○乙ハ疑ニ作ル

○甲ハ難ニ作ル

(三十五)〔第四〕思益經云、告ニ網明一、云何諸法正性。答、心執ニ見聞覺知一、五陰各有レ○性。是自性、識緣ニ眼見一、是欲際、鼻香、舌味、身觸、是欲際。心不レ起常無相清淨、是諸法正性。

(三十六)維摩語言、善來、文殊師利。維摩詰是淨躰、文殊師利是妙惠、淨躰妙惠相應時、

猶如ニ日月除ニ雲霧一、光明遍照ニ十方界一。心不思心如、口不議身如、身心如々、即是不思○議如々解脫。解脫即是諸法正性。

(三十五)〔第四〕思益經云、思益梵天告ニ網明菩薩ニ言、云何是諸法正性。網明言、離ニ自性一離ニ欲際一、是諸法正性。問、云何是自性、云何是欲際。答、心執ニ見聞覺知一、五陰各有ニ自性一、是自性、識緣ニ眼見一欲際、識緣ニ耳聲鼻香舌味身觸一、是欲際、心不レ起常無相清淨、是諸法正性。問、云何是離ニ自性一、離ニ欲際一。達摩解云、心不レ起是離ニ自性一、識不レ生是離ニ欲際一、心識俱不レ起是諸法 正性。如ニ水大流盡、波浪即不レ起、如レ是意識滅、種々識不レ生。

(三十六)維摩詰言、善來、文殊師利。維摩詰是淨躰、文殊師利是妙惠、淨躰妙惠相應時、

心不ㇾ起、是善來、識不ㇾ生是惠。
眼耳鼻舌身意等、於ニ見聞覺知ㇾ心不ㇾ起、竝
如如、當體解脫。覺了緣意、色聲香味觸法見
聞覺亦如ニ前解一。

〇乙ハ惠ノ下ニ去ヲ有ス下同ジ
〇來以下十六字ハ衍カ

心不ㇾ起、是善、是定、識不ㇾ生、是來、是惠、
故名ニ善來一。
不來相而來、不來相心不ㇾ起、是定、而來識
不ㇾ生、是惠。不見相而見、不見相心不ㇾ起、
是定、而見識不ㇾ生、是惠。此則文殊妙惠、
從ㇾ定發ㇾ惠、從ㇾ內向ㇾ外、寂照法門。
文殊師利言、居士、妙惠淨躰相應時、若來已
更不ㇾ來、若去已更不ㇾ去、若來已識不ㇾ生、是
惠、更不ㇾ來心不ㇾ起、是定。若去已識不ㇾ生、
是惠、更不ㇾ去心不ㇾ起、是定。此則文殊妙惠、
從ㇾ惠發ㇾ定、從ㇾ外向ㇾ內、照寂法門。
所以者何、前刹那徵ニ後刹那一。來者無ㇾ所ニ從
來一、去者無ㇾ所ㇾ至、來者識不ㇾ生、是惠。無
ㇾ所ニ從來一心不ㇾ起、是定。去者識不ㇾ生、是惠。
去者無ㇾ所ㇾ至、來者識不ㇾ生、是惠。無ㇾ所ニ

從來一心不レ起、是定。去者識不レ生、是惠。無
レ所レ至心不レ起、是定。可見者識不レ生、是惠。
更不可見心不レ起、是定。此卽寂照之寂相應時。
(三十七)問、是沒是定、是沒是惠。答、不眼
是定、而眼是惠、不耳是定、而耳是惠、鼻舌
身意、色聲香味觸法、見聞覺知竝如二上解一。不
眼是惠、而眼是定、不耳是惠、而耳是定、鼻
舌身意、乃至、見聞覺知竝如二上解一。
問、是沒是定、是沒是惠。心不レ起是定、識
不レ生是惠、離二自性一是定、離二欲際一是惠、
眞諦是定、俗諦是惠、大智是定、大悲是惠、
理是定、事是惠、躰是定、用是惠、無爲是定、
有爲是惠、自利是定、利他是惠、涅槃是定、
生死是惠、離レ過是定、存レ法是惠。
存二是沒法一、離二是沒過一。存二生死法一、離二生死過一。

○原本ニ離ナシ、今補フ

○原本ニ亦去ナシ、今補フ

問、是沒是生死法、離ニ生死過一。答、眼是生死法、不レ著レ眼是離レ過、耳是生死法、不レ着レ耳是離レ過、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見聞覺知、行住坐臥言語往來、竝如ニ上解一。所存之法皆是緣生、緣生之法躰性自空、存レ空離レ過皆不ニ相違一。

(三十八)問、來不來。答、來。問、從ニ阿沒一來。答、從ニ某處一來。問、不來時來、不來亦來、身來心來。答、常來。問、是沒是常來。答、來體常故、故名ニ常來一。問、是沒是來躰。答、不レ着是來躰。

問、去不去。去。不去時去、不去亦去、身去心去。答、常去。是沒是常去。去躰常故、故名ニ常去一。問、是沒是去躰。答、不レ着是去躰。問、住者邊住ニ那邊一。答、不住者邊。亦不レ住ニ

〇原本ハ說ノ下ニ道ヲ有ス

那邊一住二阿沒處一。住二無住住一。問、是沒無住住。答、不レ着是無住住。

問、一切處既不レ着、有二去來一無二去來一。答、有二去來一。作沒生不來相而來、不去相而去、乃至、行住坐臥、見聞覺知、竝如二上解一。不來相是法供養、而來是供養訖、不去相是法供養、而去是供養訖、乃至、行住坐臥、見聞覺知言語、竝如二上解一。

(三十九)〔第五〕無相法中無レ異無二分別一、心無二分別一、故一切法無レ異。長短無レ異、自他無レ異、凡聖生死涅槃解縛親疎苦樂違順三世愚智竝皆無レ異、了二無異一自然無礙解脫。〇

一切無礙人　一道出二生死一、非レ長亦非レ短、解脫人所行。

問、是沒是無礙道、是沒是解脫道、是沒是無

住道。答、根不レ礙レ塵、離レ塵是無礙道、塵不レ礙レ根、根離レ染是解脫道、離レ塵離レ染是無住道。心不レ礙レ境、是根不レ礙レ塵、境不レ礙レ心、是塵不レ礙レ根。心不レ礙レ境、境不レ礙レ心、離レ境離レ心離レ塵離レ染、卽レ心非レ心非二非心一是無礙道、卽レ身非レ身非二非身一是解脫道、卽レ境非レ境非二非境一是無住道。卽レ身非レ身非二四大身一是常住身、非レ心非二三世心一是常住心、非レ境非二六塵境一是如々境。能不レ礙レ所是無礙道、所不レ礙レ能是解脫道、無レ能無レ所是無住道。大定無爲故能不レ礙レ所、大惠無作故所不レ礙レ能、大悲任運故無レ能無レ所。

用レ心不レ立二心々所一、是無礙道、能觀之覺寂不動、是解脫道、見聞覺知無礙、是無住道。用レ心不レ立二心々所一境理無二所觀一、是法身佛、能

觀之覺寂不動得レ生二不動國一、是報身佛、見聞覺知無礙法界出生、是化身佛。法身凝然、報身相續常、化身不二斷常一。三常一、一常三、非レ三非レ一、非レ常非二非常一。

凝然、相續、不斷、是三常。是沒是一。常躰一故。

是沒是一常三。常躰是如來大定、從二大定一顯二本覺一、從二本覺一發二明惠一、從二明惠一證二現前一、是一常三。

是沒是非レ三非レ一。非レ心非レ身非レ境、是非レ三。合レ非不可得、是非レ一。非レ一卽是眞空。是沒是非レ常非二非常一。是非二性寂滅一是非レ常、寂滅性圓融　是非二非常一、非二非常一卽是妙有。眼見レ色心不レ起是眞空、色不レ染レ根見自在是妙有、耳聞レ聲心不レ起是眞空、聲不レ染レ根聞

○原本ハ智、次同ジ多ハ衍カ

○華厳經第七巻ノ偈

○甲ハ性

○乙ニ根ナシ

○甲ニ識ナシ

(四十)於ニ眼根中一入ニ正受一、於ニ色塵中一三昧起、示ニ現色法不思議一、諸天世人莫ニ能知一。於ニ色塵中一入ニ正受一、於ニ眼根中一三昧起、示ニ現色法不思議一、諸天世人莫ニ能知一。耳鼻舌身意竝如ニ上解一。

自在是妙有、鼻舌身意竝如ニ前辯一。

眼如々是般若、色清淨是波羅、見如々是蜜多。眼如々故色清淨、色清淨故見ニ一切一、如々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耳鼻舌身意竝如ニ上解一。

眼與レ色不ニ相礙一是空三昧、眼與レ色共相入是無相三昧、眼與レ色亦相用是無作三昧。耳鼻舌身意竝如ニ上解一。眼亦能見、亦能聞、亦能嗅、亦能嘗、亦能覺、亦能知、耳鼻舌身意並如ニ上解一。色聲香味觸法、見聞覺知亦如ニ前辯一。

(四十)於ニ眼根中一入ニ正受一、於ニ色塵中一三昧起、示ニ現色法不思議一、諸天世人莫ニ能知一。於ニ色塵中一入ニ正受一、於ニ眼根中一三昧起、示ニ現眼法不思議一、諸天世人莫ニ能知一。耳鼻舌身意竝如ニ上解一。

○敦煌本第七ノ段、少異

於眼根中入正受、知眼於色起定心不亂、知眼無生無自性、了空寂滅無所有、東西南北、地獄餓鬼人天、凡聖男女、有情無情、一身多身、一法多法、竝如上解。

○甲ハ末ニ見ユ

○甲ハ儻ニ作ル

眼是無障礙道、唯有知見獨存、光明遍照、無塵來染、是解脫道。無爲大道坦然平、只爲修人不解行、欲求佛果着力照、尋根透質細研行、研研研、玄玄玄、妙妙妙、無中邊。儻若今生攢得、微塵劫、不作出頭天。

知眼無生無自性、了空寂滅無所有、東西南北、地獄餓鬼人天、凡聖男女、有情無情、一身多身、一法多法、竝如前解。

眼亦遍法界、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見聞覺知竝遍法界。用心知見、躰常萬法圓融、相入無障礙。

眼是無礙道。身心無異、離根塵。既離根塵相一法亦無、唯有知見獨存、光明遍照、無塵來染、是解脫道。無爲大道坦然平、只爲修人行不行、欲求佛果着力照、尋根透質細研行、研研研、玄玄玄、妙妙妙、無中邊。儻若今生鑽得、微塵劫不作出頭天。

(四十一)問、緣沒學此方便。答、欲得成佛。問、將是沒成佛。答、將淨心躰成佛。

○淨ニ通ズ

是沒是淨心。淨心躰由レ如下明鏡從二無始一已來、雖レ現二萬像一、不下曾染着上、今日欲レ得レ識二此淨心躰一、所以、學二此方便一。

問、是沒是淨心躰。答、覺性是淨心躰、比來不レ覺故、心使二我今日覺悟一、故覺使レ心、所以、使二伊邊看、向前向後、上下十方、○淨閙明闇、行住坐臥、俱看一、故知覺卽是主、心是使、所以、學レ此使二心方便透二看十方界一、乃至、無染卽是菩提路。已上解云。若有二物看一卽有レ住、卽有レ看、卽有レ業。若有レ業、卽有レ苦。若無二物看一卽無レ住、卽無レ着、若無レ着卽無レ業。若無レ業卽無レ苦、若無レ若卽是佛、佛卽是菩提路。無レ住是菩提種、心寂是菩提因、身寂是菩提緣、降魔是菩提力、超二能所一是菩提進、驀二生死一是菩提盆、覺是菩提主、

等二虛空界一是菩提躰、寂而常用是菩提用、無爲實相定是菩提證。若無レ因種不レ發、若無レ緣因不レ長、若無レ力緣不レ成、若無レ進力不レ堅、若無レ益進不レ猛、若無レ主益不レ集、若無レ道主不レ專、若無レ躰道不レ通、若無レ用躰不レ明、若無レ證用不二自在一。

(四十二) 問、不動、是沒不動。答、聞レ聲不動。從レ定、從二是沒定一發レ惠。發二是惠一方便是沒。從下前證二無爲一定上發二知見一、惠方便、是進趣。

問、不動是沒。答、不動是開。開是沒。開二智惠一。是沒是智門、是沒是惠門。意根是智門、五根是惠門。轉レ意成レ智、見聞覺知是惠。由レ開二智惠一故、得二身心不動一、由二身心不動一境界不レ傷、由二境界不一レ傷、玄功不二間斷一、由三

玄功不ニ間斷ー故、六根不レ起、由ニ六根不ニ起
故、一切法不ニ取捨ー、由ニ一切法不ニ取捨ー故、
口不レ議、心不レ思、由ニ不レ思不ニ議故、一切
法如々平等、須彌芥子平等、大海毛孔平等、
長短自他平等、由ニ一切法平等ー故、現ニ一切
法正性ー、於ニ正性中ー無レ心無レ意無レ識、無レ心
故無ニ動念ー、無ニ動念ー故無ニ思惟ー、無レ識故無ニ
分別ー。無ニ動念ー是大定、無ニ思惟ー是大智、無ニ
分別レ是大惠。大定是法身佛、大智是報身佛、
大惠是化身佛。三法同躰、一切法無異、成佛
不成佛無異。清淨無障礙、覺々相應畢竟不ニ間
斷ー、永無ニ染着ー、是無礙解脫道。

了性大智、無ニ分別ー是大惠。大定是法身佛、
大智是報身佛、大惠是化身佛。三法俱同體、
一切法無異、成佛不成佛無異。清淨無障礙、
覺々相應畢竟不ニ間斷ー、永無ニ染着ー、是無礙解
脫道。

(四十三) 離念相者等ニ虛空ー、　功成德滿佛躰遍。。
佛體淸淨無障礙、　惠眼明照自端容。。

○四十三、四十四ハ甲乙ニ通ズ
○甲ハ躰遍ヲ遍通トス
○甲ハ目トス

○乙ハ気ニ作ル
○原本ハ荘
○乙ハ智トス
○乙ハ祭ニ作ル
○甲ハ馬ノ下ニ寂照之ノ三字ヲ有ス
○乙ハ皆ヲ省ニ作ル
○乙ハ院ノ上ニ會須ノ二字ヲ有シ、置ヲ還トス
○共ニ低ノ俗字ヲ用フ
○甲ハ任ヲ住、蹤ヲ縦、裡ヲ里トス

功極果圓不動照、　發ニ正定一恵相光明、
花波頭摩不動色、　恵眼明照瑠璃光。
不思議薫ニ成三寶體一、　如々薫ニ成最上香一、
正性離性供養○訖、　無礙解脫種々○莊。
無レ能無レ所佛頂髻、　無量無邊是三○常、
明恵日月光明照、　眞空妙有願力○莊。
變化○莊嚴根自在、　般若淸淨法界主、
三昧正受無ニ障礙一、　五門成ニ就此法王一。
努力勤鑽豪相日、　聖○知自覺月光明、
花寶蓮花是眞體、　報身堅固如ニ金剛一。
毗盧遮那是眞體、　無障礙眼透ニ十方一、
普現ニ色身佛性○刹一、　如來如去實相王。

(四十四)心如ニ放逸○馬一、　久來無ニ羈絆一、　受ニ得如來智一、　鑽レ心不ニ迸散一。
門前皆○掃掠、　○院内○置ニ功天一、　黄金本自有、　好客不レ如レ無。
放曠從ニ○低擧一、　逍遙○任ニ○蹤横一、　蹤横何處去、　虛空法界○裡。

〇(八)參照

法界無爲界、　虛空本自如、　身心寂不動、　妙有渾然同。

(四十五)見㆑身不。不㆑見。見㆑心不。不㆑見。不㆑見㆑身身解脫、不㆑見㆑心心解脫、身心惣不㆑見身心惣解脫、卽是菩提心。若存㆓身心相㆒、身心不㆑得㆓解脫㆒。解脫是自在義。不㆑見㆓身心相㆒、無㆑去亦無㆑來、蕩然無㆓一物㆒、菩提門自開。不動是開、豁然無念是定、見聞覺知是惠。與㆑汝開㆓智惠門㆒竟。

(四十六)有㆑力㆑度㆓衆生㆒、云何是衆生。答、一切動念生滅妄想顚倒計度竝是衆生。云何度㆓衆生㆒。爲㆓無相㆒實相不㆓間斷㆒是度㆓衆生㆒。云何是解脫義。解脫是自在義。若隨㆓貪嗔癡㆒不㆑名㆓自在義㆒、不㆑隨㆓貪嗔癡㆒是則自在義。若隨㆓六塵境㆒、不㆑名㆓自在㆒、不㆑隨㆓六塵境㆒卽是自在。虛空無邊、心亦無邊、虛空無量、心亦無

量。有心卽有邊、無心則無邊。

(四十七) 云何佛是。答、佛西方梵語、此云覺。所謂覺者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遍、法界一相、卽是如來平等法身。法身有三義、體、依、聚。離念是體、依體脩行不間斷故、由不間斷、恆沙煩惱得成無漏功德聚、聚是不散義。

○(四七)參照

云何三覺義。答、自覺、覺他、覺滿。自覺覺心、覺他覺色、心色俱覺名爲覺滿。意根不起自覺、五根不起覺他、六根惣不起名爲覺滿。云何自利利他悉圓滿。答、意根不起自利、五根不起利他、六根惣不起名自利利他悉圓滿。

○原本ハ羅羅ニ作ル

云何爲如來義。答、意根不起理如、五根不起事如、六根惣不起事理淸淨、卽是如來藏。

如來藏者不レ隨二他境一、故名二如來一。
云何離念。答、離念○相者等二虛空界一、無レ所レ不レ遍。有心卽不レ遍、無心卽遍。
云何法界一相。答、法界一相卽是無相、無相卽實相、實相卽法身體。云何淨法界、染法界。
答、心起是染法界、不起心是淨法界。
(四十八)云何開二閉一切惡趣門一十八不共法。
答、眼耳鼻舌身意、內有二六根一、外有二六塵一、中間六識、三六十八界。六根不レ起六道不レ生、六道不レ生、卽是開二閉一切諸惡趣門一、常住二於彼一無爲安樂。
云何而生二五道一、以下現二其身一爲中大醫王上、善療二衆病一、應レ病與レ藥、令レ得二服行一、無量功德皆成就、無量佛土○皆嚴淨。答、六根不レ起無量功德皆成就、離レ念無量佛土○皆嚴淨。

○原本ハ想ニ作ル

○原本ハ主、下同ジ

〇(三十九)參照

(四十九)云何眞空妙有。答、心不レ起是眞空、見聞覺知是妙有。

(五十)問、舍利弗、夫宴坐者不下於二三界一現中身意上、是爲二宴坐一、此義云何。答、六根不レ起六道不レ生、六道不レ生是出二三界一、卽不下於二三界一現中身意上、是眞宴坐。觀照常寂了二諸幻體一、使二天上去得一不。答、若存二身心相一則見レ有二天地一、不レ見二身心相一則不レ見レ有二天地一。用レ心之時、法性海中不レ見レ有二天地一、亦無二上下一。欲レ起二精進一、便成二懈怠一。云何如レ此。

〇原本ハ解

法句經云、若起二精進心一、是妄、非二精進一、若人心無二妄念起一、精進無レ有レ崖。

〇經ハ能不ニ作リ、念起ニナシ、一八七頁參照

(五十一)五分法身脩證。戒身、定身、惠身、解脫身、解脫知見身。戒防二身口一、七支不レ犯邊、目名レ之爲レ戒。定常不レ亂。惠破二無明一。六

根不ㇾ起名爲ニ解脫一。光明遍照解脫知見。有ㇾ戒無ㇾ定不ㇾ名ニ圓滿一、有ㇾ戒無ㇾ惠不ㇾ名ニ圓滿一、有ㇾ戒無ニ解脫一不ㇾ名ニ圓滿一、有ㇾ戒無ニ解脫知見一不ㇾ名ニ圓滿一。此是圓滿報身、亦名ニ五分法身一、義闕ㇾ一不可。

○(二十六)參照

(五十二)菩薩六波羅蜜增上慢義。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惠。布施義、布者怖也、施者心不ㇾ起、則是布施義。斷ニ習氣種性一。見ニ自布施一、見ニ他慳悋一、則生ニ慢心一。不ㇾ見ニ自布施一、不ㇾ見ニ他慳悋一、二相平等、慢則不ㇾ生。見ニ自持戒一、見ニ地破戒一、心卽生ㇾ慢、不ㇾ見ニ自持戒一、不ㇾ見ニ他毁戒一、二相平等、慢卽不ㇾ生。餘五波羅蜜准ニ上解一知。

○原本ハ解ノ下ニ智ヲ有ス

(五十三)迦旃延說ニ五義一、爲ニ無常義、苦義、空義、無我義、寂滅義一。維摩詰言、唯迦旃延、

○原本ニ行ナシ

○原本ハ摶、次同ジ

○(三十六)參照

無下以二生滅心行一說中實相法上、諸法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家義、五受蔭洞三達空無二所起一、是苦義、諸法畢竟無二所有一、是空義、於二我無我一而不二、是無我義、法本不生、今則無滅、是寂滅義。

維摩詰言、迦葉學人識レ體修行、知三諸法本不生一是寂滅義。迦葉住二平等法一、應レ次行二乞食一、爲二不食一故、應レ行二乞食一、壞二和合相一故、應レ取二摶食一、爲二不受一故。法身不レ食、爲レ成三就無漏功德一故、所以乞食。五蔭名二和合一、破二五蔭結集聚一故而取二摶食一。

(五十四)因緣所生義、是義滅非二生滅一。二乘滅々二諸生滅一義。是義滅非レ生生二菩薩惠一。

(五十五)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答、不來是定、而來是惠、不見是定、

而見是恵。照ㇾ空不ㇾ遠是定、而遠是恵。不ㇾ長是定、而長是恵。一則一切管、一切則一管。諸法由ニ如幻一、如幻不可得。云何無ㇾ本。答、五蘊六根十八界如ニ幻化一、由下如ニ機關木人一亦如中窟磊子上、畢竟不可得、如亦不可得、幻亦不可得。

○(二十七)参照

(五十六)諸佛世尊惟一大事因緣故出ニ現於世一、其義云何。答、知是因、見是緣、知見清淨故、名ニ一大事因緣一、故出ニ現於世一。

○(二十一)参照

(五十七)妙法蓮花義云何。妙法是定恵、蓮花是喩譬、如下蓮花久住ニ世間ニ不上染ニ於世一、妙法亦爾。其義幽固深遠、無ニ能到者一、聲聞二乘所ㇾ不ㇾ能ㇾ及、妙法亦爾。二乘有ㇾ定無ㇾ恵、有ㇾ恵無ㇾ定、所ㇾ不ㇾ能ㇾ及。菩薩摩訶薩定恵雙等、所以能到。

○（二十七）參照

（五十八）開示悟入義云何。學人耳根聆々囑聽、有聞音旨、領悟分明、證入脩行、取無爲道。不動是開、聞是示、領解是悟、無間脩行是入、開示是屬佛、知識悟入屬脩行人。因善知識得聞、悟入無爲之理。六根不動開方便門、示眞實相、其義云何。

○甲ニ示ナシ

是開方便門、定惠示眞實相。

○（六）參照

（五十九）體用分明、神解自在。心不起是體、見聞覺知是用。是自在者免二種死、一分段死、二變易死。聲聞二乘免分段死、不免變易死、佛及菩薩免分段死、亦免變易死。佛及菩薩免微細習氣、煩惱畢竟不生、名爲免變易死。聲聞二乘免分段死。分段是身、免後有。

○同上

（六十）諸法皆空不執、用而常寂、寂而常用、

○宗文ハ輪ニ作ル

寂照照寂、寂是定、照是恵、用而常寂是定、寂而常用是恵。

舒巻義。舒則彌ニ淪法界一、巻則在ニ於毛端一。巻是定、舒是恵。

吐納義。吐則吐ニ恆沙煩惱一、納則納ニ無量功德一。

○(十四)参照

(六十一)根本後得云何。答、根本緣レ眞、後得了レ俗、先以レ證ニ六根不起一名ニ根本智一、後見聞覺知自在名ニ後得智一、亦名レ了レ俗。了先以レ證爲ニ根本一、若不ニ以レ證爲ニ先、所有知見則隨レ染、今見聞覺知於ニ六塵中一熾然自在。

○(三十一)参照

(六十二)維摩經不思議品。

東方度ニ卅六恆河沙國一有ニ世界一、名ニ須彌相一、其佛號ニ須彌燈王一、其義云何。答、三是三毒、十是十惡、六是六根、恆河沙是煩惱、須彌是

身、燈是明、王是心、有思議終不能度、得恆河沙煩惱、無思無想乃能度、得恆河沙煩惱卽是淸淨菩提。現神通義云何。答、無思曰神、大小無礙曰通。

○(三十四)参照

(六十三) 若菩薩住是解脫者、以須彌之高廣內芥子中無有增減、其義云何。答、有思則有想、有想則有妨、有妨則有障。無思則無想、無想則無妄、無妄則無妨、無妨則無障、無障則是解脫。無思無不思、無想復無想、煩惱本自空、芥子元無障。恵眼分明、見彼此相入有何妨。若無思無想、二相平等、則是不思議。

(六十四) 十方世界作魔王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云何。答、魔有二種、一業報魔、亡示見魔。業報魔者障道不令行人進

○(三十九)參照

○底本ハ不明

趣ハ、菩薩示現作ニ魔王一者故、行ニ逼迫一令下行人進趣脩ㇾ道得中無思想定上、佛子非ニ聲聞一。

(六十五)五大六大云何。答、五大是空大、六大是識大、存ㇾ空離ㇾ過。存則不ㇾ空、空則不ㇾ存。云何離ㇾ空離ㇾ過。縁生法存、存ㇾ空之法體自空、所以、存ㇾ空不ニ相違一。見時明奕々、不ㇾ見ニ亂攘々ㇾ用處一。悟則朝凡暮聖、不ㇾ悟永劫長迷。若不ㇾ用ㇾ心、則見ㇾ有ニ山河大地日月歳數長短劫量一、若用ㇾ心時、眞如海中亦不ㇾ見ㇾ有ニ阿僧祇劫一。本不動義、諸佛從ㇾ本來常自寂滅相、不ㇾ可ニ言宣一、方便爲ニ五比丘一說、限量令ニ平等一。見ニ大床一不ㇾ見ニ小床一。大床則長、小床則短、長短無ㇾ異、大小無ㇾ異、東西無ㇾ異、南北無ㇾ異、上下無ㇾ異、山河無ㇾ異、天地無ㇾ異、靑黄無ㇾ異、赤白無ㇾ異、日月無ㇾ異、

星辰無㆑異。

○同上

（六十六）五百長者譬喩釋。

五百長者子是五蘊、七寶蓋是七識、合成㆓一蓋㆒。一切須彌等諸山無情物悉於㆑中現、云何。一切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水流泉源、有情無情、有想無想、非有相非無相、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惣皆無㆑異。無㆓一物㆒、常情則無㆑異、會參羅。若有㆓一物㆒、常情則有㆑異。

○同上

（六十七）一切無礙人、一道出㆓生死㆒、非㆑長亦非㆑短、解脱人所行、無礙道。離塵解脱道、離染光明遍照、唯有㆓知見㆒獨存、是則解脱、無㆓塵素染㆒。五段了敎竟。

（六十八）第一惣章佛體、亦名離念門、第二開智恵門、亦名㆓不動門㆒、第三顯不思議門、第四明㆓諸法正性㆒門、第五了無異門。

○原本ニ法ナシ

（六十八）言㆓五門㆒者、第一惣章佛體、亦名㆓離念門㆒、第二開智恵門、亦不動門、第三顯不思議門、第四明㆓諸法正性㆒門、第五了無異門。

○提ノ方可ナラ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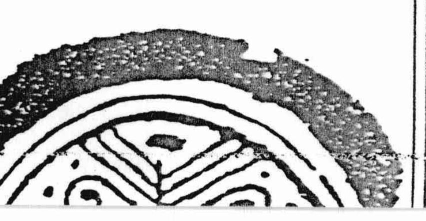
亦名二北宗五方便門一。

(五更轉頌)　三界寺道眞

唵秫○禔秫○禔。



大乘無生方便門





大荒集

大乘無生方便門

第一、總彰佛體、第二、開智惠門、第三、顯示不思議法、第四、明諸法正性、第五、自然無礙解脱道。

(一) 各各胡跪合掌、當教令發四弘誓願、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邊誓願斷、法門無盡誓願學、無上佛道誓願證。

次請十方諸佛為和尚等、次請三世諸佛菩薩等。次教受三歸。次問五能、一者、汝從今日乃至菩提、能捨一切惡知識、不、能、二者、親近善知識、不、能、三、能坐持禁戒、乃至命終不犯戒、不、能、四、能讀誦大乘經問甚深義、不、能、五、能見苦衆生隨力能救護、不、能。

次各稱己名懺悔罪言、過去未來及現在身口意業十惡罪、我今至心盡懺悔、願罪除滅、永不起五逆罪障重罪、准前。譬如明珠沒濁水中、以珠力故、水卽澄淸、佛性威德亦復如

㆑是、煩惱濁水皆得㆓清淨㆒。汝等懺悔竟、三業清淨、如㆓淨琉璃內外明徹㆒、堪㆑受㆓淨戒㆒。菩薩戒是持心戒、以㆓佛性㆒爲㆑戒。性心瞥起卽違㆓佛性㆒、是破㆓菩薩戒㆒。護㆓持心㆒不㆑起、卽順㆓佛性㆒、是持㆓菩薩戒㆒。三說。

(二) 次各令㆓結跏趺坐㆒。同佛子心湛然不動、是沒言㆑淨。佛子、諸佛如來有㆓入道大方便㆒、一念淨心頓超㆓佛地㆒。和擊㆑木一時念佛。

和言、一切相總不㆑得㆑取、所以、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看心若淨、名㆓淨心地㆒。莫㆘卷㆓縮身心㆒、舒㆗展身心㆖。放曠遠看、平等盡㆓虛空㆒看。

和問言、見㆓何物㆒。子云、一物不㆑見。

和、看淨細細看、卽用㆓淨心眼㆒無邊無涯際遠看。

和言、問、無障礙看。

和問、見㆓何物㆒。答、一物不㆑見。

和、向㆑前遠看、向㆑後遠看、四維上下一時平等看、盡㆓虛空㆒看、長用㆓淨心眼㆒看、莫㆓間斷㆒亦不㆑限㆓多少㆒看、使㆑得者、然身心調、用無障礙。

(三) 和言、三六是何。子云、是佛。身心得㆓離念㆒。不㆑見㆑心心如、心得㆓解脫㆒、不㆑見㆑身色如、身解脫、如㆑是長時無㆓斷用㆒入言、虛空無㆓一物㆒、清淨無㆑有㆑相、常令㆑不㆓間斷㆒。從㆑此永離㆑障、

○原本ハ不明、今補フ

○原本ハ除ニ作ル

○點ナラン、後篇參照

眼根清淨、眼根離ㇾ障。耳根清淨、耳根離ㇾ障。如ㇾ是、乃至、六根清淨、六根離ㇾ障、一切無礙是卽解脫。不ㇾ見二六根相一、清淨無ㇾ有ㇾ相、常不二間斷一、卽是佛。

是沒是佛。佛心清淨離ㇾ有離ㇾ無。身心不ㇾ起、常守二眞心一。是沒是眞如。心不ㇾ起、心眞如、色不ㇾ起、色眞如。心眞如故、心解脫、色眞如故、色解脫、心色俱離、卽無一物、是大菩提樹。

(四)〔第一〕佛是西國梵語、此地往翻名爲ㇾ覺。所ㇾ言覺義謂二心體離念一、離念相者等二虛空界一無ㇾ所ㇾ不ㇾ遍、法界一相、卽是如來平等法身。於二此法身一說名二本覺一。覺二心初起一、心無二初相一、遠二離微細念一、了ㇾ見二心性一、性常名二究竟覺一。

佛是西國梵語、此地往翻名爲ㇾ覺。所ㇾ言覺義者心體離念。離念是佛義。覺義、略釋二佛義一、具含二三義一、亦名二卽心方便一。

問、是沒是三義。自覺、覺他、覺滿。離心自覺、不ㇾ緣二五根一、離色覺他、不ㇾ緣二五塵一、心色俱離覺行圓滿、卽是如來平等法身。離念相者等二虛空界一、無ㇾ所ㇾ不ㇾ遍。

問、是沒是等二虛空界一、無ㇾ所ㇾ不ㇾ遍、是沒是遍、不ㇾ遍。答、虛空無心、離念無心、無心則等二虛空界一、無ㇾ所ㇾ不ㇾ遍。有念卽不ㇾ遍、離念卽遍。法界一相、則是如來平等法身。

問、是沒是法界。意知二是法界一、是十八界。眼見意知、念起多想生、隔障不ㇾ通、是染法界、是衆生界。

○原本ハ礙根ニ作ル

○原本ハ否ノ如シ

○大正藏ニ印トナスハ誤植

○原本ニ界ナシ

是沒是淨法界。眼見意知、離念卽無二隔障一、是淨法界、是佛界。
是沒是佛界。法界一相、意知レ處、是法、是法界。眼見レ色、耳聞レ聲、鼻覺レ香、舌知レ味、身覺レ觸、意知レ法、意通知二上五種法一。若心起同緣、卽是染法界、是衆生界。若不二起レ心同緣一、卽是淨法界、是佛界、法界一相。於二十八界中一有レ二、一染、二淨。先染後淨。眼見レ色、意識同緣知、眼等五根依レ塵、五處起レ染、卽一切處染、一切染卽是染法界、是衆生界。
問、是沒是淨法界。淨法界者、於二離念中一、眼見レ色不二分別一、卽於二眼處一得二解脫一。餘四亦同。五處解脫卽一切處解脫、一切處解脫卽一切處淨、卽是淨法界、是佛界。離念相者等二虛空界一、無レ所レ不レ遍屬レ自、法界一相屬レ他。
（五）問、是沒是如來義。答、離レ心心如、離レ色色如、心色俱如卽是覺滿、覺滿卽是如來。又意根不レ起心如、五根不レ起色如、心色如如不二隨レ境起一、卽是如來平等法身。於二此法身一說名二本覺一。覺二心初起一、心無二初相一、遠二離微細念一、了レ見二心性一、性常住名二究竟覺一、是法身。
問、是沒是報身佛。知二六根本不動一、覺性頓圓、光明遍照、是報身佛。
是沒是法身佛。爲二因中修二戒定慧一、破二得身中無明重疊厚障一、成二就智慧大光明一、是法身佛。
是沒是化身佛。猶心離レ念境塵清淨、知見無礙、圓應二十方一、是化身佛。
（六）體用分明。離念名レ體、見聞覺知是用。寂而常用、用而常寂。卽用卽寂。離レ相名レ寂、

○大正藏ニ靜トアルハ誤植
○大正藏ハ卽ヲ脱ス
○原本ニ覺ナシ

○原本ハ綸
○稽ハ明確ナラズ
○原本ハ證ヲ缺ク
○正定ナラン
○大正蔵ニ名トアルハ誤植

寂照照寂。寂照者因性起相、照寂者攝相歸性。舒則彌法界、卷則總在於毛端。吐納分明、神用自在。微。身心既空、誰吐誰納。身心空無吐納、卽與無爲合。稽無爲達實相。身心空善迴向、迴向菩提、證眞常樂。常對境界、心無所著。身心兩法染淨依。有念無量恆沙煩惱依、離念無量恆沙功德依、恆沙功德是淨依。

(七)是沒是法身體、是沒是依。身心離念是法身體、由離念故轉無量恆沙生滅、成無量恆沙功德、恆沙功德依離念住、是依。

是沒是聚義。無間修行、任持功德不散是聚、聚諸功德充滿法身、猶離念故萬境皆眞。

已上第一了。

(八)第二。和尚打木問言、聞聲不。聞不動。此不動是從定發慧方便、是開慧門。聞是慧、此方便非但能發慧、亦能正定、是開智門、卽得智、是名開智慧門。若不得此方便、正卽落邪定、貪著禪味、墮二乘涅槃。已得此方便、正定卽得圓寂、是大涅槃。智用是知、慧用是見、是名開佛知見、知見卽是菩提。

問、是沒是不動。答、心不動。心不動是定、是智、是理。耳根不動是色、是事、是慧。此不動是從定發慧方便、開慧門。

問、是沒是慧門。耳根是慧門。

作沒生開慧門。聞レ聲耳根不動、是開慧門。
是沒是慧。聞是慧、五根總是慧門、非二但能發一レ慧、亦能正レ定、是開智門。
問、是沒是智門。意根爲二智門一。
作沒生開智門。意根不動是開智門。
作沒生。轉レ意成レ智、卽得レ智、是名二開智慧門一。與レ汝開二智慧門一竟。
(九)有レ力レ度二衆生一身體及手足寂然安二不動一、八風吹不動。
問、是沒是八風。八風者、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答、四箇是違、四箇是順。
問、於二此違順一作沒生。答、心不動。不動是佛。須彌山迴超二生死海一、逍遙出二三界一、如二共
所得一定慧力莊嚴、以レ此度二衆生一、自證二無上道一。
(十)問、有二幾種人一開二得智慧門一。答、有二三種人一。
是誰。凡夫、二乘、菩薩。凡夫有レ聲卽聞、無レ聲聲落謝不レ聞、二乘有レ聲無レ聲聲落謝不レ聞
不レ聞、菩薩有レ聲無レ聲聲落謝常聞。
問、三人一種開二得智慧一門一、緣二何沒一。二乘人貪二著禪味一、墮二二乘涅槃一。二乘人開二得慧一
門一、是慧於二耳根邊一證二得聞慧一。昔所レ不レ聞而今得レ聞、聞已心生二歡喜一。歡喜卽動、畏レ動執二
不動一、滅二六識一、證二空寂涅槃一。有レ聲無レ聲聲落謝不レ聞不レ聞、貪二著禪味一、墮二二乘涅槃一。菩

○原本ハ譏ニ作ル、音通ナラン

○原本ハ得ノ下ニ法ヲ有シ、消シタリ

○大正經ハ四字ヲ脱ス
○原本ハ聞ノ下ニ是沒是聞已心生ヨリ以下三十五字マデヲ繰返ス
○大正經ニ碧トアルハ誤植

薩開得慧門、聞是慧、於耳根邊證得聞慧、知六根本來不動。有聲無聲聲落謝常聞、常順不動修行、以得此方便、正定卽得圓寂、是大涅槃。

涅槃經云、不聞聞、不聞不聞、聞聞。

問、是沒是不聞聞。昔所不聞而今得聞、是不聞聞。

是沒是不聞不聞。聞已心生歡喜、歡喜卽動、長動執不動、滅六識、證空寂涅槃、有聲無聲聲落謝不聞不聞、是不聞不聞。

是沒是聞不聞。二乘人出定卽聞、在定不聞。二乘人在定無慧、不能說法、亦不能度衆生、出定心散說法。無定水潤名乾慧定、是聞不聞。

是沒是聞聞。凡夫亦有聞聞、菩薩亦有聞聞。凡夫聞聞卽動、動同塵、菩薩聞聞不動、不同塵、和光不同塵。

（十一）娑婆世界釋迦如來以音聲爲佛事、耳根爲慧門。光明世界燈明如來以光明爲佛事、眼根爲慧門。香積世界香積如來以衆香爲佛事、鼻根爲慧門。甘露世界甘露如來以甘露味爲佛事、舌根爲慧門。衆花世界花光如來以衆花爲佛事、身根爲慧門。妙喜世界法明如來以知一切法不動爲佛事、意根爲慧門。此方便非但能發慧、亦能正定。

問、是沒是邪定、正定。二乘人滅六識、證空寂涅槃、是邪定、菩薩知六根本來不動、有

レ聲無レ聲聲落謝常聞、是正定。

(十二)問、誰能開ニ得智慧門一。善知識能開。因レ聞ニ善知識語一、悟ニ得六根本來不動一、有レ聲無レ聲聲落謝常聞、常順ニ不動一修行、是名ニ外善知識能開ニ智慧門一。

問、是沒是內善知識。答、智慧是、知是智、識是慧。轉レ意成レ智、是開ニ智門一、即得レ智、是名ニ內善知識能開ニ智慧門一。

(十三)〔第三〕是沒是邪定、正定。二乘人有レ定無レ慧名レ邪、菩薩有レ定有レ慧名レ正。

問、是沒是大小涅槃。

涅槃是西國梵語、此地往翻名ニ圓寂一。是沒是圓寂。智慧俱寂。是大涅槃。
菩提是西國梵語、此地往翻名爲ニ知見一。知見是智慧家用、菩提是涅槃家用、知見是用、智慧是體、菩提是用、涅槃是體。體用分明。經云、菩提不レ可下以ニ心身一得上。寂滅是菩提、滅ニ諸相一故。

問、是沒是身心不得。答、心不動、離念不起、菩提不レ可下以レ心得上、色不動、離念不起、菩提不レ可ニ以レ身得一、身心俱不動卽寂滅、是菩提、滅ニ諸相一故。又身心俱離念、卽是圓ニ滿菩提一。

問、不レ會ニ是菩提一、諸入不レ會故、是身心不可得。答、六根不動、諸入不レ會、卽是圓ニ滿菩提一。又根塵不レ染、則一切處不レ會。

又問、障是菩提、障ニ諸願一故。答、六根不動、諸願不レ生、卽是圓ニ滿菩提一。

〇原本ニ涅槃是ナシ、今補フ
〇原本ハ知ノ下ニ知アリ
〇原本ニ知アリ
〇原本ハ宗、下同ジ、大正藏ハ家ト

○原本ニ出入アリ、大正藏ニ從ク

○原本ニ心ノ下ニ身アリ

問、入ニ得澡灌ニ否。答、正用レ心時不レ見レ有レ入、不レ見レ有レ出、見レ入亦是動、有ニ出入一亦是動、見レ不レ入亦是動、無レ入無レ不レ入是不動。

(十四)問、是沒是無間爲ニ根本一。見聞覺知爲ニ後得一。

問、緣レ沒喚ニ無間一爲ニ根本一。由ヲ先證下離ニ身心一相上爲ニ根本一、知見自在、不レ染ニ六塵一、見聞覺知爲ニ後得ヲ一、以ニ先證一爲ニ根本一。若不ニ以レ證爲ニ先、所有知見則隨レ染。

問、今日見聞覺知熾然、於ニ六塵中一得ニ自在一、緣ニ阿沒一。由ニ先證下離ニ身心一相上爲ニ根本一、知見自在、卽不レ染ニ六塵一、明知、知見自在於レ證後得爲ニ諸後得智一。根本後得處處分明、處處解脫、處處修行。眼見レ色心不レ起、是根本智、見自在是後得智。耳聞レ聲心不レ起是根本智、聞自在是後得智。鼻覺レ香心不レ起是根本智、覺自在是後得智。舌覺レ味心不レ起是根本智、覺自在是後得智。自覺レ身心不レ起是根本智、覺自在是後得智。意知レ法心不レ起是根本智、知自在是後得智。根根不レ起塵淨、根根不レ起塵耶。

(十五)問、維摩經云、無ニ方便一慧縛。二乘人在レ定不レ聞、出レ定卽聞、在レ定無レ慧、不レ能レ說レ法、亦不レ能レ度ニ衆生一、出レ定心散說レ法、無ニ定水潤一名ニ乾慧定一、是無ニ方便一慧縛。是沒是有ニ方便一慧解。菩薩知ニ六根本來不動一、有レ聲無レ聲聲落謝常聞、常順ニ不動一修行、以レ得ニ此方便一正定卽得ニ圓寂一、是大涅槃、是名下有ニ方便一慧解上。

無レ慧方便縛、有レ慧方便解。

問、是沒是方便。不動是方便。何物不動。心不動。答、得ニ心住ニ不動一亦是動。遺教經云、一切世間動不動法皆是敗壞不安之相。歡喜卽動、於レ畏レ動執ニ不動一、滅ニ六識一證ニ空寂涅槃一、有レ聲無レ聲聲落謝不レ聞、貪ニ著禪味一墮ニ二乘涅槃一、是名ニ無レ慧方便縛一。是沒是有レ慧方便解。菩薩不レ貪ニ涅槃一、了ニ見聞覺知心不動一、是名ニ有レ慧方便解一。

何謂下無ニ方便一慧縛上。菩薩以ニ愛見心一莊ニ嚴佛土一成ニ就衆生一。於ニ空無相無作法中一而自調伏、是名下無ニ方便一慧縛上。

何謂下有ニ方便一慧解上。菩薩不下以ニ愛見心一莊中嚴佛土上、於ニ空無相無作法中一而自調伏、是名下有ニ方便一慧解上。

無レ慧方便縛、愛愛ニ涅槃一、見見ニ諸佛土一、證ニ得六根一爲ニ佛土一、不動爲ニ莊嚴一、證ニ得六根不動一、了ニ貪嗔癡性空一、見ニ取空一爲レ證、厭ニ生死一住ニ涅槃一、是名ニ無レ慧方便縛一。

有レ慧方便解、菩薩已愛見心、愛愛ニ涅槃一、見ニ清淨六根一爲ニ佛土一、不動爲ニ莊嚴一、證ニ得六根不動一、了ニ貪瞋癡性空一、見レ空不レ取レ空爲レ證、不レ厭ニ生死一不レ住ニ涅槃一、是名ニ有レ慧方便解一。

無ニ方便一慧縛、謂菩薩住ニ諸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一、而植ニ衆得本一、證ニ得六根不動一、了ニ貪瞋癡性空一、見レ空取レ空爲レ證、厭ニ生死一住ニ涅槃一、是菩薩住ニ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一而殖ニ衆德

〇原本ハ敗
〇原本ハ報ニ作ル
〇原本ニ不ナシ
〇原本ニハ噵ノ下ニ不アリ、不可
〇原本ハ晳
〇原本ニ住ナシ

○原本ハ無

○心清浄超於彼ヲ脱スルナラン

○稽首ナラン

本。有聲無聲聲落謝不聞不聞、是名無方便慧縛。

有方便慧解、謂菩薩離諸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殖衆得本、證得六根不動、了貪瞋癡性空、見空不取空爲證、不厭生死不住涅槃、是菩薩卽離諸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殖衆得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聲無聲聲落謝常聞、是名有方便慧解。

（十六）又復觀身、身不離病、是病、是身、非新非故。因在過去四大非新、現在五陰非故。身心不起、斷有漏因。當得涅槃具足果、非因果法、是諸佛之本原。

（十七）處世界是沒處。心是處、五陰爲世界、心處於世界。如虛空、虛空是心、心如是智。如蓮華、蓮華是色、色如是惠、智慧淸淨。超彼五根、是超於彼。稽是敬。禮是順、常順智惠修行、是無上尊。

（十八）妙法蓮華經、是沒是妙法。心是妙法、蓮華是色。心如是智、色如是惠、是智慧經。

（十九）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方廣是心、華嚴是色、心如是智、色如是惠、是智慧經。

（二十）金剛經、金是心、剛是色、心如是智、色如是惠、是智惠經。

（二十一）妙法蓮華、是沒是妙法。定惠是妙法、蓮華是喩、猶有定惠於世間不染世間、明知、定惠卽是妙法、蓮華雜處於水、不被水之所染。見聞覺知自在用不被六塵所染、如蓮華開敷香結人天之所愛敬。所以擧之爲喩。未得定惠者令得定惠、開方便門

○原本ハ等ヲ亦トナスガ如シ、次ニ是アリ
○故ハ囙

○原本ニ坐ナシ

○原本ハ過トス、次同ジ

示ニ眞實相一。

(二十二) 六根不動等是開方便門。定惠是眞實相、由レ有ニ定惠一藏ニ諸功德一、法相圓滿藏ニ無漏法等一、是法華經藏。凡夫二乘所レ不レ能レ到、天魔外道不レ能レ壞、深故幽遠、無ニ人能到一。凡夫二乘所レ不レ能レ到名レ深、天魔外道不レ能レ壞名レ故。謂諸菩薩說ニ大乘經名ニ無量義教菩薩法佛所護念。

(二十三) 問、是沒是大乘經。智慧是大乘經、亦名ニ法華經一。是沒是無量義。順ニ一實相性義一、教ニ菩薩法一、教ニ菩薩定惠法一、佛所ニ護念一、護ニ本來離念一。佛說ニ此經一已結跏趺坐、表ニ身心不動一。身不動色如、是惠、心不動心如、是智、三是正、昧是心、正心修行、順ニ一實相性義一、是名下入ニ於無量義處三昧一、表中身心不動上。

(二十四) 爾時世尊從ニ三昧一安詳而起、告ニ舍利弗一、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問、是沒是智甚深。如來智海無底名ニ甚深一、惠能超ニ六塵外一故稱ニ無量一。其智慧門難レ解難レ入、一切聲聞辟支佛所レ不レ能レ知。二乘人心有ニ生滅一難レ解、聲聞人心有レ思執ニ動搖一難レ入、菩薩無レ執無ニ動搖一易レ解易レ入。

(二十五) 問、五位聲聞不レ能レ測ニ佛智一、盡レ思共度量亦復不レ能レ知。

問、緣ニ阿沒一不レ知。答、有ニ思求一心不レ能レ知。作沒生即得レ知。無ニ思求一心即得レ知。

問、將ニ思求一何用。答、將レ思意中轉レ思成レ智。

又告ニ舍利弗一、無漏不思議　甚深微妙法、我今已具得、唯我知ニ是相一、十方佛亦然、止止不レ須レ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者　聞必不ニ敬信一。是增上慢無ニ所得法一、是上法增加、有ニ所得心一、慢ニ他上法一、是增上慢。

問、是沒是慢。答、乖レ理越慢。

乖是沒。理乖無ニ所得證理一、上法無レ得、二乘人增レ得、上法無レ證、二乘人增レ證、增レ得增レ證、卽是乖レ理。上法無レ得無レ證、無レ得無レ證卽離ニ增上慢一。

（二十六）檀波羅蜜是梵語、此地往翻名ニ布施一。自身布施、見ニ他不ニ布施一、是則　慢他上法。不レ見レ有ニ布施一、不レ見レ有レ不ニ布施一、二相平等、慢則不レ生。從ニ此檀一上得レ離ニ增上慢一、是名ニ上品波羅蜜一。

○品ノ下ニ闕ヲ說スカ、下之ニ準ズ

尸羅波羅蜜是梵語、此地往翻名レ戒。自身持戒、見ニ他破戒一、是則　慢他上法。不レ見レ有ニ持戒一、不レ見レ有ニ破戒一、二相平等、慢則不レ生。從ニ此戒一上得レ離ニ增上慢一、是名ニ上品波羅蜜一。

羼提波羅蜜是梵語、此地往翻名ニ忍辱一。自身忍辱、見ニ他瞋恚一、則生ニ慢他上法一、不レ見レ有ニ忍辱一、不レ見レ有ニ瞋恚一、二相平等、慢則不レ生。從ニ此忍一上得レ離ニ增上慢一、是名ニ忍辱波羅蜜一。

○忍ノ上ニ上品ヲ說セルナラン

毘梨耶波羅蜜是梵語、此地往翻名ニ精進一。自身精進、見ニ他懈怠一、是則　慢他上法、不レ見レ有ニ

精進一、不レ見レ有ニ懈怠一、二相平等、慢則不レ生。從ニ此進一上得レ離ニ增上慢一、是名ニ上品波羅蜜一。
禪波羅蜜是梵語、此地往翻名ニ禪定一。自身禪定、見ニ他散亂一、是則慢他上法。不レ見レ有ニ禪定一、不レ見レ有ニ散亂一、二相平等、慢則不レ生。從ニ此禪定一上得レ離ニ增上慢一、是名ニ上品波羅蜜一。
波若波羅蜜是梵語、此地往翻名ニ智慧一。見ニ自身有ニ智慧一、見ニ他愚癡無ニ智慧一、是則慢他上法。不レ見レ有ニ智慧一、不レ見レ有ニ愚癡一、二相平等、慢則不レ生。從ニ此恵一上得レ離ニ增上慢一、是名ニ上品波羅蜜一。

見ニ自身端正一、見ニ他醜陋一、是則慢他上法。不レ見レ有ニ端正一、不レ見レ有ニ醜陋一、二相平等、慢則不レ生。從ニ此色一上得レ離ニ增上慢一、是佛色。

見ニ自身有ニ勢力一、見ニ他無ニ勢力一、是則慢他上法。不レ見レ有ニ勢力一、不レ見レ無ニ勢力一、二相平等、慢則不レ生。從ニ此力一上得レ離ニ增上慢一、是佛力。

(二十七)諸佛世尊爲ニ一大事因縁一出ニ現於世一。
是沒是因、是沒是緣。答、知爲レ因、見爲レ緣、則此因緣爲ニ一大事一。
緣ニ阿沒一知爲レ因、緣ニ阿沒一見爲レ緣。因ニ心知一、緣ニ眼見一。
因ニ心知一知ニ是沒一、緣ニ眼見一見ニ是沒一。知則知ニ心不レ起、見則見ニ色本空一。
問、是沒是出ニ現於世一。五陰爲レ世、了レ空卽出ニ現於世一。如來王宮生、雙樹滅、卽是出ニ現於

○原本ハ正ヲ政ニ、陋ヲ漏ニ作ル

○歿ノ下ニ知則知ノ四字アリ、恐ラク衍

○原本ハ聲
○原本ハ指
○原本ハ等ニモ亦ニモ似タリ
○原本ハ指ニモ似タリ
○原本ハ國トス、下同ジ
○地ハ相カ
○原本ニ說ト相トナシ

世一、是出ニ現於世一。

諸佛世尊來爲ニ衆生一開ニ佛知見一。

問、聞レ聲不。答、聞。

開作沒生。開レ聲不動。不動是開、開是門、示合レ下爲レ悟、無問修行是入、開示屬レ佛、悟入屬ニ修行人一。

阿沒處開、阿沒處示。無明五陰中開、無明五陰中示。耳根是色、受想行識是心。耳根是五陰、開レ聲不動、開ニ得五陰空一、開ニ得佛知見一。學人耳根、聆聆屬レ聽、有レ聞ニ音旨一、領悟分明、證入修行、取ニ無爲道一。不動是開ニ佛知見一、學人耳根聆聆囑レ聽、是示ニ佛知見一。有レ聞ニ音旨一、領悟分明、是悟ニ佛知見一、證入修行、取ニ無爲道一、是入ニ佛知見一。

（二十八）佛說ニ般若波羅蜜一、卽非ニ般若波羅蜜一、是名ニ般若波羅蜜一。般若波羅蜜是三世諸佛同說、以ニ不動一故卽非ニ世人執地般若波羅蜜一、是名ニ無地般若波羅蜜一。不レ執レ相是智、無相是惠。

佛說ニ微塵衆一卽非ニ微塵衆一、是名ニ微塵衆一。是三世諸佛同說、以ニ不動一故、卽非ニ世人執レ相微塵衆一、是名ニ無相微塵衆一、不レ執レ相是智、無相是惠。

佛說レ燈卽非レ燈、是名レ燈、以ニ不動一故、卽非ニ世人執レ相燈一、是名ニ無相燈一。不レ執レ相是智、無相是惠。 第二了。

（三十三）維摩詰言、唯舍利弗諸佛菩薩有ニ解脱一名ニ不可思議一。

問、是沒是不レ思不レ議。答、心不レ思、口不レ議。心不思心如、心離ニ繫縛一、心得ニ解脱一、口不レ議色如、色離ニ繫縛一、色得ニ解脱一、心色俱離ニ繫縛一、是名ニ不可思議解脱一。

若菩薩住ニ是解脱一者、以ニ須彌之高廣一納ニ於芥子中一、無レ所ニ增減一。須彌山王本相如レ故。

問、是沒是須彌納ニ芥子中一無レ所ニ增減一。答、須彌是色、芥子亦是色。心不思心如、須彌芥子俱是色如、同一如相無レ所ニ增減一、須彌山王本相如レ故。唯應レ度者乃見、須彌入ニ芥子中一無レ所ニ增減一。

須彌山王本相如レ故作沒生。答、須彌不レ減、芥子不レ增、如所レ無ニ增減一、是名ニ須彌山王本相如レ故。

而四天王刀利諸天不レ覺不レ知ニ己之所一レ入、於ニ此衆生一亦無レ所レ嬈。

問、四天王依ニ是沒一住。答、依ニ須彌山一住。

緣ニ阿沒一不レ覺不レ知。答、緣レ有ニ思議一、不レ覺不レ知。

作沒生則得レ知。無レ思則得レ知。

是沒是唯應レ度者。已不ニ思議一、度ニ過思議一。

作沒生乃見ニ須彌入ニ芥子一。心不レ思、則不レ見ニ須彌芥子大小相一、亦不レ見レ有レ入、不レ見レ有レ不

○弗ノ下ニ闕アリ、衍
○原本ニ可ナシ、下同ジ
○原本ハ巳トス
○大正藏ハ相トス、誤植
○大正藏ハ如トス、誤植

レ入、作二如レ是見一、乃名二眞見一。無レ思則無相、無相則無レ入無レ不レ入。此爲三驚怖聲聞除二其心畏一。聲聞未レ悟、則見レ有二須彌芥子大小相一。聲聞已悟了、見二須彌芥子本性空一、則何入、何不入、是名四乃見三須彌入二芥子中一、是名二不可思議解脫法門一。

問、是沒是住二不可思議解脫法門一。起レ心思議是縛、不レ得二解脫一、不二起レ心思議一、則離二繫縛一、卽得二解脫一。心不レ思心如、是智、口不レ議色如、是恵、是名二不可思議智慧解脫法門一。

○底本ハ陀トス、下同ジ

又以二四大海水一入二於毛孔一、不レ嬈二魚鼈黿鼉蛇水性之屬一、而彼大海本相如レ故。諸龍鬼神阿修羅等不レ覺二不レ知三己之所二入、於二此衆生一亦無レ所レ嬈。

作沒生四大海水入二一毛孔一不レ嬈。答、大海是色、毛孔亦是色。心不レ思心如、海水毛孔俱是色如、同一如相、卽不レ嬈二魚鼈黿鼉蛇水性之屬一。

而彼大海本相如レ故。是沒是本相如レ故。答、海水不レ減、毛孔不レ增、如所レ無二增減一、是名二本相如一故。

諸龍鬼神等作沒生住。答、依レ海住。

緣二阿沒一不レ覺不レ知。答、緣レ有二思議一、則不レ覺不レ知。

作沒生卽得レ知。無レ思卽得レ知。於二此衆生一亦無レ所レ嬈、同一如相、衆生如、海水毛孔亦自如、於二此衆生一亦無レ所レ嬈。

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脱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貪是大千、瞋是中千、癡是小千、此來
爲有思議、卽有貪瞋癡、結集生死、輪廻六道。
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恆河沙世界。
是沒是右、答、右爲用也。
用不思議斷貪瞋癡轉入如。擲過恆河沙世界之外。恆河沙是煩惱、超過煩惱卽是擲
過恆河沙世界之外。
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己之所往。
緣阿沒不覺不知。緣有思議、不覺不知。
又復還置本處。
是沒是本處。答、不思議是本處。
都不使人有往來相。
是沒是往來相。答、起心思議、卽有往來相、不起心思議、卽無往來相。
而此世界本相如故。
是沒是本相如故。答、六根本來如、是名本相如故。
又舍利弗、或有衆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薩卽演七日以爲一劫、令彼衆生爲之一

○知カ
○原本ハ知ヲ如ニ作ル
○大正藏ハ置ヲ缺ク
○原本ハ不ニ、作ル

○曾本ハ從ニ作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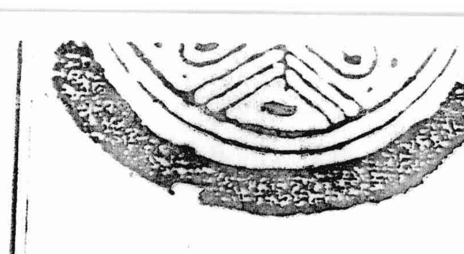
○大正藏ハ已上ヲ缺ク

36冊

劫。或有衆生不樂久住而可度者、菩薩卽促一劫以爲七日、令彼衆生爲之七日。凡夫樂久住世、欲得長、卽演七日以爲一劫、二乘人不樂久住、欲得短、促一劫以爲七日。起心思、卽有演長短、不起心卽無演長短。又二乘凡夫爲有思、卽有演長短、菩薩無思、卽無演長短。已上

（三十五）〔第四〕思益經、梵天菩薩問望明言、云何是諸法正性。望明言法正性。是沒是自性。四大五蘊各有自性。自性從阿沒處是眞性、心理湛然淸淨、是眞性。色緣眼識是問、是沒是離自性、離欲際、通將來。答。耳根塵不起是離欲際。達摩和上解〔云、心不起是離自性、識不生是離欲際、心識俱不起是〕諸法正性。如水大流盡波浪〔卽不起、如是意識滅、種々識不生。〕

[illegible]



大乘北宗論





大乘北宗論 一卷

大乘心

我尙不㆑起㆓布施心㆒、何況慳貪心。我尙不㆑起㆓持戒心㆒、何況觸犯心。
我尙不㆑起㆓忍辱心㆒、何況殺害心。我尙不㆑起㆓精進心㆒、何況懈怠心。
我尙不㆑起㆓禪定心㆒、何況散亂心。我尙不㆑起㆓智慧心㆒、何況愚癡心。
我尙不㆑起㆓天堂心㆒、何況地獄心。我尙不㆑起㆓慈悲心㆒、何況毒害心。
我尙不㆑起㆓清淨心㆒、何況穢觸心。我尙不㆑起㆓歡喜心㆒、何況瞋恨心。
我尙不㆑起㆓饒益心㆒、何況劫奪心。我尙不㆑起㆓廣大心㆒、何況狹身心。
我尙不㆑起㆓空無心㆒、何況見取心。我尙不㆑起㆓正直心㆒、何況邪曲心。
我尙不㆑起㆓眞正心㆒、何況顚倒心。我尙不㆑起㆓大乘心㆒、何況聲聞心。
我尙不㆑起㆓菩薩心㆒、何況凡夫心。我尙不㆑起㆓菩提心㆒、以況煩惱心。

○原本ハ解說ニ作ル

○原本ハ妄ニ作ル

○原本ハ可ニ作ル

○大正藏ハ見波ト波トヲ缺字トス

我尙不㆑起㆓解脫心㆒、何況繫縛心。我尙不㆑起㆓涅槃心㆒、何況生死心。

而重說㆑偈、

　憂從㆑心憂　樂從㆑心樂　若忘㆓於心㆒　何憂何樂。

有㆑文有㆑字名曰㆓生死㆒、無㆑文無㆑字名曰㆓涅槃㆒。有㆑言有㆑說名曰㆓生死㆒、
無㆑言無㆑說名曰㆓涅槃㆒。有㆑修有㆑學名曰㆓生死㆒、無㆑修無㆑學名曰㆓涅槃㆒。
有㆑智有㆑慧名曰㆓生死㆒、無㆑智無㆑慧名曰㆓涅槃㆒。有㆑嗔有㆑法名曰㆓生死㆒、
無㆑嗔無㆑法名曰㆓涅槃㆒。有㆑戒有㆑律名曰㆓生死㆒、無㆑戒無㆑律名曰㆓涅槃㆒。
有㆑爲有㆑作名曰㆓生死㆒、無㆑爲無㆑作名曰㆓涅槃㆒。斷㆓煩惱㆒名曰㆓生死㆒、
不㆑斷㆓煩惱㆒名曰㆓涅槃㆒。見㆓解脫㆒名曰㆓生死㆒、不㆑見㆓解脫㆒名曰㆓涅槃㆒。
見㆓涅槃㆒名曰㆓生死㆒、不㆑見㆓涅槃㆒名曰㆓涅槃㆒。厭㆓世間㆒名曰㆓生死㆒、
不㆑厭㆓世間㆒名曰㆓涅槃㆒。樂㆓大乘㆒名曰㆓生死㆒、不㆑樂㆓大乘㆒名曰㆓涅槃㆒。
見㆓波羅蜜㆒名曰㆓生死㆒、不㆑見㆓波羅蜜㆒名曰㆓涅槃㆒。
大乘有㆑十也。

大乘開心顯性頓悟眞宗論

唐・慧光 編





大乘開心顯性頓悟眞宗論

巴黎國民圖書館燉煌本
據大正新修大藏經校印

沙門大照居士慧光集釋

夫大道融心顯實一理前後賢聖唯趣此門悟者三界唯心不悟隨眠□□□乘宗定對相顯眞了悟者知諸法寂然因緣立事假合成名不了者著名住字取想奔邪若欲攝妄歸眞染淨平等者要須注意觀心本覺自現意觀有力仍不出意念到彼岸常入甚深禪定久習不已自然事是皆畢若觀處有事漸漸向眞縱放身心虛豁其懷起作恒寂不像而照任運三昧溫道育德資成法身返悟心源無妨無礙體若虛空名無邊三昧心無出入名無寂三昧於一切有處淨無求名不思議三昧三昧不昧不從緣起名法

性三昧一切學者但求其解不求自證若欲修習大乘者不解安心定知悞矣時有居士俗李姓名惠光是雍州長安人也法名大照不顧榮利志求菩提前事安闍梨後事會和尙皆已親承口訣密授教旨至於精義妙理達本窮源出有入無圓融自在居士乃禪思餘暇歎此羣迷遂顯事理幽門諮呈妙義開斯法要可謂涉海之舟船直往菩提斯言信矣庶將未悟者願令得悟未安者願令得安未解脫者願令解脫居士問曰佛法幽玄凡人不測文字浩汗意義難知請問禪師法要暫辭方便直往直言不棄俗流幸無秘密大照禪師答曰善哉善哉觀汝所問菩薩根基似欲純熟吾長身四十有五入道已來二十有餘

未曾有人問斯意義汝有何事復決何疑直問直說不假煩言問曰夫欲入道者當修何法看何法證何法求何法悟何法得何法而趣菩提答曰一法不看亦無有求一法不證亦無有得一法不悟亦無道可修即是菩提問曰弟子無始世來流浪生死與理相違乍聞頓說冥漠不知神識昏昏莫知所在猶若醉人未能惺悟伏願下接羣迷賜垂少問方便會眞問曰云何眞性答曰不起心常無相清淨問曰云何自性答曰見聞覺知四大及一切法等各有自性問曰自性從何而生答曰從妄心生又問曰云何離自性答曰心不起即離問曰云何是道云何是理云何是心答曰心是道心是理則是心心外無理理外無心

心能平等名之爲理理照能明名之爲心心理平等名之佛心得此理者不見生死凡聖無異境智不二理事俱融染淨一如如理眞照無非是道自他俱離一切行一時行亦無前後亦無中間縛解自在稱之道問曰云何順正理人答曰心不起常無相是順問曰云何順道答曰直心不著一切即順問曰云何是妄答曰不識自心是妄問曰云何是顚倒答曰若起種種境界是顚倒問曰何者是自心何者是妄心答曰若行分別是妄心不分別是自心問曰分別心及不分別心從何而生答曰分別心從顚倒生不分別心從正智生問曰分別心及不分別心俱從何生答曰無有生處問曰既無生處云何稱有顚倒稱有正

智答曰若不識自心即行種種顛倒若識自心即是正智問曰今言識與不識俱從何而生答曰若識從悟生若不識從妄想生問曰一切衆生總在妄想爲何亦在正智答曰一切衆生無在正智實無妄想問曰我今現在妄想云何稱有正智答曰汝本來實無妄想今稱妄想即如人食莨菪子於空中覓針如此虛空實無有針問曰本來既無妄想今一切行人斷何物而求道乎答曰不斷一物亦無道可求問曰既無道可求無物可斷云何世尊經文說斷妄想答曰世尊實不遣斷妄想若斷妄想者即不離妄想一切衆生妄有所得妄有所斷妄見有妄想法世尊隨衆生意說假立妄想法世尊實不說一字妄想法譬如

良醫對病說藥若無有病即不說藥問曰既是世尊不說妄想法其妄想何誰造作答曰衆生自造作問曰云何不造正智偏造作妄想答曰不識正智即有妄想若識正智即無妄想問曰既有正智即合有妄想云何說稱無妄想答曰衆生實無妄想亦無正智二俱不可得問曰既二俱不可得即合無有凡夫亦無聖人答曰亦有凡亦有聖汝自不識問曰何者是凡何者是聖答曰汝若分別即是凡夫若也不分別即是聖問曰分別是凡不分別是聖如小嬰兒不分別可是聖人乎答曰作此見解大是愚夫嬰兒幼稚不識好惡猶如癡人不識尊卑豈得是不分別須於眞如理中常行分別心得無分別智問曰作勿生即

是不分別智答曰汝且看處看淨心看心起處即須
覺知心從本已來淸淨不被外緣所染事須了了見
因緣性不可得即知因緣亦空亦非空者即是世間
所有森羅萬像君臣父母仁義禮信此即是世間法
不壞是故經文不壞世法而入涅槃若壞世法即是
凡夫流浪生死其世間因緣法各各無主假緣和合
體性皆空畢境不可得若見如是理者即名見性是
也即於分別中得無分別智常行分別而不分別此
是不壞世法是故經云分別諸結相入第一義而不
動是以能覺之者即動而起寂也又問曰維摩經云
常求無念實想智惠於世間法少欲知足於出世間
法求之無厭不壞威儀而能隨俗起神通惠引道於

衆生此義云何答曰此義者即是三世諸佛妙即證者乃非智心所測問曰既常求無念實想者緣何事諸經即說布施持戒人天之福豈不是有念法耶因何得不同而有差別令一切學人狐疑不信答曰汝莫不信汝不解事佛說布施持戒人天之福者爲衆生多在妄想佛無量善巧方便隨衆生意說妄想法誘引令趣大乘門汝今不信即爲引經來證也法華經云我此九部法隨順衆生說大乘爲本又說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且以假名字引道於衆生終不以小乘濟渡於衆生又說云勿親近小乘三藏學者又說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眞又諸法無行經云若人分別戒是即無有戒若見有戒者是即爲失

戒據此而言明知佛說究竟門非說人無福只是引衆生令入佛惠過去現在聖人說心得自在心得解脫心得聖人者此是三世諸佛大印破汝疑也問曰諸佛若說一乘敎化諸衆生故如今總得悟何須更說惑亂衆生豈不得罪過也答曰汝莫起此意諸佛大慈悲故所爲衆生落三惡道者衆所以開方便門爲說六波羅蜜波羅蜜者布施持戒忍辱行此三事得離三惡道人天來往精進禪定智惠行此三事得離生死苦當來成佛問曰過去諸佛說三乘爲當現在諸佛說三乘答曰過去現在未來說佛總說問曰以何義理而得知耶答曰法華經云若且讚佛乘衆生沒在苦不能信此法破法不信故墮於三惡道我

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尋念過去佛所行方便力我今所得道亦應說三乘明知過去諸佛並說三乘引道於衆生令入於一乘問曰何者是一乘答曰心是一乘問曰心云何知是一乘答曰可見心空無所有即是一乘問曰了見心空無所有是一乘者得聖耶答曰得聖又問曰有凡耶答曰亦有凡問曰凡與聖有異無異答曰並無異也若悟朝凡暮聖不悟即六道受生問曰今言悟時何物答曰悟心問曰凡心聖心是一是二答曰是一問曰云何是一答曰了見性清淨從本以來無染無著即知是一問曰何誰知無染無著答曰心知無染問曰心云何知無染答曰三世諸佛說心無形體畢竟不可得是以得知無染問

曰既無形體如何得知無染答曰只爲無形體故知
無染若有相貌處所還有染問曰前言說心未審心
總有幾心答曰汝若悟一心不可得汝若不悟即有
若干種心不可知數也問曰何者是凡心何者是聖
心答曰汝若取相是凡心離相即是聖心問曰取相
心及不取相心請示其要答曰一切修道者若見來
去心即是長短心見好惡見憎愛見嗔喜見邪正見
凡聖見自在不自在見涅槃見不解脫見解脫見佛
菩薩見究竟不究竟見知解不知解見精進見禪定
見智慧等者並是凡夫妄想心也問曰如何是聖人
心答曰不起一念亦不見一物即是聖人心也問曰
禪師得聖人心耶答曰我亦無得問曰即是無得何

有知耶答曰我今亦無得亦無知是故經云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即是菩提薩埵問曰此理究竟屬誰答曰一物不屬若有所屬即生死輪迴若無所屬畢竟常住問曰一切衆生皆以八識而轉不得自在云何是八識答曰所爲眼耳鼻舌身意末那賴耶是也所言識者以了別爲義如眼與色相應之時意識於中分別或時計好或時計惡隨彼所計便有相生即薰於第七末那之識承此薰故遂即執取轉薰於第八識所已積聚諸業種子得名爲藏眼識既然諸識亦爾一切衆生業受報者先將藏識展轉成因作未來三業所以因因相乘果果不絕終還六道受生死苦是以能了未心者即被八識惑亂也所言此八識

者謂本有以云爲因藉現在緣而起造作因緣和合還欲生未來之因今欲斷除不令生者當正觀之時了眼識從何而得爲從色得爲從眼得爲從心得若從心得盲人有心云何不能生於眼識若死人有眼云何不能分別於色若從色得色即頑礙無知如此衆緣不能獨辨了心之時乃知眼見色時眼因緣空眼緣旣空即是色空若了此三事體空即無分別以無分別故意識分別而無分別七無欲執而無所執八識藏中更無薰習雜染種子而無種子更不受生死湛然常住不爲生之所生滅之所滅問曰佛有三得成何而得答曰佛三身者從八識而得由轉八識身從四智就此四智束成三身此乃從因至果有此

三身差別問曰云何義故而得知耶答曰因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此五識以爲妙觀察智第六意識成所作智第七末那識爲平等性智第八阿賴耶爲大圓鏡智問曰此四智者有何義故而作是說答曰用前五識亦云五根其五根者即惠門照觸前境而無妄染所以將此五識以爲妙觀察智第六意識者亦云意根是智門當須懃覺覺云便淨與法相應眞俗齊觀成就智惠轉意成惠惠照能明識無分別轉智成惠是名成所作智第七末那識者更無執取自然無憎無愛以無憎愛故一切法悉皆平等故云平等性智第八阿賴耶識藏中即空雜染種子悉皆清淨猶如明鏡懸在於空一切萬像悉皆中現而此明

36冊

鏡終不作念言我能現像像亦不言我從鏡生無能無所故說此智名爲大圓鏡智問曰四智旣爾云何三身答曰大圓鏡智以爲法身平等性智以爲報身成所作智及妙觀察智以爲化身又問曰以何知之而作是說答曰據今時現在而言具定一切無漏功德圓滿義足猶如世間明鏡現衆面像而無分別故說此知以爲法身妄心旣盡平等性成萬行成就以爲報身六根無染廣度衆生自離離他令他同解而修因以爲化身問曰一切衆生令欲求佛三身之中先修何身答曰經云所說從平等法身流出報身從此報身流出化身從此化身流出三藏等教十二部經以是義故先修法身言法身者所爲妙有妙無中

道正觀若悟此理即是法身以見法身即知自身心從無始世來常違法故既見法身即須懃懃用意世間自然清淨順於如故久如不以如心既成是爲報佛所以法身本有報身修行化身者經云現種種身名化身問曰佛三身既爾云何是三寶答曰佛三身者亦云三寶所謂佛寶法寶僧寶問曰三寶即有幾種答曰若具釋而言有三種三寶問曰云何名三答曰一體三寶別相三寶住持三寶問曰云何一體三寶答曰眞心體覺性清淨名爲佛寶圓滿義足具有恆沙功用名爲法寶功用之義一體一味名爲僧寶問曰云何別相三寶答曰別相者即此自身名爲佛寶亦能隨機授藥自欲修行名爲法寶四大五蔭和

合不相違背名爲僧寶問曰何名住持三寶答曰住持者所謂善能扶上接下事事淸平名爲佛寶隨意言說聞者歡喜名爲法寶在於衆中萬行不違善巧方便能和一切不相諍論名爲僧寶問曰云何稱之爲寶答曰此第一義者不在內外亦無中間無有秤量無直無價即喻而言名三寶若也有價不名爲寶故說如意無價寶珠是也問曰老經云佛道無爲而無不爲此義云何答曰佛道本自無爲衆生起我見如須彌而則有爲此義非意所知非心所測證者了知但能有功一時大悟問曰經云一切法皆從此經出答曰經者心也心能表一切行人修習圓照無礙無上正道因是發明諸佛如來始則自修終則化物

無法不□故云皆從此經出問曰經云荷擔如來此義云何答曰汝但反照於性不住於常反悟無身誰受荷負深達般若廣爲人說是即荷負正法擔運勝義令諸衆生成就功德故云荷擔如來問曰經云如來度衆生此義云何答曰汝自了衆生正性本來清淨六根起相煩惱病生觀生本空有何可度是故若言如來度者即著我人衆生受者問曰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者此義云何答曰金剛者是色心般若者是清淨也波羅者彼岸也蜜者到也又問曰不取於相如如不動答曰汝心若起有去有來即有爲法皆是不安之相汝心不起無來無去即無爲法無爲法中動不動俱離是即常住故稱如如不動問曰溫室

經云具其七物洗浴衆僧獲福無量其福意義請爲表示答曰經之所說,者實不虛也汝若具七物洗浴者即須內外相應德福無量汝雖燒炭火溫淨水清灰操豆楊枝蘇膏內衣等七物洗浴者若常弄心性縱放貪嗔呵打是非令他聲淚俱下即是出佛身血常行三塗業如此洗浴者猶如洗塹泥盡應休但身心清淨不起貪嗔自然平等即離分別以分別水洗却一切塵垢或足清淨問曰此三毒之心若爲對治成就六波羅蜜答曰汝須心勇猛精進對三毒發其三誓願誓斷一切惡對於嗔毒誓修一切善對於癡毒誓度一切衆生對於貪毒以能斷能修著會於心三毒制成三聚淨戒次明下心者即便對於五陰發

五種下心一者誓觀一切衆生作賢聖想自身作凡夫想二者誓觀一切衆生作國王想自身作百姓想三者誓觀一切衆生作師僧想自身作弟子想四者誓觀一切衆生作父母想自身作男女想五者誓觀一切衆生作曹主想自身作奴婢想六波羅蜜者亦云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等對其六趣六根清淨六道不生內外無著自然布施即攝檀波羅蜜善惡平等俱不可得即攝尸波羅蜜境智和會違害永盡即攝忍辱波羅蜜大寂不動萬行自然即攝精進波羅蜜繁興妙寂法身自現即攝禪波羅蜜妙寂開明無有變異究竟常住不著一切即攝般若波羅蜜是名六波羅蜜梵言波羅蜜漢言達彼岸也

問曰俗流向來問答皆是量起心生惱亂禪師布施歡喜不有小疑未敢由意恐致勞煩禪師答曰汝若無疑不須強問法無得答問即有法高下無問無答是法平等若廣求見解即失本道亦與汝心中所作知障令汝心起破口若也實有疑滯即須懃問皆是證眞問曰楞伽經云遠離覺所覺此義云何答曰覺念不生其心安泰問曰弟子雖是俗人心識早已入道今聞師說皆是正眞無上菩提誓願志成心無退轉頓斷世緣心神六識併在無所一心專念渴仰聲淚俱下不能自止領解慙愧不勝悲泣五內當惟心中痛切自恨多劫已來迷此眞理不因禪師悲慜蒼生無由可悟故云大解脫論作此論者若合聖意一

切衆生同露此福若也不合聖意願罪消滅如有非人不可傳之恐將傍毁破法之慧若有實覺福重之人傳口口與悕惜大道之法不可輕示不得翻傳諍論唯是默心自知妄念不生我所心滅

大乘開心顯解脫論

36冊

頓悟論校勘記

雞林金九經明常校

第一葉

正面第四行隨眠作夢大乘宗定之作夢大三字原作□□□

反面第二行定知悞矣之悞矣二字原作悟失

第二葉

正面第四行亦無有得之得字原作後

第七行未能惺悟之惺字原作星

反面第一行名之爲心之爲字今補

第二行境智不二之不字原作無

第十行不分別心四字原作與不別心

第十二行有生處之有字原作我

同行既無生處之無字今補

第三葉

正面第一行及第二行答曰之曰字今補

第四行何亦在正智之何字原作復

第七行本來無妄想之想字今補

反面第一行良醫二字原作良鑒

第二行衆生自造作下原有正智即無四字今删

第四行若識正智即無妄想之正智即無四字今補

第九行如小嬰兒下原有長頭二字今删

第十一行豈得是不分別下原有會字今删

第四葉

正面第五行是故經云之云字原作文

第七行畢竟不可得之竟字原作境
反面第一行諸佛妙法之法字原作即
第四行狐疑不信之狐字原作孤
第五葉
正面第七行布施持戒忍辱之辱字原作褥
反面第八行悟是何物之是字原作時
第六葉
正面第四行何者是凡心之何者二字今補
第八行見解脫下原有見字今刪
反面第十一行所以因因相乘之以字原作已相字原作想
第七葉
正面第四行若從眼得之從眼得二字今補

第九行而無種子之而字原作以
反面第三行第八阿賴耶之八字原作七
第九行智成惠之惠字今補
第八葉
正面第五行具足一切之足字原作定
第七行說此智之智字原作知
第九行以爲化身之以爲二字原作故以
第十行經之所說之字原作云
第九葉
正面第一行不相違背之背字原作皆
第七行佛道無爲之無字今補
反面第一行無法不生之生字原作□

第十葉

正面第二行經之所說者之之字原作云

第三行雖燒炭火之雖字原作離

反面第一行一者誓觀之一者二字原作者一

第六行對其六趣之趣字今補

第十一葉

正面第三行法若得答問之若字原作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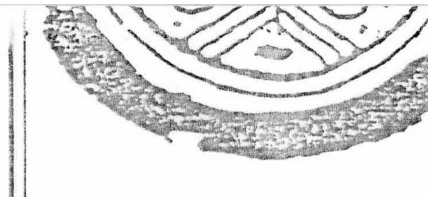
第四行心中所作之所作二字原作作所

第五行心起波浪之波浪二字原作破□

第八行今聞師說上原有曰文二字今删

反面第三行人傳之共之之共二字原作□□





荷澤大師神會遺集

民國・胡適　編





自序

民國十三年，我試作中國禪學史稿，寫到了慧能，我已很懷疑了；寫到了神會，我不能不擱筆了。我在宋高僧傳裏發現了神會和北宗奮鬥的記載，又在宗密的書裏發現了貞元十二年敕立神會為第七祖的記載，便決心要搜求關于神會的史料。但中國和日本所保存的禪宗材料都不夠滿足我的希望。我當時因此得一個感想：今日所存的禪宗材料，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是北宋和尚道原贊寧契嵩以後的材料，往往經過了種種妄改和僞造的手續，故不

可深信。我們若要作一部禪宗的信史，必須先搜求唐朝的原料，必不可輕信五代以後改造過的材料。

但是，我們向何處去尋唐朝的原料呢？當時我假定一個計畫，就是向敦煌所出的寫本裏去搜求。敦煌的寫本，上起南北朝，下訖宋初，包括西曆五百年至一千年的材料，正是我要尋求的時代。況且敦煌在唐朝並非僻遠的地方，兩京和各地禪宗大師的著作也許會流傳到那邊去。

恰好民國十五年我有機會到歐洲去，便帶了一些參考材料，準備去看倫敦巴黎兩地所藏的敦煌卷子。九月中我在巴黎發見了三種神會的語錄，十一月中又在倫敦發見了神會的顯宗記。此外還有一些極重要的禪宗史料。我假定的計畫居然有這樣大的靈驗，

已超過我出國之前的最大奢望了。

十六年歸國時，路過東京，見着高楠順次郎先生，常盤大定先生，矢吹慶輝先生，始知矢吹慶輝先生從倫敦影得敦煌本壇經，這也是禪宗史最重要的材料。

高楠，常盤，矢吹諸博士都勸我早日把神會的遺著整理出來。但我歸國之後，延擱了兩年多，始能把這四卷神會遺集整理寫定；我另作了一篇神會傳，又把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所收神會語錄三則鈔在後面，作一個附錄。全書共遺集四卷，跋四首，傳一篇，附錄一卷，各寫兩份，一份寄與高楠博士，供他續刊大藏經的採用，一份在國內付印，即是此本。

神會是南宗的第七祖，是南宗北伐的總司令，是新禪學的建

立者，是壇經的作者。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勳之大，影響之深。這樣偉大的一個人物，卻被埋沒了一千年之久，後世幾乎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幸而他的語錄埋藏在敦煌石窟裏，經過九百年的隱晦，還保存二萬字之多，到今日從海外歸來，重見天日，使我們得重見這位南宗的聖保羅的人格言論，使我們得詳知他當日力爭禪門法統的偉大勞績，使我們得推翻道原契嵩等人妄造的禪宗僞史，而重新寫定南宗初期的信史：這豈不是我們治中國佛教史的人最應該感覺快慰的嗎？

我借這個機會要對許多朋友表示很深厚的感謝。我最感激的是：

倫敦大英博物院的 Dr. Lionel Gi es,

巴黎的 Professo Paul Pelliot,

沒有他們的熱心援助，我不會得着這些材料。此外我要感謝日本矢吹慶輝博士寄贈敦煌本壇經影本的好意。我得着矢吹先生縮影本之後，又承 Dr. Giles 代影印倫敦原本。不久我要把敦煌本壇經寫定付印，作爲神會遺集的參考品。

余昌之周道謀二先生和汪協如女士校印此書，功力最勤，也是我很感謝的。

十九，四，一。

荷澤大師神會遺集總目

荷澤大師神會傳

參攷書

神會語錄　敦煌本

六祖壇經　敦煌本　又明藏本

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　敦煌本

曆代法寶記　敦煌本

宗密的慧能神會略傳　圓覺大疏鈔卷三下（省稱「主傳」），文多錯誤，用宗密圓覺經略疏鈔（省稱「略鈔」）及清遠圓覺經疏鈔隨文要解（省稱「隨解」）

兩本參校。

宗密　禪門師資承襲圖（省稱「主圖」）

宗密　禪源諸詮集都序（省稱「禪源序」）

贊寧　宋高僧傳卷八（省稱「宋僧傳」）

道原　景德傳燈錄卷五（省稱「燈錄」）

全唐文

唐文拾遺

曹溪大師別傳　續藏經二編乙，十九套，五冊

荷澤大師神會傳目次

36册

一　神會與慧能

神會，襄陽人，姓高氏。（圭傳作姓萬，又作姓嵩，皆字之誤。各書皆作高。）

宋高僧傳說他

年方幼學，厥性惇明。從師傳授五經，克通幽賾；次尋莊老，靈府廓然。覽後漢書，知浮圖之說，由是於釋教留神，乃無仕進之意。辭親投本府國昌寺顥元法師下出家。其諷誦羣經，易同反掌。全大律儀，匪貪講貫。聞

嶺表曹侯溪慧能禪師盛揚法道，學者駿奔，乃效善財南方參問。裂裳裹足，以千里為跬步之間耳。……

居曹溪數載，後徧尋名跡。

宋僧傳所據，似是碑版文字，其言最近情理。王維受神會之託，作慧能碑文，末段云：

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

宋傳與燈錄都說神會初見慧能時，年十四，則不得為「中年」。慧能死於先天二年（七一三），年七十六。宋僧傳說神會死於上元元年（七六〇），年九十三歲。据此，慧能死時，神會年已四十六歲，正是所謂「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宋傳說神會死於乾元元年（七五八），年七十五，則慧能死時他只有三十歲；燈錄說他死於

上元元年（七六〇），年七十五，則慧能死時他只有二十八歲，都不能說是「中年」。以此推之，宋僧傳似最可信，王維碑文作於神會生時，最可以爲證。

圭傳又說神會先事北宗神秀三年，神秀被召入京（在七〇〇年），他才南遊，依曹溪慧能，其時年十四。宗密又於慧能略傳下說：

有襄陽神會，年十四，往謁。因答「無住（本作位，依燈錄改）爲本，見即是主」（主字本作性，依燈錄改），杖（本作校，略鈔作杖，圓解云，以杖試爲正。）試諸難，夜喚審問，兩心旣契，師資道合。

神會北遊，廣其聞見，於西京受戒。景龍年中（西曆七〇七—七〇九），却歸曹溪。大師知其純熟，遂默授密語。緣達

磨懸記，六代後命如懸絲，遂不將法衣出山。（圓覺大疏鈔卷三下）

宗密在禪門師資承襲圖裏引「祖宗傳記」云：

年十四來謁和尚。和尚問：「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答：「將來。」「若有本，卽合識主。」答：「神會以無住為本，見卽是主。」大師云：「遮沙彌爭敢取次語！」便以杖亂打。師於杖下思惟：「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旣得遇，豈惜身命？」

傳燈錄全採此文，幾乎不改一字。宗密自言是根據于「祖宗傳記」，可見此種傳說起于宗密之前。宗密死于會昌五年（八四一），已近九世紀中葉了。其時神會久已立為第七祖，此項傳說之起

即是獨孤沛所說的「師資血脈傳」
「祖宗傳記」
似即是韋處厚說的「檀經傳宗」（下75）之傳宗。
適

36冊

來，當在八世紀下期至九世紀之間。宋僧傳多採碑傳，便無此說，故知其起於神會死後，是碑記所不載的神話。

大概神會見慧能時，已是中年的人，不久慧能便死了。敦煌本壇經說：先天二年，慧能將死，與衆僧告別，

> 法海等衆僧聞已，涕淚悲泣，唯有神會不動，亦不悲泣。六祖言：「神會小僧，却得善等（明藏本作「善不善等」），毀譽不動。餘者不得。……」

最可注意的是慧能臨終時的預言，——所謂「懸記」：

> 上座法海向前言，「大師，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人？」大師言，「法卽付了，汝不須問。吾滅後二十餘年，邪法遼亂，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第佛教是

非，豎立宗旨，卽是吾正法。衣不合轉。……」

此一段今本皆無，僅見於敦煌寫本壇經，此是壇經最古之本，其書成於神會或神會一派之手筆，故此一段暗指神會在開元天寶之間「不惜身命，第佛教是非，豎立宗旨」的一段故事。

更可注意的是明藏本的壇經（縮刷藏經本）也有一段慧能臨終的懸記，與此絕不相同，其文云：

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

這三十七個字，後來諸本也都沒有。明藏本壇經的原本出於契嵩的改本。契嵩自稱得着「曹溪古本」，其實他的底本有兩種，一是古本壇經，與敦煌本相同；一是曹溪大師別傳，有日本傳本。

依我的考證，曹溪大師別傳作於建中二年（七八一），正當慧能死後六十八年，故作者揑造這段懸記。契嵩當十一世紀中葉，已不明瞭神會當日「豎立宗旨」的故事了，故改用了這一段七十年後的懸記。（參看我的「跋曹溪大師別傳」）

二十餘年後建立宗旨的預言是神會一派造出來的，此說有宗密為證。宗密在禪門師資承襲圖裏說：

傳末又云：和尚（慧能）將入涅槃，默受密語於神會，語云：「從上已來，相承准的，只付一人。內傳法印，以印自心，外傳袈裟，標定宗旨。然我為此衣，幾失身命。達磨大師懸記云：至六代之後，命如懸絲。卽汝是也。是以此衣宜留鎮山。汝機緣在北，卽須過嶺。二十

年外，當弘此法，廣度衆生。」

這是一證。宗密又引此傳云：

和尚臨終，門人行滔，超俗，法海等問和尚法何所付。和尚云，「所付囑者，二十年外，於北地弘揚。」又問誰人。答云，「若欲知者，大庾嶺上，以網取之。」（原注：相傳云，嶺上者，高也。荷澤姓高，故密示耳。）

這是二證。凡此皆可證壇經是出於神會或神會一派的手筆。敦煌寫本壇經留此一段二十年懸記，使我們因此可以考知壇經的來歷，眞是中國佛教史的絕重要史料。關於壇經問題，後文有詳論。

二　滑臺大雲寺定宗旨

宋僧傳說神會

居曹溪數載，後徧尋名跡。開元八年（七二〇），敕配住南陽龍興寺。續於洛陽大行禪法，聲彩發揮。

開元八年，神會已五十三歲，始住南陽龍興寺。神會語錄第一卷中記南陽太守王弼（彌？）及內鄉縣令張萬頃問法的事，又記神會~~在開元中住止於~~在南陽，見侍御史王維，王維稱「南陽郡有好大

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議」。這都可見神會曾在南陽，因為他久住
[illegible]
圭傳說：

又因南陽答王趙公三車義，名漸聞於名賢。

王趙公即王琚，是玄宗為太子時同謀除太平公主一黨的大功臣，封趙國公。開元天寶之間，他做過十五州的刺史，兩郡的太守。十五州之中有鄧州，他見神會當是他做鄧州刺史的時代，約在開元晚年。（他死在天寶五年。）三車問答全文見神會語錄第一卷。

據南宗定是非論（神會語錄第二卷），神會於開元廿二年（七三四）正月十五日在滑臺大雲寺設無遮大會，建立南宗宗旨，並且攻擊當日最有勢力的神秀門下普寂大師。這正是慧能死後的二十一年。圭

傳說：

能大師滅後二十年中，曹溪頓旨沉廢於荊吳，嵩嶽漸門熾盛於秦洛。普寂禪師，秀弟子也，謬稱七祖，二京法主，三帝門師，朝臣歸崇，敕使監衛。雄雄若是，誰敢當衝？嶺南宗途甘從毀滅。

此時確是神秀一派最得意之時。神秀死於神龍二年（七〇六），張說作大通禪師碑，稱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三帝謂則天，中宗，睿宗）神秀死後，他的兩個大弟子，普寂和義福，繼續受朝廷和民衆的熱烈的尊崇。義福死於開元二十四年，諡為大智禪師；普寂死於二十七年，諡為大照禪師。神秀死後，中宗為他在嵩山嶽寺起塔，此寺遂成為此宗的大本營，故宗密說「嵩岳漸門熾盛於秦

洛」。

張說作神秀的碑，始詳述此宗的傳法世系如下：

自菩提達磨天竺東來，以法傳慧可，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繼明重跡，相承五光。（全唐文二三一）

這是第一次記載此宗的傳法世系。李邕作嵩岳寺碑，也說：

達摩菩薩傳法於可，可付於璨，璨受於信，信恣於忍，忍鍾於今和尙寂。（全唐文二六三）

這就是宗密所記普寂「謬稱七祖」的事。神會語錄（第三卷）也說：

今普寂禪師自稱第七代，妄竪和尙（神秀）爲第六代。

李邕作大照禪師碑，也說普寂臨終時

誨門人曰：吾受託先師，傳茲密印。遠自達摩菩薩導於可，可進於璨，璨鍾於信，信傳於忍，忍授於大通，大通貽於吾，今七葉矣。（全唐文二六二）

嚴挺之作義福的碑，也有同樣的世系：

禪師法輪始自天竺達摩，大教東派三百餘年，獨稱東山學門也。自可，璨，信，忍，至大通，遞相印屬。大通之傳付者，河東普寂與禪師二人，卽東山繼德七代於茲矣。（全唐文二八〇）

這個世系本身是否可信，那是另一問題，我在此且不討論。當時神秀一門三國師，他們的權威遂使這世系成爲無人敢疑的法統。這時候，當普寂和義福生存的時候，忽然有一個和尙出來指

斥這法統是僞造的，指斥弘忍不會傳法給神秀，指出達磨一宗的正統法嗣是慧能而不是神秀，指出北方的漸門是旁支而南方的頓敎是眞傳。——這個和尚便是神會。

圭傳又說：

> 法信衣服，數被潛謀。傳授碑文，兩遇磨換。

圭圖也說：

> 能和尚滅度後，北宗漸敎大行，因成頓門弘傳之障。曹溪傳授碑文，已被磨換。故二十年中，宗敎沉隱。

磨換碑文之說，大概全是捏造的話。慧能死後未有碑誌。[illegible]誌。王維受神會之託作慧能的碑文，其文尚存（全唐文三二六），文中不提及舊有碑文，更沒有磨換的話。此是一證。圭傳又說[illegible]據

36冊

碑文中所敘，荷澤親承付囑。」據此則所謂「曹溪傳授碑文」已記有神會傳法之事。然則慧能臨終時又何必隱瞞不說，而僅說二十年外的懸記呢？此是二證。

歷代法寶記（大正大藏經五十一卷，頁一八二）也說慧能死後，「太常寺丞韋據造碑文，至開元七年，被人磨改，別造碑文。近代報修，侍郎宋鼎撰碑文。」這也是虛造故實，全不可信。

今據巴黎所藏敦煌寫本之南宗定是非論及神會語錄第三殘卷所記滑臺大雲寺定南宗宗旨的事，大致如下。

唐開元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神會在滑臺大雲寺演說「菩提達摩南宗」的歷史，他大膽地提出一個修改的傳法世系，說

達摩……傳一領袈裟以為法信，授與惠可，惠可傳僧

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惠能，六代相承，連綿不絕。

他說：神會今設無遮大會，兼莊嚴道場，不為功德，為天下學道者定宗旨，為天下學道者辨是非。

他說：秀禪師在日，指第六代傳法袈裟在韶州，口不自稱為第六代。今普寂禪師自稱第七代，妄豎和尚為第六代，所以不許。

他又說，久視年中，則天召秀和尚入內，臨發之時，秀和尚對盡

道俗說：

韶州有大善知識，元是東山忍大師付屬，佛法盡在彼處。

這都是很大膽的挑戰。其時慧能與神秀都久已死了，死人無可對證，故神會之說無人可否證。但他又更進一步，說傳法袈裟在慧能處，普寂的同學廣濟曾於景龍三年十一月到韶州去偷此法衣。此時普寂尚生存，但此等事也無人可以否證，只好聽神會自由捏造了。

當時座下有崇遠法師，人稱為「山東遠」，起來質問道：

普寂禪師名字蓋國，天下知聞，衆口共傳，不可思議。如此相非斥，豈不與身命有讎？

神會侃侃地答道：

我自料簡是非，定其宗旨。我今謂弘揚大乘，建立正法，令一切衆生知聞，豈惜身命？

這種氣概，這種搏獅子的手段，都可以震動一時人的心魄，故滑臺定宗旨的大會確有「先聲奪人」的大勝利。先聲奪人者，只是先取攻勢，叫人不得不取守勢。神會此時已是六十七歲的老師。我們想像一個眉髮皓然的老和尚，在這莊嚴道場上，登師子座，大聲疾呼，攻擊當時「勢力連天」的普寂大師，直指神秀門下「師承是傍，法門是漸」（宗密承襲圖中語），這種大膽的挑戰當然能使滿座的人震驚生信。即使有少數懷疑的人，他們對於神秀一門的正統地位的信心也遂不能不動搖了。所以滑臺之會是北宗消滅的先聲，也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大革命。圭傳說他「龍鱗虎尾，

殉命忘軀」，神會這一回眞可說是「批龍鱗，履虎尾」的南宗急先鋒了。

三　菩提達摩以前的傳法世系

在滑臺會上，崇遠法師問：

唐國菩提達摩既稱其始，菩提達摩西國復承誰後？又經幾代？（語錄第三卷）

這一問可糟了！自神秀以來，只有達摩以下的世系，卻沒有人提起達摩以前的世系問題。神會此時提出一個極大膽而又大謬誤的答案，他說：

菩提達摩爲第八代。……自如來付西國與唐國，總經有一十三代。

這八代是：

如來

（1）迦葉

（2）阿難

（3）末田地

（4）舍那婆斯

（5）優婆毱

（6）須婆蜜（當是「婆須蜜」之誤。）

（7）僧伽羅叉

（8）菩提達摩

崇遠又問：
據何得知菩提達摩西國爲第八代？

神會答道：
據禪經序中，具明西國代數。又惠可禪師親於嵩山少林寺問菩提達摩，答一如禪經序中說。

在這一段話裏，神會未免大露出馬脚來了！禪經即是東晉佛陀跋陀羅在廬山譯出的達摩多羅與佛大先二人的「修行方便論」，俗稱爲禪經。其首段有云：

佛滅度後，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難，尊者末田地，尊者舍那婆斯，尊者優婆崛，尊者婆須密，尊者僧伽羅叉，

尊者達摩多羅，乃至尊者不若蜜多羅，諸持法者，以此慧燈，次第傳授。我今如其所聞而說是義。

神會不懂梵文，又不考歷史，直把達摩多羅(Dharmatrata)認作了菩提達摩(Bodhidharma)。達摩多羅生在「晉中與之世」(見出三藏記十，焦鏡法師之後出雜阿毗曇心序)，禪經在晉義熙時已譯出，其人遠在菩提達摩之先。神會這個錯誤是最不可恕的。他怕人懷疑，故又造出惠可親問菩提達摩的神話。前者還可說是錯誤，後者竟是有心作僞了。

但當日的和尚，尤其是禪宗的和尚，大都是不通梵文又不知歷史的人。當時沒有印板書，書籍的傳播很難，故考證校勘之學無從發生。所以神會認達摩多羅和菩提達摩為一個人，不但當時

無人斥駁，歷千餘年之久也無人懷疑。敦煌寫本中往往有寫作「菩提達摩多羅」的！

但自如來到達摩，一千餘年之中，豈止八代？故神會的八代說不久便有修正的必要了。北宗不承認此說，於是有東都淨覺的七代說，只認譯出楞伽經的求那跋陀羅為第一祖，菩提達摩為第二祖。（見敦煌寫本楞伽師資記，倫敦與巴黎各有一本。）多數北宗和尚似固守六代說，不問達摩以上的世系，如杜朏之傳法寶記（敦煌寫本，巴黎有殘卷。）雖引禪經序，而仍以達摩為初祖。南宗則紛紛造達摩以上的世系，以為本宗光寵，大率多引據付法藏傳，有二十三世說，有二十四世說，有二十五世說，又有二十八九世說。唐人所作碑傳中，各說皆有，不可勝舉。又有依據僧祐出三藏記中之薩婆多部

世系而立五十一世說的，如馬祖門下的惟寬即以達摩爲五十一世，慧能爲五十六世。（見白居易傳法堂碑）但八代太少，五十一世又太多，故後來漸漸歸到二十八代說。二十八代說是用付法藏傳爲根據，以師子比丘爲第二十三代；師子以下，又僞造四代，而達摩爲第二十八代。此僞造的四代，紛爭最多，久無定論。宗密所記，及日本所傳，如下表：

（23）師子比丘
（24）舍那婆斯
（25）優婆崛
（26）婆須密
（27）僧伽羅叉

(28)達磨多羅

直到北宋契嵩始明白此說太可笑，故升婆須密爲第七代，師子改爲第二十四代，而另僞造三代如下：

(25)婆舍斯多

(26)不如密多

(27)般若多羅

(28)菩提達摩

今本之景德傳燈錄之二十八祖，乃是依契嵩此說追改的，不是景德原本了。

二十八代之說，大概也是神會所倡，起於神會的晚年，用來替代他在滑臺所倡的八代說。我所以信此說也倡於神會，有兩層

證據。第一，敦煌寫本的六祖壇經出於神會一系，上文我已說過了。其中末段已有四十世說，前有七佛，如來為第七代，師子為第三十代，達摩為第三十五代，慧能為四十代。自如來到達摩共二十九代，除去旁出的末田地，便是二十八代。這一個證據使我相信此說出于神會一系之手。但何以知此說起於神會晚年呢？

第二，李華作天台宗左溪大師碑（全唐文三二〇），已說：

> 佛以心法付大迦葉，此後相承，凡二十九世，至梁魏間，有菩薩僧菩提達摩禪師傳楞伽法。

左溪卽是玄朗，死於天寶十三載（七五四），其時神會尚未死，故我推想此說起于神會晚年，也許卽是他自己後來改定之說。但南宗定是非論作于開元二十[illegible]年，外間已有流傳，無法改正了，故敦

李華尚有①大德雲禪師碑，②中岳越禪師記，尚參考。

独孤及毘陵集九有鏡智禪師（璨）碑銘，其銘有云「二十九世，迭付微言」，自注云「摩訶迦葉以佛教付阿難，遞相傳至師子比丘，凡二十五世，自達摩大師至（璨）禪師凡三世，共二十八世」。此說与李華說又不同。独孤作碑似在大曆七年（772），或稍後。

煌石室裏還保存此最古之八代說，使我們可以窺見此說演變的歷史。

二十八代說的前二十三代的依據是付法藏傳。付法藏傳即是付法藏因緣傳（縮刷藏經「藏」九），號稱「元魏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曇曜譯」。此書的眞僞，現在已不容易考了。但天台智顗在隋開皇十四年（五九四）講摩訶止觀，已用此傳，歷敍付法藏人，自迦葉至師子，共二十三人，加上末田地，則爲二十四人。天台一宗出於南嶽慧思，慧思出於北齊慧文，慧文多用龍樹的諸論，故智顗說他直接龍樹，「付法藏中第十三師」。南嶽一宗本有「九師相承」之說，見於唐湛然的止觀輔行傳弘決卷第一。但智顗要尊大其宗門，故掃除此說，而採用付法藏傳，以慧文直接龍樹，認「龍樹

是高祖師」。這是天台宗自造法統的歷史。後來神秀一門之六代法統，和南宗的八代說與二十八代等說，似是抄襲智顗定天台法統的故智。付法藏傳早經天台宗採用了，故南宗也就老實採用此書做他們的根據了。

宋僧傳在慧能傳中說：

弟子神會，若顏子之於孔門也。勤勤付囑，語在會傳。（按會傳無付囑事。）會於洛陽荷澤寺崇樹能之眞堂，兵部侍郎宋鼎爲碑焉。會序宗脈，從如來下西域諸祖外，震旦凡六祖，盡圖繢其影。太尉房琯作六葉圖序。

神會在洛陽所序「西域諸祖」，不知是八代，還是二十八代。似已是二十八代了。

四　頓悟的教義

神會在滑臺洛陽兩處定南宗宗旨，竪立革命的戰略，他作戰的武器只有兩件：一是攻擊北宗的法統，同時建立南宗的法統；一是攻擊北宗的漸修方法，同時建立頓悟法門。上兩章已略述神會爭法統的方法了，本章要略述神會的頓悟教旨。

宗密在圓覺大疏鈔卷三下，禪門師資承襲圖，及禪源諸詮集都序裏，都曾敘述神會的教旨。我們先看他怎麼說。宗密在大疏

鈔裏說荷澤一宗的教義是：

謂萬法旣空，心體本寂，寂卽法身。卽寂而知，知卽眞智。亦名菩提涅槃。……此是一切衆生本源清淨心也。是自然本有之法。言「無念爲宗」者，旣悟此法本寂本知，理須稱本用心，不可遂起妄念。但無妄念，卽是修行。故此一門宗於無念。

在承襲圖與禪源序裏，宗密述荷澤一宗的教義，文字略相同，今取禪源序爲主，述神會的宗旨如下：

諸法如夢，諸聖同說。故妄念本寂，塵境本空。空寂之心，靈知不昧。卽此空寂之知是汝眞性。任迷任悟，心本自知，不藉緣生，不因境起。知之一字，衆妙之門。

由無始迷之，故妄執身心爲我，起貪瞋等念。若得善友開示，頓悟空寂之知。知且無念無形，誰爲我相人相？覺諸相空，心自無念。念起卽覺，覺之卽無。修行妙門，唯在此也。故雖備修萬行，唯以無念爲宗。但得無念知見，則愛惡自然淡泊，悲智自然增明，罪業自然斷除，功行自然增進。旣了諸相非相，自然无修之修。煩惱盡時，生死卽絕。生滅滅已，寂照現前。應用無窮，名之爲佛。

宗密死在會昌元年（八四一），離神會的時代不遠，他又自認爲神會第四代法嗣，故他的敘述似乎可以相信。但我們終覺得宗密所敘似乎不能表現神會的革命精神，不能叫我們明白他在歷史上

估的地位。我們幸有敦煌寫本的神會語錄三卷，其中所記是神會的問答辨論，可以使我們明白神會在當日爭論最猛烈，主張最堅決的是些什麼問題。這些問題，舉其要點，約有五項：

一，神會的教義的主要點是頓悟。頓悟之說，起源甚早，最初倡此說的大師是慧遠的大弟子道生，即是世俗所稱為「生公」的。道生生當晉宋之間，死于元嘉十一年（四三四）。他是「頓宗」的開山祖師，即是慧能神會的遠祖。慧皎高僧傳說：

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乃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與可言道矣。」於是校練空有（此三字從僧祐原文，見出三藏記十五），

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等，籠罩舊說，妙有淵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紛然競起。又六卷泥洹（涅槃經）先至京都，生剖析經理，洞入幽微，乃說一闡提人皆得成佛。（一闡提人，梵文icchantika，是不信佛法之人。）於時大涅槃經未至此土，孤明先發，獨見忤衆，於是舊學僧黨以爲背經邪說，譏忿滋甚。遂顯於大衆，擯而遣之。生於四衆之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請於現身卽表厲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逝。……以元嘉七年投跡廬岳，銷影巖阿，怡然自得。

俄而大湼槃經至於京都，果稱闡提皆有佛性，與前所說，若合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卽建講。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於廬山精舍昇於法座，……法席將畢，……端坐正容隱几而卒。……於是京邑諸僧內慚自疚，追而信服。（卷七。此傳原文出於僧祐所作道生傳，故用出三藏記十五所收原傳校改。）

這是中國思想對於印度思想的革命的第一大炮。革命的武器是「頓悟」。革命的對象是那積功積德，調息安心等等繁瑣的「漸修」工夫。生公的頓悟論可以說是「中國禪」的基石，他的「善不受報」便是要打倒那買賣式的功德說，他的「佛無淨土論」便是要推翻他的老師（慧遠）提倡的淨土教，他的「一闡提人皆得成

佛」便是一種極端的頓悟論。我們生在千五百年後，在頓宗盛行之後，聽慣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話頭，所以不能了解爲什麼在當日道生的頓悟論要受舊學僧黨的攻擊擯逐。須知頓漸之爭是一切宗教的生死關頭，頓悟之說一出，則一切儀式禮拜懺悔念經念佛寺觀佛像僧侶戒律都成了可廢之物了。故馬丁路得提出一個自己的良知，羅馬天主教便坍塌了半個歐洲。故道生的頓悟論出世，便種下了後來頓宗統一中國佛教的種子了。

慧皎又說：

時人以生推闡提得佛，此語有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憲章。宋太祖嘗述生頓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

後龍光（虎邱龍光寺）又有沙門寶林……祖述生公諸義。……林弟子法寶……亦祖述生義。

此外，祖述頓悟之說的，還有曇斌，道猷，法瑗等，皆見子高僧傳（卷八）。道猷傳中說：

> 宋文帝（太祖）簡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云，生弟子道猷。即敕臨川郡發遣出京。既至，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乃撫几稱快。

道生與道猷提倡頓悟，南京皇宮中的頓漸之辯論，皆在五世紀的前半。中間隔了三百年，才有神會在滑臺洛陽大倡頓悟之說。

頓悟之說在五世紀中葉曾引起帝王的提倡，何以三百年間漸修之說又佔了大勝利呢？此中原因甚多，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天台禪法的大行。天台一宗注重「止觀」雙修，便是漸敎的一種。又有「判敎」之說，造成一種煩瑣的學風。智顗本是大學者，他的學問震動一世，又有陳隋諸帝的提倡，故天台的煩瑣學風遂風靡了全國。解釋「止觀」二字，搖筆便是十萬字！

智者大師的權威還不曾衰歇，而七世紀中又出了一個更偉大的煩瑣哲學的大師，——玄奘。玄奘不滿意於中國僧徒的閉門虛造，故捨命留學印度十多年，要想在佛敎的發源地去尋出佛敎的眞意義。不料他到印度的時候，正是印度佛敎的煩瑣哲學最盛的時候。這時候的新煩瑣哲學便是「唯識」的心理學和「因明」的

論理學。心理的分析可分到六百六十法，說來頭頭是道，又有因明學作護身符，和種種無意義的陀羅尼作引誘，於是這種印度煩瑣哲學便成了世界思想史上最細密的一大系統。偉大的玄奘投入了這個大蛛網裏，逃不出來，便成了唯識宗的信徒與傳教士。於是七世紀的中國便成了印度煩瑣哲學的大殖民地了。

菩提達摩來自南印度，本帶有一種刷新的精神，故達摩對於中國所譯經典，只承認一部楞伽經，楞伽即是錫蘭島，他所代表的便是印度的「南宗」。達摩一宗後來便叫做「楞伽宗」，又叫做「南天竺一乘宗」（見道宣續僧傳卷三十五法沖傳，我另有「楞伽宗考」。）他們注重苦行苦修，看輕一切文字魔障，雖然還不放棄印度的禪行，已可以說是印度佛教中最簡易的一個宗派了。革命的中國南宗出於達

摩一派，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

但在那煩瑣學風之下，楞伽宗也漸漸走到那講說註疏的路上去了。道宣續僧傳（三十五）所記楞伽宗二十八人之中，十二人便都著有楞伽經的疏抄，至七十餘卷之多！神秀住的荊州玉泉寺便是智者大師手創的大寺，正是天台宗的一個重鎮。故神秀一派雖然仍自稱「楞伽宗」（有敦煌本的淨覺楞伽師資記可證），這時候的楞伽宗已不是菩提達摩和慧可時代那樣簡易的苦行學派了。神秀的五方便論（有敦煌本）便是一種煩瑣哲學。（參看宗密圓覺大疏鈔卷三下所引五方便論。）簡易的「壁觀」成了煩瑣哲學，苦行的教義成了講說疏抄，（古人所謂「鈔」乃是疏之疏，如宗密的大疏之外又有「疏抄」，更煩瑣了。）騰騰的頭陀成了「兩京法主，三帝門師」，便是革命的時機到了。

那不識字的盧行者（慧能）便是楞伽宗的革命者，神會便是他的北伐急先鋒。他們的革命旗幟便是「頓悟」。神會說：

世間有不思議，出世間亦有不思議。世間不思議者，若有布衣頓登九五，即是世間不思議。出世間不思議者，十信初發心，一念相應，便成正覺，於理相應，有何可怪？此明頓悟不思議。（第一卷，下同）

他的語錄中屢說此義。如云：

如周太公傅說皆竿釣板築，（簡）在帝心，起自疋夫，位頓登台輔，豈不是世間不思議事？出世不思議者，衆生心中具貪愛無明宛然者，遇眞善知識，一念相應，便成正覺，豈不是出世間不思議事？

他又說：

衆生見性成佛道，又龍女須臾發菩提心，便成正覺。又欲令衆生入佛知見，不許頓悟，如來即合偏說五乘。今既不言五乘，唯言入佛知見，約斯經義，只顯頓門。唯存一念相應，實更非由階漸。相應義者，謂見無念者，謂了自性者，謂無所得。以无所得，即如來禪。

他又說：

發心有頓漸，迷悟有遲疾。迷即累劫，悟即須臾。……譬如一綟之絲，其數无量。若合爲繩，置於木上，利劍一斬，一時俱斷。絲數雖多，不勝一劍。發菩薩心人，亦復如是。若遇眞正善知識，以諸方便直示眞如，用金

剛慧斷諸位地煩惱，豁然曉悟，自見法性本來空寂，慧利明了，通達无礙。證此之時，萬緣俱絕，恆沙妄念一時頓盡，无邊功德應時等備。

這便是神會的頓悟說的大意。頓悟說是他的基本主張，他的思想都可以說是從這一點上引申出來的。下文所述四項，其實仍只是他的頓悟說的餘義。

二，他的「定慧等」說。他答哲法師說：

念不起，空无所有，名正定。能見念不起空無所有，名爲正慧。卽定之時是慧體，卽慧之時是定用。卽定之時不異慧，卽慧之時不異定。卽定之時卽是慧，卽慧之時卽是定。

這叫做「定慧等」。故他反對北宗大師的禪法。他說：

經云：「若學諸三昧，是動非坐禪。心隨境界流，云何名爲定？」若指此定爲是者，維摩詰卽不應訶舍利弗宴坐。

他又很懇摯地說：

諸學道者，心无青黃赤白，亦无出入去來及遠近前後，亦无作意，亦无不作意。如是者謂之相應也。若有出定入定及一切境界，非論善惡，皆不離妄心。有所得並是有爲，全不相應。

若有坐者，「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者，此障菩提，未與菩提相應，何由可得解脫？

此條所引「凝心入定」十六字，據語錄第三殘卷所記，是北宗普寂與降魔藏二大師的教義。神會力闢此說，根本否認坐禪之法：

不在坐裏！若以坐爲是，舍利弗宴坐林間，不應被維摩詰訶。

神會自己的主張是「無念」。他說：

決心證者，臨三軍際，白刃相向下，風刀解身，日見無念，堅如金剛，毫微不動。縱見恆沙佛來，亦无一念喜心。縱見恆沙衆生一時俱滅，亦不起一念悲心。此是大丈夫，得空平等心。

這是神會的无念禪。

三，怎麽是无念呢？神會說：

不作意即是无念。……一切衆生心本无相。所言相者，並是妄心。何者是妄？所作意住心，取空取淨，乃至起心求證菩提涅槃，並屬虛妄。但莫作意，心自无物。即无物心，自性空寂。空寂體上，自有本智，謂知以爲照用。故般若經云，「應无所住而生其心。」應无所住，本寂之體。而生其心，本寂之用。但莫作意，自當悟入。

无念只是莫作意。調息住心，便是作意；看空看淨，以至於四禪定，四無色定境界，都是作意。所以他說，「乃至起心求證菩提涅槃，並屬虛妄。」後來的禪宗大師見人說「出三界」，便打你一頓棒，問你出了三界要往何處去。起心作意成佛出三界，都是

愚痴妄見。所以此宗說「無念爲本」。

四，神會雖說無念，然宗密屢說荷澤主張「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可見此宗最重知見解脫。當日南北二宗之爭，根本之點只是北宗重行，而南宗重知，北宗重在由定發慧，而南宗則重在以慧攝定。故慧能神會雖口說定慧合一，其實他們只認得慧，不認得定。此是中國思想史上的絕大解放。禪學本已掃除了一切文字障和儀式障，然而還有個禪定在。直到南宗出來，連禪定也一掃而空，那纔是澈底的解放了。神會說：

> 未得修行，但得知解。以知解久熏習故，一切攀緣妄想，所有重者，自漸輕微。神會見經文所說，光明王，……帝釋梵王等，具五欲樂甚於今日百千萬億諸王等，

於般若波羅蜜唯則學解，將解心呈問佛，佛即領受印可。得佛印可，即可捨五欲樂心，便證正位地菩薩。

這是完全側重知解的方法。一個正知解，得佛印可後，便證正位地菩薩。後來禪者，為一個知見，終身行脚，到處尋來大善知識，一朝大徹大悟，還須請求大師印可，此中方法便是從這裏出來的。

五，中國古來的自然哲學，所謂道家，頗影響禪學的思想。南宗之禪，並禪亦不立，知解方面則說頓悟，實行方面則重自然。宗密所謂「無修之修」，即是一種自然主義。神會此卷中屢說自然之義。如他答馬擇問云：

僧立因緣，不立自然者，僧之愚過。道士唯立自然，不

36冊

立因緣者，道士之愆過。

僧家自然者，衆生本性也。又經云，衆生有自然智，无師智，謂之自然。道士因緣者，道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從三生萬物，因道而生。若其无道，萬物不生。今言萬物者，並屬因緣。

這是很明白的承認道家所謂自然和佛家所謂因緣同是一理。至於承認自然智无師智爲自然，這更是指出頓悟的根據在於自然主義，因爲有自然智，故有無修而頓悟的可能。所以神會對王維說：

衆生若有修，即是安心，不可得解脫。

這是純粹的自然主義了。

語錄第一卷首幅有一段論自然，也很可注意。神會說：

　　无明亦自然。

問，无明若爲自然。神會答道：

　　无明與佛性俱是自然而生。无明依佛性，佛性依无明，兩相依，有則一時有。覺了者即佛性，不覺了即无明。

問，若无明自然者，莫不同於外道自然耶？神會答道：

　　道家自然同，見解有別。

神會指出的差別，其實很少，可以不論。所可注意者，神會屢說不假修習，剎那成道，都是自然主義的無爲哲學。如說：

　　修習即是有爲諸法。

如說：

生滅本无，何假修習？

又如說：

三事不生，是卽解脫。心不生卽無念，智不生卽无知，慧不生卽无見。通達此理者，是卽解脫。

又如說：

大乘定者，不用心，不看靜，不觀空，不住心，不澄心，不遠看，不近看，无十方，不降伏，无怖畏，无分別，不沉空，不住寂，一切妄相不生，是大乘禪定。

凡此諸說，皆只是自然，只是无爲。所謂无念，所謂不作意，也只是自然无爲而已。後來馬祖敎人「不斷不造，任運自在，任心卽爲修」；更後來德山臨濟都敎人無爲無事，做個自然的人，

——這都是所謂「無念」，所謂「莫作意」，所謂「自然」，所謂「無修之修」。

總之，神會的教義在當日只是一種革命的武器，用頓悟來打倒漸修，用無念來打倒一切住心入定求佛作聖等等妄念，用智慧來解除種種無明的束縛。在那個漸教大行，煩瑣學風瀰漫全國的時代，這種革命的思想自然有絕大的解放作用。但事過境遷之後，革命已成功了，「頓悟」之說已成了時髦的口號了，漸修的禪法和煩瑣的學風都失了權威了，——在這時候，後人回頭看看當日革命大將慧能神會的言論思想，反覺得他們的議論平淡尋常，沒有多少東西可以滿足我們的希冀。這種心理，我們可以在宗密的著作裏看出。宗密自稱是荷澤法嗣，但他對於神會的教義往往

感覺一種吶吶說不出的不滿足。他在師資承襲圖裏已說

荷澤宗者，尤難言述。

所以尤難言述者，頓悟與無念在九世紀已成了風尚，已失了當日的鋒芒與光彩，故說來已不能新鮮有味了；若另尋積極的思想，則又尋不出什麼，所以「尤難言述」了。宗密在大疏鈔裏，態度更明白了，他說頓悟是不夠的，頓悟之後仍須漸修，這便是革命之後的調和論了。宗密說：

寂知之性舉體隨緣，作種種門，方爲眞見。寂知如鏡之淨明，諸緣如能現影像。荷澤深意本來如此。但爲當時漸教大興，頓宗沉廢，務在對治之說，故唯宗無念，不立諸緣。如對未識鏡體之人，唯云淨明是鏡，不言青黃

是鏡。今於第七家(即荷澤一宗)亦有揀者，但揀後人局見，非揀宗師。……於七宗中，若統圓融爲一，則七皆是；若執各一宗，不通餘宗者，則七皆非。

這是很不滿意於神會的話。其時革命的時期已過去七八十年了；南宗革命的眞意義已漸漸忘了，故宗密回到調和的路上，主張調和七宗，圓融爲一。他的調和論調使他不惜曲解神會的主張，遂以爲「荷澤深意」不但要一個寂知，還須「作種種門」，他說：

寂知如鏡之淨明，諸緣如能現影像。荷澤深意本來如此。

但神會語錄却有明文否認此種曲解。神會明明說：

「明鏡高臺能照，萬像悉現其中」，古德相傳，共稱爲

妙。今此門中未許此爲妙。何以故？明鏡能照萬像，萬像不見其中，此將爲妙。何以故？如來以无分別智，能分別一切。豈將有分別心即分別一切？（第一卷）

卽此一條，便可證宗密在神會死後七八十年中已不能明白荷澤一宗的意旨了。神會的使命是革命的，破壞的，消極的，而七八十年後的宗密却要向他身上去尋求建設的意旨，怪不得他要失望了。南宗革命的大功勞在於解放思想，解放便是絕大的建設。由大乘佛教而至於禪學，已是一大肅清，一大解放，但還有個禪在。慧能神會出來，以頓悟開宗，以無念爲本，並禪亦不立，這才是大解放。宗密諸人不知這種解放的本身便是積極的貢獻，却去胡亂尋求別種「荷澤深意」，所以大錯了。

荷澤門下甚少傳人，雖有博學能文的宗密，終不成革命眞種子。南宗的革命事業後來只靠馬祖與石頭兩支荷擔，到德山臨濟而極盛。德山臨濟都無一法與人，只敎人莫向外求，只敎人無事體休歇去，這才是神會當日革命的「深意」，不是宗密一流學究和尙所能了解的。

五 貶逐與勝利

神會於開元八年住南陽，二十二年在滑臺定宗旨。我們看獨孤沛在南宗定是非論序裏對於神會的崇敬，便可知滑臺大會之後神會的名望必定很大。圭傳說：

天寶四載（七四五），兵部侍郎宋鼎請入東都。然正道易申，謬理難固，於是曹溪了義大播於洛陽，荷澤頓門派流於天下。

七十八歲

傳燈錄說：

天寶四年，方定兩宗。

定兩宗不始於此年，但神會在東京也很活動。宋僧傳說：

續於洛陽大行禪法，聲彩發揮。先是兩京之間皆宗神秀，若不淰之魚鮪附沼龍也。從見會明心，六祖之風蕩其漸修之道矣。南北二宗，時始判焉。致普寂之門盈而後虛。

若神會入洛在天寶四年，則其時義福普寂早已死了。兩京已無北宗大師，神會以八十高年，大唱南宗宗旨，他的魔力自然很大。此時北宗漸衰，而南宗漸盛，故可說南北二宗判於此時。据歷代法寶記的無相傳中所記，

又說：

東京荷澤寺神會和上每月作壇場，爲人說法，破清淨禪，立如來禪。

開元中，滑臺寺爲天下學道者定其宗旨。……天寶八載中，洛州荷澤寺亦定宗旨。

此皆可見神會在洛陽時的活動。

北宗對於神會的戰略，只有兩條路：一是不理他，一是壓制他。義福與普寂似乎採取第一條路。但他們手下的人眼見神會的聲名一天大一天，見他不但造作法統史，並且「圖繪其形」，並且公開攻擊北宗的法統，他們有點忍不住了，所以漸漸走上用勢力壓迫神會的路上去。

神會此時已是八十多歲的老和尚了，他有奇特的狀貌，聰明的辯才（均見圭傳），他的頓悟宗旨又是很容易感動人的，他的法統史說來頭頭是道，所以他的座下聽衆一定很多。於是他的仇敵遂加他一個「聚衆」的罪名。天寶十二年（七五三），

御史盧奕阿比於寂，誣奏會聚徒，疑萌不利。（宋僧傳）

盧奕此時作御史中丞，留在東都。但此時普寂已死了十多年了，不能說是「阿比於寂」。宋僧傳又說，盧奕劾奏之後，

玄宗召赴京，時駕幸昭應，湯池得對，言理允愜，勅移住均部二年，勅徙荊州開元寺般若院住焉。

宋僧傳依據碑傳，故諱言貶謫。圭傳記此事稍詳：

天寶十二年，被譖聚衆，勅黜弋陽郡，又移武當郡。至

36冊

十三載，恩命量移襄州。至七月，又敕移荆州開元寺，皆北宗門下之所致也。

弋陽在今江西弋陽。武當在今湖北均縣，屬唐之均州。襄州在襄陽。二年之中，貶徙四地。我們懸想那位八十五六歲的大師，爲了爭宗門的法統，遭遇這種貶逐的生活，我們不能不對他表很深的同情，又可以想見當時的人對他表同情的必定不少。神會的貶逐是南北二宗的生死關頭。北宗取高壓手段，不但無損於神會，反失去社會的同情，反使神會成了一個「龍鱗虎尾殉命忘軀」的好漢。從此以後，北宗便完了，南宗卻如日方中，成爲正統了。

賈餗（死于八三五）作神會弟子大悲禪師靈坦的碑，說靈坦（全唐文誤作雲坦，唐文粹不誤）

> 隨父至洛陽，聞荷澤寺有神會大師，即決然蟬蛻萬緣，誓究心法。父知其志不可奪，亦壯而許之。凡操籌服勤於師之門庭者八九年。而玄關秘鑰罔不洞解。一旦密承囑付，莫有知者。後十五日而荷澤被遷於弋陽，臨行，謂門人曰，「吾大法弗墜矣，遂東西南北夫亦何恆？」時天寶十二載也。（全唐文七三一）

神會在洛陽，從天寶四年至十二年，正是八九年。

當神會被貶謫的第三年，歷史上忽然起了一個大變化。天寶十四年（七五五）十一月，安祿山造反了，次年洛陽長安都失陷了，玄宗倉皇出奔西蜀，太子即位於靈武。至德二年（七五七），郭子儀等始收復兩京。這時候的大問題是怎樣籌軍餉。宋僧傳說：

副元帥郭子儀率兵平殄，然於飛輓索然。用右僕射裴冕權計，大府各置戒壇度僧，僧稅緡謂之香水錢，聚是以助軍須。

佛祖歷代通載十七記此制稍詳：

肅宗至德丁酉，尋敕五嶽各建寺廟，選高行沙門主之。聽白衣能誦經五百紙者度為僧。或納錢百緡，請牒剃落，亦賜明經出身。

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僧道萬餘人。進納自此而始。

佛祖統紀四十一，釋氏資鑑七，所記與此略同。

這時候，神會忽然又在東京出現了，忽然被舉出來承辦勸導

度僧，推銷度牒，籌助軍餉的事。宋僧傳說：

初洛都先陷，會越在草莽。時盧奕爲賊所戮，羣議乃請會主其壇度。于時寺宇宮觀鞠爲灰燼，乃權創一院，悉資苫蓋，而中築方壇。所獲財帛，頓支軍費。代宗郭子儀收復兩京，會之濟用頗有力焉。

元曇噩編的新脩科分六學傳卷四也說：

時大農空乏，軍興絕資費。右僕射裴冕策，以爲凡所在郡府宜置戒壇度僧，而收其施利，以給國用。會由是獲主洛陽事，其所輸入尤多。

神會有辯才，能感動羣衆，又剛從貶逐回來，以九十歲的高年，出來爲國家效力，自然有絕大的魔力，怪不得他「所輸入尤多」。

許「靠攏」了!

這時候，兩京殘破了，寺宇宮觀化為灰燼了，當日備受恩崇的北宗和尚也逃散了，挺身出來報國立功的人乃是那四次被貶逐的九十老僧神會。他這一番功績，自然使朝廷感激賞識。所以宋僧傳說：

> 肅宗皇帝詔入內供養，勅將作大匠併功齊力為造禪宇于荷澤寺中。

昔日貶逐的和尚，今日變成了皇帝的上客了。宋僧傳接着說：

> 會之敷演，顯發能祖之宗風，使秀之門寂寞矣。

於是神會建立南宗的大功告成了。上元元年（七六〇），五月十三日，他與門人告別，是夜死了，壽九十三歲。建塔於洛陽寶應寺，勅諡為眞宗大師，塔號為般若。（宋僧傳）

圭傳說神會死於乾元元年（七五八）五月十三日，年七十五。我們覺得宋僧傳似是依據神會的碑傳，比較可信，故採宋僧傳之說。元曇璽的新脩科分六學傳中的神會傳與宋僧傳頗相同，似同出于一源，曇璽也說神會死于上元元年，年九十三。景德傳燈錄說神會死于上元元年五月十三日，與宋僧傳相同；但又說「俗壽七十五」，便又與圭傳相同了。

關於塔號謚號，圭傳所記稍詳：

> 大曆五年，敕賜祖堂額，號眞宗般若傳法之堂。七年，敕賜塔額，號般若大師之塔。

圭傳與圭圖都說：

> 德宗皇帝貞元十二年（七九六），勅皇太子集諸禪師楷定禪

門宗旨，搜求傳法傍正。遂有敕下，立荷澤大師為第七祖。內神龍寺見有碑記。又御製七代祖師讚文，見行于世。（文字依圭圖）

此事不見於他書，只有志磐的佛祖統紀四十二說：

> 貞元十二年正月，敕皇太子於內殿集諸禪師，詳定傳法旁正。

志磐是天台宗，他的佛祖統紀是一部天台宗的全史，故他記此事似屬可信。但志磐不記定神會為七祖事，他書也沒有此事，故宗密的孤證稍可疑。

如此事是事實，那麼，神會死後三十六年，便由政府下敕定為第七祖，慧能當然成了第六祖，於是南宗真成了正統了。神會

的大功眞完成了。

又據陳寬的再建圓覺塔誌（唐文拾遺三十一），司徒中書令汾陽王郭子儀復東京之明年，抗表乞（菩提達摩）大師諡。代宗皇帝諡曰圓覺，名其塔曰空觀。復東京之明年爲乾元元年（七五八）。在那個戰事緊急的時候，郭子儀忽然替達摩請諡號，這是爲什麼緣故呢？那一年正是神會替郭子儀等籌餉立功之年，神會立了大功，不求榮利，只求爲他的祖師請諡，郭子儀能不幫忙嗎？這是神會的手腕的高超之處。神會眞是南宗的大政治家！

六 神會與六祖壇經

神會費了畢生精力，打倒了北宗，建立了南宗爲禪門正統，居然成了第七祖。但後來禪宗的大師都出於懷讓和行思兩支的門下，而神會的嫡嗣，除了靈坦宗密之外，很少大師。臨濟雲門兩宗風行以後，更無人追憶當日出死力建立南宗的神會和尙了。在景德傳燈錄等書裏，神會只佔一個極不重要的地位。他的歷史和著述，埋沒在敦煌石室裏，一千多年中，幾乎沒有人知道神會在

禪宗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過於此事的了！

然而神會的影響始終還是最偉大的，最永久的。他的勢力在這一千二百年中始終沒有隱沒。因爲後世所奉爲禪宗唯一經典的六祖壇經，便是神會的傑作。壇經存在一日，便是神會的思想勢力存在一日。

我在上文已指出壇經最古本中有「吾滅後二十餘年，……有人出來，不惜身命，第佛教是非，竪立宗旨」的懸記，可爲此經是神會或神會一派所作的鐵證。神會在開元二十二年在滑臺定宗旨，正是慧能死後二十一年。這是最明顯的證據。壇經古本中無有懷讓行思的事，而單獨提出神會得道，「餘者不得」，這也是很明顯的證據。

此外還有更無可疑的證據嗎？

我說，有的。

韋處厚（死于八二八）作「興福寺大義禪師碑銘」（全唐文七一五），有一段很重要的史料：

在高祖時有道信叶昌運，在太宗時有弘忍示元珠，在高宗時有惠能筌月指。自脈散絲分，或遁秦，或居洛，或之吳，或在楚。

秦者曰秀，以方便顯。（適按，此指神秀之五方便，略見宗密圓覺大疏鈔卷三下。五方便原有敦煌寫本，藏巴黎。）普寂其胤也。洛者曰會，得總持之印，獨曜瑩珠。習徒迷真，橘枳變體，竟成檀經傳宗，優劣詳矣。

吳者曰融，以牛頭聞，徑山其裔也。

楚者曰道一，以大乘攝，大師其黨也。

大義是道一門下，死于八一八年。其時神會已死五十八年。韋處厚明說壇經（頓教）是神會門下的「習徒」所作。[illegible]

可見此書出於神會一派，是當時大家知道的事實。

但究竟壇經是否神會本人所作呢？

我說，是的。至少壇經的重要部分是神會作的。如果不是神會作的，便是神會的弟子採取他的語錄裏的材料作成的。但後一說不如前一說的近情理，因為壇經中確有很精到的部分，不是門下小師所能造作的。

我信壇經的主要部分是神會所作，我的根據完全是考據學所

謂「內證」。壇經中有許多部分和新發見的神會語錄完全相同

這是最重要的證據。我們可以略舉幾個例證。

（例一）定慧等

〔壇經敦煌本〕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爲本。第一勿迷言慧定別。定慧體一不二。即定是慧體，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善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

〔壇經明藏本〕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爲本。大衆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

〔神會語錄〕即定之時是慧體，即慧之時是定用。即定之時不異慧，即慧之時不異定。即定之時即是慧，即慧之時即是定。何以故？性自如故？即是定慧等學。（第一卷）

（例二）坐禪

〔壇經敦煌本〕此法門中，何名坐禪？此法門中，一切无㝵，外於一切境界上念不去（起），為坐。見本性不亂，為禪。

〔壇經明藏本〕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

〔神會語錄〕今言坐者，念不起爲坐。今言禪者，見本性爲禪。（第三卷）

（例三）闢當時的禪學

〔壇經敦煌本〕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心坐不動，除妄不起心，卽是一行三昧。若如是，此法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在（當作「不」）住卽通流，住卽被縛。若坐不動是，維摩詰不合呵舍利弗宴坐林中。善知識，又見有人敎人坐看心看淨，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悟，便執成顚。卽有數百般如此敎導者，故之（知？云？）大錯。

此法門中坐禪，元不着（看）心，亦不着（看）淨，亦不言

〔不〕動。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無所看也。若言看淨，人性本淨，爲妄念故，蓋覆眞如。離妄念，本性淨。不見自性本淨，心起看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故知看者看却是妄也。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功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若不動者，〔不〕見一切人過患，是性不動。迷人自身不動，開口卽說人是非，與道違背。看心看淨，却是障道因緣。

以上二段，第一段明藏本在「定慧第四品」，第二段明藏本在「坐禪第五品」。讀者可以參校，我不引明藏本全文了。最可注意的是後人不知道此二段所攻擊的禪學是什麼，故明藏本以下的

定慧品作「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而下文坐禪品的「看心」「看淨」都誤作「著心」「著淨」。著是執著，決不會有人教人執着心，執著淨。唐人寫經，「淨」「靜」不分，而「看」「着」易混，故上文「看心觀靜」不誤，而下文「著心著淨」是誤寫。今取神會語錄校之，便可知今本錯誤，又可知此種禪出自北宗門下的普寂，又可知此種駁議不會出於慧能生時，乃是神會駁斥普寂的話。神會語錄之文如下：

〔神會語錄〕遠師問，嵩岳普寂禪師，東岳降魔禪師，此二大德皆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指此以爲教門。禪師今日何故說禪不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何名

爲坐禪？

和尚答曰，若敎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者，此是障菩提。今言坐者，念不起爲坐。今言禪者，見本性爲禪。若指（下闕）（第三卷）

又說：

若有坐者，「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者，此障菩提，未與菩提相應，何由可得解脫？不在坐裏。若以坐爲是，舍利弗宴坐林間，不應被維摩詰訶。訶云，「不於三界觀身意，是爲宴坐」。但一切時中見无念者，不見身相名爲正定，不見心相名爲正慧。

（第一卷）

又說：

問，何者是大乘禪定？

答，大乘定者，不用心，〔不看心〕，不看靜，不觀空，不住心，不澄心，不遠看，不近看，……

問，云何不用心？

答，用心即有，有即生滅。无用〔即〕无，无生无滅。

問，何不看心？

答，看即是妄，无妄即无看。

問，何不看淨？

答，无垢即无淨，淨亦是相，是以不看。

問，云何不住心？

答，住心即假施設，是以不住。心无處所。（第一卷之末）

語錄中又有神會詰問澄禪師一段：

問，今修定者，元是妄心修定，如何得定？

答，今修定者，自有內外照，即得見淨。以淨故即得見性。

問，性无內外，若言內外照，元是妄心，若為見性？經云，「若學諸三昧，是動非坐禪。心隨境界流，云何名為定？」若指此定為是者，維摩詰即不應訶舍利弗宴坐。（第一卷）

我們必須先看神會這些話，然後可以了解壇經中所謂「看心」「看淨」是何物。如果看心看淨之說是普寂和降魔藏的學說，則

慧能生時不會有那樣嚴重的駁論，因為慧能死時，普寂領衆不過幾年，他又是後輩，慧能怎會那樣用力批評？但若把壇經中這些話看作神會駁普寂的話，一切困難便都可以解釋了。

（例四）論金剛經

（壇經敦煌本）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修般若波羅蜜行，但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即得見性，入般若三昧。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經中分明讚歎，不能具說。此是最上乘法，為大智上根人說。少根智人若聞法，心不生信。何以故？譬如大龍若下大雨，雨衣（於）閻浮提，如漂草葉。若下大雨，雨放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者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

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知惠觀照，不假文字。譬如其雨水，不從無有，无（无）是龍王於江海中將身引此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一切有情无情，悉皆蒙潤。諸水衆流，却入大海，海納衆水，合爲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少根之人聞說此頓敎，猶如大地草木，根性自少者，若被大雨一沃，悉皆倒，不能增長。少根之人亦復如是。（參看壇經明藏本「般若品」，文字稍有異同，如「如漂草葉」誤作「如漂棗葉」；「雨水不從无有」作「雨水不從天有」之類，皆敦煌本爲勝。）

〔神會語錄〕若欲得了達甚深法界，直入一行三昧者，先須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修學般若波羅蜜法。……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者，如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何以故？譬如大龍，不雨閻浮。若雨閻浮，如飄棄葉。若雨大海，其海不增不減。若大乘者，若最上乘者，聞說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不驚不怖，不畏不疑者，當知是善男子，善女人，從無量久遠刼來，常供養無量諸佛及諸菩薩，修學一切善法，今是得聞般若波羅蜜經，不生驚疑。（第三卷）

（例五）無念

〔壇經敦煌本〕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離二相諸塵勞。〔念者，念眞如本性〕（依明藏本補）。眞如是念之體，念是眞如之用。〔自〕性起念，雖即見聞覺知，不

染萬境，而常自在。（明藏本「定慧第四」）

（神會語錄）問，无者无何法？念者念何法？

答，无者无有云然，念者唯念眞如。

問，念與眞如有何差別？

答，无差別。

問，既无差別，何故言念眞如？

答，言其念者，眞如之用。眞如者，念之體。以是義故，立无念爲宗。若見无念者，雖具見聞覺知，而常空寂。（第一卷）

以上所引，都是挑選的最明顯的例子。我們比較這些例子

不但內容相同，並且文字也都很相同，這不是很重要的證據嗎？大概壇經中的幾個重要部分，如明藏本的「行由」品，「懺悔」品，是神會用氣力撰著的，也許是有幾分歷史的根據的；尤其是懺悔品，神會語錄裏沒有這樣有力動人的說法，也許眞是慧能在時的記載。此外，如「般若」，「疑問」，「定慧」，「坐禪」諸品，都是七拚八湊的文字，大致是神會雜採他的語錄湊成的。付囑品的一部分大概也是神會原本所有。其餘大概是後人增加的了。壇經古本不分卷；北宋契嵩始分爲三卷，已有大改動了；元朝宗寶又「增入弟子請益機緣」，是爲明藏本之祖。

如果我們的考證不大錯，那麼，神會的思想影響可說是存在在壇經裏。柳宗元作大鑒禪師碑，說：「其說具在，今布天下，

凡言禪皆本曹溪。」我們也可以這樣說神會：「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其實是皆本於荷澤。」

南宗的急先鋒，北宗的毀滅者，新禪學的建立者，壇經的作者，——這是我們的神會。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個人有這樣偉大的功勳，永久的影響。

十八年除夕脫稿。

1929

此文约有23,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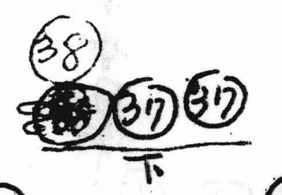
卷一

神會語錄第一殘卷

巴黎藏敦煌寫本

胡適校寫

日本本目次



(50) 第一代達摩
(51) 〃二〃可禪師
(52) 〃三〃璨〃〃
(53) 〃四〃信禪師
(54) 〃五〃忍禪師
(55) 〃六〃能禪師
(56) 大乘頓教頌

石井本全卷507行，每行平均29字，
全卷約有一万四千五百字。

適

①此段可用第二卷(163-164)校補。

遠法師問和尚此是莊嚴

和尚言經文所說不盡有爲不住无爲

者從初發心坐菩提樹成等

盡有爲不住无爲者修學空不以空爲

當時无言良久乃語和尚嬉怒是道

道者　法師言何故指俗人以爲得道　和

人何故不得道　法師又問禪師解否　和尚

從成佛以來經无量无邊阿僧祇劫

②

江陵郡長吏問和尚維摩詰訶舍利弗

坐身住心取定此定是三界內定所以維摩詰訶

不滅定而現諸威儀若爲　答學大乘人在定中

Mon. Jacques Gernet 曾用 Pelliot 原本校第三卷，今過錄於此本之上。胡適記

J.G. J.G.

③

切諸威儀而不失不壞定心是爲宴坐　問於
色能分別青黃赤白心不隨分別起即是
得自在諸根亦爾即是於諸見不動而
爲得　答但覺即得不覺即不得
行即得解脫　問大乘經若爲　答佛問
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我觀如來前際不來
相今日學般若波羅蜜人但得无住即同維摩詰稱
見在僧俗等立佛性爲自然　問无明若爲
佛性是自然无明復從何生諸人盡不能答大德若爲
亦自然。　問无明若爲自然？答：无明與佛性俱是自然而生。无
明依佛性，佛性依无明。兩相依，有則一時有。覺了者即佛性，

不覺了即无明。涅槃經云：如金之與礦，一時俱生。得遇金師，鑪冶烹鍊，金之與礦，當時各自。金即百鍊百精；礦若再鍊，變成灰土。金即喻於佛性，礦即喻於煩惱。煩惱與佛性，一時而有。諸佛菩薩眞正善知識教令發心修學般若波羅蜜，即得解脫。

問：若无明自然者，莫不同於外道自然耶？

答：道家自然同，見解有別。

問：若爲別？

答：如釋門中佛性與无明俱自然，何以故？一切萬法皆依佛性力故。所以一切法皆屬自然。如道家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從一以下，萬物皆是自然。因此見解不同。

問：十方諸如來同共一法身，未審同異？

答：亦同亦異。

問：（原作答）若爲同異？

答：暗室中着十盞燈，燈光共同一，即是同義。言別義者，爲盞燈各別，是別義。是以諸佛法身，元來不別。智者受用各別，即是亦同亦異。

和尚云：世間有不思議，出世間亦有不（思）議。世間不思議者，若有布衣頓登九五，即是世間不思議。出世間不思議者，十信初發心，一念相應，便成正覺。於理相應，有何可怪？此明頓悟不思議。是故經云：不退諸菩薩，其數如恆沙，一心共思議，亦復不能知。豈聲聞緣覺所能得知？

杜詩：隔戶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兒女腰。誰謂朝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

(5)〔荷澤和尚與拓拔開府書〕（此十字原在下文「便證止位地菩薩」之下。今編爲全章，校移在此。）

和尚與侍郎今日說，自己身心修行，與諸佛菩薩心同不同？若得同，即於佛法中得佛法分；若不得同，即生空過。問：若爲得解？答：但得无念即是解。問：若爲生是无念？答：不作意即是无念。无念體上自有智命。本智命即是實相。諸佛菩薩用无念以爲解脫法身，見此法身，恆沙三昧一切諸波羅蜜悉皆具足。侍郎與神會今日同學般若波羅蜜，得與諸佛菩薩心不別，今于生死海中得與諸佛菩薩一念相應，即于一念相應處修行，即是知道者，即是見道者，即是得道者。侍郎云：今是凡夫爲官，若爲學得？諮侍郎，今日許侍郎學解。未得修行，但得知解，以知解久熏習故，一切攀緣妄想，所有重者，自漸輕微。神

會見經文所說，光明王，月光王，頂生王，轉輪聖王，帝釋梵王等，具五欲樂甚于今日百千萬億諸王等，於般若波羅蜜唯則學解，將解心呈問佛，佛即領受印可。得佛印可，即可捨五欲樂心，便證正位地菩薩，（此下原有「荷澤和尚與拓拔開府書」十字，今移在上。）成就檀波羅波羅蜜莊嚴解脫法身者。然此法門，直指契要，不假繁文。但一切衆生，心本无相。所言相者，並是妄心。何者是妄？所作意住心，取空取淨，乃至起心求證菩提涅槃，並屬虛妄。但莫作意，心自无物，即无物心，自性空寂，空寂體上，自有本智，謂知以爲照用。故般若經云：『應无所住而生其心。』應无所住，本寂之體。而生其心，本智之用。但莫作意，自當悟入。努力努力！

⑥ 問：本有今无，本无今有，三世有法，无有是處。其義云

答：從佛法東流已來，而有諸大德，皆斷煩惱爲本。

問：據何道理，斷煩惱非本？

答：據涅槃經云：文殊師利言，純陁心疑如來常住，以得知見佛性力故，便得无疑。若見佛性非爲常者，本未知時，應是无常。若本无常後亦應爾。何以故？如世間物，本无今有，已有還无。如是等物，悉皆无常。驗此經文，文殊所隣純陁疑者，即疑佛性非常住法，不問煩惱，何故古今大德斷煩惱爲本，所以疑。

⑥ 問：本有今无偈，其義云何？

答：涅槃經云：本有者，本有佛性；今无者，今无佛性。

問：旣言本有佛性，何故復言今无佛性？

答：今言无佛性者，爲被煩惱蓋覆不見，所以言无。本无今有，本无者，本无煩惱；今有者，今日具有煩惱，縱使恆沙大刼（劫）煩惱亦是今有。三世有法，无有是處者，謂佛性不繼三世。

問：佛性何以不繼三世？

答：佛性體常故非生滅法。

問：是勿是生滅法？

答：三世是生滅法。

問：佛性與煩惱俱不俱？

答：俱。雖俱，生滅有來去，佛性无來去。以佛性常故，猶如虛空。明暗有來去，虛空无來去。以是无來去故，三世无有不生滅法。

。

問：佛性與煩惱既俱，何故獨煩惱非本？

答：譬如金之與礦俱時而生。得遇金師，鑪冶烹鍊。金之與礦，當時各自。金則百鍊百精；礦若再鍊變成灰土。涅槃經喻於佛性，礦者喻於煩惱。諸大乘經論，具明煩惱爲客塵，所以不得稱之爲本。煩惱暗，如何得明？涅槃經云：只言以明破暗，不言以暗破明。若以暗破明者，即應經論共傳；經論既无，此法從何而立？若以煩惱爲本，不應斷煩惱而求涅槃。

問：何故不斷煩惱（原作性），而入涅槃？

答（原作者）：煩惱本自无斷。若指煩惱即是涅槃，不勸衆生具修六波羅蜜。斷一切惡，修一切善。若以煩惱爲本，不應棄本逐末。

涅槃經云：一切衆生，本來涅槃，无漏智性，本自具足。又譬如木性火性，俱時而生，得值燧人鑽搖，火之與木，當時各自。經云木者喻于煩惱，火者喻于佛性。涅槃經云：以智火燒煩惱薪。經云智惠即佛性。故知諸經具有此文，明知煩惱〔非〕本。

問：何故涅槃經云，說本有者，本〔有〕煩惱；今无者，今无煩惱？又經云：本无者，本无摩訶般若，今有者，今有摩訶般若。

答：爲對五蔭色身，故以說煩惱爲本。又經云：爲化度衆生故，而作是說。亦爲聲聞譬支佛而作是說。又經曰：梵志問佛，身與煩惱何者於先？佛言，身在先不可，煩惱在先不可，身與煩

惱俱亦不可。要須因煩惱然可有身。驗此經文，故知煩惱與身爲本，非對佛性也。又經云：佛性故得稱爲常。本非[illegible]是，本无今有。又經云：佛性者，无因无生，何以故？非色非不色，不長不短，不高不下，不生不滅，得稱爲常。故以常故得爲本。經云：如暗室中有七寶，人亦不知有，爲暗故不見。有智之人，然大明燈，持往照燎，悉得見之。是人見此七寶，終不言今有。佛性亦爾，非今始有，以煩惱故不見。謂言本无，亦如盲人不見日月，得值良醫療之，即便得見，爲言日月本无今有。以盲故不見，日月本自有之。經云：一切衆生，未來之世，定得阿耨菩提，是名佛性。一切衆生，現在有煩惱諸結，是故不見，謂言本无。經云：有佛无佛，性相常住，以諸衆生煩惱覆故，不見涅

槃，便謂爲无。當知涅槃是常住法，常住法非本无今有。佛者，非蔭界入，非本无今有，非已有還无。從善因緣生，得見佛性，以得見佛性故，當知本自有之。

問：旣言本自有之，何故不自見，要藉因緣？

答：如地下有水，若不施功掘鑿，終不得水。亦如摩尼之寶，若不磨治，終不明淨。故謂言非寶。涅槃經云：一切衆生，不因諸佛菩薩眞善知識方便指授，終不能得。若言自知者，无有是處。以不見故，謂言本无。佛性非本无今有也。

眞法師問：云何是常義？

答：无常是常義。

問：今問常義，云何答无常義？

S.6557 p.4, 行13

答：因有无常，而始說常；若其无常无，常亦无常義。以是義故，得稱爲常。何以故？譬如長因短生，短因長立。若其无長，短亦不立。事相因故，義亦何殊？又，法性體不可得是常義。又虛空亦常義。

問：何故虛空是常義？

答：虛空无大小，无中邊，是故稱常義。謂法體不可得，是不有。能見不可得體，湛然常寂，是不无。是以稱〔常〕義。唯有无而論有，不有无而不无。若約法體中於无亦不无，於有亦〔不〕有，恆沙功德本是足，此是常義。又不大（原作太）不小是常義。謂虛空无大，不可言其大；虛空无小，不可言其小。今言大者，乃是小家之大；今言小者，乃是大家之小。此于未了人以

常无常而論。若約法性體，无常无无常，故得稱爲常。

⑧戶部尚書王趙公（按王琚封趙國公）以偈問三車義：宅中无有三車（疑衍「有」字），露地唯得一，不知何所用，而說此三車？

答：三車在門外，說即在宅中。諸子旣聞時，以得三車訖。今者在門外，先是乘車出。

重責：宅中旣得車，出外何須索？

答：諸子雖得訖，不知車是車，旣不自證知，所以門外索。

問：何家有人得道果，豈不自知乎？

答：下文自證，所得功德，不自覺知。

問：諸子不自知，容可門外索。父應知子得，何須更與車？

答：爲子不自知，以此門外索。長者今與車，還是先與者。

問：三車本无實，所說乃權宜，三者是舊車，般應得只物？

答：四車雖異號，方便權說三。前者說三車，三車本是一。

問：一車能作三，三車能作一。何不元說一，辛苦說三車？

答：若爲迷人說，三便作三車；若約悟人解，即三本是一。

崔齊公問禪師坐定以後，得幾時出定？

答：[illegible]无方所，何有定乎？

問：既言无定，何名用心？

答：我今定尙不立，誰道用心？

問：必定俱无，若爲是道？

答：只沒道，亦无若爲道。

問：既无「若爲道」，何處得「只沒道」？

答：今言「只沒道」，爲有「若爲道」。若言无「若爲」，「只沒」亦不存。

廬山簡法師問：何者是中道義？

答：邊是。

問：今問中道義，何故答邊是？

答：今言中道者，要因邊義。若不因邊義，中道亦不立。

禮部侍郎蘇晉問：何者是「大乘」，何者是「最上乘」？

答：菩薩即是「大乘」。佛乘即「最上乘」。

問：「大乘」「最上乘」有何差別？

答：大乘菩薩行檀波羅蜜，觀三事體空，五波羅蜜亦復如是，故名「大乘」。「最上乘」者，但本性空寂，即知三事本自

性空，不復起觀。乃至六塵亦然，是名「最上乘」。

又問假緣起

答：不立緣起。

問：若不立緣起，云何得知？

答：本空寂體上，自有般若智能知，故不假緣起。若立緣起，卽有次第。

問：然則更不假修一切行耶？

答：若得如此見者，萬行俱備。

問：見此性人，若起无明，成業結不？

答：雖起无明，不成業結。

問：何得不成？

答：但見本性清淨體不可得，即業結自不生。

問：見有二山僧禮拜嵩山安禪師，師言：「趁粥道人」。有一授記寺僧禮拜安禪師，師言：「借粥道人」。問此二若為？

答：此俱遣。

問：作沒生遣？

答：但離即遣。

問：作沒生離？

答：只沒離，无作沒生離。

問：為還心離，為當眼離？

答：汝今只沒離，亦无心眼離。

問：心眼俱不見，應是盲人？

答：是盲者唱盲，他家見者元來不盲。經云：是盲者過，非日月咎。

張燕公問，禪師常說无念法，勸人修學，未審无念法有无？

答：无念不言有，不言无。言其有者，即同世有；言其无者，即同世无。是以无念不同有无。

問：喚作是物？

答：不喚作是物。

問：作勿生是？

答：亦不作勿生。是以无念不可說，今言說者，爲對問故；若不對問，終无言說。譬如明鏡，若不對像，鏡中終不現像。今言現像者，爲對物故，所以現像。

問：[illegible]對像照。

答：今言照者，不言對與不對，俱常照。

問：既言无形像，復无言說，一切有无，皆不可立。今言照者，復是何照？

答：今言照者，以鏡明故有此性，以衆生心淨故自然有大智惠光，照无餘世界。

問：作沒生得見无物，見无物喚作是物？

答：不喚作是物。

問：既不喚作是物，何佛性？

答：見不見无物是眞見常見。

和上問澄禪師：修何法而得見性？

答：先須學坐修定，得定以後，因定發慧，以智慧即得見性。

問：修定之時，豈不要須作意不？

答：是。

問：既是作意，即是識定，若爲得見？

答：今言性者，要須修定，若不修定，若爲見性？

問：今修定者，元是妄心修定，如何得定？

答：今修定者，自有內外照即得見淨，以淨故即得見性。

問：性无內外，若言內外照，元是妄心，若爲見性？經云：若學諸三昧，是動非坐禪，心隨境界流，云何名爲定？若指此定爲是者：維摩詰即不應訶舍利弗宴坐。

日本本有「心」字。

日本本有「寂」，可證我校的不錯。

⑮和尚問諸學道者：今言用（此下疑脫「心」字）者，爲是作意不作意？若是不作意，卽與聾俗无別。若言作意，是有所得者卽繫縛。故何由可得解脫？聲聞修空住空被（空）（空字原无，疑脫）縛。修定住定被定縛，修靜住靜被靜縛，修寂住寂被（寂）（原无寂字，疑脫）縛。是故般若經云：若取法相，卽着我人衆生受（壽）者。維摩經云：調伏心者，是聲聞法；不調伏心者，是愚人法。仁者用心是調伏。何名解脫？須陁洹亦調伏。斯陁含亦調伏。阿那含亦調伏。四聖三賢並皆調伏。若爲鑒別？如此定者，並未是眞解脫法。

⑯神足師問：眞如之體以是本心，復无靑黃之相，如何得識？

答：我心本空寂，不覺妄念起。若覺妄念者，覺妄自俱滅，

S.6557 P.9, 行7-16

S.6557 P.9, 行16-20

此則識心者。

問：雖有覺照，還同生滅，今說何法，得不生滅？

答：心起故遂有生滅起心既自除，无相可假說。覺照已滅，自无即不生滅。

弟子比丘无行問：无行見襄陽倰法師及諸法師等在和尚堂共論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及龍女剎那發心，便成正覺，如是等義，无行於此有疑。

和上言：汝見諸法師作何問答？

白曰：見巖法師，倰法師等，何者是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倰法師借法師身，可明此義。何者是法師？何者不是法師？乃至耳鼻等等，檢責皆不是法師，但有假名，求法師身，終不可得。不

可得即空。假緣有故即色。无行今所疑者，倰法師作如是解。伏願和上示其要旨。

和上言：法師所論，自作一家道理，若尋經意，即未相應。謂倰法師說，乃析物以明空，不知心境高於須彌。汝今諦聽，爲汝略示：心起故即色。不可得故即空。又云：法性妙有故即色，色妙无故即空。經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其義如是。又云：見即色，見无可見即空。經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相(想)行識，亦復如是。

(18) 又問：煩惱无量无邊，諸佛菩薩歷劫修行，猶不能得，云何龍女剎那發心，便成正覺？

和上言：發心有頓漸，迷悟有遲疾。迷即累劫，悟即須臾。

此義難知，與汝先以事喩，後明其義，或可因此而得悟解。譬如一緉之絲，其數无量，若合爲繩，置于木上，利劍一斬，一時俱斷。絲數雖多，不勝一劍。發菩薩心人，亦復如是。若遇眞正善知識以巧方便直示眞如，用金剛慧斷諸位地煩惱，豁然曉悟，自見法性本來空寂，慧利明了，通達无礙。證此之時，萬緣俱絕。恆沙妄念，一時頓盡。无邊功德，應時等備。金剛慧發，何得不成？

又問：見俊法師所說，龍女是權不得爲實，若是實者，剎那發心，豈能斷〔諸〕位地煩惱？見俊法師作如是說，无行尚疑，願和上再示。

和上言：前列絲喩以明，即合盡見，何必更疑？花嚴云：十

信初發心，金剛惠便成正覺。菩提之法，有何次第？言龍女是權者，法華經圓頓不思議義有何威力？

无行又問五眼義：无行見俊法師講法華經，如來五眼，常在三昧，悉見諸佛國土，无有二相，云何慧眼要從假入空？云何法眼乃從空入假？若如此者，皆是相因。若不因假即不能入空，若不因空即不能入假。當知入空即不假，入假即不空。空假二途，法慧殊隔。佛國圓眞眼不應有異。如此見疑，伏乘決示。

和上言：人有利鈍，故有頓漸。法師所說，蓋爲迷人。若論如來五眼，實不如此。如來不同凡夫說有天眼，見與凡夫不同。

復白和上曰，願垂決旨。

和上言：見色清淨爲肉眼，見清淨體名爲天眼，見清淨體於

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皆於見上一時起用名爲慧眼，見清淨體无无見名爲法眼，見非寂非照名〔爲〕佛眼。

⑳ 遠法師問：云何爲空？若道有空，空還質礙；若說无空，何而皈依？

答：爲未見性，是以說空。若見本性，空亦不有。如此見者名皈依。

㉑ 和上言：見无念者，六根无染。見无念者，得向佛智。見无念者，名爲實相。見无念者，中道第一義諦。見无念者，恆沙功德，一時等備。見无念者，能主一切法。見无念者，即攝一切法。

㉒ 苗侍郎問：若爲修道得解脫？

答：得无住心，即得解脫。

侍郎云：太好，若爲无住？

答：金剛經有文。

又問：金剛經道沒語？

答：經云，復次，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无所住而生其心。但得无住心，即得解脫。

侍郎問：无住若爲知見无住？

答：无住體上有本智，本智能知，命本智而生其心。

乾光法師問：何者是佛心，何者是衆生心？

答：衆生心是佛心，佛心是衆生心。

日本本

問：衆生心與佛心旣无差別，何故衆生不言佛？

答：約不了人論有衆生有佛，若其了者，衆生與佛元不別。

問：常聞禪師說法與天下不同，佛法一種，何故不同？

答：實是佛法元亦不別。今日學者各見淺深有別，所以言道不同。

問：請爲說不同所由。

答：今言不同者，爲有凝心取定，或有住心看淨，或有起心外照，或有攝心內證，或有起心觀心而取於空，或有起覺滅妄，妄滅住覺爲究竟，或有起心而同於空，或覺妄俱滅，不了本性，住无記空。如此之輩，不可具說。本性虛无之理，時人不了，隨念卽成，是以不同。非論凡夫，如來說无爲一法一切賢聖而有差

別，何況今日一切諸學者，若爲得同？

問：金剛經中四句偈義，何者是？

答：見諸法師說，四句偈義或以八字爲句，卅二字爲四句，或五字爲句，或三字爲句，但以十二字得義。或有人取經後一切有爲法偈爲四句。或有人取「无我相，无人相，无衆生相，无壽者相」名四句義。无著菩薩云：「廣大第一常其心不顚倒爲一句義。」今卽不然，何以故？因有我相，始言无我相。因有人相，始言无人相。因有衆生相，始言无衆生相。因有壽者相，始言无壽者相。今此義不然，何以故？无无我相，（此處疑脫）无无人相句无无衆生相，无無壽者相，是眞四句義。今見大智度論、經云：般若波羅蜜喻如火聚，四面不可取，无取亦不取，是爲眞取。此

璿

即眞四句義。

(26) 鄭濬問：云何是道？

答：无名是道。

問：旣无名是道，何故言道？

答：道終不自言，言其道者，爲對問故。

問：道旣假名，无名是眞不？

答：亦非眞。

問：无名旣非眞，何故言无名是

答：爲有問故，始有言說。若不有問，終无言說。

(27) 魏州乾光法師問：金剛經云：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是

人先世罪業則爲消滅者，其義云何？

答：持經人今得一切恭敬，供養，禮拜，今日雖得經受持讀誦，爲未得經已前有重罪業障，今日持經是經威得力，故感得世人輕賤，能令持經人所有重罪業障，悉皆消滅。以得消滅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義理先世罪業者，喩前念妄起心；今世人輕賤者，後念齊爲覺爲悔，起前妄心既滅，後悔亦滅。二念俱旣不存，即持經功德具足，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覺爲輕賤者爲前念起妄，後覺亦是起心，雖名作覺，覺不離凡，故喩□□□□。

28 哲法師問：云何是「定慧等」義？

答：念不起，空无所有，名正定。能見念不起，空无所有，

名爲正惠。卽定之時是惠體，卽惠之時是定用，卽定之時不異惠，卽惠之時不異定。卽定之時卽是惠，卽惠之時卽是定。何以故？性自如故。卽是定惠等學。（依下文王維問一條，覺當作學。壇經亦作學。）

嗣道王問：无念法是凡人修，是聖人修？若是聖人法，何勸凡夫修无念法？

答：无念法是聖人法。凡夫修无念法，卽非凡夫。

問：无者无何法，念者念何法？

答：无者无有云然，念者唯念眞如。

問：念與眞如有何差別？

答：无差別。

問：旣无差別，何故言念眞如？

答：言其念者，眞如之用，眞如者，念之體。以是義故，立无念爲宗。若見无念者，雖具見聞覺知，而常空寂。

(30) 志德法師問：禪師今教衆生，唯求頓悟，何故不從小乘漸脩？未有昇九重之臺，豈不由階漸而能登者？

答：恐畏所登者，不是九層之臺，恐畏登著追土胡塚。若實是九層之臺，此是頓悟義。念于頓中而如登九層之臺，要籍階漸，不向中而立漸義。理智兼釋，謂之頓悟。不由階漸而解，自然故，是頓悟義。自心從本已來空寂者是頓悟。即心无所住爲頓悟。存法悟心，心无所得是頓悟。知一切法是頓悟。聞說空，不著空，即不取不空，是頓悟。聞說我，不著我，即不取无我，是頓悟。不捨生死而入涅槃，是頓悟。故經云：有自然智，无師

智。理發者向道疾，外修者向道遲。出世有不思議事，聞說者即生驚疑。在世不思議事有頓者，信不？

問：其義云何？

答：如周太公傅說，皆竿釣板築，〔簡〕在帝心，起自疋夫，位頓登台輔，豈不是世間不思議事？出世不思議者，衆生心中具貪愛无明宛然者，遇眞善知識，一念相應，便成正覺，豈不是出世不思議事？

又（標出下有「經」字）云：衆生見性成佛道。又龍女須臾發菩提心，便成正覺。又欲令衆生入佛知見，不許頓悟，如來即合偏說五乘。今既不言五乘，唯言入佛知見，約斯經義，只顯頓門，唯存一念相應，實更非由階漸。相應義者，謂見无念者，謂了自性

者，謂无所得。以无所得，卽如來禪。維摩詰言，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无住。以无住故，卽如來禪。

又經云，一切衆〔生〕，本來涅槃，无漏智性，本自具足。欲善分別自心現量理相應者，離心意識，離五法三自性八識二无我，離外見內見，離有无二法，畢竟平等，湛然常寂，廣大无邊，常恆不變。何以故？本自性淸淨體不可得故。如是見者，卽得本性。若人見本性，卽坐如來地。如來〔是〕見者，離一切諸相，是名諸佛。如是見者，恆沙妄念，一時俱寂。〔如〕是見者，恆沙淨妙功德，一時等備。如是見者，名无漏智。如是見者，名一字法門。如是見者，六度圓滿。如是見者，名法眼淨。

如是見者，爲无所得，卽眞解脫，卽同如來知見，廣大深遠，无差別故。知者，是如來應正遍知。如是見者，名放大智惠光照无餘世界。所以者何？世界者，卽心也。會空寂，更无餘念，故言照无餘世界。

諸學道者，心无青黃赤白，亦无出入去來及遠近前後，亦无作意，亦无不作意。如是者爲之相應也。若有出定入定及一切境界，非論善惡，皆不離妄心；有所得並是有爲，全不相應。

決心證者，臨三軍際，白刃相向下，風刀解身，日見无念，堅如金剛，毫微不動。縱見恆沙佛來，亦无一念喜心；縱見恆沙衆生一時俱滅，亦不起一念悲心。此是大丈夫，得空平等心。

若有坐者，「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

證」者，此障菩提，未與菩提相應，何由可得解脫？不在坐裏！若以坐爲是，舍利弗宴坐林間，不應被維摩詰訶。訶云：「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爲宴坐。」但一切時中見无〔念〕者，不見身相，名爲正定。不見心相，名爲正慧。

常州司戶元忠直問：云何爲空，云何爲不空？

答：眞如之體不可得，名爲空。能見不可得體，湛然常寂，有恆沙之用，故言不空。

蔣山義法師問：一切衆生皆有眞如之性，中間或有見不見，云何是差別？

答：衆生雖有如是眞如之性，亦如摩尼之寶，雖含光性，无人摩治，終不明淨。差別之相亦復如是。一切衆生，不遇諸佛菩

薩善知識教令發心，終〔不〕能見。

義圓法師問：雖說眞如无有形相，使我衆生云何得入？

答：眞如之相，即是本心。雖念无有能念可念，雖說无有能說，是名得入。

廬山簡法師問：見雖行，還同生滅；今修何法，得不生滅？

答：今言見者，本无生滅。今言生滅者，自是生滅人見。若无〔生〕滅，即是不生滅。

潤州司馬王幼林問：云何是无法可說是名說法？

答：般若波羅蜜體不可得，是无法可說。般若波羅蜜體自有智照，見〔不〕可見得體，湛然常寂，有恆沙之用，是名說法。

牛頭山寵禪師問：懺罪滅不？

答：見无念者，業自不生。何計妄心，而更別懺？今欲懺悔者，識是主。

問：云何是生？

答：生者，生於滅

37 羅浮懷迪師問：一切衆生本清淨，何故染生死法而不能出離三界？

答：謂不覺自體本來空寂，反隨妄起結業，受生造惡之徒，蓋不可說。修道之輩於法亦迷，唯種人天因緣，不求究竟解脫。人不遇諸佛菩薩眞正善知識，何由免得輪迴等苦？

問：起滅念念法流者非動念？

答：菩薩向菩提道，其心念念不住。譬如燈焰焰相續自

斷，非澄造焰，何以故？謂菩薩趣向菩提，念念相續，不間斷故。

門人□（？）□（？）□在南陽郡，見侍御史王維，在臨湍驛中屈和上及同寺慧澄禪師語經數日。問：本性本自□，和上若為修道得解脫？得了？若更起心？

和上答：衆生若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脫。

王侍御驚愕云：「大奇。曾聞諸大德言說，皆未有作此說法者。」乃謂寇（？）太守，張別駕，袁司馬等：「南陽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議。」

寇公云：此二大德見解不同。

王侍御□何故不同？

和上答：今言不同者，爲澄禪師要先修定，得定以後發惠。會則不然。今已共侍御語時，卽定惠等。涅槃經云：定多惠少，增長无明。惠多定少，增長邪見。定惠等者，名見佛性。故言不同。

王侍御問：作勿生是定〔惠〕等？

和上答：今言定者，體不可得。今言惠者，能見不可得體，湛然常寂，有恆沙之用。卽是定惠等學。

侍御共澄禪師語，禪師語王侍御云：「惠澄與會闍黎同，道不同？」王侍御乃語和上曰，「何故不同？」

和上答：言不同者，爲澄禪〔師〕先修得定，以後發惠。會卽不然，正共侍御語時，卽定惠等。是以不同。

侍御曰：闍梨只沒口道？

答：一纖毫塵不得客語。

又問：何故不得客語？

答：今實不同，若許道同，即是客語。

牛頭山袁禪師問：佛性遍一切有情，不遍一切无情。聞先輩大德言：「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无非般若。」今何故言獨遍一切有情，不遍一切无情？

答：豈將青青翠竹同功德法身，鬱鬱黃花等般若之智？若青青竹黃花同法身般若，如來於何經中為青竹黃花授菩提記？若將青竹黃花同法身般若者，此即是外道說，何以故？為涅槃經云：无佛性者所為无情物是。

蘇州長史唐法通問：衆生佛性與佛佛性同異？

答：亦同亦異。

問：何故亦同亦異？

答：言其同者如金，言其異者如碗盞等器。

問：似何物？

答：不似物。

問：既不似物，何故喚作佛性？

答：不似物喚作佛性，若似物則不喚作佛性。

廬山簡法師問：明鏡高臺能照，萬像悉現其中，若爲？

答：「明鏡高臺能照，萬像悉現其中」，古德相傳，共稱爲妙。今此門中未許此爲妙。何以故？明鏡能照萬像，萬像不見其

中，此將爲妙。何以故？如來以无分別智，能分別一切；豈將有分別心卽分別一切？

揚州長史王怡問：世間有佛无佛？

答：不可定有，不可定无。

問：何故不可定有，不可定无？

答：不可定有者，文殊般若經文：「般若波羅蜜不可得，菩提涅槃不可得，佛亦不可得。」故言不可定有。不可定无〔者〕，涅槃經云：「有佛，性相常住，以諸衆生從善因緣方便得見。」故言不可定无。

行律師問：「受諸觸如智證」云何？

答：受諸觸者，言本不動。如鏡中有像，悉現鏡中。鏡无動

故，萬像種種施爲，明鏡必受觸。如智證者，即本覺智也。本智能知妙有本覺智性，故稱爲智證。借牛角爲喻：立成正角之時，不得稱如意；正如意之時，不可即稱爲角。角則雖含如意性，未滅角之時，不可稱如意。如意雖同覺（角）所成，正如意不可稱爲覺（角）。故經云：「滅覺道成。」又云：「若見遍，即覺照亦不立。」今存覺照者，爲見闇遍及。若[illegible]清淨體，何所覺，何所照？人〔以〕世物爲有，我以世物爲无，人以虛空爲无，我以虛空爲有。何以故？世物緣合即聚，緣散即離，遇火即焚，遇水即溺，不久破壞，是以言无。虛空火不能焚，水不能溺，不可破壞，不可離散，是稱爲有。亦稱之爲常。

44 相州別駕馬擇〔在日〕問：天下應帝庭僧及道士省決[illegible]疑[illegible]

未審禪師決釋疑曰。

答：神會比者亦決諸人疑，不落莫。未審別駕疑是

別駕言：應帝庭僧皆說因緣，不說自然；天下道士唯說自然，不說因緣。

答：僧立因緣，不立自然者，僧之愚過。道士唯立自然，不立因緣者，道士之過（愚）過。

別駕云：僧家因緣可知，何者是僧家自然？道家自然可知，何者是道家因緣？

答：僧家自然者，衆生本性也。又經云：「衆生〔有〕自然智，无師智。」謂之自然。道士因緣者，道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從三生萬物，因道而生。若其无道，萬物不生。今言

萬物者，並屬因緣。

內鄉縣令張萬頃問：真如似何物？

答：比來諸大德，皆言不同遷變為真如；神會不然，无可遷變為真如。比來諸大德皆言兩物相〔似〕為真如；神會不然，无物相似曰真如。

問：性是有无？

答：佛性非邊義。

問非邊義

答：不有不无，是故非邊。

問：云何是不有，云何是不无？

答：不有者，不言於不有。不无者，不言於不无。是故二俱

不可得，故稱非邊義。

門人蔡鎬問，見武皎問忠禪師中道義，問「有无雙遣，中道亦亡」，如是問五六十度。忠禪師答言是空。又問：「空[illegible]有是沒物？」答：「相非相更有俱生識。」問：忠禪師作如是答，皎將此問轉問和上。

和上云：武八郎從三月至十月已來唯問此義，神會今說與忠禪師又別。

武皎云：何故別？

和上言：「有无雙遣中道亦亡」者，是无念，无念即是一念，一念即是一切智，一切智者即是甚深般若波羅蜜，甚深般若波羅蜜即是如來禪。是故經云：善男子，何等觀如來[illegible][illegible]。維摩經云

云：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然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无住。以无住故，則如來禪。即第一義空。若菩薩摩訶薩如是思惟觀察，上下昇進，自覺聖智。

洛陽縣令徐鍔問：一切諸經，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未審佛於先，法於先？佛若在先，佛與何教而成道？法若在先，法是何人說？答：若論文字法，則佛於先，法後。若寂滅法，即佛後法先。經云，諸佛之師，所謂法也。以法常故，諸佛亦常。若論稟教者，經說，衆生有自然智，无師智。若衆生承此自然智，任運修習，證寂滅法得成佛，亦遂將法轉教化衆生，承佛教化，得成正覺。

南陽太守王粥（弼）問楞伽經云生住異滅義。

答：此義有二種。

問：何爲二種？

答：人受胎已爲生，長至世爲住，髮白面皺爲異，无常到爲滅。又如穀子種於土下即含生義。生即異即住。其生義生已即異未生時是異義，即生時已含滅義。若菩薩摩訶薩發般若波羅蜜心，即具此四相。

又〔問〕：禪師說通？爲是宗通？

答：說通宗亦通。

又問：若爲說通，若爲說是宗通？

答：口說菩提，心无住處；口說涅槃，心有生滅；口說解脫，心有繫縛，即是說通宗不通。

又問：若爲是宗通？

答：但了本自性空寂，更不復起觀，即是宗通。

問：正說之時，豈不是生滅不？

答：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

(44) 中天竺國梵僧伽羅蜜多三藏弟子康智圓問曰：和上，多劫有緣，□□□□生死事大，念念无常，懷疑日深，不敢諮問，唯願慈悲，許申心地。

和上答：汝若有疑，恣意當問。

智圓問：一切衆生皆云修道，未審修道者一生得成佛道不？

和上答言：可得。

又問：云何可得？

答：如摩訶衍宗，恆沙業障，一念消除，性體无生，剎那成道。何況一生而不得耶？

又問：云何剎那頃修習即得成佛？願斷此疑。

答：言修習即是有爲諸法，計屬无常，无常者口離生滅。

又問：一切諸佛，修習果滿，得成佛道；今言不假修習，云何可信？

答：夫所信行修習，不離於智覺，既有智覺，即有照用，如是因果宛然，生滅本无，何假修習。

又問：諸佛成道，皆因智覺，今離智覺，何者是道？

答：道體无物，復无比量，亦无智覺照用，及動不動法；不立心地意地，亦无去來，无內外中間，復无處所，非寂靜，无定

亂，亦无空名，无相，无念，无思，知見不及，无證者，道性俱无所得。

又問：无所得，知見不及，云何而得解脫？

答：三事不生，是即解脫。

又問：云何三事不生？

答：心不生即无念，智不生即无知，慧不生即无見，通達此理者，是即解脫。

又問：无智既有，云何不生知智見无念？

答：言心定，不言自定，即是无念。定慧更无分別，即是无智。慧定諸見不生，是即无見。非因果法，通達无我，明知生者妄生，滅者妄滅。

又問：諸佛皆從因果得成佛道，今云言非因果法，云何得成師師相授？

答：大乘言下悟道，初發心時，便登佛地，无去來今，畢竟解脫。

問：何者是大乘禪定？

答：大乘定者：不用心，〔不看心〕（依下文四問的次第，疑此處有此三字），不看靜，不觀空，不住心，不澄心，不遠看，不近看，无十方，不降伏，无怖畏，无分別，不沉空，不住寂，一切妄相不生，是大乘禪定。

問：云何不用心？

答：用心即有，有即生滅。无用□无，无生无滅。

問：何不看心？

答：看即是妄，无妄即无看。

問：何不看淨？

答：无垢即无淨，淨亦是相，是以不看。

問：云何不住心？

答：住心即假施設，是以不住。心无處所。因汝所問，一切

修道者同悟。

民國十八年九月廿八日胡適校託。

同年十二月六夜三次校訖。

跋神會語錄第一殘卷

胡適

此卷是伯希和（Pelliot）携去的敦煌寫本第3047號的前幅。原無題目。我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八日在巴黎國家圖書館發見此卷，考定為荷澤大師神會的語錄，其証據甚多，如

（1）中有「荷澤和尚與拓拔開府書」，自稱「神會」。

（2）卷中自稱「神會」之處甚多。

（3）卷中有自稱「會」之處。

（4）卷中答王趙公「三車」之問，見宗密所作神會略

傳，見圓覺大疏鈔卷三下，更是重要証據。

（5）宗密圓覺大疏鈔卷三下云，「頓悟煩惱本無，即名爲斷。如一緉之絲，不勝一劍而頓斷。」原註云，「此是荷澤所擧之喩。」按此喩全文今見此卷答比丘无行問一章。這也是重要証據。

（6）卷中有與遠法師問答的話，遠即崇遠，見於當時記載如歷代法寶記等。

（7）此卷後幅爲獨孤沛之「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很可以供給不少的証據。

故我題此卷爲神會語錄第一殘卷。

此卷之首似有殘脫的一紙或數紙。開卷十九行也殘缺了許多

字。但細看此十九行；其前九行所記問答均與南宗定是非論所記問答大略相同，可以互相補校。如第一行遠法師問此是莊嚴不，即是定是非論所記論屏風一段。神會答語，兩卷相同，可以互校。下文「嬉怒是道」一段，也見於定是非論，可以校補。是此九行雖殘闕而實未殘闕。

此卷為神會語錄最長的卷子，約有一萬三千餘字。合之第二及第三殘卷，及所謂「顯宗記」之敦煌寫本，約共有二萬多字。神會為南宗奮鬥最力，兩次遭貶謫，而終得勝利，貞元間敕定慧能為第六祖，神會為第七祖。南宗之代北宗為禪宗正統，可說是神會一人之功。其功業之重要，遠在懷讓行思之上。而後來馬祖一支盛行天下，神會之嗣漸漸泯滅無聞。雖有大師如宗密，也終

不能恢復那已墜之緒。當日所尊爲第七祖者，千餘年來，已成了一個若有若無的人物。他的著作，除了景德傳燈錄所收一篇似眞似僞的「顯宗記」之外，已無半紙隻字流傳於世。豈料敦煌石室之中竟保存他的語錄至二萬字之多，歷九百年而不壞，到我們手裏都一一發見，使我們今日得重見南宗之聖保羅的人格言論，使我們今日得詳知他在當日力爭禪門正統的實在狀況，此豈非神會此卷中所謂「世間不思議事」之最不思議的嗎？

此卷中有張燕公問語，張說死在開元十八年。卷首又有崇遠問語，與南宗定是非論所記滑臺大雲寺的辨論相同，事在開元廿二年。大概此卷所記不是一時的問答，乃是彙集各時期的記載而成的。卷中無安史亂後的事，又稱王維之官爲「侍御史」，皆可

証此卷所記在天寶末年以前。王維作慧能碑文，末段有云：

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廣量出於凡心，利智踰於宿學，雖末後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珠之願；世人未識，猶多抱玉之悲。謂余知道，以頌見託。……

「抱玉之悲」似是指神會受貶謫的事，也在天寶大亂以前。

此卷中記神會的教義最詳細，在中國佛教史上最為重要，我在神會傳裏另有專篇敘述他的教義。

＊　＊　＊

此卷無他本可校，我細細整理，稍可誦讀。校讀之例如下：

（1）明知為脫落之字，用〔　〕表之：

如　本〔有〕煩惱

（2）明知爲誤字，於其下用（）註明應改正之字；

如　我人衆生受（壽）者

（3）寫本有殘闕，或不可辨認之字，用口口表之。

（4）有疑之處，用（？）表之。

（5）重要的校改，均加校語，用（）表之。

此卷我在一九二六年，有摘鈔本；又有影印本。因原卷紙色太暗，故影印本偶有模糊之處，幸重要問答皆有鈔本可校；其有一二處，影印本不可讀，而道遠不及用原卷細校，將來重到巴黎，當細細重校。

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卷二

神會語錄第二殘卷

——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

巴黎藏敦煌寫本

胡適校寫

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 并序

獨孤沛撰

弟子於會和上法席下見與崇遠法師論義，便修。從開元十八，十九，廿年，其論本並不定，爲修未成，言論不同。今取廿一載本爲定。後有師資血脈傳，亦在世流行。

歸命三寶法，法性眞如藏，
眞身及應化，救世大悲者。
宗通立宗通，如月處虛空。
唯傳頓敎法，出世破邪宗。

問曰，有何因緣而修此論？

答曰，我聞心生卽種種法生，心滅卽種種法滅者，一切由己妄。己卽凡，古聖皆□□□□□情逐□，修无生以住生。學人迷方，欲不動而飄動。是非標競□□□□□□□□□卽我襄陽神會和上，悟无生法忍，得无礙智，說上乘法，誘諸衆生，敎道衆生。敎道迴向者，若百川赴海。於開元廿二年正月十五日在滑臺大雲寺設無遮大會，廣資嚴飾，昇師子坐，爲天下學道者說梁朝婆羅門僧學菩提達摩是南天竺國國王第三子，少小出家，智惠甚深，於諸三昧，獲如來禪。遂乘斯法，遠涉波潮，至於梁武帝。武帝問法師曰，「朕造寺度人，造像寫經，有何功德不？」達摩答，「無功德。」武帝凡情不了達摩此言，遂被遣出。行至魏朝，便過惠可，時卅，（此是卅字。續僧傳記惠可初過達摩，「年登四十」。敦煌本歷代

法寶記作「時年卌」。此處似亦當作「卌」。）俗姓姬，武牢人也。遂與菩提達摩相隨至嵩山少林寺。達摩說不思法（此句疑有脫誤），惠可在堂前立。其夜雪下，至惠可要（腰），惠可立不移處。達摩語惠可曰，「汝爲何此間立？」惠可涕淚悲泣曰，「和上從西方遠來至此，意說法度人。惠可今不憚損軀，志求勝法。唯願和上大慈大悲。」達摩語惠可曰，「我見求法之人，咸不如此。」惠可遂取刀自斷左臂，置達摩前。達摩見之〔曰〕，「汝可。」在先自神光，因此立名，遂稱惠可。（神光之名，不見於續僧傳。神會始造此說，後來傳燈錄即採用此說。）深信堅固，棄命損身，志求勝法，喻若雪山童子捨身命以求半偈。達摩遂開佛知見，以爲密契，便傳一領袈裟，以爲法信，授與惠可。惠可傳僧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惠能，六

代相承，連綿不絕。

又見會和上在師子座說：「菩提達摩南宗一門，天下更無人解。若有解者，我終不說。今日說者，爲天下學道者辨其是非，爲天下學道者定其旨見。」

有如此不思議事，甚爲奇囑（矚？）。君王有感，異瑞來祥，正法重興，人將識本，所以修論。（序似至此止，以下爲論本文。）

于時有當寺崇遠法師者，先兩京名播，海外知聞。處于法會，詞若湧泉，所有問語，實窮其原。提婆之後，蓋乃有一。時人號之「山東遠」，豈徒然耳。遠法師乃於是日來入會中，揚眉亢聲，一欲戰勝。□□□□□著屏風，稱有官客擬將著侍。和

上言，此屏風非常住家門者，何乃折破場，將用祇承官客。于時崇遠法師提和上手而訶曰，禪師喚此以爲莊嚴不？和上答言，是。

遠法師言，口來說莊嚴，即非莊嚴。

和上言，經云所說不盡有爲，不住无爲。

法師重徵已（以）何者不盡有爲，不住无爲。

和尙答，不盡有爲者，從初發心，坐菩提樹，成等正覺，至雙林，入涅盤，於其中一切法悉皆不捨，即是不盡有爲。不住无爲者，修學空不以空爲證，修學无作，不以作爲證，即是不住无爲。

法師當時无言，良久乃語。

法師曰，婬怒是道，不在莊嚴。
和上語法師，見在俗人應是得道者。
遠法師言，何故指俗人以爲得道？
和上言，法師所言婬怒是「道」，俗人並是行婬欲人，何故不得道？
遠法師問，禪師解否？
和上答，解。
法師言，解是不解。
和上言，法華經云，「吾從成佛已來，經无量无邊阿僧祇劫」，應是不成佛，亦應不經无量无邊阿僧祇劫？
遠法師言，此是魔說。

和上言，道俗總聽，從京洛已來，至于海隅，相傳皆許遠法師解義聰明，講大乘經論更無過者。今日喚法華經是魔說，未審何者是佛說？

法師當時自知過甚，對衆忙然，良久，欲重言。

和上言，脊梁着地，何須重起？

和上語法師，神會今設无遮大會，兼莊嚴道場，不為功德，為天下學道者定〔宗〕旨，為天下學道〔者〕辨是非。

和上言，神會若學濟机□□，即是法師。法師若學神會，經三大阿僧祇劫，不能得成。

和上出語，左右慚惶，相顧无色。然二大士誰〔雖〕相詰問，

並皆立未坐，所說微妙，尚未盡情。時乾光法師亦師僧中一，見遠論屈，意擬相挾，乃命人令置牀机，更請豎宗，重開談論。遂延和上及遠法師坐。和上平生清禪與物无競，縱欲談論，辭讓久之。于時有府福先寺師，荷澤寺法師，及餘方法師數十人，齊聲請禪師坐，咸言，禪師就坐。今日正是禪師辨邪正定是非日。此間有四十餘箇大德法師論師爲禪師作證義在。

和上固辭不已，時乃就坐。然明鏡不疲於屢照，清流豈憚於風激？勝負雖則已知，衆情固將難口。和上以无疑慮，此日當仁。遠法師重問曰，禪師用心於三寶四果人等在何位地？

和上言，在滿足十地位。

遠法師言，初地菩薩分身百佛世界，二地菩薩分身千佛世

〔界〕，乃至十地菩薩分身无量无邊萬億佛世界。禪師既言在滿足十地位，今日爲現少許神變。望遠此意執見甚深，特爲見悟至玄，所以簡詮如（下闕）

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夜，胡適校寫畢。

此卷約9000字

跋南宗定是非論殘卷

胡適

此卷是伯希和（Pelliot）攜去的敦煌寫本第3047號的後幅，題為

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　并序　獨孤沛撰

按宗密圓覺大疏鈔卷三下有神會略傳，中有云：

因洛陽詰北宗傳衣之由，及滑臺演兩宗眞僞，與崇遠等持論一會，具在南宗定是非論中也，便有難起，開法不得。

此中「與崇遠等持論一會，具在南宗定是非論中也」十八個字本是註文。因原傳已是註文，用雙行寫，故小註皆無法表出，遂和傳文相混了。宗密所見的「南宗定是非論」所記乃是神會與崇遠等辯論的一會，正和此卷相合。神會在滑臺大雲寺定宗旨的大會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件最偉大的事，而一千二百年來，禪宗史傳記此事或很簡略（如宗密），或完全不提及（如宋僧傳，如景德傳燈錄），遂使此空前壯舉泯沒無聞。今日幸有此殘卷出現，使我們知道當日大雲寺盛會的情形，故是很可寶貴的史料。

此卷前爲序文，完整無缺。後方本論殘闕似不少。巴黎國家圖書館另有神會語錄殘卷一卷，紙色字跡與此卷都不相同，然其中所記也是神會和崇遠的問答，問答的內容也是爭論南北兩宗法

統宗旨的問題。我疑心那一卷也是南宗定是非論別本的後半，但我此時無法證明，故暫編此卷爲神會遺集第二卷，那一卷爲第三卷。

此卷中明明記載滑臺大雲寺定宗旨的大會是在開元廿二年，（西曆七三四）正月十五日。但獨孤沛的自序開首便說：

> 弟子於會和上法席下見與崇遠法師論義，便修。從開元十八，十九，廿年，其論本並不定，爲修未成，言論不同。今取廿一載本爲定。後有師資血脈傳，亦在世流行。

此一段很不容易懂得。我們初看此段，以爲此卷所記應是開元十八年以前的事，至少應該是開元廿一年以前的事。何以此卷分明

說定宗旨之會在開元廿二年正月呢？究竟此會在何年呢？究竟此序的首段應該怎樣解釋呢？

我的意見是，記者獨孤沛的文理不明白，故敘述不清楚。他的意思似是要說他先後共有三部記錄神會的書：一是記錄神會在滑臺大雲寺和崇遠法師辨論的，即是此卷。二是開元十八年至廿一年的神會語錄，自十八年修起，以廿一年本爲定，其體裁略如敦煌寫本神會語錄第一殘卷。（第一殘卷中有張燕公問一條，張說死在開元十八年，此條問答必是開元十八年本所有的。但其中又有與崇遠問答諸條，有與此卷相同的，那又是廿二年以後所增修的本子了。）三是師資血脈傳。——如此解釋，似乎可通。否則種種矛盾都不能消除了。

然而還有一點小困難。敦煌本歷代法寶記（大正大藏經五十一卷，一

八五）無相禪師傳中說：

東京荷澤寺神會和上……開元中，滑臺寺爲天下學道者定其宗旨。會和上云，「更有一人說，會終不敢說。」爲會和上不得信袈裟。天寶八載中，洛州荷澤寺亦定宗旨，被崇遠法師問，「禪師於三賢十聖修行，證何地位？」會答曰，「涅槃經云，南無純陀，南無純陀，身同凡夫，心同佛心。」

據此，神會在滑臺及東京兩次定宗旨，前次在開元時，後次在天寶八年（七四九），兩次相隔十餘年，何以兩次皆有崇遠的質問？「證何地位」的一問見於此卷的最後一條。何以相隔十餘年所問仍相同呢？

36
冊

歷代法寶記出於成都保唐寺無住一派的和尙。此派源出於弘忍門下智詵，智詵傳處寂，處寂傳無相，是爲淨衆寺一派。無相又傳無住，是爲保唐寺一派。此兩派本來各有他們的獨到之處，其敎義見於宗密圓覺大疏鈔卷三下。但當那南北諸宗爭法統的時代，各宗皆不免有爭正統的野心。後來曹溪荷澤爭得正統之後，人人都自附於南宗以自重。智詵的後人便造出一種奇怪的法統史，說慧能的「傳信袈裟」呈上武則天皇帝，則天賜與智詵，智詵帶回蜀中，以次傳授，遂到了保唐寺無住一派手中。歷代法寶記即是記「信袈裟」流傳的歷史，故說神會和上「不得信袈裟」，因爲袈裟已在蜀中了。此派和尙著書的本意卽是僞造歷史，故他們引神會的話，雖然大體出於南宗定是非論，而年代纒不淸楚，

遂把神會與崇遠的辨論移作東京荷澤寺的事，並不足奇怪。

故我仍信神會在滑臺與崇遠辨論的大會是在開元廿二年正月。

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稿

十九年一月三日改稿

卷三

神會語錄第三殘卷

巴黎藏敦煌寫本 P.3488

胡適校寫

（著书在貞元十七年（801）前後。適之）

封演「封氏聞見記」六，「飲茶」條

荼早采者為茶，晚采者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飲之，北人初不多飲。開元中，泰山靈巖寺降魔禪師，大興禪教。學禪務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許其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相倣效，遂成風俗。自鄒齊滄棣，漸至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煮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

36冊

傳授人不？和尚答

應自知。遠師問，如此教門豈是佛

頓漸不同，所以不許。我六代大師一一皆言單刀直入，直了見性，不言階漸。夫學道者須頓悟漸修，不離是□□得解脫。譬如母頓生子，與乳，漸漸養育，其子智慧自然增長。頓悟見佛性者，亦復如是，智慧自然漸漸增長，所以不許。

遠師問，嵩岳普寂禪師，東岳降魔禪師，此二大德皆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指此以爲教門。禪師今日何故說禪不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何名爲坐禪？

和尚答曰，若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

內證」者，此是鄣菩提。今言坐者，念不起爲坐。今言禪者，見本性爲禪。所以不敎人坐身住心入定。若指（此下原本紙張接縫，疑脫去一紙，故文理與下文不連接。）

……………………在韶州能禪師處。秀禪師在日，指第六代傳法袈裟在韶州，口不自稱爲第六代。今普寂禪師自稱第七代，妄豎和尚爲第六代，所以不許。

爾時和尚告遠法師及諸人等：莫怪作如此說。見世間敎禪者多，學禪者極其繚亂，恐天魔波旬及諸外道入在其中，惑諸學道者，滅於正法，故如此說。久視年中，則天召秀和尚入內。臨發之時，所是道俗頂禮和尚，借問和尚入內去後，所是門徒若爲脩

道，依止何處。」秀和尚云：「韶州有大善知識，元是東山忍大師付屬，佛法盡在彼處。汝等諸人如有不能自決了者，向彼決疑，必是不可思議，即知佛法宗旨。」又普寂禪師同學西京清禪寺僧廣濟景龍三年十一月至韶州，經十餘日，遂於夜半入和尚房內，偷所傳袈裟，和尚喝出。其夜惠達玄悟師聞和尚喝聲，即起看。至和尚房外，遂見廣濟師把玄悟師手，不遣作聲。其惠達玄悟等入和尚房看和尚，和尚云：「有人入房內，申手取袈裟。」其夜所是南北道俗並至和尚房內，借問和尚入來者是俗是僧。和尚云，「唯見有人入來，不知是僧是俗。」衆人又問是南人北人。和尚實識入房人，恐有損傷，遂作此語。和尚云：「非直今日。此袈裟在忍大師處三度被偷。忍大師云，其袈裟在信大師處

一度被偷。所偷者皆不得。因此袈裟，南北道俗極其紛紜，常有口口相向。

遠師問：普寂禪師名字蓋國，天下知聞，衆口共傳，不可思議。如此相非斥，豈不與身命有讎？

和尙答曰：讀此論者不識□□，謂言非斥。普寂禪師與南宗有別。我自料簡是非，定其宗旨。我今謂弘揚大乘，建立正法，令一切衆生知聞，豈惜身命？

遠師問：脩此論者不爲求名利乎？

和尙曰：脩此論者，生命尙不惜，豈以名利關心？

遠師問：唐國菩提達摩旣稱其始，菩提達摩西國復承誰後？又經幾代？

和尚曰：菩提達摩西國承僧伽羅叉，僧伽羅叉承須婆蜜，須婆蜜承優婆崛，優婆崛承舍那婆斯，舍那婆斯承末田地，末田地承阿難，阿難承迦葉，迦葉承如來付。唐國以菩提達摩為第八代。西國有般若蜜多羅承菩提達摩後。唐國惠可禪師承菩提達摩後。自如來付西國與唐國，總經有一十三代。

遠師問：據何得知菩提達摩西國為第八代？

和尚曰：據禪經序中，具明西國代數。又惠可禪師親於嵩山少林寺問菩提達摩，答一如禪經序中說。

遠師問：西國亦傳衣不？

和尚曰：西國不傳衣。

遠師問：西國何故不傳衣？

和尚曰：西國多是得聖果者，心無矯詐，唯傳心契。漢地多是凡夫，苟求名利，是非相雜，所以傳衣示其宗旨。

遠師問：禪師修何法，行何行？

和尚曰：修般若波羅蜜法，行般若波羅蜜行。

遠師問：何故不脩餘法，不行餘行，唯獨修般若波羅蜜法，行般若波羅蜜行？

和尚答曰：修學般若波羅蜜者，能攝一切法。行般若波羅蜜者，是一切行之根本。

金剛般若波羅蜜，
最尊最勝最第一，
无生无滅无去來，

一切諸佛從中出。

和尚告諸道俗知識等：若欲得了達甚深法界，直入一行三昧者，先須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修學般若波羅蜜法。何以故？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者，當知是人不從小功德來。譬如帝王生得太子，若同俗例者，无有是處。何以故？爲從最貴處來。誦持般若波羅蜜經者，亦復如是。是故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云：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无量百千萬億佛所種諸善根，得聞如是言說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如來悉知悉見是人，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爲人演說。是故勝天王般若經云：云何菩薩摩訶薩學般若波羅蜜通達甚深法界？佛告勝天王言：「大王，即是如實。」「世尊，云何如實？」「大王，即不變異。」「世尊，云

何不變異？」「大王，所謂如如。」「世尊，云何如如？」「大王，此可智知，非能言說。何以故？過諸文字，无此无彼，離相无相，遠離思量，過覺觀境。是為了達甚深法界。」勝天王般若經云：般若波羅蜜无有一法可為譬喻。若善男子善女人信受般若波羅蜜者，所收功德不可思量。若此功德有色有形者，空界不容。以般若波羅蜜如實見名為證。以智通達名為至。假使一切衆生皆住十地，入諸三昧觀，如來定不能測量。

諸知識，必須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為一切諸佛母經，亦是一切諸法祖師。恆沙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皆從般若波羅蜜生。必須誦持此經。何以故？般若波羅蜜是一切法之根本。譬如大海之內，所有一切諸寶皆因摩尼寶力而得增長。何以

故？是大寶威德力故。修學般若波羅蜜者，亦復如是。一切智慧皆因般若波羅蜜而得增長。誦般若波羅蜜經者，譬如皇太子，捨其父皇，於他人處而求得王位者，无有是處。故小品經云：復次，須菩提，諸菩提諸經不能至薩波若海。若菩薩捨般若波羅蜜而讀誦之餘，是菩薩捨本而取枝葉。是故勝天王般若經云：佛告勝天王言：大王，菩薩摩訶薩修學一切法通達一切法者，所謂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亦號一切諸佛祕藏，號爲總持法，亦是大明咒，是大神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故三世諸佛皆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三藐三菩提。

是故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云：舉恆河中沙，一沙爲一恆河，爾許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布施，不如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

句偈等，如此功德，勝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諸學道者，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隨所在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悉皆供養。何以故？爲此經在在處處即爲是塔。何以故？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者，爲能成就最上乘第一希有之法。在在處處若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一切諸佛恭敬般若波羅蜜經，如佛弟子敬佛。何以故？經云：諸佛之師，所謂法也。以法常故，諸佛亦常。是故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云：初日分以恆河沙等命布施，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命布施，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命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不如聞此經信心不違。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爲人解說。

是故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者，如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何以故？譬如大龍不雨閻浮，若雨閻浮，如飄棄葉。若雨大海，其海不增不減。若大乘者，若最上乘者，聞說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不驚不怖，不畏不疑者，當知是善男子，善女人，從無量久遠劫來，常供養無量諸佛及諸菩薩，修學一切善法，今是得聞般若波羅蜜經，不生驚疑。是故□致，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用一切珍寶造七寶塔，高至梵天，不如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修學般若波羅蜜。若人敎化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衆生盡證須陁洹果，不如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若人敎化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衆生盡證斯陁含果，不如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若人敎化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衆生盡證阿那含果，不如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

經。若人教化三千大千世界衆生盡證辟支佛道，不如有人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若人教化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衆生證得十信心，盡證得十行心，盡證得十住心，盡證得十迴嚮心，不如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修學般若波羅蜜。何以故？是經有不可……

（下闕）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胡適鈔寫點讀畢。

跋神會語錄第三殘卷

胡適

這一卷是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伯希和(Pelliot)携歸的敦煌寫本的3488號。一九二六年九月四日我發見此卷，審其語氣，考定爲荷澤大師神會的語錄。其後又見歷代法寶記及神會語錄長卷及南宗定是非論，此卷之爲神會語錄更無可疑了。此卷也許即是南宗定是非論的一部分。

原卷爲楷書精寫，紙色已黑，字字秀整，確是八世紀寫本，最可寶貴。首尾有殘闕；第一紙與第二紙接縫之間，文理不銜

棲，似誤脫一紙。

此卷在南宗爭法統的歷史上爲最重要的史料。神會在當時獨力爲南宗奮鬥，造出傳衣的神話，攻擊北宗神秀普寂一派。其時神秀和慧能都已死了，死人不能作證，故祕密傳衣之說無人可以否證。神會逞其才辯，又造出廣濟和尙偷袈裟的故事，也無人可以否證。

神會的魄力膽氣，都可以震動一時，故人多不疑其作僞。如此卷中，遠法師問：

普寂禪師名字蓋國，天下知聞，衆口共傳，不可思議。如此相非斥，豈不與身命有讎？

神會答曰：

我自料簡是非，定其宗旨。我今謂弘揚大乘，建立正法，令一切衆生知聞，豈惜身命？

又說：

修此論者，生命尙不惜，豈以名利關心？

這種大胆的宣言，擠虎鬚的手段，都可以叫人佩服信仰。

但神會在此卷裏忽提出「菩提達摩在西國復承誰後，又經幾代」的問題，於是他的僞造歷史的罪案完全暴露了。

當這時候，神秀一派只有菩提達摩以下的傳授世系，而沒有人提起菩提達摩以上的世系問題。神會要想出奇制勝，不但造作秘密傳衣的神話，並且揑造菩提達摩以前的傳法次第。他沒有根據，只能引證廬山所出禪經的小序為證據，說西國自如來到菩提

達摩共有八代。

他在這裏共有三大謬誤：

第一，他把菩提達摩誤認作達摩多羅，而不知達摩多羅生在「晉中興之世」（據焦鏡法師的後出雜阿毗曇心序，出三藏記十），是西曆四世紀的人，遠在菩提達摩之先。

第二，自如來到達摩，一千多年中，僅有八代，是不可能的事。

第三，神會又揑造惠可在少林寺親問菩提達摩的神話，其作僞的痕跡更不可掩飾。

從此以後，各派各自造作傳法世系，自神會的八代說，淨覺的七代說（楞伽師資記，有敦煌唐寫本，藏倫敦巴黎），以至於惟寬的五十一代說

（白居易傳法堂碑），各自爭奇炫博，紛紛不一。直到九世紀，二十八代說方纔成爲最通行的世系。其實都是假造的歷史，不過八代太少，五十一代又太多，二十八代說比較不多不少，故終佔優勝。

此卷後半專宣傳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無甚重要，故我前年只影印了前四十九行，作爲我自己參考之用。但後來高楠順次郎先生和常盤大定先生都想把神會的語錄收入新刋的大藏經裏，故我後來又托人把五十行以下補鈔完全。今年十一月中，用金剛般若經，勝天王般若經，放光般若經等校勘此卷中所引經文，加上標點，手寫成此本，卽題爲「荷澤大師神會語錄第三殘卷」。

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卷四

頓悟無生般若頌殘卷

——荷澤大師顯宗記——

倫敦藏敦煌寫本

胡適校寫

頓悟無生般若頌

「無念為宗，無作為本。眞空為體，妙有為用。夫眞如無念，非想念而能知。實相無生，豈色心而能見？無念念者即念眞如。無生生者即生實相。無住而住，常住涅槃。無行而行，即超彼岸。如如不動，動用無窮。念念無求，求本無念。菩提無得，淨五眼而了三身。般若無知，運六通而弘四智。是知即定無定，即慧無慧，即行無行。性等虛空，體同法界。六度自茲圓滿，道品於是無虧。是知我法體空，有無雙泯。心本無作，道常無念。無念無思，無求不得。不彼不此，不去不來，體悟三明，心通八

解，功成十力，富有七珍，入不二門，獲一乘理。妙中之妙，卽妙法身。天中之天，乃金剛慧。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1)不有，卽是眞空。空而不無，玄知(2)妙有。〔妙有〕(3)則摩訶般若，眞空卽清淨涅槃。般若通秘微之光(4)，實相達眞如之境(5)。般若無照(6)，能照(7)涅槃。涅槃無生，能生般若。涅槃般若，我(8)異體同，隨義立名，(9)法無定相。涅槃能見(10)般若，具佛法僧(11)。般若圓照(12)涅槃，故號如來知見。知卽知常(13)空寂，見卽直見(14)無生。知見分明，不一不異。(15)動寂俱(16)妙，理事皆如。理淨處事(17)能通，達事理通(18)無礙。六根无(19)染，(20)定慧之功。相念(21)不生，眞如性淨(22)。(23)覺(24)滅心空，一念

相應，頓超凡聖(25)。無不能無，有不能有，行住坐臥，心不動搖，一切時中，空(26)無所得。三世諸佛，教指(27)如如(28)，菩薩大悲(29)轉(30)相傳受(31)至於達磨，屆此爲初，遞代相傳(32)，於今不絕。所〔傳〕(33)秘敎，意在(34)得人。如王繫(35)珠，終不妄與。福得(36)智慧，二種莊嚴，解行(37)相應，方能建立。衣爲法信，法是衣宗。(38)衣法相傳，更無別付(39)。非衣不弘(40)於法，非法不受於衣。衣是法信之衣，法是無生之法。無生旣(41)無虛妄，法(42)是空寂之身。知空寂而了法身，(43)而眞解脫。

頓悟無生般若訟一卷(44)

（原）　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本 S. 468號

（甲）　縮刷藏經（雲六）景德傳燈錄卷三十『荷澤大師顯宗記』

（1）〔無念……用而〕此二百三十三字，依（甲）補
（2）立知‖便成　（甲）
（3）〔妙有〕依（甲）加○則‖郎　（甲）
（4）通秘微之光‖是般若之因　（甲）
（5）實相達眞如之境‖涅槃是般若之果　（甲）
（6）（7）照‖見　（甲）
（8）我‖名　（甲）　疑當作「識」？
（9）（故云）十法　（甲）
（10）見‖生　（甲）

(11)具佛法僧＝即名眞佛法身 (甲)

(12)圓照＝能建 (甲)

(13)常＝心 (甲)

(14)直見＝見性 (甲)

(15)(故能)十動寂 (甲)

(16)俱＝常 (甲)

(17)理淨處事＝如即處處 (甲)

(18)迹事理通＝達即理事 (甲)

(19)无＝不 (甲)

(20)(即)十定 (甲)

(21)相念＝六識 (甲)

(22)眞如性淨＝即如如之力 (甲)

(23)一心如境諦）十境滅心空 (甲)

(24)覺‖境 (甲)

(25)《一念相應頓超凡聖》入字‖《心境雙亡，體用不異，眞如性淨，慧鑒無窮，如水分千月，能見聞覺知，見聞覺知而常空寂，空卽無相，寂卽無生，不被善惡所拘，不被靜亂所攝，不厭生死，不樂涅槃》六十二字 (甲)

(26)空‖礙 (甲)

(27)指‖旨 (甲)

(28)如如‖如斯 (甲)

(29)菩薩大悲‖卽菩薩慈悲 (甲)

(30)轉‖適 (甲)

(31)相傳受十 《自世尊滅後，西天二十八祖，共傳無住之心，同說如來知見》二十三字 (甲)

(32)傳‖承 (甲)

(33)「傳」後（甲）加

(34)意在＝要藉（甲）

(35)繫＝誓（甲）

(36)得＝德（甲）

(37)解行＝行解（甲）

(38)（唯指）＋衣法相傳（甲）

(39)《更無別付》四字＝《更無別法，內傳心印，印契本心，外傳袈裟，將表宗旨》二十字（甲）

(40)弘＝傳（甲）

(41)旣＝即（甲）

(42)法＝乃（甲）

(43)（了法身）＋而眞解脫（甲）

(44)「頓悟無生般若訟一卷」（甲）

跋頓悟無生般若頌

胡　適

此紙只有後幅，前半已殘失，紙粗而字劣。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我在英國博物館所藏斯坦因 (Sir Aurel Stein) 携去的敦煌寫本中見此卷，卷尾有

頓悟無生般若頌一卷

九個字。我初不很注意，及讀其文，似曾在何處讀過。及讀至「所秘教，意在得人，如王繫珠，終不妄與」，忽記得傳燈錄所收之荷澤大師顯宗記中似有此語。因取傳燈錄校之，果然即是此

文。遂過錄一本，收爲神會遺集的第四卷。

我在民國十四年作「禪宗史」稿本，便注意神會的事蹟，但當時所得神會遺著，只有一篇顯宗記。我當時對此篇很懷疑，因爲記中已有「西天二十八祖」之說，而我當時不信二十八祖之說起於神會之時，故我不信此記是神會所作。記中原文是：

三世諸佛教旨如斯，即菩薩慈悲遞相傳受。自世尊滅後，西天二十八祖共傳無住之心，同說如來知見。至於達磨，屆此爲初，遞代相承，於今不絕。所傳秘教，要藉得人。如王髻珠，終不妄與。

我當時讀了唐代名僧的許多碑傳，知二十八祖之說成立甚晚，至白居易柳宗元劉禹錫之時，此說尚未正式成立。顯宗記既有二十

八祖之說，故我當時疑此文似非神會所作。

但我現在的主張稍稍改變了。我現在主張二十八祖之說成立雖甚晚，而起來却在神會生時，也許即是神會所倡。他初說達摩以前西國只有八代，有他的語錄殘卷爲證。後來此說漸漸修正，改爲二十八代說。此敦煌殘卷最可注意的一點即是無二十八祖的一段話。此卷中無「自世尊滅後，西天二十八祖共傳無住之心，同說如來知見」二十三字。此一點很可注意。神會最初本不會有二十八代說。此頌若眞是神會所作，則此本必是早出之本，故倘無二十八代之說。後來二十八祖之說既起，始加入此二十三字了。

其次，此文原題不是「顯宗記」，而題爲「頓悟無生般若訟」，訟字當是「頌」字之譌。我疑心「頓悟無生般若頌」乃是

原題，後來始改爲「顯宗記」。

其次，此文雖無二十八祖，而有「傳衣」之說。有云：

> 衣爲法信，法是衣宗。衣法相傳，更無別付。非衣不弘於法，非法不受於衣。衣是法信之衣，法是無生之法。無生旣無虛妄，法是空寂之身。知空寂而了法身，而眞解脫。

此一段文字又見於日本所傳的曹溪大師別傳，說是弘忍傳法衣給慧能時的付囑。別傳云：

> 忍大師即將所傳袈裟付能大師，遂頂戴受之。大師問和上曰，「法無文字，以心傳心，以法傳法，用此袈裟何爲？」忍大師曰，「衣爲法信，法是衣宗。從上相傳，

更無別付。非衣不傳於法，非法不傳於衣。衣是西國師子尊者相傳，令佛法不斷。法是如來甚深般若。知般若空寂無住，即而了法身。(而字衍) 見佛性空寂無住，是眞解脫。汝可持衣去。」

曹溪大師別傳大概是神會死後出來的書。傳中於先天二年壬子歲慧能滅度之下，插入註文云：「至唐建中二年，計當七十一年。」(按此處計算小誤，當作六十八年。) 此註可見作傳的年代。傳中又說慧能臨終時對門人說：

我滅度七十年後，有東來菩薩，一在家菩薩，修造寺舍；二出家菩薩，重建我教。(此即明藏本的「懸記」所本)

這也可見此傳作於慧能死後約七十年的時候。此傳中引用「頓悟

無生般若頌」的一段文字，作為弘忍臨終的付囑，可證此頌出於此傳之前。

傳衣之說，自古無之，到神會始大倡此說，有他的語錄為證。此頌末段特別說傳衣的重要，似此頌真出於神會之手。

又此頌寫本前面殘闕一段，以傳燈錄的顯宗記校之，此段共有二百三十三字。其開卷的四句綱領云：

無念為宗，無作為本。真空為體，妙有為用。

「無作」當是「無住」之誤。唐人寫本「作」字往往寫成「住」，故容易與「住」字相混。下文「無住而住」，「住」字不誤，後文「心本無作，道常無念」，「作」字亦當是「住」之誤。

「無念為宗，無住為本」，是神會的一個重要思想。他的語

作

錄有云：

不作意即是無念。……所作意住心，取空取淨，乃至起心求證菩提涅槃，并屬虛妄。但莫作意，心自無物。即無物心，自性空寂。空寂體上，自有本智，謂知以爲照用。故般若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無所住，本寂之體。而生其心，本智之用。但莫作意，自當悟入。(第一卷)

此頌開端四句，可用此段語錄作解釋。故從思想內容看來，此頌似是神會所作。

又此頌云：

無念／念者即念眞如。

「無作」即是「莫作意」，即是「無念」。

36冊

此意也見於神會語錄第一卷嗣道王問一條。又頌中云：

覺滅心空，一念相應，頓超凡聖。

這是「頓悟」之說，神會語錄中屢說此意。此等處似皆可助證此頌所說是神會的思想。

根據以上幾點，我們姑且假定此頌是神會所作。然在神會遺集之中，此頌要算是最劣的作品。何以故？因爲此頌從頭至尾只是一些抽象名詞，搬來倒去，很像幻術家變戲法，只見無數彈丸飛上飛下，滾來滾去，其實只是兩三丸在那裏迷人眼目。如云：

用而不有，卽是眞空。空而不無，玄知妙有。妙有則摩訶般若，眞空卽清淨涅槃。般若通秘微之光，實相達眞

如之境。般若無照，能照涅槃。涅槃無生，能生般若。涅槃般若，義異體同，隨義立名，法無定相。涅槃能見般若，具佛法僧。般若圓照涅槃，故號如來知見。

此等文字只是撇弄一些抽象名詞，排比成駢偶爛調，只是一篇「禪八股」而已。拿這種文字來比較黃檗臨濟的說法，便知荷澤一宗的衰微泯沒眞非無故也。

民國十九年一月六日改定稿

宇井伯壽：禪宗史研究 三.“荷澤宗の盛衰”

山崎宏：荷澤神會禪師考

（東洋史学論集 第二,“中國の社会と宗教”，昭和二十九年九月）

(H Yamasaki, prof. of Oriental History, Tokyo Education University, Otsuka, Tokyo)

36
冊

附錄

荷澤神會大師語

荷澤神會大師語

（據景德傳燈錄卷二十八）

洛京荷澤神會大師示衆曰：夫學道者須達自源。四果三賢皆名調伏。辟支羅漢未斷其疑。等妙二覺，了達分明。覺有淺深，教有頓漸。其漸也歷僧祇劫猶處輪迴。其頓也屈伸臂頃便登妙覺。若宿無道種，徒學多知。一切在心，邪正由己。不思一物，即是自心。非智所知，更無別行。悟入此者，眞三摩提。法無去來，前後際斷。故知無念爲最上乘，廓徹淸虛，頓開寶藏。心非生滅，性絕推遷。自淨則境慮不生，無作乃攀緣自息。吾

於昔日轉不退輪，今得定慧雙修，如拳如手，見無念體，不逐物生；了如來常，更何所起？今此幻質元是眞常。自性如空，本來無相。既達此理，誰怖誰憂？天地不能變其體。心歸法界，萬象一如。遠離思量，智同法性。千經萬論，只是明心。既不立心即體眞理都無所得。告諸學衆，無外馳求。若最上乘，應當無作。珍重。

* * * *

人問，無念法有無否？

師曰，不言有無。

曰，恁麼時作麼生？

師曰，亦無恁麼時。猶如明鏡，若不對像，終不見像。若見

無物，乃是眞見。

胡適按：敦煌本神會語錄第一殘卷有一章與此段大意同，附錄於此，以供比較。

張燕公問，禪師常說無念法，勸人修學，未審無念法有無？

答，无念不言有，不言无。言其有者，即同世有。言其无者，即同世无。是以无念不同有無。

問，喚作是物？（是物＝什麼）

答，不喚作是物。

問，作勿生是？（作勿生＝怎麼生）

答，亦不作勿生。是以无念不可說。今言說者，爲

對問故。若不對問，終无言說。譬如明鏡，若不對像，鏡中終不現像。今言現像者，爲對物故，所以現像。

問，不對像照。

答，今言照者，不言對與不對，俱常照。

問，既言无形像，復无言說，一切有无皆不可立。今言照者，復是何照？

答，今言照者，以鏡明故有此性，以衆生心淨故□然有大智惠光，照无餘世界。

問，作沒生（＝怎麼生）得見无物？見无物喚作是物？

答，不喚作是物。

問，旣不喚作是物，何佛性？

答，見不見无物，是眞見常見。

傳燈錄所收，卽出於此，毫無可疑。但傳燈錄本删削過多，遂不可解。如「明鏡不對像」一喩，在敦煌本文理明白，在删節本便不知所云了。此條之對勘，可爲敦煌本添一佐證，又可證傳燈錄所收亦非全無所本。

* * * *

師於大藏經內有六處有疑，問於六祖。

第一問戒定慧，曰，戒定慧如何？所用戒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

六祖答曰，定則定其心，

將戒戒其行。
性中常慧照，
自見自知深。

第二問，本無今有有何物？
本有今無無何物？
誦經不見有無義，
眞似騎驢更覓驢。

答曰，
前念惡業本無，
後念善生今有。
念念常行善行，
後代人天不久。

36
卌

汝今正聽吾言，
吾卽本無今有。

第三問，將生滅却滅，
將滅滅却生。
不了生滅義，
所見似聾盲。

答曰，將生滅却滅，
令人不執性。
將滅滅却生，
令人心離境。
未若離二邊，

自除生滅病。

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

答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頓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

6

第五問，先定後慧？
先慧後定？
定慧初後，
何生爲正？

答曰，常生淸淨心，
定中而有慧。
於境上無心，
慧中而有定。
定慧等無先，
雙修自心正。

第六問，先佛而後法？

36册

先法而後佛？
佛法本根源，
起從何處出？
曰，說即先佛而後法，
聽即先法而後佛。
若論佛法本根源，
一切衆生心裏出。

胡適按：以上六問六答，皆作韻語，內容也很淺薄，似是後人僞造的。如第一答，「定則定其心」，便不似慧能神會的話。第二問「本無今有，本有今無」，今神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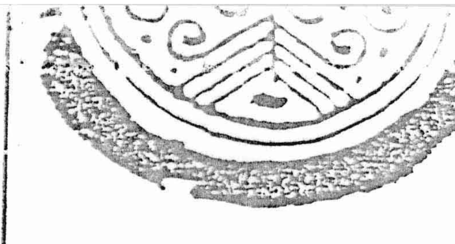
36冊

語錄中有長篇問答，其義皆與此答不相同，更可懷疑。第四問頓漸義，答語分四項，皆與神會的思想不同。神會的主張是頓悟頓修，故語錄中說：

譬如一綟之絲，其數無量，若合為繩，置於木上，利劍一斬，一時俱斷。絲數雖多不勝一劍。發菩薩心人亦復如是。……金剛慧發，何得不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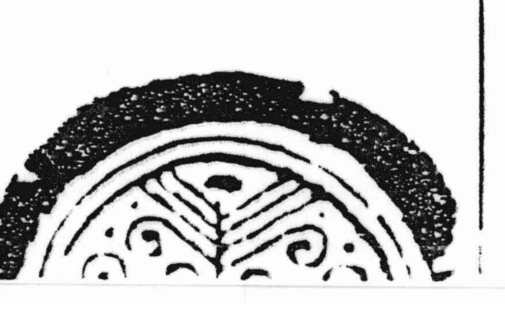
今說「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正是後來的調和之論，決不是慧能神會的思想。又第六問「佛法後先」，語錄中也有此問，神會說，論文字法則佛先法後，論寂滅法則法先佛後。與此條答語也不同。故我以為此六問六答都是後人偽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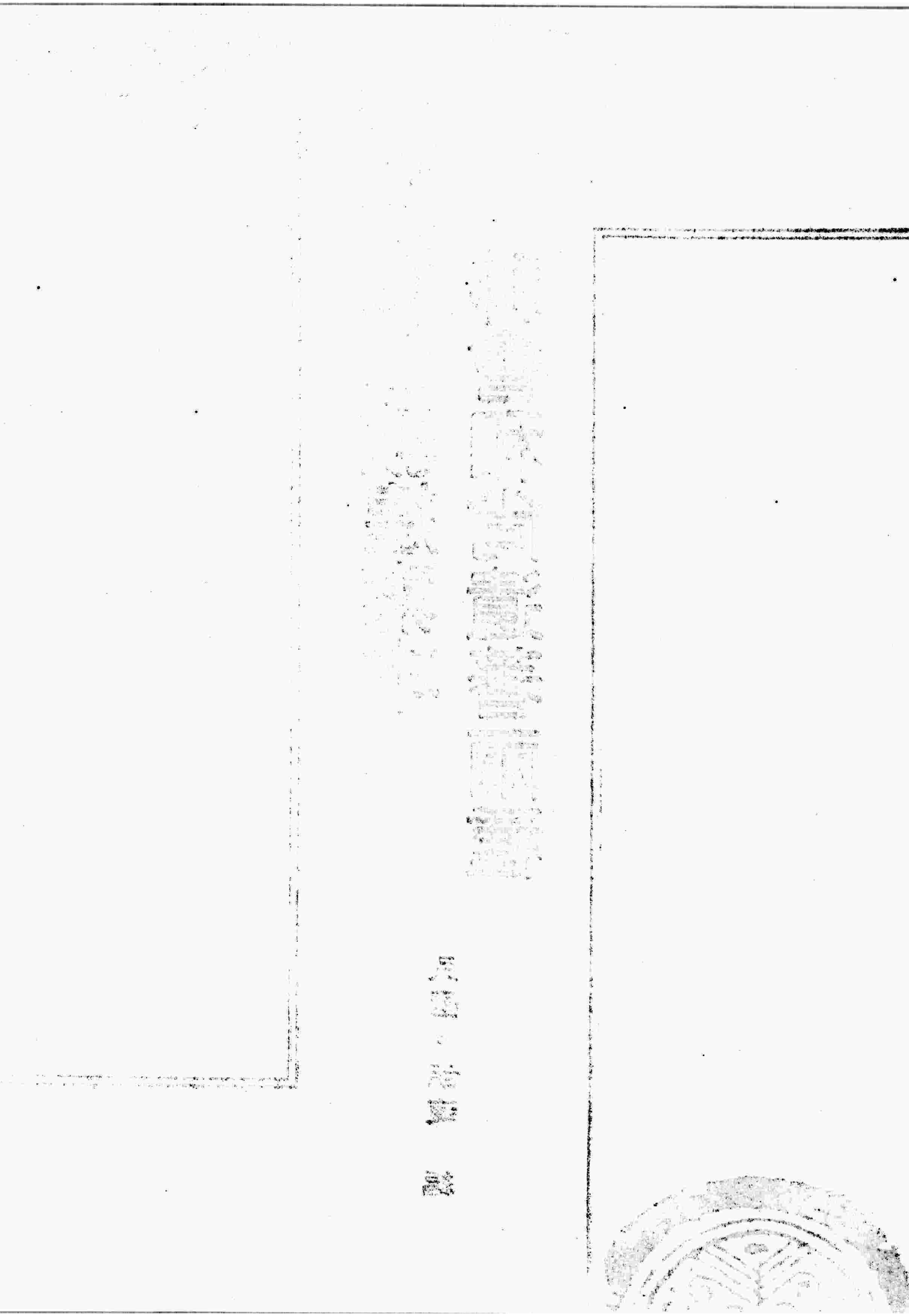
民國十九年一月六日寫定。



新校定的敦煌寫本神會和尚遺著兩種

民國・胡適　編





目 次

一　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

此卷依據的底本是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的伯希和敦煌寫本 Pelliot 2045 號卷子的第二件，原題為「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其中脫去了一紙三十一行，錯黏在那個卷子的第一件——「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的中間，現在我已改正了。這個卷子省稱「底本」。

校寫此卷時，我曾用日本鈴木貞太郎從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的敦煌寫本校寫的「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來比勘。鈴木先生在一九三四年發見這一卷「壇語」，他用胡適本神會和尚遺集，鈴木和公田本神會禪師語錄，及敦煌寫本六祖壇經做參考比較的資料，指出「壇語」的思想傾向最接近神會，也最接近六祖壇經。（看鈴木貞太郎校刊「少室逸書及解說」的解說頁五〇——六八）巴黎出現的「壇語」的標題沒有殘缺，正作「南陽和上」，即是在南陽時期的神會。開元八年（七二〇），他奉勑配住南陽龍興寺（見宋高僧傳）。他在南陽約有十年，所以人稱他「南陽和尚」。

這個北平本「壇語」很多脫文誤字，遠不如巴黎本，但也有參校的大用處。例如那誤黏在別的文件的一紙三十一行，

若沒有這個首尾完全的北平本比勘，就無法證實我的校稿是不錯的了。這個北平本，省稱「平本」。

鈴木先生校寫「壇語」，把全篇分成三十九章，其中頗多錯誤的分割。我這回寫定此篇。暫且分寫作八大段，其中必定也還有不妥當的分割。

胡適記

(一)

無上菩提法，諸佛深歎不思議。知識，既一一（平本此二字作今）能來，各各發無上菩提心。諸佛菩薩，眞正善知識，極甚難値遇。昔未曾聞，今日得聞。昔未得遇，今日得遇。涅槃經云，佛告迦葉言，「從兜率天放一顆

36冊

芥子，投閻浮提一針鋒，是爲難不？」迦葉菩薩言，「甚難，世尊。」佛告迦葉，「此未爲難。正因正緣得相値遇，此是爲難。」

云何正因正緣？知識，發無上（底本脫此二字，平本補）菩提心是正因。諸佛菩薩，眞正善知識將無上菩提法投知識（平本脫此九字）心，得究竟解脫，是正緣。得相値遇爲善。

知識，是凡夫（神會各卷中用「是」字，或「所是」，在名詞之前，有「諸」字義。如「所是門徒」即「諸門徒」。「是凡夫」即「所是凡夫」，即「諸凡夫」。）口有無量惡言，心（平本脫此六字）有無量惡念，久輪轉生死，不得解脫。須一一（平本脫此三字）自發菩提心，爲知識懺悔，各各禮佛：

敬禮過去（盡過去）際一切諸佛！

敬禮未來盡未來際一切諸佛！

敬禮現在盡現在際一切諸佛！

敬禮尊法般若（平本般若在尊法上）修多羅藏！

敬禮諸大菩薩，一切賢聖僧！

各各至心懺悔，令知識三業清淨：

過去未來及現在，身口意業四重罪，我今至心盡懺悔，願罪除滅永不起！

過去未來及現在，身口意業五逆罪，我今至心盡懺悔，願罪除滅永不起！

過去未來及現在，身口意義七逆罪，我今至心盡懺悔，願罪除滅永不起！（平本「七逆」在「五逆」之前）

過去未來及現在，身口意業十惡罪，我今至心盡懺悔，願罪除滅永不起！

過去未來及現在，身口意業障重（底本此三字作業業障重四字）罪，我今至心盡懺悔，願罪除滅永不起！

過去未來及現在，身口意業一切罪，我今至心盡懺悔，願罪除滅永不起！（平本脫此四句二十八字）

現在知識等，今者已能來此道場，各各發無上菩提心，求無上菩提法！

若求無上菩提，須信佛語，依佛教。佛道沒語？（底本道上有說字）經云，「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過去一切諸佛皆作如是說：諸惡莫作是戒，諸善奉行是慧，自淨

其意是定。

知識，要須三學〔等〕，始名佛教。何者是三學等？戒定慧是。妄心不起名爲戒。無妄心名爲定。知心無妄名爲慧。是名三學等。

各須護持齋戒。若不持（平本作能）齋戒，一切善法終不能生。若求無上菩提，要先（平本作須）護持齋戒，乃可得入。若不持齋戒，疥癩野干之身，尚自不得，豈獲如來功德法身？知識，學無上菩提，不淨三業，不持齋戒，言其得者，無有是處。

要藉有作戒，有作慧，顯無作〔戒，無作〕慧。（兩本皆無「戒無作」三字）定則不然。若修有作定，即是人天因果，不與無上菩提相應。

知識，久流浪主死，經過恒河沙大劫，不得（平本脫得字）解脫者，爲不會發無上菩提心，即不值遇諸佛菩薩眞正善知識。縱值遇諸佛菩薩眞正善知識，又復不能發無上菩提心。流轉生死，經無量恒河沙大劫，不〔得〕解脫者，總緣此。

（二）

又縱發心者，只發二乘（乘字平本作「種家」二字，以下「二乘」皆作「二家」）人天心。人天福盡，不免還墮。諸佛出世，如恒河沙。諸大菩薩出世，如恒河沙。一一諸佛菩薩善知識出度人，皆如恒河沙。諸佛菩薩〔善〕知識何不值遇，今流浪生死不得解脫？良爲與過去諸佛菩薩眞正善知識無一念最上（底本無此二字）菩薩緣

來。或有善知識，不了無上菩提法，儻將二乘聲聞及人天法敎知識，喩如穢食置於寶器。何者寶器？（平本脫此四字）知識，發無上菩提心是寶器。何者穢食？二乘人天法是穢食。雖獲少善生天，天（底本作之）福若盡，還同今日凡夫

知識，今發心學般若（平本脫此二字）波羅蜜相應之法，超過聲聞緣覺等，同釋迦牟尼佛授彌勒記更無差別。（平本此四字作一亦更無別一）如二乘人執「定」，經歷劫數，如須陀洹在定八萬劫，斯陀含在定六萬劫，阿那含在定四萬劫，阿羅漢在定二萬劫，辟文佛在定十千劫。何以故？住此定中劫數滿足，菩薩摩訶薩方乃投機說法，能（平本作然）始發菩提心，同今日知識發菩提心不別。當二乘在定時，縱爲說無上菩提法，終不肯領受。經云，天女語

舍利佛云，凡夫於佛法（平本脫此三字）有返覆，而聲聞無也。

已來登此壇場學脩般若波羅蜜時，願知識各各心口發無上菩提心，不離坐下，悟（平本作信）中道第一義諦。

夫求解脫者，離身意識，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離內外見，亦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爲「宴坐」。如此坐者，佛即印可。六代祖師以心傳心，離文字故。從上相承，亦復如是。（平本脫上字，亦字）

知識，一一身具有佛性。善知識不將佛菩提法與人，亦不爲人安心。何以故？涅槃經云，早已授仁者記。（此一段兩本皆有寫者誤改處。二人字，兩本皆作「人者」，鈴木皆改作「仁者」。經文「仁者」，兩本皆作「人者」。安下平本有心字，底本無。大概寫者因經文誤作「人者」，故誤

改上文兩人字作「人者」，就不可讀了。鈴木改經文爲「仁者」，是不錯的。他改上文兩「仁者」，就錯了。今校正。）一切衆生本來涅槃，無漏智性本自具足。何爲不見？今流浪生死，不得解脫，爲被煩惱覆故，不能得見。要因善知識指授，方乃得見，故即離流浪生死，使得解脫。

(三)

知識，承前所有學處，且除却莫用看。（平本脫用字）知識，學禪以來，經五（年），十餘年，二十年者，今聞深生驚怪。所言除者，但除妄心，不除其法。若是正法，十方諸佛來（平本作未）

除不得，況（平本作說）今善知識能除得？猶如人於虛空中行住坐臥不離虛空。無上菩提法亦復如是，不可除得。一切施爲運用，皆不離法界。經云，但除其病，不除其法。

知識諦聽，爲說妄心。何者是妄心？仁（兩本皆作人）者等今既來此間，貪愛財色男女等，及念園林屋宅，此是「麤妄」，應無此心。爲有「細妄」，仁者不知。何者是「細妄」？（此上九字，平本脫）心聞說菩提，起心取菩提。聞說涅槃，起心取涅槃。聞說空，起心取空。聞說淨，起心取淨。聞說定，起心取定。此皆是妄心，亦是法縛，亦是法見。若作此用心，不得解脫，（平本若字上，用字上，皆有心字）非本自寂淨心。作住涅槃，被涅槃縛；住淨，被淨縛；（平本脫此五字）住空，被空縛；住定，被定縛；作此用心，

皆是障菩提道。般若經云，若心取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離其法相。（相平本作想）維摩經云，何爲病本？爲有攀緣。云何斷攀緣？以無所得。無所得則無病本。（無所得三字，底本兩處皆作「無所有得故」五字，平本無「有」字，又無下「無所得故」四字。今依維摩詰經改。）學道若不識細妄，如何得離生死大海？

知識，各用心諦聽，聊簡自本清淨心。（下文有「聊簡煩惱即菩提義」。聊簡也寫作「料簡」，有檢討的意思。）聞說菩提，不作意取菩提。聞說涅槃，不作意取涅槃。聞說淨，不作意取淨。聞說空，不作意取空。聞說定，不作意取定。如是用心，即寂靜（平本作最靜）涅槃。經（平本脫此字）云，斷煩惱者不名涅槃。煩惱不生，乃名涅槃。譬如鳥飛於虛空，若住於空，必有墮落之患。（依平本增

虛字，住下增於字）如學道人修無住心，心住於法，即是住著，不是解脫。經云，更無餘病，唯有空病。無空病亦空，所空亦復空。（此十字平本作「空病亦空又復」六字）經云，常行（平本作求）無念實相智慧。若以法界證法界者，即是增上慢人。

（四）

知識，一切善惡，總莫思量。不得凝心住（心）。亦不得將心直視心，墮（底本作隨，下同）直視住，不中用。不得垂（平本作睡）眼向下，便墮眼住，不中用。不得作意攝心，亦不得（二本皆作復）遠看近看，皆不中用。經云，不觀是菩提，無憶念故，

即是自性空寂心。（平本無心字）

心有是非不？　答，無。　心有來去處不？（底本心字下衍「有住處不」四字）　答，無。　心有青黃赤白不？　答，無。心有住處不？　答，心無住處。和上言，心旣無住，知心無住不？答，知。知不知？　答，知。（平本脫知字）

今推到無住處立知。作沒？（作沒＝怎麼？）

無住是寂靜。（中古寫本，淨靜不分。此處從平本作靜，下同）。寂靜體即名爲定。（平本脫寂靜二字，又脫爲字）從體上有自然智，能知本寂靜體，名爲慧。（平本脫從字，皆作知）　此是定慧等。經云，寂上起照，此義如是。無住心不離知，知不離無住。知心無住，更無餘知。（此十九字，平本作「無住心不離知知不離無心即無住更無餘知」，

故不可讀。）涅槃經云，定多慧少，增長無明。慧多定少，增長邪見。定慧等者，明見佛性。今推到無住處便立知。知心空寂，即是用處。法華經云，即同如來知見，廣大深遠。心無邊際，同佛廣大，心無限量，司弗（平本脫佛字）深遠，更無差別。看（平本作者）諸菩薩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佛推諸菩薩病處如何。般若經云，菩薩訶薩應如是生淸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平本應下脫「無所住而生其心」七字，而衍「此並用」三字。此三個衍文是原有的校記，意指「無所住」等字須重複一遍，後來鈔手誤收旁注三字作正文。）「無所住」（底本脫此三字）者，今推知識無住心是。「而生其心」者，知心無住是。（

此節兩本各有脫文，故不可讀。鈴木先生所依北平本有脫文，又有衍文，他沒有用金剛般若經來校補脫文，故他的校本作「應此並用無所住者，今推知識無住心（如）是而生其心者。」以上屬于他分寫的第二十一章。以下另起第二十二章「知心無住是本體空寂。……」如此分割，甚不可讀。）

本體空寂。從空寂體上起知，善分別世間靑黃赤白，是慧。不隨分別起，是定。即如「凝心入定」，墮無記空。（平本作「即凝如心入定，隨無旣空。」）出定（底本作「後空」，依平本改）已後，起心分別一切世間有爲，喚此爲慧！經中名爲妄心。（平本脫有爲的「爲」字，又脫「慧經中名爲」五字）此則慧時則無定，定時則無慧。如是解者，皆不離煩惱。「（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非解脫心，亦是法縛心，不中用。（「凝心入定，住

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此四句十六字屢見于神會遺著。據「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此四句是神秀門下普寂與降魔藏二大師教人的禪法。四句最末一字，兩本皆作澄，今校改。）涅槃經云：佛告瑠璃光菩薩，善男子，汝莫入甚深（空定）。何以故？令大衆鈍故。（此是大般涅槃經高貴德王菩薩品一之文。經文南北本皆作「汝今莫入甚深空定。何以故？大衆鈍故。」底本平本皆作「汝莫作入甚深」，今據經文刪「作」字，補「空定」二字。「令大衆鈍故」，底本平本皆有「令」字，甚有趣味！神會在八世紀看見的經文可能有「令」字，所以我沒有敢刪去。）若入定，一切諸般若波羅蜜不知故。（此一句是神會解釋「令大衆鈍故」的經文。）

但自知本體寂靜，（底本作淨）空無所有，亦無住著，等同虛空，無處不遍，即是諸佛眞如身。眞如是無念之體。以是義故，

立「無念」爲宗。若見（平本脫見字）無念者，雖具見聞覺知，而常空寂，即戒定慧學一時齊等，萬行俱備，即同如來知見，廣大深遠。云何深遠？以不見性，故言深遠。若了見性，即無深遠。

（此二十字含有一個很大膽的思想，可惜沒有發揮。）

（五）

各各至心，令知識得「頓悟解脫」。

若眼見色，善分別一切色，不隨分別起，色中得自在，色中得解脫色塵三味足。

耳聞聲，善分別一切聲，不隨分別起，聲中得自在，聲中得

解脫聲塵三昧足。

鼻聞香，善分別一切香，不隨分別起，香中得自在，香中得解脫香塵三昧足。

舌嘗味，善分別一切味，不隨分別起，味中得自在，味中得解脫味塵三昧足。

身覺種種觸，善能分別觸，不隨分別起，觸中得自在，觸中得解脫觸塵三昧足。

意分別一切法，不隨分別起，法中得自在，法中得解脫法塵三昧足。

如是諸根善分別，是本慧。不隨分別起，是本定。

經云，（云字兩本同作中。按下文「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是引維摩詰

經，故校改。）「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爲宴坐）。」種種運爲世間，不於事上生念，是定慧雙脩，不相去離。定不異慧，慧不異定，如世間燈光不相去離。（此十七字，平本重出）即燈之時光家禮，即光之時燈家用。即光之時不異燈，即燈之時不異光。即光之時不離燈，即燈之時不離光。即光之時即是燈，即燈之時即是光。定慧亦然。即定之時是慧體，即慧之時是定用。即慧之時不異定，即定之時不異慧。即慧之時即是光，即定之時即是慧。即慧之時無有慧，即定之時無有定。此即定慧雙修，不相去離。後二句者，是維摩詰默然直入不二法門。（直入，底本作入眞。平本作入直，鈴木校改作直入。維摩詰經入不二法門品云，「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眞入不二法門！」玄奘譯本末句

作「是眞悟入不二法門，於中都無一切文字言說分別！」中古寫本，直眞二字往往互混。此篇標題是「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而此章特別說「頓悟解脫」，故我從鈴木校作「直入」。）

（六）

爲知識聊簡「煩惱即菩提」義，擧虛空爲喩。如虛空本無動靜，明來是明家空，暗來是暗家空。暗空不異明，明空不異暗。（此十字，平本脫上七字）虛（平本脫虛字）空明暗自來去。虛空本來（平本脫來字）無動靜。煩惱與菩提，其義亦然。迷悟雖（底本脫雖字）別有殊，菩提性元不異。

經云，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知心（底本脫心字）無住是觀。過去諸佛心亦同知識今日無住心無別。經云，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

夫（平本作未）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衆求（此十六字也是引維摩詰經文）。何以故？爲衆生心中各自（底本脫自字）有佛性故。知識，（此二字平本作若）起心外求者，即名邪求。勝天王（般若經）（兩本皆脫此三字）言，「大王，即是如實。」「世尊，云何如實？」（平本脫此六字）「大王，即（平本脫即字）不變異。」「世尊，云（平本脫云字）何不變異？」「大王，所謂如如。」「世尊，云何如如？」「大王，此可智知，非言能說。（平本作說能）離相無相，遠離思量，過覺觀境。是爲菩薩了達甚深法界，即同

佛知見。」

知識，自身中有佛性，未能了了見。何以故？喻如此處各各思量家中住宅，衣服、臥具、及一切等物，具知有，更不生疑。此名爲「知」，不名爲「見」。（底本此下脫去一紙，自「若行到宅中」起，至「若於師處受得禪法所學各自平章」的「各」字止，共三十一行。此一紙三十一行誤黏在「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一卷裏，今移正。平本不脫，可以參證。）

若行到宅中，見如上所說之物，（見字兩本皆作具，今按當作見。平本如字作知，又脫所字）即名爲「見」，不名爲「知」。今所覺（底本作學）者，具依他說「知」身中有佛性，未能了了「見」。

但不作意，心無有起，是眞無念。畢竟（見）不離知，知不離見。一切衆生本來無相。今言相者，並是妄心。心若無相，即

是佛心。若作心不起，是識定，亦名法見心自性定。

馬鳴云，若有衆生觀無念者，則爲佛智。故今所說般若波羅蜜，從生滅門頓入眞如門，更無前照後照，遠看近看，都無此心，乃至七地以前（底本脫前字）菩薩都總驀過，唯指佛心，即心是佛，

（七）

經云，當如法說：口說菩提，心無住處。口說涅槃，心唯寂滅。口說解脫，心無繫縛。

向來指知識無住心，知不知？　答，知。

涅槃經云，此是第一義空。若三處俱空，即是本體空寂。（

平本脫「即是本體空」五字）唯有中道亦不在其中。中道因邊而立。（平本脫中字，而字）猶如三指並同，要因兩邊，始立中指。若無兩邊，中指亦無。經云，虛空無中邊，諸佛身亦然。諸佛解脫法身，亦如虛空無中邊。

知識，常須作如是解。今將無上道法分付知識。（引經）（此二字兩本同似是衍文）若領此語，六波羅蜜，恆沙諸佛，八萬四千諸三昧門，一時灌入知識身心。維摩經云，菩提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寂滅是菩提，滅諸相故。「不可以身得」，心不在外。「不可以心得」，身（平本脫身字）不在內。「寂滅是菩提」，中間無處所。「滅諸相故」，一切妄念不生。此照體獨立，神無方所。知識，當如是用！

得（平本無得字）上根上智人，見說般若波羅蜜，便能領受，如說修行。如中根人，雖未得，若勸諸問，亦得入。下根人，但至信不退，當來亦能入大乘（平本作家）十信位中。

只如學道人（底本脫人字）撥妄取淨，是垢淨，非本自淨，（平本垢作恬）華嚴經云，譬如拭巾有垢，先着灰汁，然（後）用淨水洗之。此雖得淨，未名爲淨。何以故？此淨爲因垢得淨，猶故不淨。維摩經云，非垢行，非淨行，是菩薩行。

知識，非用心時，若有妄起，思憶遠近，不須攝來。何以故？去心既是病，攝來還是病，去來皆是病。（底本脫此病字）經云，諸法無來去。法性遍一切處，故法無去來。若有妄起，即覺。覺滅（底本脫滅字）即是本性無住心。

有無雙遣，境智俱亡。（平本遣作遠）莫作意即自性菩提。（平本莫上有俱字）若微細心，即用不著。本體空寂，無有一物可得，是名阿耨菩提。（阿耨即「無上」）維摩經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菩薩光戒光，亦復如是。自性空寂，（底本脫寂字）無有形相。

發心畢竟二不別。

如是二心先心難。

自未得度先度他。

是故敬禮初發心。

初發已為天人師。

勝出聲聞及緣覺。

如是發心過三界，

是故得名最無上。（此八句又見於「南宗定是非論」）

諸家借問，隱而不說。我於此門，都不如是。多人少人，並皆普說。若於師處受得禪法，所學各（自上文「若行到宅中」起，至此句「所得各」止，共一紙三十一行，底本脫失，誤收在「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一卷裏，今移正。平本不誤。）自平章，唯通其心。若心得通，一切經論義（底本無論字，平本無義字）無不通者。佛在日，亦有上中下衆生投佛出家。過去諸佛說法，皆對八部衆說，不私說，不偷說。譬如日午時，無處不照。如龍王降雨，平等無二，一切草木隨類受潤。諸佛說法，亦復如是，皆平等心說，無分別心說。上中下衆各自領解。經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自解。（平本脫類字，又自字作得字）

知識，若學般若波羅蜜，須廣讀大乘經典。見諸（平本脫諸字）教禪者，不許頓悟，要須隨方便始悟，此是大下品之見。（神會此篇題作「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悟壇語」，他主張頓悟，故他反對當時教禪者「不許頓悟」之說。）明鏡可以鑒容，（平本作監客）大乘（平本作家，下同）經可以正心。第一莫疑。依佛語，當淨三業，方能入得大乘。此頓門一依如來說，脩行必不相悞。（平本作悟）勤作功夫。有疑者（平本無者字）來相問。好去。

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八月廿九日校寫畢。

胡適記

「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的附錄：

「南宗定邪正五更轉」

底本「壇語」之後有「南宗定邪正五更轉」歌，共五章，又五言律詩一首，可能都是神會和尚的作品。「五更轉」的主旨，如第四章「法身體性不勞看。看則住心便作意，作意還同妄想」，「善惡不思即無念」；如第三章譏笑「處山谷，住禪林，入空定，便凝心，一坐還同八萬劫，只爲擔麻不重金」；如第一章「妄想眞如不異居」，「無作無求是功夫」等等，都是「壇語」裏的主要思想。

我校寫「壇語」之後，開始校寫「五更轉」，我覺得這兩個文件是彼此「互相發明」的。例如「五更轉」第二章「一坐還同八萬刼」，坐字原作「生」，我依據「壇語」裏說的「須陀洹在定八萬刼，斯陀含在定六萬刼……」一段，校改「生」字作「坐」，這一章就成了有趣味的諷刺文學了。又如「壇語」裏有兩句很驚人的話，「以不見性，故言深遠。若了見性，即無深遠。」試看「五更轉」第四章：「法身體性不勞看。看則住心便作意，作意還同妄想團。」這都是譏評當時的禪學大師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的方法。因爲這些緣故，我頗傾向于承認這兩篇韻文也是神會和尚的作品。我把這兩件鈔在這裏做附錄。

胡適

南宗定邪正「五更轉」

一更初。妄想眞如不異居。迷則眞如是妄想，悟則妄想是眞如。念不起，更無餘。見本性，等空虛。有作有求非解脫，無作無求是功夫。

※

二更催。大圓寶鏡鎭安臺。衆生不了攀緣病，由斯障閉不心開。本自淨，沒塵埃。無染著，絕輪迴。諸行無常是生滅，但觀實相見如來。

※

三更侵。如來智慧本幽深。唯佛與佛乃能見，聲聞緣覺不知音。處山谷，住禪林，入空定，便凝心。一坐（原作一生，胡適校改）還同八萬劫，只爲擔麻不重金。（壇語說，「須陀洹在定八万劫，斯陀含在定六万劫，阿那含在定四万劫。……住此定中劫數滿足，……發菩提心，同今日知識發菩提心不別。」在定中八万劫，結果還同今日凡夫一樣！這是神會很嚴厲的批評當時的禪學。若作「一生還同八万劫」，就沒有意思了。）

※

四更蘭。法身體性不勞看。看則住心便作意，作意還同妄想團。放四體，莫攢玩。任本性，自公官。善惡不思即無念。無念無思是涅槃。

五更分。菩提無住復無根。過去捨身求不得，吾師普示不忘（原作望）恩。施法藥，大張門，去障膜，豁浮雲，頓與衆生開佛眼，皆令見性免沉淪。

※

眞乘實罕遇，至理信幽深。
欲離相非相，還將心照心！
髻中珠未得，衣裏寶難尋。
爲報擔麻者，如何不重金！

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八月廿九日，校寫完畢。　胡適記

二 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上卷）

這是伯希和（Paul Pelliot）從敦煌取去的唐寫本Pelliot 3047號卷子的後幅。我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八日發見這個卷子。其前幅，我已收作「神會和尚遺集卷一」（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上海亞東圖書館初版，頁九九——一五二）。後幅有標題一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一卷　並序　獨孤沛撰」。這殘卷雖有「修論者」獨孤沛的主名，因爲內容還是神會

和尚和崇遠法師的問答論辯的記錄，所以我收作「神會和尚遺集卷二」（亞東初版，頁一五九——一六七）。

今年我用巴黎的 Pelliot 2045 號卷子，寫定了「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的「下卷」。所以我又用 Pelliot 3047 號卷子的照片，重新校寫一遍，作為這一卷富有歷史趣味的「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的「上卷」。

一九五八、八、廿四，胡適

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一卷　幷序　獨孤沛撰

弟子於會和上法席下見（和上）與崇遠法師諸論義，便修。從開元十八、十九、廿年，其論本並不定，爲修未成，言論不同。今取廿載一本爲定。（「二十載一本」原作「二十一載本」，神會遺集二同。今改正。）後有「師資血脈傳」，亦在世流行。

歸命三寶法，法性眞如藏，
眞身及應身，救世大悲者！
宗通立宗通，如月處虛空。
唯傳頓敎法，出世破邪宗。

問曰，有何因緣而修此論？

答曰，我聞心生即種種法生，心滅即種種法滅者，一切由己，妄己即凡。古聖皆染便諍果。世情逐塊，修無生以住生，學人迷方，欲不動而飆動。是非標競□□□□差等其了議（以上文字不甚可解。「了議」似當作「了義」。此卷中「義」「議」往往互混。如首句「論議」即「論議」。）即我襄陽神會和上，悟無生法忍，得無碍智，說上乘法，誘諸衆生，教道衆生。教道迴向者，若百川赴海。於開元廿年（原作「二十二年」，遺集二同。今改正。）正月十五日在滑臺大雲寺設無遮大會，廣資嚴飾，昇師子坐，爲天下學道者說：梁朝婆羅門僧學菩提達摩是南天竺國國王第三子，少小出家，智惠甚深，於諸三昧，獲如來禪。遂乘斯法，遠涉波潮，至於梁武帝。武帝問法師曰，「朕造寺度人，造像寫經，有何功德不？」達摩答，「無功

德」。武帝凡情不了達摩此言，遂被遣出。（達摩）行至魏朝，便遇惠可。（惠可）時年四十，（此四字原作「時卅」二字。續僧傳記惠可初遇達摩，「年登四十」。敦煌本歷代法寶記作「時年卅」。故遺集二校記說，亦當作「時卅」。神會遺集出版後兩年，日本石井光雄影印他得到的敦煌寫本「神會語錄」殘卷，其內容和我校印的神會和上遺集卷一多相同，但其末後部分有六代祖師小傳，其中「可禪師」小傳說他「時年卅，奉事達摩」。故照改作「時年四十」。）俗姓姬，武牢人也。（武牢即虎牢，唐朝人避諱，改虎作武。石井本神會語錄作「俗姓周，武漢人也」。）遂與菩提達摩相隨至嵩山少林寺。達摩說不思（議）法，惠可在堂前立，其夜雪下至惠可腰（原作要），惠可立不移處。達摩語惠可曰，「汝爲何此間立？」惠可涕淚悲泣曰，「和上從西方遠來至此，意（欲）說法度人。惠可今不憚損軀，志求勝法。唯願和上大慈大悲。」達摩語惠可

曰，「我見求法之人咸不如此。」惠可遂取刀自斷左臂，置達摩前。達摩見之〔曰〕，「汝可。」在先字神光，因此立名，遂稱惠可。（「字」原作「自」。依石井本改。）〔惠可〕深信堅固，棄命損身，志求勝法，喻若雪山童子捨身命以求半偈。（雪山童子——也稱雪山菩薩——捨身命以求半偈的故事，見于大般涅槃經的聖行品第七之四。）達摩遂開佛知見，以爲密契；便傳一領袈裟，以爲法信，授與惠可。惠可傳僧璨。（唐人碑版記此世系，第三代多作「僧璨」。唐人寫本璨字多寫成璨字。）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惠能。六代相承，連綿不絕。

又見會和上在師子座〔上〕說：「菩提達摩南宗一門，天下更無人解。若有解者，我終不說。今日說者，爲天下學道者辨其

是非，爲天下學道者定其宗旨。」（原作「定其定其旨見」，遺集二寫作「定其旨見」。此論下卷有「我自料簡是非，定其宗旨」的話，故我校改「定其宗旨」。「見」字改屬下句。）

見有如此不思議事，甚爲奇矚。君王有感，異瑞來祥。正法重興，人將識本。所以修論。（以上似是獨孤沛的「序」，以下似是「定是非論」本文。）

※

于時有當寺崇遠法師者，先兩京名播，海外知聞，處於法會，詞若湧泉，所有問語，實窮其原。提婆之後，蓋乃有一。時人號之「山東遠」，豈徒然耶？（原作「耳」）遠法師乃於是日來入會中，揚眉亢聲，一欲戰勝。即時（？）人侶□卷屛風，稱有官客

擬將著侍。（此句前六字，我得的兩次照片都糢糊不可讀。一九四九年法國Jacques Gernet 先生用法文翻譯神會和尚遺集四卷，〔Entretiens du Maître de Dhyâna Chen-Houei du Ho-tso〕在河內出版，其一一一—一一二頁附有胡適校寫本正誤表。表中有此句，校作「即時（？）人侶□巻屏風稱有官客擬將著侍」。Gernet 親校原卷，補改如此，但仍不很可懂。）和上言，此屏風非常住家者。何乃拆破場，將用祇承官客。于時崇遠法師提和上手而訶曰，禪師喚此以爲莊嚴不？和上答言，是。遠法師言，如來說莊嚴即非莊嚴。

和上言，經文（原作「云」，Gernet 校改）所說，不盡有爲，不住無爲。法師重徵以何者不盡有爲，不住無爲。和上答，不盡有爲者，從初發心，坐菩提樹，成正等覺，至雙林入涅槃，於其中一

切法悉皆不捨，即是不盡有爲。不住無爲者，修學空，不以空爲證；修學無作，不以〔無〕作爲證，即是不住無爲。

法師當時無言，良久乃語。法師曰，婬怒是道，不在莊嚴。和上語法師，見在俗人應是得道者。遠法師言，何故指俗人以爲得道？和上言，法師所言婬怒是〔道〕，俗人並是行婬欲人，何故不得道？

遠法師問，禪師解否？和上答，解。法師言，解是不解。和上言，法華經云，「吾從成佛以來，經無量無邊阿僧祇刼。」應是不成佛？亦應不經無量無邊阿僧祇刼？

遠法師言，此是魔說。

和上言，道俗總聽！從京洛已來，至于海隅，相傳皆許遠法

師解義聰明，講大乘經論更無過者。今日（遠法師）喚法華經是魔說！未審何者是佛說？

法師當時自知過甚，對衆茫然，良久，欲重言。和上言，脊梁着地，何須重起？

※

和上語法師，神會今設無遮大會兼莊嚴道場，不爲功德，爲天下學道者定（宗）旨，爲天下學道（者）辨是非。

和上言，神會若學□□□□，即是法師。法師若學神會，經三大阿僧祇刼，不能得成。（此節中空四字，遺集二寫作「濽機□□」，Gernet 先生校補空白二字作「告不」，還是不可懂。今年我細看巴黎寄來的照片，越看越不懂，所以我把這四個字都改成空格。第一個字可能是「濫」字？本

36
册

來神會這兩句話都是謾罵，可能他用的是當時的土話，在一千二百年後就不可懂了。）

和上出語，左右慚惶，相顧無色。

然二大士雖（原作誰）相詰問，並皆立（而）未坐。所說微妙，尚未盡情。時乾光法師亦師僧中（之）一，見遠論屈，意擬相挾，乃命是人令置牀机，更請豎宗，重開談論，遂延和上及遠法師坐。

（此句中「是人」，Gernet 校改作「侍人」。我主張仍依原文作「是人」。此論用「是」字，往往是唐人白話的用法。如下卷說「所是門徒若為修道？」即是「諸門徒那麼修道？」又如「所是倫者皆倫不得。」即是「諸倫者皆倫不得。」此處「是人」似即「所是人」，即諸人。八世紀的「牀机」即是我們今日的椅子櫈子。乾光法師叫大家安排牀机，要神會和崇遠坐下，也許還要那

四十多個大和尚都坐下。其餘聽衆大概還是席地而坐。）和上平生淸禪，與物無競，（此四字原作「與物無物無競」六字）縱欲談論，辭讓久之。

于時有府福先寺師，荷澤寺法師，及餘方法師數十人，齊聲請禪師坐，咸言，「禪師就坐。今日正是禪師辨邪正定是非日。此間有四十餘箇大德法師論師爲禪師作證義在。」

和上固辭不（得）已時乃就坐。然明鏡不疲於屢照，淸流豈禪於風激？勝負雖則已知，衆請固將難免。和上以無疑慮，此日當仁（不讓）。（此處語氣似未完，暫補「不讓」二字。）

遠法師重問曰，禪師用心於三賢，十聖，四果人等，今在何地位？和上言，在滿足十地位。遠法師言，初地菩薩分身百佛世

界，二地菩薩分身千佛世（界），乃至十地菩薩分身無量無邊萬億佛世界。禪師旣言在滿足十地位，今日爲現少許神變。崇遠望此意（此五字原作「望遠此意」，依下卷校改）執見甚深。特爲見悟至玄，所以簡詮如（響）。（Pelliot 3047 號卷子到「如」字爲止，以下殘缺。依下卷補「響」字。）

三　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下卷）

據我們現在的知識，「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現存三個敦煌寫本，都在巴黎的國家圖書館。這三個寫本的原編號是：

第一本，Pelliot 3047 號

第二本，Pelliot 3488 號

第三本，Pelliot 2045 號

第一本我曾校寫作「神會和尚遺集卷二」，今年我重新校寫作「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的「上卷」。

第二本我曾校寫作「神會和尚遺集卷三」。我在當時就說，「我疑心那一卷也是南宗定是非論別本的後半」。（神會遺集，亞東版，頁一七〇）現在第三本出現了，其中果然有一部分和第二本完全相同，可以彼此參校。我當時曾指出第二本脫去了一紙。現有的第三本果然可以補第二本的脫文六百字。

第三本是近年法國國家圖書館裏淸理出來的。前年鈴木大拙先生和他的學生 Richard DeMartino 從法國回到紐約，帶來了 Pelliot 2045 號長卷的照片。這個長卷的第一件就

是「南宗定是非論」，第二件就是「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這兩件都是我三十年前沒有看見的。這個長卷的保存狀態很不好，「南宗定是非論」是第一件，所以前面殘缺最多，損壞最多。後面又因爲紙張接縫之處往往脫節了，往往被人胡亂黏接，就黏錯了四大張紙，每紙平均三十一行。其中有一紙三十一行是「壇語」的一部分，錯到「南宗定是非論」裏來了。

這三個敦煌寫本是同出于一個來源的三個鈔本。這一點最可以表示神會的「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在當時流行之廣而且遠！

第一本保存了「定是非論」的開頭，有標題，有造論者

獨孤沛的姓名，有此論開篇的四十九行。這個有頭無尾的殘卷，我現在叫作「上卷」。第三本包括第二本的全部，又有此論的最後部分，又有造論者的駢文論贊和韻文頌贊，最後有「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一卷」一行。這個有尾無頭的長卷，我現在寫定，叫作「下卷」。最有趣的是，「上卷」的最後一段和「下卷」的最前一段都是遠法師問神會「今在何地位」，神會自言「在滿足十地位」，崇遠就要求他「今日爲現少許神變」。除了這一段之外，「上卷」和「下卷」沒有一段有相同的內容。所以我猜想，這上下兩卷合併起來，「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的全卷大概都在這裏了。

我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四日第一次發見此論，到今年我校寫全論完畢，恰是三十二年。

一九五八、八、卅一日，胡適

〔遠法師重問曰，禪師用心於三〕賢，十聖，四果人等，今在何地位？　和上言，在滿足十〔地位〕。〔遠法師言〕，初地菩薩分身百佛世界。二地菩薩分身千佛世界。乃〔至十地菩薩分身〕無量無邊佛世界。禪師既言在滿足十地位，今日爲現少許神變。崇遠望此意執見甚深，特爲見悟至玄，所以簡詮如響。〔巴黎敦煌卷子 Pelliot 3047 後幅「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殘卷的最後一段即是此

段，到「簡詮如響」的「如」字爲止。方括孤內的字都是我用那一卷校補此段殘壞的字。看胡適神會遺集卷二，頁一六六——一六七）

和上言，大般涅槃經云，如來在日，只許純陀心同如來心，□了如來□，□□□來身。經云，南無純陀！南無純陀！身雖凡夫，心（如來佛）。（此四句，依大般涅槃經的壽命品第一之二校補。此上引經「如來在日只許純陀……」實不是經文。）□□□□□□□□□常不言自證。今日會身是凡□□□□□□□□□□□□□怪。

遠法師默然不言。（此段崇遠問的最嚴厲。因爲神會自誇「在滿足十地位」，所以崇遠要他「現少許神變」。神會的答話殘缺太多，但可以看出他自比于純陀。在涅槃經裏，佛在涅槃之前，只受純陀的供養。純陀雖然「心如佛心」，究竟「身是凡夫」。神會自認身是凡夫，不能現什麽神變。）

和上問遠□□□□□□□□□□□□□□得□□……（此處缺失約二十字）……□□□經義者當知是人則見□□法師不見佛性故言不合講。遠法師問禪師見佛性不？和上答言，見。遠法師問，為是比量見？為是現量見？ 和上答，比量見。 又責（問），何者是比，何者是量？ 和上答，所言比者，比於純陀。所言量者，等純陀。 遠法師言，禪師定見不？ 和上答，定見。 遠法師問，作勿生見？ 和上答，無作勿生。遠法師則默然不言。 和上見默然不識此言，更不徵問。

和上言，見在道俗總聽。神會意欲得法師重問見。神會三十餘年所學功夫，唯在「見」字。法師向來問見，未稱神會意。神會答法師見亦未盡情。更欲得法師重問見。□□□□亦欲得重

問禪師□□是眼見？爲是□□□□□見爲□□□□□□□□□□□遠法師□□□□□□□□和上言，法師□□□□□虛空□□□□□□□□□□虛空□□□□□□□□□□□□□□□□□□□（以上是本卷的第二段殘片，今校移作第一段。）

胡適按，這幾段問答殘缺太多，不容易懂得。敦煌寫本歷代法寶記（巴黎倫敦兩處都有，兩本都收在「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一卷；朝鮮金九經參校兩本，寫成一本，分爲三卷，用鉛字排印發行，題爲「校刊歷代法寶記」）有一長段提及神會「開元中，滑臺寺爲天下學道者定其宗旨」，又「天寶八載中，洛州荷澤寺亦定宗旨」。那一長段雖然沒有舉出「南宗定是非論」的篇題，其實是摘引了此論的文字。我現在把法寶記引此論

的部分鈔在這裏，給我們做比較資料：

「東京荷澤寺神會和上……開元中，滑臺寺爲天下學道者定其宗旨。……天寶八載中，洛州荷澤寺亦定宗旨。被崇遠法師問：禪師於三賢十聖修行，證何地位？會（和上）答曰：涅槃經云，『南無純陀！南無純陀！身同凡夫，心同佛心。』會和上却問遠法師，講涅槃經來得幾篇？遠法師答，四十餘遍。又問，法師見佛性否？法師答，不見。會和上云，師子吼品云，若人不見佛性，即不合講涅槃經。若見佛性，即合講涅槃經。遠法師却問，和上見佛性否？會答，見。又問，云何爲見？復眼見耶？耳鼻等見耶？會答，見無

爾許多。見只沒見。又問，見等純陀否？會答，比量見。比即比於純陀。量等純陀，不敢定斷。」

※

□□□□□□□□□□□□□□□□□□□□言□□有般若故致□□□□□□虛空無般若□□使不得□□遠法師言，般若無知，何故言見？　和上言，般若無知，無事不知，以無不知故，致使得言見。遠法師杜口無言。

和上言，比來法師喚禪師作無所知。今日禪師喚法師作無所知。遠法師問，何故喚法師作無所知？　和上言，唯嗟法師不〔知〕定慧等學。　又問，何者是禪師定慧等學？　和上答，言其定者，體不可得。言其慧者，能見不可得體，湛然常寂，有恒

沙之用，故言定慧等學。

※

遠法師問，禪師既口稱達摩宗旨，未審此禪門者有相傳付囑，爲是得說只沒說？ 和上答，從上已來，具有相傳付囑。 又問，相傳□□已來，經今幾代？ 和上答，經今六代。遠法師□□□□□□□□□（以上原是本卷的第一段殘片，今移作第二段。此下敍菩提達摩將袈裟付囑與慧可，再傳至僧璨，殘缺約五六十字？）……□□□□□□付囑璨禪師，隨朝□□□□□□□□□□□□信禪師在雙峰山將袈裟付□與□禪師。唐朝忍禪師在東山將袈裟付囑與能禪師。經今六代。內傳法契，以印證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從上相傳，一一皆與達摩袈裟爲信。其袈裟今見在韶

州，更不與人。餘物相傳者，即是謬言。又從上已來六代，一代只許一人，終无有二。終有千萬學徒，只許一人承後。

遠法師問，何故一代只許一人承後？　和上答，譬如一國唯有一王；言有二者，無有是處。譬如一四天下唯有一轉輪王；言有二轉輪王者，無有是處。譬如一世界唯有一佛出世；言有二佛出世者，無有是處。

遠法師問，諸人總不合說禪教化衆生不？　和上答，總合說禪教化衆生，發起衆生一念善心者，是不可思議。昔釋迦如來在日諸□□□□□□□□化衆生，終無有一人敢稱爲佛者。□□□□□□□□□□一代只有一人豎立宗旨，開禪門□□□□今日天下諸□□□□百餘人各立門戶繚亂□人者，從□□

□□□上答，從秀禪□□□□將□□□□說禪教人，並□傳□□□□□□□□□餘人已下　有數百餘人說禪教人，並無大小，無師資情，共爭名利，元無稟承，亂於正法，惑諸學道者。此滅佛法相也。能禪師是的的相傳付囑人，已下門徒道俗近有數（此下似脫「十」字，或「百」字）餘人，無有一人敢濫開禪門。縱有一人得付囑者，至今未說。

遠法師問，世人將秀禪師得道果不可思議人，今日何故不許秀禪師充爲六代？　和上答，爲忍禪師無傳授付囑在秀禪師處，縱使後得道果，亦不許充爲第六代。何以故？爲忍禪師無遙授記處，所以不許。

遠法師問，普寂禪師口稱第七代，復如何？　和上答，今秀

禪師實非的的相傳，尚不許充爲第六代，何況普寂禪師是秀禪師門徒，承稟充爲第七代？見中岳普寂禪師，東岳降魔藏禪師，此二大德□□秀禪師是第六代，未審秀禪師將□信充爲第六代？我韶州一門從上已來，排其代數，皆□達摩袈裟□□□普寂禪師在嵩山竪碑銘，立七祖堂，脩法寶紀，排七代數。□□□□其付囑佛法並不□秀禪師已下門徒事。何以故？爲無傳授，所以不許。

遠法師問，秀禪師爲兩京法主，三帝門師，何故不許充爲六代？和上答，從達摩已下，至能和上，六代大師，無有一人爲帝師者。

遠法師問，未審法在衣上，將衣以爲傳法？和上答，法雖不在衣上，表代代相承，以傳衣爲信，令弘法者得有稟承，學道

者得知宗旨不錯謬故。昔釋迦如來金蘭袈裟見在雞足山，迦葉今見持此袈裟，待彌勒出世，分付此衣，表釋迦如來傳衣爲信。我六代祖師亦復如是。

遠法師問，未審能禪師與秀禪師是同學不？　答，是。　又問，既是同學，教人同不同？　答言，不同。　又問，既是同學，何故不同？　答，今言不同者，爲秀禪師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此十六字，屢見本卷，末句「證」字皆作「澄」字。但巴黎 Pelliot 3488 殘卷很清楚的作「證」字。又Pelliot 3047殘卷也作「證」字。這十六字四句，定，淨，證爲韻，不應作「澄」，故我校改作「證」。下同。）緣此不同。　遠法師問，何故能禪師（此下卷子撕破，損壞兩行，止存幾個字）□□□□□□□□□□□□□攝心內

證□□□能禪師□□□□□答此是□□□□□□□□□□□□□□□□□□□□□□□□心內證□和上答，此是愚人法。離□□□□□□法即是能禪師□處。是故經文，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爲宴坐。如此坐者，佛即印可。從上六代已來，皆無有一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是以不同。

遠法師問，能禪師已後，有傳授人不？（巴黎 Pelliot 3488 殘卷即從「傳授人不」起，我已校印在神會和尚遺集卷三，頁一七五—一八六。此下用那個卷子校勘。）答，有。又問，傳授者是誰？和上答，已後應自知。

遠法師問，如此教門豈非是佛法？何故不許？和上答，皆

爲頓漸不同，所以不許。我六代大師一一皆言，單刀直入，直了見性，不言階漸。夫學道者須頓見佛性，漸修因緣，（此八字，遺集三作「頓悟漸修」四字）不離是生，而得解脫。譬如母頓生子，（本卷母上，子上，皆有「其」字，今從遺集三。）與乳，漸漸養育，其子智慧自然增長。頓悟見佛性者，亦復如是，智慧自然漸漸增長。所以不許。

遠法師問，嵩岳普寂禪師，東岳降魔藏禪師，此二大德皆教人坐禪，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指此以爲教門。禪師今日何故說禪不教人坐，（遺集三無「不教人坐」四字）不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 何名坐禪？ 和上答，若教人坐，（遺集三無「坐」字，兩卷皆無下「教人」二字）（教人）凝心入定，住

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者，此是障菩提。今言坐者，念不起爲坐。今言禪者，見本性爲禪。所以不教人坐身住心入定。若指彼教門爲是者，維摩詰不應訶舍利弗宴坐。（Pelliot 3488 殘卷「若指」以下脫去一紙，故我在遺集三，頁一七六，指出此處「疑脫去一紙」。本卷「若指」以下果然有六百字，可補遺集三的脫文。）

遠法師問，何故不許普寂禪師稱爲南宗？　和上答，爲秀和上在日，天下學道者號此二大師爲「南能」，「北秀」，天下知聞。因此號，遂有南北兩宗。普寂禪師實是玉泉學徒，實不到韶州，今口妄稱南宗，所以不許。（神秀原住荊州的玉泉寺，故普寂是「玉泉學徒。」）

遠法師問，何故不許普寂禪師？　和上答，爲普寂禪師口雖

稱南宗，意擬滅南宗。　遠法師問，何故知意擬滅南宗？　和上歎言，苦哉！苦哉！痛哉！痛哉！不可耳聞，何期眼見！開〔元〕二年中三月內，使荆州刺客張行昌詐作僧，取能和上頭。大師靈質被害三刀。盛續碑銘經磨兩遍。（盛續似是撰碑文的人名？）又使門徒武平一等磨却韶州大德碑銘，別造文報，鐫向能禪師碑，□立秀禪師爲第六代；□□□及傳袈裟所由。又今普寂禪師在嵩山竪碑銘，立七祖堂，修法寶紀，排七代數，不見著能禪師。□能禪師是得傳授付囑人，爲〔人〕天師，蓋國知聞，即不見著。如禪師（此是嵩山法如）是秀禪師同學，又非是傳授付囑人，不爲人天師，天下不知聞，有何承禀，充爲第六代？普寂禪師爲秀和上竪碑銘，立秀和上爲第六代。今脩法寶紀，又立如禪師爲第六代。

未審此二大德各立爲第六代，誰是誰非，請普〔寂〕禪師子細自思量看！

遠法師問，普寂禪師開法來數十餘年，何故不早較量，定其宗旨？和上答，天下學道者皆往決疑，問眞宗旨，並被普寂禪師倚勢唱使門徒拖出。縱有疑者，不敢呈問，未審爲是爲非。昔釋迦如來在日，他方諸來菩薩及諸聲聞，一切諸外道等詰問如來，一一皆善具答。我韶州大師在日，一切人來徵問者，亦一一皆善具答。未審普寂禪師依何經論，不許借問，誰知是非？長安三年（西曆七〇三），秀和上在京城內登雲花戒壇上，有網律師大儀□□於大衆中借問秀和上：「承聞達摩有一領袈裟相傳付囑，今在大禪師處不？」秀和上云，「黃梅忍大師傳法袈裟今見在韶州能禪

師處。」（Pellliot 3488殘卷脫去一紙，其脫文到「今見」字止。）秀和上在日指第六代傳法袈裟在韶州，口不自稱爲第六代數。今普寂禪師自稱爲第七代，妄豎秀和上爲第六代，所以不許。

爾時和上告（此五字本卷作「又語」二字，依遺集三改）遠法師及諸人等：莫怪作如此說，見世間敎禪者多，於學禪者極其繚亂。恐天魔波旬及諸外道入在其中，惑諸學道者滅於正法，故如此說。久視年，（遺集三年下有「中」字，本卷無。則天聖曆三年五月改元久視，次年正月又改大足。久視年當西曆七百年。）則天召秀和上入內，臨發之時，所是道俗頂禮和上，借問「和上入內去後，所是門徒若爲脩道？依止何處？」秀和上云，「韶州有大善知識，元是東山忍大師付囑，佛法盡在彼處。汝等諸人如有不能自決了者，向彼決

疑，必是不可思議，即知佛法宗旨。」又普寂禪師同學，西京清禪寺僧廣濟，景龍三年（七〇九）十一月至韶州，經十餘日，遂於夜半入和上房內，偷所傳袈裟。和上喝出。其夜惠達師（遺集三作「惠遠」），玄悟師聞和上喝聲，即起看，至和上房外，遂見廣濟師把玄悟師手，不遣作聲。其玄悟師，惠達師（六字遺集三作「惠遠玄悟等」五字）入和上房看和上，和上云，「有人入房內，申手取袈裟。」其夜所是南北道俗並至和上房內，借問和上，「入來者是南人？北人」和上云，「唯見有人入來，亦不知是南人北人。衆人又問，「是僧？是俗？」「亦不知是僧是俗。」和上的的知，（此一段全依本卷。遺集三文字稍不同。如「的的知」三字，遺集三作「實識入房人」。）恐畏有損傷者，遂作此言。和上云，「非但今日，此袈

裟在忍大師處三度被偷。忍大師言，其袈裟在信大師處一度被偷。所是偷者，皆偷不得。因此袈裟，南北道俗極甚紛紜，常有刀棒相向。」

遠法師問曰，普寂禪師名字蓋國，天下知聞，衆口共傳爲不可思議。（遺集三無「爲」字）何故如此苦相非斥？（遺集三無「何故」二字，又脫「苦」字。）豈不與身命有讎？（本卷「豈不」之下，誤脫一紙，共三十一行。此一紙，自「與身命有讎」起，至下文「若善男子善女子信受金剛般若波羅蜜」止，誤黏在後文兩紙六十二行之後。遺集三依據 Pelliot 3488 殘卷，此處不誤，今據他改正。）　和上答曰，讀此論者，不識論意，謂言非斥。普寂禪師與南宗有別。我自料簡是非，定其宗旨。我今爲弘揚大乘，建立正法，令一切衆生知聞，豈惜身命！

遠法師問，修此論者不爲求名利乎？　和上答曰，修此論者，生命尚不惜，豈以名利關心？（本卷「不爲」上有「有」字，「答曰」下有「今」字。依遺集三刪。我跋遺集三，曾指出 Pelliot 3488 卷子「楷書精寫，……字字秀整。」此卷寫手是有學的文人，故鈔寫時往往修改原文。如上文改「又語」爲「爾時和上告」；如上文改「的的知」爲「實識入房人」；如此處刪「有」「今」兩字，都是有意修改。又「遠法師」，此卷皆刪「法」字。我此次校寫，往往採用遺集三。但如「的的知」之類，可以表示原件的文體，我仍保留原文。）

遠法師問，唐國菩提達摩既稱其始，菩提達摩復承誰後？又經幾代？　和上答，菩提達摩西國承僧伽羅叉，僧伽羅叉承須婆蜜，須婆蜜（皆當作「婆須蜜」，即 Vasumitra，兩卷同誤）承優婆崛，

優婆毱承舍那婆斯，舍那婆斯承末田地，末田地承阿難，阿難承迦葉，迦葉承如來付。唐國以菩提達摩而爲首，西國以菩提達摩爲第八代。（遺集三脫「而爲首西國以菩提達摩」十字。）西國有般若蜜多羅承菩提達摩後。唐國有惠可禪師承菩提達摩後。（本卷脫「菩提達摩」四字）自如來付西國與唐國，總經有一十三代。（此七字本卷作「總有十四代」。今從遺集三。達摩在西國爲第八代，在中國爲第一代，故兩國共十三代。）

遠法師問，據何得知菩提達摩在西國爲第八代？和上答，據禪經序中具明西國代數。又惠可禪師親於嵩山少林寺問菩提達摩西國相承者，菩提達摩（以上九字，遺集三脫）答一如禪經序所說。（此處神會引「禪經序」作他的西國八代說的根據。「禪經」是東晉末年—

約當四一〇——廬山譯出的「達摩多羅禪經」。其開卷序引中說到大迦葉以下八個「持法者」。神會把達摩多羅 Dharmatara 和菩提達摩 Bodhidarma 誤認作一個人，故有此大錯誤！至于他說惠可親問達摩一節，那更是有心說謊了。看胡適「荷澤大師神會傳」三。）

遠法師問，西國亦傳衣不？　答，西國不傳衣。　問，西國何故不傳衣？　答，西國爲多（遺集三無「爲」字）是得聖果者，心無矯詐，唯傳心契。漢地多是凡夫，苟求名利，是非相雜，所以傳衣定（遺集三作「示」）其宗旨。

※

遠法師問曰，禪師修何法？行何行？　和上答，修般若波羅蜜法，行般若波羅蜜行。　遠法師問，何以不修餘法，不行餘行，

唯獨修般若波羅蜜法，行般若波羅蜜行？（本卷脫「行般若波羅蜜」六字，依遺集三補。）和上答，修學般若波羅蜜（法），能攝一切法。行般若波羅蜜行，是一切行之根本。

金剛般若波羅蜜，
最尊最勝最第一。
無生無滅無去來，
一切諸佛從中出。

和上言：告諸知識，若欲得了達甚深法界，直入一行三昧者，先須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修學般若波羅蜜法。何以故？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者，當知是人不從小功德來。譬如帝王生得太子，若同俗例者，無有是處。何以故？爲從最尊最貴處來。誦持金剛

般若波羅蜜經者亦復如是。是故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云，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百千萬億佛所種諸善根，得聞如是言說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如來悉知悉見。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爲人演說？是故勝天王般若經云，「云何菩薩摩訶薩學般若波羅蜜通達甚深法界？」佛告勝天王言，「大王，即是如實。」「世尊，云何如實？」「大王，即不變異。」「世尊，云何不變異？」「大王，所謂如如。」「世尊，云何如如？」「大王，此可智知，非言能說。何以故？過諸文字，無此無彼，離相無相，遠離思量，過覺境觀：是爲菩薩（遺集三無此二字）了達甚深法界。」（本卷與遺集三此下有「勝天王般若經云」七字，今查下文的話並不見於勝天王經，故刪。）

般若波羅蜜無有一法可爲譬喩。若善男子善女人信受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者，（遺集三無「金剛」二字，又無「經」字。又自上文「與身命有財」起，至此句「金剛般若波羅蜜」爲止，共一紙三十一行，本卷誤黏在後文兩紙六十二行之後，今已改正。）所獲功德不可思量。若此功德有色有形者，空界不可容。（遺集三脫「可」字）以般若波羅蜜如實見，名爲證。以智通達，名爲至。假使一切衆生皆住十地，入諸三昧觀，如來定不能測量。

善知識，必須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此八字依遺集三，本卷作「此經」。）此經號爲一切諸佛母經，亦是一切諸法祖師。恒沙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皆從般若波羅蜜生。必須誦持此經。何以故？般若波羅蜜是一切法之根本。譬如大摩尼寶在於（此六

字遺集三脫）大海之內，大海之內（此四字遺集三脫）所有一切諸寶皆因摩尼寶力而得增長。何以故？是大寶威德力故。修學般若波羅蜜者，亦復如是，一切智慧皆因般若波羅蜜而得增長。

若不（遺集三脫此二字）誦般若波羅蜜經者，譬如皇太子捨其父王，於他人處而求得王位者，無有是處。故小品經云，復次，須菩提，諸經不能至薩婆若。（此四字，遺集三作「薩波若海」，薩婆若 Sarvajña 是最高無上智慧。）若菩薩捨般若波羅蜜而讀誦之，（遺集三之下有「餘」字。「之」指「諸經」，不當有「餘」字）是菩薩捨本而取枝葉。是故勝天王般若經云，佛告勝天王言，菩薩摩訶薩修學一法通達一切法者，所謂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亦號為一切諸佛秘密藏，亦號為總持法，亦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

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除字依遺集三僧）眞實不虛。三世諸佛皆因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故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云，舉恒河中沙，一沙爲一恒河，爾許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布施，不如於此經中乃至受四句偈等，如此功德勝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諸學道者，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隨所在之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悉皆供養。何以故？爲此經在處，在處即尊；經在人，人亦貴。（此十五字，遺集三作「爲此經在在處處即是爲塔」十一字。）何以故？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者爲能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故。在在處處若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一切諸佛恭敬般若波羅蜜經卷，如

佛弟子敬佛。何以故？經云，諸佛之師，所謂法也。以法常故，諸佛亦常。是故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云，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刼以身布施，不如聞此經典，信心不違。何況書寫，受持，爲人解說？

是故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者，（者字本卷作云，今從遺集三）如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何以故？譬如大龍不雨閻浮提。若雨閻浮提，如漂棄葉。若雨於大海，其海不增不減。故若大乘者，若最上乘者，聞說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不驚不怖不畏不疑者，當知是善男子善女人從無量久遠刼來，常供養無量諸佛及諸菩薩，脩學一初善法，今日得聞般若波羅蜜，不生驚疑。

是故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用一切珍寶造七寶塔高於梵天，不如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脩學般若波羅蜜。若人教化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衆生盡證須陁洹果，不如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若人教化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衆生盡證斯陁含果，不如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若人教化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衆生盡證阿那含果，不如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若人教化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衆生盡證阿羅漢果，不如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以上三十三字，遺集三脫。） 若人教化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衆生盡證辟支佛道，不如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若人教化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衆生盡證得十信心，盡證得十住心，盡證得十行心，盡證得十迴向心，不如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何以故？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

量，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爲能成就諸佛甚深無上智慧故。（Pelliot 3488 殘卷——遺集三——至「是經有不可」爲止，以下殘缺。）

故告諸知識，若人犯阿鼻地獄一切極惡重罪，無處懺悔而不能得滅者，必須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脩學般若波羅蜜。當知是人其罪即滅。何以故？譬如一切雜色之鳥至須彌山下發心□與山同共一色。何以故？是山威德力故。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威德力故亦復如是。

諸知識誦（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而不能得入一行三昧者，爲先世重罪業障故，必須誦持此經，以此經威德力故，感得世人輕賤，現世輕受。以輕受故，以輕賤故，先世重罪業障即爲消滅。以消滅故，即得入一行三昧。

是故勝天王般若經云：佛告文殊師利，若四天下悉爲微塵，爾許塵數諸佛如來，若有惡人皆悉殺害，文殊師利，於意云何？是人得罪多不？文殊師利菩薩白佛言，世尊，此罪不可聞，不可計，不可思量。佛告文殊師利菩薩，若復有人障礙此修多羅，（此四字原作「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依勝天王經改正。修多羅即經。）毁謗不信，其罪重彼百分不及一，千分萬分不及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是故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云，佛自言：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燃燈佛前得值八萬四千萬億「那由他」（一個「那由他」Nayuta是十万，或百万，或千万。此句「八万」原作「八百」。）諸佛及佛弟子，一一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而不能得授菩提記。何以故？爲有所

得。及後於燃燈佛所得菩提記者，爲讀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脩學般若波羅蜜，獲無所得，得菩提記，今得成佛，號釋迦牟尼。若將供養諸佛功德較量誦持此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及爲他人說所得功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此一節與金剛經各種譯本都不相符。）

是故勝天王般若經云，大王，譬如四大依虛空立，空更無依。煩惱亦爾，依此法恃，法性無依。大王，菩薩摩訶薩學般若波羅蜜，如實觀知。

勝天王般若經云，無量阿僧祇刼三千大千世界微塵，一塵爲一三千大千世界，爾許微塵數三千大千世界滿中七寶，積至阿迦尼任天，布施微塵數三千大千世界爾許聖人，功德多不？文殊師

利菩薩言，世尊，前之福德已不可思量，況此功德？佛告文殊師利菩薩，（從「若善男子善女人信受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者所獲功德不可思量」的「經」字起，至此句「菩薩」字止，凡兩紙六十二行，誤黏在「如此苦相非斥豈不」之下。此兩紙下面誤黏的一紙三十一行，自「與身命有雠」起，至「信受金剛般若波羅蜜」的「蜜」字止，已校移向前了。但此一紙之後，又誤黏了一紙，自「若行到宅中」起，至「受得禪法所學各」止，共三十一行，乃是「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的一部分，我用日本鈴木大拙先生的「少室逸書」所收「和尚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校勘，將此一紙抽出，于是本卷的兩個神會遺稿都補全了。）若善男子善女人流通此般若波羅蜜經，爲他人宣說，此功德勝彼百分不及一，千萬分不及一，乃至算數譬喩所不能及。

是故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云，須菩提，若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薩心者誦持此經，爲人演說，其福勝彼。

云何爲人演說？不取於相。

云何不取於相？所謂如如。

云何如如？所謂無念。

云何無念？所謂不念有無，不念善惡，不念有邊際無邊際，不念有限量無限量。不念菩提，不以菩提爲念。不念涅槃，不以涅槃爲念。是爲無念。是無念者即是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者，即是一行三昧。

諸善知識，若在學地者，心若有念起，即便覺照。起心既滅，

覺照自亡，即是無念。是無念者，即無一境界。如有一境界者，即與無念不相應。故諸知識，如實見者，了達甚深法界，即是一行三昧。

是故小品般若波羅蜜經云，善男子，是爲般若波羅蜜，所謂於諸法無所念。我等住於無念法中，得如是金色身三十二相大光明，不可思議智慧，諸佛無上三昧，無上智慧，盡諸功德邊。是諸功德，諸佛說之猶不能盡，何況聲聞辟支佛能知？

見無念者，六根無染。見無念者，得向佛知見。見無念者，名爲實相。見無念者，中道第一義諦。見無念者，恒沙功德一時等備。見無念者，能生一切法。見無念者，能攝一切法。

※

和上於大衆中法座上高聲言：

我今能了如來性。

如來今在我身中。

我與如來無差別。

如來即我眞如海。

敬白十方諸佛，諸大菩薩摩訶薩，一切賢聖：今捨身命脩「頓悟最上乘論」者，願一切衆生聞讚歎金剛般若波羅蜜，決定深信，堪任不退故。

今捨身命，願盡未來刼常讚歎金剛般若波羅蜜，願一切衆生聞讚歎般若波羅蜜者，即能讀誦受持，堪任不退故。

36

今捨身命，願盡未來刼常讚歎金剛般若波羅蜜，願一切衆生聞讚歎般若波羅蜜者，即能決定脩行般若波羅蜜，堪任不退故。

願我盡未來刼常捨身命供養金剛般若波羅蜜；願我堪爲般若波羅蜜主，常爲一切衆生說金剛般若波羅蜜；願一切衆生聞說金剛般若波羅蜜，獲無所得！

願我盡未來刼爲一切衆生常捨身命守護金剛般若波羅蜜；願一切衆生依般若波羅蜜故，獲無所得，一時成佛！

※

和上問遠法師言，曾講大般涅槃經不？法師言，講大般涅槃經數十遍。和上言，一切大小乘經論說，衆生不解脫者，緣有生滅二心。又涅槃經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

寂滅爲樂。」未審生之與滅可滅不可滅？爲是將生滅滅？爲是將滅滅生？爲是生能自滅生？爲是滅能自滅滅？請法師一一具答。法師言，亦見諸經論作如是說。至於此義實不能了。禪師若了此義，請爲衆說。

和上言，不辭爲說，恐無解者。法師言，道俗有一萬餘人可無有一人解者？和上言，看見不見。法師言，見是沒？

和上言，果然不見！

法師既得此語，結舌無對。非論一巳屈詞，抑亦諸徒失志。勝負既分，道俗嗟散焉。（焉字原作「然」。以上爲「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以下爲論贊。）

和上禪池慧水，引長潤於心源，戒藏慈燈，照圓明於身域。

指授不思議法，爲無所爲；稱讚離相法門，說無所說。六念九次，實理心融。三藏五乘，眞如體解。故得入講論處，邪幢必摧；定是非端，勝幡恒建。若彼空山谷響，任無起以同聲；明鏡分形，鑒有色而開相。某乙叨陪學侶，濫預門徒，不揆庸虛，敢申愚拙。比年道業，希得却亡。言此法門，息求而得。約無住之理，理上住義宛然。起有見之（原作斯）法，（法）中見心安在？迷樂之日，樂中之苦昔時。悟苦之時，苦中之樂今日！每恨不逢激勵，更叨讚揚，謹錄所聞，藏之篋笥。

發心畢竟二不別。

如是二心先心難。

自未得度先度他。

是故我禮初發心。
初發已爲天人師，
勝出聲聞及緣覺。
如是發心過三界，
是故得名最無上。（以上八句又見「南陽和上壇語」。）

※

言「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者，敍六代大德師師相授，法印相傳，代代相承，本宗無替。自達摩大師之後，一代只許一人。中間儻有二三，即是謬行佛法。況今天下敎禪者無數，學禪者全稀。並無稟承，憑何立敎！徒以雞鳳相誑，蒲脯成欺，飾魚目以充珍，將夜光而爲寳。我和上屬正法陵遲之日，邪法繚亂之時，

知欲行後醫之本方，當棄先醫之乳藥，（知字原在後字之下，當字原在欲字之上。今依文義校正。這個「當棄先醫之乳藥」的故事，看法顯譯本大般泥洹經的哀歎品。）重揚眞教，息世云云。知摸珠者非珠，空尋水月。見學道者非道，徒向寶山。誠弄影而勞形，實揚聲而心響。所以脩論，聊欲指南，使大道洽於蒼生，正法流於天下。其論先陳激揚問答之事，使學者辯於疑者。後敍師資傳授之言，斷除疑惑。審詳其論，不可思議。聞者皆言昔者未聞，見者皆言昔者未見。斯乃宅中寶藏忽爾自開，苦海津梁不期（原作甚）而至矣。

嗚呼，六代傳信，今在韶州。四輩學徒，空遊嵩嶺。可謂魚遊於水，布網於高山！于時有同學相謂曰，「嵩山寂和上，一佛出世，帝王之師，天下仰德，四海歸依。何人敢是？何人敢非？」

又同學中有一長老答曰，「止。如此之事非汝所知。如此之事非汝能及。汝但知貴耳賤目，重古輕今！信識涓流，寧知巨海！我和上承六代之後，付囑分明。又所立宗體與諸家不等。」衆人禪指，皆言「善哉！有何差別？」答曰：「更不須子細。和上言教，指授甚深。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縱使三賢十聖，孰辨淺深？聲聞緣覺，莫知涯際。去開元二十(原作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共遠法師論議，心地略開，動氣陵雲，發言驚衆。道俗相謂『達摩後身！』所是對問宏詞，因即編之爲論。」

論云：「今日設無遮大會，非爲功德，爲天下學者定是非，爲天下用心者辨邪正。」是非邪正，具載明文。並敘本宗，傳之後代。雖寂和上在世[　]濟群生，爲與曹溪不同，所以南中敘論。

今日罕聞是事，喜躍難勝，聊自課虛，以成其讚：

論之標首，達摩大師。　次敍正宗，光讚本枝。
梁朝興日，天竺來儀。　遺言我法，六後陵遲。
其道玄遠，人莫能知。　唯我和上，今日行之。

※

論稱六代，代有一人。　但以心契，法无有親。
唯有大事，四海之珍。　遞相付囑，非不慇懃。
袈裟表信，息世疑津。　天下無比，誰與爲鄰？

※

大乘大論，流行四方。　法幢再建，慧日重光。
愛河舟楫，苦海津梁。　聞者見者，得悟眞常。

大道行矣，正教其昌！　無我無人，善惡不亡。

※

敬尋斯論，妙理玄通。　先陳問答，後敍正宗。

無念無能，言空不空。　非色非相，無德無功。

達人乃見，有緣始逢。　禪門頓教，諸家不同。

※

論之興也，開元二十。（原作「開元廿」三字，今依韻改。）比日陵遲，今年法立。

本元淸淨，非關積習。　彼岸坐登，禪門頓入。

德超河洛，芳流京邑。　朗月孤懸，衆星無及。

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一卷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八月十六日夜，

胡適校寫畢。

四　校寫後記

(一)　校寫『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後記

宋高僧傳的神會傳說神會

『居曹溪數載，後偏尋名跡。開元八年（七二〇），敕配住南陽龍興寺。』

據敦煌保存的『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的獨孤沛序，神會在滑臺大雲寺『爲天下學道者定其宗旨』的討論是在開元十八、十九、二十年（七三〇—七三二）。神會在南陽大約有十年之久，所以人稱他做『南陽和尚』。

此卷的標題是『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南陽和上即是神會，即是南陽時期的神會。照我現在的考訂，神會生于高宗咸亨元年（六七〇），死在肅宗無年號的『元年』（七六二）。（說見下）他住南陽的時期，約當他五十一歲到六十歲（七二〇—七二九）。他活到九十三歲，所以他的『壇語』是他比較很早的著作。

這是滑臺『定宗旨』以前的講義，其中有很明白的批評當時最有勢力的一派禪學的話，也有很明白的建立自己主張的話。神

36

會的語錄都是答人問的一些問題，故往往是零零碎碎的，不是專討論一個根本主張的。這篇『壇語』是一篇有結構的講演，從頭到尾發揮一個根本主張。這個根本主張就是"無念"。

神會在『壇語』裏，解釋『無念』的意義，說：

『但不作意，心無有起，是眞無念。』

他在別處，有同樣的解釋，例如：

『問，若爲生是無念？』

『答，不作意即是無念。』（荷澤和尚與拓拔開府書，見胡適校神會和尚遺集卷一頁一〇一）。

『不作意』是當時的白話，如杜甫的小詩說的：

『隔戶楊柳綠嫋嫋，

恰似十五女兒腰。
誰謂朝來不作意，
狂風挽斷最長條！』

狂風挽斷了楊柳的最長條，誰能說是『不作意』嗎？作意就是『起心』，就是『打主意』，就是『存心要什麼』。詩人杜甫說春風起心愛上了那『恰似十五女兒腰』的楊柳條，所以早上一陣狂風就把那最長最苗條的一條挽斷了。

在他與拓拔開府書裏，神會說：

『一切衆生心本無相。所言「相」者，並是妄心。何者是妄？所作意住心，取空，取淨，乃至起心求證菩提涅槃，並屬虛妄。但莫作意，心自無物。即無物心，自性空寂。

空寂體上，自有本智，謂（似當作「能」）知以爲照用。故般若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無所住」，本寂之體。「而生其心」，本智之用。但莫作意，自當悟入』

（同上，頁一〇二）

這都是把『作意』，『起心』，看作同一個意義。作意就是起心要什麼。無論你要的是空，是淨，是菩提，還是涅槃，『並屬虛妄』。

神會在這篇『壇語』裏，屢次發揮這個意思。如說：

『知識諦聽，爲說妄心。何者是妄心？仁者等今既來此間，貪愛財色男女等及念園林屋宅，此是麤妄，應無此心。爲有細妄，仁者不知。

『何者是細妄？心聞說菩提，起心取菩提。聞說涅槃，起心取涅槃。聞說空，起心取空。聞說淨，起心取淨。聞說定。起心取定。此皆是妄心，亦是法縛。……住涅槃，被涅槃縛。住淨，被淨縛。住空，被空縛。住定，被定縛。作此用心，皆是障菩提道。』

如說：

『知識，各用心諦聽，聊簡（即料簡）自本清淨心。聞說菩提，不作意取菩提。聞說涅槃，不作意取涅槃。聞說淨，不作意取淨。聞說空，不作意取空。聞說定，不作意取定。如是用心，即寂靜涅槃。……譬如鳥飛於虛空，若住於虛空，必有墮落之患。如學道人修無住心，心住於法，即

是住著，不得解脫。』

這都是很痛快的講說『不作意』就是『無念』的意義，都是很明白的演說凡是『作意住心，取空，取淨，乃至起心求證菩提涅槃，並屬虛妄。』我們比勘上面引的幾段話，也可以認識這篇『壇語』確是神會和尚的演講，毫無可疑的了。

壇語的主旨是『立無念爲宗』。神會說：

『但自知本體寂靜，空無所有，亦無住著，等同虛空，無處不遍，即是諸佛眞如身。眞如是無念之體。以是義故，立「無念」爲宗。若見無念者，雖具見聞覺知，而常空寂。即戒定慧學一時齊等，萬行俱備，即同如來知見，廣大深遠。』

這裏說的『戒定慧學一時齊等』，也是神會在他的語錄裏常說的一個意思。壇語開卷『各各至心懺悔』之後，就說『戒定慧三學等』：

『妄心不起名爲戒。無妄心名爲定。知心無妄名爲慧。是名三學等。』

『戒』是佛教徒『各須護持』的。神會特別提倡的是『定慧等』的思想。壇語說：

『經云：「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爲宴坐）。」種種運爲世間，不於事上生念，是定慧雙修，不相去離。定不異慧，慧不異定，如世間燈光不相去離。即燈之時光家體，即光之時燈家用。即光之時不異燈，即燈之時不異光。即

光之時不離燈，即燈之時不離光。即光之時即是燈，即燈之時即是光。定慧亦然。即定之時是慧體，即慧之時是定用。即慧之時不異定，即定之時不異慧。即慧之時即是定即定之時即是慧。……此即定慧雙修，不相去離。』

神會的語錄裏也有同樣的說法：

『念不起，空無所有，名正定。能見念不起，空無所有，名爲正慧。即定之時是慧體，即慧之時是定用。即定之時不異慧，即慧之時不異定。即定之時即是慧，即慧之時即是定。……即是定慧等學。』（神會和尙遺集卷一，頁一二八——一二九）

神會雖然主張『定慧等』，雖然說『定不異慧，慧不異定』，

他所謂『定』並不是佛教徒向來重視的『禪定』。他明說，『無妄心，名爲定；』『念不起，空無所有，名正定。』

壇語裏還有同樣的解釋：

『無住是寂靜。寂靜體即名爲定。從體上有自然智，能知本寂靜體，名爲慧。』

『本體空寂。從空寂體上起知，善分別世間青黃赤白，是慧。不隨分別起，是定。』

這樣的『定』是不須作種種『禪定』（坐禪）工夫的。

神會的思想有一點最特別，最含有革命性，那就是他很明白清楚的反對坐禪，反對向來佛教徒最重視的『禪定』工夫。他特別反對當時禪學大師神秀門下提倡的十六字禪法：『凝心入定，

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神會在壇語裏說：

『即如「凝心入定」，墮無記空。出定以後，起心分別一切世間有爲，喚此爲慧！經中名爲妄心。此則慧時則無定，定時則無慧。如是解者，皆不離煩惱。』

『「(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非解脫心，亦是法縛心，不中用。涅槃經云：「佛告瑠璃光菩薩：善男子，汝莫入甚深空定。何以故？今大衆鈍故。」若入定，一切諸波羅蜜不知故。

神會反對『禪定』，因爲那樣『凝心入定』豈不是『定時則無慧』了嗎？他引涅槃經裏佛告瑠璃光菩薩的一句很驚人的話：『善男子，汝莫入甚深空定。何以故？今大衆鈍故。』(今南北本涅槃經

都沒有『令』字。）他自己下解釋說：『若入定，一切諸波羅蜜不知故。』這就是『定時則無慧』的說法了。壇語裏又批評『二乘人』（卽『聲聞』與『緣覺』）執『定』的可笑：

『如須陀洹在定八萬劫，斯陀含在定六萬劫，阿那含在定四萬劫，阿羅漢在定二萬劫，辟支佛在定十千劫。……當二乘在定時，縱爲說無上菩提法，終不肯領受』。

這也是說『定時則無慧』。

總而言之，神會的壇語的主旨只是『立無念爲宗』，無念只是不作意，只是『不作意取菩提，不作意取涅槃，不作意取空，不作意取定。』他于六波羅蜜之中，只取『般若波羅蜜。』那就是要把『禪波羅蜜』包括在『般若波羅蜜』之中。那就是要把『定』

包括在『慧』之中。

在破壞的方面，他拋棄了向來重視的坐禪的『定』。壇語說：

『知識，一切善惡，總莫思量。不得凝心住心。亦不得將心直視心。……不得作意攝心，亦不得遠看近看。……經云，不觀是菩提，無憶念故，即是自性空寂心』。

又說：

『夫求解脫者，離身意識，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離內外見；亦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爲宴坐。如此坐者，佛即印可。六代祖師以心傳心，離文字故。從上相承，亦復如是。』

他在別處說的更明白：

『……不在坐裏！若以坐爲是，舍利弗宴坐林間，不應被維摩詰訶。訶云，「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爲宴坐。」但一切時中見無念者，不見身相，名爲正定；不見心相，名爲正慧。』（神會和尚遺集卷一，頁一三四。）

他在『南宗定是非論』裏也說的更明白：

『遠法師問：嵩岳普寂禪師，東岳降魔藏禪師，此二大德皆教人坐禪，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指此以爲教門。禪師今日何故說禪不教人坐，不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何名坐禪？

『和上答：若教人坐，（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此是障菩提。今言坐者，念不起爲坐。

今言禪者，見本性爲禪。所以不敎人坐身住心入定。若指彼敎門爲是者，維摩詰不應訶舍利弗宴坐。（神會和尙遺集卷三，頁一七五——一七六；即新寫定本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下卷）

※

我在三十年前曾指出『後世所奉爲禪宗唯一經典的六祖壇經便是神會的傑作。』我說，『我信壇經的主要部分是神會所作』，因爲『壇經中有許多部分和新發見的神會語錄完全相同。』我當時曾列舉五組例子，表示壇經的思想和文字都和神會語錄很相同。這五組是：

第一組『定慧等』

第二組『坐禪』

第三組『關當時的禪學』

第四組『論金剛經』

第五組『無念』（胡適荷澤大師神會傳，原載神會和尚遺集卷首，頁七三—九〇；後來收在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裏，又在臺北版胡適文存第四集裏。）

現在神會的『壇語』出現了，我們可以看出壇語的思想和文字也往往很接近六祖壇經的敦煌寫本。我在上引的壇語裏論『無念』，論『定慧等』，論當時的禪學，論『坐禪』的一些文句，都可以在六祖壇經裏尋得很相同的文句可以供我們的比勘。

最可注意的是『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的標題。敦煌寫本的六祖壇經的原題是『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一卷，兼受無相戒。』

敦煌本的卷尾又有簡題一行：『南宗頓教最上大乘壇經法一卷。』壇語的『壇』字和壇經的『壇』字原文可能都是『檀波羅密』的『檀』字。即是『檀那』，即是『檀施』的意思。（敦煌本壇經裏面還有幾處寫作从木的『檀』字。）

我現在不想重新討論這個壇經作者是不是神會的問題。我只想指出這篇壇語的出現應該可以引起我們研究這個問題的一點新興趣。

(二) 校寫『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後記

在三十多年前，我校寫了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的 Pelliot 3047 號敦煌卷子裏的『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開篇的四十九行殘卷，

作爲『神會和尚遺集』卷二。我又校寫了 Pelliot 3488 號殘卷，作爲『神會和尚遺集』卷三，但我當時就說：『此卷也許即是南宗定是非論的一部分。』這兩卷共有五千多字。

現在我把前一卷重新校寫了，題作『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的上卷。我把巴黎近年尋出的 Pelliot 2045 號殘卷裏的『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也校寫出來，題作此論的下卷。我從前校寫的遺集卷三果然是此論的一部分，即在此『下卷』之中，故此一部分有兩個敦煌寫本可以互相校勘。但下卷的其他部分，及上卷全部，都沒有他本可供校勘。

宗密的圓覺經大疏抄的神會略傳裏曾提及『南宗定是非論』：『因洛陽詰北宗傳衣之由，及滑臺演兩宗眞僞，與崇遠等

持論一會，——具在南宗定是非論中也，——便有難起，開法不得。……』

這裏『具在南宗定是非論中也』十個字是夾註。在三十二年前，所有禪宗史料之中，只有這一條小註提到『南宗定是非論』。直到我的『神會和尚遺集』的二三兩卷印出來，世人才知道『南宗定是非論』是什麼樣子的作戰文字。現在我們湊合三個敦煌殘卷，共有一萬三四千字，其中雖有小殘缺，大概『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全部都在這裏了。

我們看這一萬三四千字的全文，大致可以分作這幾個部分：

（甲）獨孤沛的序，說『修論』的因緣。

（乙）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的本文：

㈠介紹崇遠法師。

㈡『爲天下學道者定宗旨，爲天下學道者辨是非。』

（南宗定是非論的主文）

㈢『金剛般若波羅蜜，最尊最勝最第一。』（自『禪師修何法，行何行？』以下，凡四千字，佔全論近三分之一，全是宣傳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爛調，說誦持此經，流通此經，爲人演說此經，有無量功德。）

（丙）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的後序及讚文。

前面的序，後面的後序及讚，大概都是『獨孤沛』作的。前序說『所以修論』。後序也說：『所以修論，聊欲指南，使大道洽於蒼生，正法流於天下；』又說：『所是對問宏詞，因即編之爲論。』這都是一個人的口氣。故知前序與後序及讚都是那位『獨

孤沛』的手筆。這位『修論』的人的文理很不清楚，見解也很不高明，故此論的文字遠不如神會語錄的明白可讀，也不能比『南陽和上壇語』的親切流利。

宋僧傳說神會『年方幼學，厥性惇明，從師傳授五經，克通幽賾；次尋莊老，靈府廓然。』我們看他的語錄和壇語，也可以看出他似是一位讀書能文的和尚。爲什麼這篇重要的作戰文字必須請這位獨孤沛『修論』呢？我想，這大概是因爲神會有些話自已不便說，所以有倩別人代說的需要。例如此論本文說：

『遠法師問：能禪師已後，有傳授人不？

『答，有。

『又問，傳授者是誰？

『和上答，已後應自知。

本文又說：

『能禪師是的的相傳付囑人，已下門徒道俗近有數□餘人，無有一人敢濫開禪門。縱有一人得付囑者，至今未說。』

這兩段裏，都沒有明說神會是韶州慧能禪師的『相傳付囑人』。但獨孤沛的後序裏就不妨明說：『我和上承六代之後，付囑分明。』這就是倩別人說話的方便之處了。

南宗定是非論的本文三大段之中，只有那『定宗旨，辨是非』的一大段是眞正主文。前面介紹那位『兩京名播，海外知聞』的崇遠法師一段實在很不高明。後面近四千字的宣傳金剛經的一大段也很不高明。這四千字的宣傳文字只有一點歷史意義：就是說：

36

菩提達摩一派的禪學本來『常奉四卷楞伽，以爲法要』，故此派自稱『楞伽宗』；直到神會同時的普寂和尚的碑傳裏還說神秀教普寂『令看思益（思益梵天所問經），次楞伽，因而告曰，此兩部經，禪學所宗要者』（李邕大照禪師塔銘，全唐文二六二）；如今神會自稱菩提達摩南宗，然而他的遺著裏沒有一個字提及四卷楞伽經，倒有四千字宣傳那簡短的一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這就是神會很大膽的把金剛經來替代楞伽經了。（看胡適楞伽宗考，原載史語所集刊第五本第三分，收在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又收在臺北版胡適文存第四集）

南宗定是非論本文的主文開始就說：

『神會今設無遮大會兼莊嚴道場，不爲功德，爲天下學道者定宗旨，爲天下學道者辨是非。』

所謂『定宗旨，辨是非』，全文有四千多字，只是神會和尚要為他的老師韶州慧能和尚爭取菩提達摩傳下來的一派禪學的『的的相傳付囑人』的正統地位，其實只是神會為他自己所謂『菩提達摩南宗』爭取禪門正統的地位。所謂『南宗定是非』，只是為這個『南宗』爭法統。

這個故事，說來很長。（看胡適的楞伽宗考）簡單說來，大致如下：

中國佛教到了隋唐之際，已到了印度的禪法開始簡單化，將要過渡到更簡單化的中國禪宗的時代了。隋唐之際的禪法有兩大派：一派是南嶽慧思（五一四—五七七）到天台智顗（五三一—五九七）的『止觀』禪法，一派是菩提達摩（依我的考定，他來中國在劉宋晚年，

在中國約五十年，約當四七五—五三〇）傳下來的楞伽宗。天台宗注重『止』（定）和『觀』（慧），已是簡易化了的禪法。楞伽宗在實行的方面注重『奉頭陀(dhuta)行』，教人苦樂隨緣，在衣食住各方面都極力刻苦自己。在教義方面，只奉四卷楞伽經，以爲心要。這也是簡易化了的禪法。

在七世紀的中期，楞伽宗出了幾個有大名的禪師，特別是蘄州黃梅雙峰山的道信（死在六五一）和弘忍（死在六七四），當時人稱爲『東山法門』。弘忍門下弟子散布各地，有嵩山的法如，有泰山的降魔藏，有劍南資州的智詵，有嶺南韶州的慧能。其中一個最有名的是荊州玉泉寺的神秀，『傳東山妙法，開室巖居，年過九十，形彩日茂。……兩京學徒，群方信士……雲集霧委，虛往實歸。』

（宋之問爲洛下諸僧請法事迎秀禪師表）

則天皇帝武后在久視元年（七〇〇）下詔請神秀到東京。張說在他的大通禪師碑銘裏記此事：

『久視年中，禪師春秋高矣，詔請而來，趺坐覲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推爲兩京法主，三帝國師。（三帝是則天帝，中宗，睿宗）

神秀在東京六年，死在神龍二年（七〇六）。神秀死後，他的大弟子普寂、義福、敬賢、惠福等都有大名。這是楞伽宗最有勢力的時期。

神秀死後，張說在碑文裏敍述他的傳授世系如下：

菩提達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

這個世系後來竟成了後來爭法統的起點。宋僧傳的義福傳說：

『神秀禪門之傑，雖有禪行得帝王重之無以加者，而未嘗聚徒開法也。洎乎普寂始於都城傳教，二十餘載，人皆仰之。』

義福死在開元二十四年（七三六），普寂死在開元二十七年（七三九）。就在開元二十年（七三二），當義福普寂都最受朝野尊崇的時候，滑臺大雲寺有一個和尚開了一個『無遮大會』，在大會場上大聲指斥神秀普寂一派傳出來的傳法世系是不可信的，是僞造的，——指斥神秀一門『師承是傍，法門是漸』，指出弘忍的傳法付囑人不是神秀而是韶州的慧能，指出北方的『漸門』是旁支而南

方的『頓教』是眞傳正統。這個和尚就是神會。

神會爭法統的戰鬪文字就是現在我們校寫出來的『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他作戰的法寶就是他自己造出來的『傳衣』說。他說：

『（菩提達摩）開佛知見，以爲密契，便傳一領袈裟以爲法信，授與慧可。慧可傳僧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六代相承。』『內傳法契，以印證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

他大膽的喊着：

『從上相傳，一一皆與達摩袈裟爲信。其袈裟今見在韶州，更不與人。餘物相傳者，即是謬言！』

韶州遠在東南五千里之外，當日聽神會說這話的人，誰能親到韶州去查勘那件傳法袈裟的有無呢？神秀普寂門下的和尚，誰能提出證據指斥那『傳袈裟』的話是謬言呢？神會的戰略是先下手取攻勢。這種攻勢是很難應付的。試看此論中最感動人的一段：

『遠法師問曰，普寂禪師名字蓋國，天下知聞，……何故如此苦相非斥？豈不與身命有讎？

『和尚答曰，……我自料簡是非，定其宗旨。我今為弘揚大乘，建立正法，令一切衆生知聞，豈惜身命！』

這樣的戰略，這樣的一個戰士，是很難防禦，很難抵抗的。

※

我們在一千二百年後讀這篇『南宗定是非論』，當然往往感

覺不愉快，當然往往不滿意，當然不免要譴責神會爲了爭法統竟不惜揑造『傳衣』的大謊，竟不惜造出普寂同學廣濟和尚到韶州『夜半入〔能〕和上房內偷所傳袈裟』一類的大謊，竟不惜造出『開元二年中三月內使荆州刺客張行昌詐作僧，取能和上頭，大師靈質被害三刀』一類的神話。我們應該知道，在中古的宗教狂熱的空氣裏，在那個大量製造宗教經典的風氣裏，很少人能記得『不妄言』是佛教十大戒之一的。爲了護法，爲了衞道，爲了爭法統，造作一串謊話，製造一兩部僞經典，在當時都不算是不道德的行爲。

況且當日神秀門下的大弟子普寂禪師大概也有同樣的挑釁的舉動，如南宗定是非論中說的。

『今普寂禪師在嵩山竪碑銘，立七祖堂，修法寶紀，排七代數。』

『普寂禪師爲秀和上竪碑銘，立秀和上爲第六代。今修法寶紀，又立如禪師（法如）爲第六代。未審此二大德各立爲第六代，誰是誰非，請普寂禪師子細自思量看！』

這些都是事實。嵩山爲秀和上竪的碑，就是李邕撰的嵩岳寺碑，碑文中說：

『達摩菩薩傳法於可，可付於璨，璨授於信，信忞（資？）於忍，忍遺於秀，秀鍾於今和上寂，皆宴坐林間，福潤寓內，』（全唐文二六二）

這就好像是在普寂生存時已『立七祖堂』了。『修法寶紀，又立

如禪師為第六代』的事，我們也可以從巴黎保存的敦煌殘卷裏得着實證。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有一個殘卷，原編 Pelliot 2634 號，題作『傳法寶紀並序，京兆杜朏字方明撰』，（此卷收在大正大藏經第八十五卷，第二八三八件）這就是神會指出的普寂修的法寶紀。作序的杜朏也不過是像南宗定是非論作序的獨孤沛，都是代筆或借名的人。這個殘卷只剩序文及傳法寶紀的列傳目錄，及菩提達摩傳的一個小部分。列傳共有六代七人：

東魏嵩山少林寺釋菩提達摩
北齊嵩山少林寺釋惠可，
隨皖公山釋僧璨，
唐雙峰山東山寺釋道信，

唐雙峰山東山寺釋弘忍，

唐嵩山少林寺釋法如，

唐當陽玉泉寺釋神秀。

杜胐的序文也說，『……弘忍傳法如，法如及乎大通（神秀）。』這是說，弘忍門下的大弟子不止一人，有法如，有神秀。嵩山的法如在七世紀的晚年很有名望，這是不可抹煞的事實。試看嚴挺之的義福碑文（全唐文二八〇）說：

『時嵩嶽大師法如演不思議要用，（義福禪師）特生信重。……既至而如公遷謝，……聞荊州玉泉道場大通（神秀）禪師以禪慧兼化，加剋意誓行，苦身勵節。……既謁大師，……攝念慮，棲榛林，練五門，入七淨，……或處雪霜，衣食罄匱。

……積年鑽求，確然大悟。……周旋十年，不失一念。……』

又看李邕的普寂碑文（全唐文二六二）也說普寂

『將尋少林法如禪師，未臻止居，已承往化，追攀不及，感絕無時。……翌日遠詣玉泉大通（神秀）和尙，膜拜披露，涕祈咨稟。良馬易進，良田易平，加以思修，重之勤至。……如此者五載。……』

這兩篇碑版文字都可以使我們明白嵩山法如在當時聲名之大，地位之高，所以義福普寂都先去尋他，因爲他死了，才去尋神秀。所以普寂修傳法賚紀，敍述弘忍的門下，他不能不先列法如，次列神秀。

杜朏的序文末段說：

『又自達摩之後，至于隋唐，其有高悟玄拔，深至圓頓者，亦何世無之？以（原作已）非相傳授，故別條列傳，則昭（原作照）此法門之多士（原作圭）也。』

這是很大度，又很合于歷史事實的說法。試看道宣在續高僧傳的法沖傳裏敍述達摩之後有慧可慧育二人，『可師後』有粲禪師等十二人，『遠承可師後』有沖法師等六人，『不承可師，自依攝論』，又有若干人。這正是『昭此法門之多士』。

但神會的法統論有一個很奇怪的主張，就是『一代只許一人承後』的說法。他在這篇南宗定是非論裏說：

『又從上已來六代，一代只許一人，終無有二。縱有千萬

學徒，只許一人承後。……譬如一國唯有一王，言二王者無有是處。譬如一四天下唯有一轉輪王，言有二轉輪王者無有是處。譬如一世界唯有一佛出世，言有二佛出世者無有是處。』

神會從這個『一代只許一人』的論點出發，當然不能承認普寂的傳法寶紀的第六代並列法如神秀兩人的辦法。傳法寶紀列舉法如和神秀兩人，而不提及韶州的慧能，這是神會最不甘心的。所以他說：

『今普寂禪師在嵩山豎碑銘，立七祖堂，修法寶紀，排七代數，不見著能禪師。□能禪師是得傳授付囑人，為〔人〕天師，蓋國知聞，即不見著。如禪師是秀禪師同學，又非

是傳授付囑人，不爲人天師，天下不知聞，有何承稟，充爲第六代？』

神會在此論中說能禪師與秀禪師是同學，這一點是楞伽宗的人也承認的。敦煌寫本之中，有東都沙門釋淨覺編的『楞伽師資記』（有倫敦巴黎兩本；有朝鮮金九經校寫排印本，今收在大正大藏經第八十五卷，第二八三七件）其中引有淨覺的老師玄賾的『楞伽人法志』的弘忍傳，傳中記弘忍臨終時曾說：

『如吾一生教人無數，好者並亡。後傳吾道者，只可十耳。』

這十人的名字如下：

1. 神秀
2. 資州智詵

3. 白松山劉主簿
4. 華州智藏（疑即是後來的『東嶽降魔藏』；敦煌寫本曆代法寶記作惠藏）
5. 隨州玄約
6. 嵩山老安
7. 潞州法如（即是後來的『嵩山少林寺法如』）
8. 韶州惠能
9. 揚州高麗僧智德
10. 越州義方

玄賾自記他在雙峰山弘忍門下『首尾五年』（咸亨元年至五年，六七〇—六七四），弘忍死時（人法志作咸亨五年二月十六日，宋僧傳作上元二年，

六七五，十月二十三日），他在他老師身邊。楞伽人法志有神秀傳，可知此書作于神秀死（神龍二年，七〇六）後。淨覺的楞伽師資記稱睿宗爲太上皇，可見此書作于開元四年太上皇崩（七一六）之前。即使十人傳道的話是玄賾晚年著書時追記的話，也還遠在神會『南宗定是非論』之前。弘忍門下能有十個弟子，『並堪爲人師』，其中有劍南資州的智詵，有潞州的法如，有荆州的神秀，有嶺南韶州的慧能，這眞可以『昭此法門之多士』了。

所以我們可以相信慧能是弘忍的弟子，並且是他的十個可以傳道的弟子之一。但神會要世人相信的慧能是五祖弘忍『在東山將袈裟付與』的『承後』人，是『得傳授付囑人』，是『一代只許一人承後』的第六代。這是神會的南宗定是非論要建立的法統。

※

楞伽宗向來用劉宋時代譯的四卷楞伽經爲法要。楞伽即是錫蘭島，故法沖傳裏此宗又稱『南天竺一乘宗』。道宣續僧傳稱菩提達摩爲『南天竺婆羅門種』，神會此論則稱達摩是『南天竺國國王第三子。』故楞伽宗的和尚自稱『南宗』，大概就等於法沖所謂『南天竺一乘宗』。神會此論中屢次說普寂禪師『口稱南宗』，都可以作如此解說。

但神會所謂『菩提達摩南宗』，是指菩提達摩派下的另一個『南宗』，是專指嶺南韶州慧能和尚的一派。南宗定是非論說：

『遠法師問，何故不許普寂禪師稱爲南宗？

『和上答，爲秀和上在日，天下學者號此二大師爲「南能」

「北秀」，天下知聞。因此號，遂有南北兩宗。普寂禪師實是玉泉學徒，實不到韶州，今口妄稱「南宗」，所以不許。』

此論中又指出南北兩宗有何不同：

『遠法師問，〔能禪師與秀禪師〕既是同學，教人同不同？

『答言，不同。

『又問，既是同學，何故不同？

『答，今言不同者，爲秀禪師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緣此不同。⋯⋯心不住內，亦不在外。如此坐者，佛即印可。從上六代已來，皆無有一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是以不同。』

此論下文又說：

『遠法師問，嵩岳普寂禪師，東岳降魔藏禪師，此二大德皆教人坐禪，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指此以爲教門。禪師今日何故說禪不教人坐，不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何名坐禪？

『和上答，……今言坐者，念不起爲坐。今言禪者，見本性爲禪。所以不教人坐身住心入定。若指彼教門爲是者，維摩詰不應訶舍利弗宴坐。』

這是說，『北宗』神秀和他的大弟子都注重坐禪，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的十六字禪法。而慧能神會的『南宗』是『不教人坐身住心入定』的。

這樣『說禪不教人坐』，說禪『不在坐裏』，說『念不起爲坐，見本性爲禪』，在中國的佛教史上實是一種革命。印度的禪法從此更簡單化了，變成中國禪宗的『禪學』了。

南宗定是非論的理論的部分，還指出『南宗』的頓悟教義：

『遠法師問，如此教門豈非是佛法，何故不許？

『和上答，皆爲頓漸不同，所以不許。我六代大師，一一皆言，單刀直入，直了見性，不言階漸。夫學道者，須頓見佛性，漸修因緣，不離是生，而得解脫。譬如母頓生子，與乳，漸漸養育，其子智慧自然漸漸增長。頓悟見佛性者，亦復如是，智慧自然漸漸增長。』

這個『頓悟』的教義，神會在別處說的更多。（看胡適神會傳頁四五

一四七，胡適文存第四集頁二六五—二六六）我只引他的語錄一段：

『發心有頓漸，迷悟有遲疾。迷即累劫，悟即須臾。譬如一綟之絲，其數無量。若合爲繩，置於木上，利劍一斬，一時俱斷。絲數雖多，不勝一劍。發菩薩心人，亦復如是。若遇眞正善知識，以諸方便直示眞如，用金剛慧斷諸位地煩惱，豁然曉悟，自見法性本來空寂，慧利明了，通達無礙。證此之時，萬緣俱絕，恒沙妄念一時頓盡，無邊功德應時等備。』（神會和尚遺集卷一，頁一二〇—一二一）

這是神會的頓悟說。這就是所謂『南宗頓教』，所謂『頓教解脫禪門』。

※

南宗定是非論的主文不過如此。所謂『爲天下學道者定宗旨，爲天下學道者辨是非』，其實只是造出向來從沒有人說過的『從上相傳，一一皆與達摩袈裟爲信』的法統說，作爲作戰的武器，向當時最有權威的『兩京法主，三帝國師』的神秀門下的普寂和尚作最無情的攻擊。神會專取攻勢的戰略是無法抵禦的。他數十年『鍥而不舍』繼續努力奮鬪的精神是很可以感動人的。爲了爭取法統，他是不擇手段的。我們看他在此論裏提出『唐國以菩提達摩爲首，西國以菩提達摩爲第八代』的荒謬說法，更可以明白他不擇手段的作風：

『……遠師問，據何得知菩提達摩在西國爲第八代？

『和尚答，據禪經序中，具明西國代數。又可禪師親於嵩

山少林寺問菩提達摩西國相承者，菩提達摩答一如禪經序所說。』

東晉末年廬山譯出的『達摩多羅禪經』的序引中提到大迦葉以下八位『持法者』，其中第八位是達摩多羅。神會把達摩多羅(Dharmatara)認作菩提達摩(Bodhidharma)，這是認錯了祖宗，還可以說是無知的錯誤。但他又造出慧可親問菩提達摩的神話，那就是有心說大謊了。

在那個中古宗教狂熱的空氣裏，不但『傳衣』的法統說終于被世人認爲歷史事實，並且連那個最荒謬的『西國代數』，後來從八代改到二十八代，也居然成爲人人尊信的『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法世系！在一千幾百年中，竟無人指出這二十八代祖師的傳

法世系完全是根據于錯認菩提達摩和達摩多羅是一個人！

※

最後，我要借這回校寫南宗定是非論的機會來改正我三十年前的一個大錯誤。我要重新考定這篇南宗定是非論的年代。這就是說：我要重新考定神會和尚在滑臺大雲寺『定南北兩宗』的無遮大會是在開元二十年（七三二），而不是在開元廿二年（七三四），也不是在開元廿一年（七三三）。

三十年前，我所得的南宗定是非論殘卷有獨孤沛的序文，其中就有兩個不同的年代：

①『弟子於會和上法席下見與崇遠法師論義，便修。從開元十八，十九，廿年，其論本並不定。爲修未成，言論不

同。今取廿一載本爲定。……』

②『我襄陽神會和上…… 於開元廿二年正月十五日在滑臺大雲寺設無遮大會，廣資嚴飾，昇師子坐，爲天下學道者說……』

這兩段的年月互相矛盾，很難調和，很難解釋。初看前一段，好像此卷所記應該是開元十八年以前的事，至少應該是開元廿一年以前的事。何以後一段又分明說那個定宗的無遮大會是在開元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呢？究竟此會在何年呢？

我當時的意見大致是這樣的：

記者獨孤沛的文理不明白，故敘述不清楚。他的意思似是要說他有先後記錄神會的書：第一部是開元十八年至二十

36

一年的神會語錄，自十八年修起，以廿一年本爲定，略如敦煌寫本神會語錄。第二部是記錄開元廿二年神會在滑臺大雲寺和崇遠法師辨論的書，即是這本南宗定是非論。

（此段文字是删改我的『跋神會語錄第二殘卷』，原文見神會遺集頁一七一。）

但我現在校寫新出現的南宗定是非論長卷，又發現了兩個不同的年代，都在此卷後幅的後序和讚裏：

③『去開元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共遠法師論議，心地略開，動氣陵雲，發言驚衆，道俗相謂達摩後身。所是對問宏詞，因即編之爲論。……』

④讚五章的第五章：

『論之興也，開元二十。　　此日陵遲，今年法立。

本元清淨，非關積習。　彼岸坐登，禪門頓入。

德超河洛，芳流京邑。　明月孤懸，衆星無及。』

我把這四個不同的年代合併起來看，我才明白我三十年前的意見是大錯的。我現在的結論是：這篇南宗定是非論是用開元二十年的本子，記的是開元二十年正月十五日滑臺寺定南北兩宗是非的無遮大會上的辨論。我的證據是在末幅的第五章讚詞的『論之興也，開元二十』一句。這一章韻語共用六韻，首韻原作『開元廿』三字，此句應該有四個字，故可以作『開元二十』，也可以改作『開元廿一』。但此章押的是立、習、入、邑，及，五韻全是中古韻書的『二十六緝』。『開元二十』恰是『緝』韻。『開元廿一』就不協韻了。『開元廿二』當然更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斷定滑臺定宗旨的大會是在開元二十年正月十五日。其餘的三個年代都可以這樣改正：

①『今取廿一載本爲定』，當改正作『今取廿載一本爲定』。

②『襄陽神會和上……於開元廿二年』，廿二是二十年之誤。

③『開元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十二年是二十年的誤寫。這樣改正，四處都可通了。校寫本已照這樣改正了。

爲什麼獨孤沛要說『從開元十八、十九、廿年，其論本並不定』呢？難道這三年之中，年年都有神會和崇遠法師辨論的大會嗎？很可能的崇遠法師是神會和尚請來的一位有訓練的『配角』。這種佈道傳敎的大會，無論古今中外，往往有這種受了訓練的配

角的。很可能的，開元十八年和十九年的辨論都只是預備的演習，二十年的無遮大會（無遮即是露天大會）才是正式的表演大會。所以獨孤沛『今取廿載一本為定』。改『年』為『載』是玄宗天寶三年（七四四）正月開始的。獨孤沛序文用『廿載一本』，可以使我們知道此論的寫定已在天寶年間了。

（三）附記神會和尚的生卒年的新考正

神會和尚死在何年？死時年若干歲！向來傳記對這兩個問題，凡有三種不同的答案：

①宋高僧傳的神會傳說他死在上元元年（七六〇）的"建午月十三日"，年九十三歲。曇噩的新修科分六學傳的神

會傳也說他死在上元元年，年九十三。

②宗密的圓覺經大疏抄的神會傳說他死在乾元元年（七五八）五月十三日，年七十五。

③景德傳燈錄的神會傳說他死在上元元年（七六〇）五月十三日，與宋僧傳相同，但又說他『俗壽七十五』，那就和宗密和宋僧傳都不同了。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我在『荷澤大師神會傳』裏曾主張：『宋僧傳似是依據神會的碑傳，比較可信』。我曾指出，王維受神會之託，作慧能和尚的碑文（唐文粹六十三），末段云：

『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

宗密與傳燈錄都說神會見慧能時止有十四歲，則不得爲『中年』。

慧能死在先天二年（七一三），年七十六。神會的年歲若依宋僧傳計算，他死在上元元年（七六〇），年九十三，是他生在總章元年（六六八），當慧能死時他已有四十六歲，可以說是『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了。

但我現在覺得宋僧傳說神會死在上元元年的『建午月十三日』，這個年月日是值得我們重新檢討的。上元元年沒有『建午月』，乾元元年也沒有『建午月』。止有肅宗最末一年，即是那個沒有年號的『元年』（七六二），才可以有『建午月』的名稱。

因爲唐肅宗在上元二年（七六一）九月壬寅（廿一日）忽然下了一道驚人的諭旨，反對改元，反對年號。他說：

『……欽若昊天，定時成歲。春秋五始，義在體元，惟

以紀年，更無潤色。至于漢武，飾以浮華，非前王之茂典，豈永代而作則？自今已後，朕號惟稱皇帝，其年號但稱元年，去上元之號。其以今……（此下唐書殘闕，大意是說『其以今年十一月建子爲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爲名』。）

上元二年十一月改稱『建子月』，十二月改稱『建丑月』，次年舊正月改稱『建寅月』，以下到舊四月改稱『建巳月』。

但『建巳月』十八日（丁卯）肅宗就死了。在他死之前兩天，——『建巳月十六日』（乙丑），——他又下詔：

『「元年」宜改爲寶應，建巳月爲四月，餘月並依常數，仍依舊以正月一日爲首。』

所以那個沒有年號的『元年』（七六一——七六二）只有六個月，

還沒有到『建午月』就改回舊制了。當時並沒有追改上元二年（七六一）五月為『建午月』，更沒有追改上元元年（七六〇）五月為『建午月』。但皇帝廢止新曆的詔書是『建巳月十六日』方下的，第三天皇帝就死了，太子即位了，『元年』的曆書當然還在通用，寶應元年的新曆大概就沒有製作頒布，也許就不準備製作頒布了。所以全國通用的還是『元年』每月『以斗所建辰為名』的曆書。所以神會和尚死在洛陽，那兒的和尚還記載他的死日為『建午月十三日』，那是絲毫不足奇怪的。

敦煌寫本裏還保留了一個很有歷史趣味的旁證。倫敦巴黎兩處都有一卷很長的寫本，題作『曆代法寶記』（收在大正大藏經第五十一冊，第二〇七五件）。此卷記的是劍南資州德純寺智詵（死在長

安二年，七〇二）傳下來的成都淨衆寺無相和成都保唐寺無住的一派禪宗的歷史。無相和上死在寶應元年四月十九日，就是那個沒有年號的『元年建巳月十九日』。在曆代法寶記的無住傳裏，有這樣的記載：

『……至建巳月（大正藏本誤作『遠巳月』，下同）十三日（董璿）至成都府淨衆寺（大正藏誤作『淨泉寺』）爲（無相）和上四體違和，輒無人得見。……

『元年建巳月十五日改爲寶應元年五月（當作四月）十五日，和上遙付囑訖。至十九日……儼然坐化』。

這裏『元年建巳月十五日』一條是遠在劍南的一條最好的旁證。在一千多年之後，大家都忘記了那個沒有年號的『元年』，都忘

記了肅宗皇帝那一道反對年號，反對改元的空前詔旨，於是『建巳月』就無人懂得，就被改作『逮巳月』了！

所以我現在猜想，神會和尚死的年月日必是『元年建午月十三日』，也可以說是寶應元年（七六二）五月十三日。後人不懂得那個沒有年號的『元年』，所以猜做『上元元年』，或猜做『乾元元年』，其實都是錯的。

所以我提議改定神會和尚死在肅宗新改的『元年』的『建午月十三日』，即是寶應元年（七六二）的五月十三日，年九十三歲。倒推上去，他應該是生在高宗咸亨元年（六七〇），而不是生在高宗總章元年（六六八）。

民國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南港中央研究院。

南陽　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

無上菩提法諸佛深歎不思議知識既一一能來各各發無上菩
提心諸佛菩薩真正善知識極甚難值遇昔所未曾聞今日得聞昔
未得遇今日得遇涅槃經云仏告迦葉言從兜率天投一顆芥子投
閻浮提一針鋒是為難不迦葉菩薩言甚難世尊仏告迦葉此未為難
正因正緣得相值遇此是為難云何正因正緣知識發菩提心是正因
仏菩薩真正善知識將無上菩提法投知識心得究竟解脫是正緣得
相值遇為善知識是凡夫曰有無量惡業心有無量惡念會須難生
死不得解脫須一一自發菩提心為知識懺悔各各禮佛　敬礼過去際
一切諸佛　敬礼未來盡未來際一切諸仏　敬礼現在盡現在一切諸仏
敬礼尊法般若修多羅藏　敬礼諸大菩薩一切賢聖僧各各至心懺悔
令知識三業清淨過去未來及現在身口意業四重五逆罪我今至心盡
懺悔願罪除滅永不起　過去未來及現在身口意業五逆罪我今
至心盡懺悔願罪除滅永不起　過去未來及現在身口意業七逆
罪我今至心盡懺悔願罪除滅永不起　過去未來及現在身口意業

圖版一　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首十五行

以成其讚論之標首達摩大師次叙宗承[illegible]
天竺來僧遺言我法六後陵遲其道玄遠人莫能知唯[illegible]
今日行之　論稱六代代有一人但以心契法更有[illegible]
從之相遞相付囑非不慮勳密表信[illegible]其陳天下无比讓其
秀禪大乘大論讓行四方法隆弄達[illegible]无[illegible]門并稱菩薩
餘聞者見者得悟真宗大通行矣正教[illegible]无我无人善惡不
之教尋斯論妙理玄通究陳閣奮後叙正宗无念无作[illegible]
非色非相无終无始達人乃見有緣始遇禪門[illegible]
與世間无比比日陵遲今并法立[illegible]
禪門頂入德超河洛芳流京邑朗月孤懸[illegible]
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一卷

圖版二　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末十一行

(四)總計三十多年來陸續出現的神會遺著

現在我們可以把三十多年來先後發見的神會遺著作一個簡表：

(一)神會的『語錄』，現已出現的有兩本，都是敦煌出來的：

(甲)胡適校寫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的敦煌寫本，原編號 Pelliot 3047，收在『神會和尚遺集』卷一，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出版，二十年(一九三一)再版。原無題目，胡適擬題『神會語錄』。

(乙)Ⓐ石井光雄影印他購藏的敦煌寫本。昭和七年(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石井氏影印二百部，『題以

影本印施功，考妣二親成正覺』。原無題目，卷前有題字一行云：『此文字欠頭。後有博覽道人尋本續之矣』。影印本題『燉煌出土神會錄』。附有『燉煌出土神會錄解說』一小冊，鈴木貞太郎撰。

Ⓑ鈴木貞太郎公田連太郎校訂石井光雄本『燉煌出土神會錄』。昭和九年（一九三四）鉛字排印出版。

石井本尾有題記云：

『唐貞元八年歲在未（貞元八年壬申，七九二。前一年，七九一，歲在未），沙門寶珍共判官趙秀琳於北

庭奉　張大夫處分令勘訖。其年冬十月廿二日記。』

其後又有一行題字：

『唐癸巳年（貞元八年後的第一個癸巳是元和八年，八一三）十月廿三日比丘記。』神會死在肅宗廢年號的『元年』（即寶應元年，七六二），石井本在北庭的校勘題記在貞元八年，在神會死後才三十年。鈔寫可能還在神會活着的時候。

胡適本目錄分五十章。鈴木公田校訂排印本分五十六章，其中第一至第四十四章與胡適第六至第四十九章相同，（中間石井本多出兩章）文字互有優劣，可以互相校勘。

胡適本後幅原無殘缺，緊接『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但石井本第四十四章之後有後來續加的十一章，一部分是從『南宗定是非論』摘鈔而放大的。其第四十九章為遠法師問『未審禪門有（無）付囑』，答語（第四十九章至第五十五章）約有一千三百字，乃是『六代大德』的小傳。其中『第六代唐朝能禪師』的小傳就有九百多字，與敦煌本六祖壇經的慧能自述在弘忍門下一段大略相同，但無神秀作偈及慧能作偈的故事。

敦煌本壇經有慧能臨終的『懸記』（即預言）：『法海向前言：大師，大師去後，衣法當付何

人？

『大師言：法即付了，汝不須問。吾滅後二十餘年，邪法遼亂，惑我宗旨。有人出來，不惜身命，第佛教是非，竪立宗旨，即是吾正法。衣不合傳。……』

石井此本的慧能小傳也有同樣的懸記，而有小不同：

『法海問曰：和上 日以後，有相承者否？有此衣何故不傳？

『和上謂曰：汝今莫問。以後難起極盛。……汝欲得知時，我滅度後四十年外，竪立宗〔旨〕

者，即是。』

此傳與壇經都說慧能死在先天二年八月三日。（先天二年，七一三，十二月改元爲開元）他死後『二十餘年』，正是神會在滑臺大雲寺『爲天下學道者定宗旨，爲天下學道者辨是非』（在開元二十年，七三二）之後幾年。可能這就是所謂『六祖壇經』的原始部分寫作的時候。慧能死後『四十年外』，正當天寶十二年（七五三）神會被御史中丞盧奕奏劾『聚衆疑萌不利』，因此被『敕黜弋陽郡』之時。可能這就是語錄別本的『六代大德』小傳寫作的時候。

石井本最後（鈴木公石本第五十六章）有『大乘頓教頌並序』，不著撰人姓名。序中有頌揚神會的一段，可算是神會傳記的最早資料：

『……我荷澤（原作擇）和上，天生而智（似當作知）者，德與道合，願將年並。（年並二字，原誤倒）在幼稚科，遊方訪道，所遇諸山大德，問以涅槃本寂之義，皆久而不對。心甚異之。因詣嶺南，復遇漕溪尊者。作禮未訖，已悟師言。無住之本，自慈而得。（得原作德。王維為神會作能禪師碑，述能禪師『乃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常歎曰，七寶布施，等恒河沙億劫修行，盡大地墨，不如無為之運，無礙之

慈。』）尊者以爲奇金惟少，償珠在勳。付心契於一人，傳法燈（原作登）于六祖。于以慈悲心廣，汲引情深。昔年九歲，已發弘願：「我若悟解，誓當顯說。」今來傳授，遂過先心。明示醉人之珠，頓開貧女之藏。墮疑網者，斷之以慧劍。溺迷津者，濟之以智舟。……心有生滅，法無去來。無念則境慮不生。無作則攀緣自息。或始覺以滅妄，或本覺以證眞。其解脫在於一瞬，離循環於三界。雖長者子之奉蓋，龍王女之獻珠，比（原作此）之於此，復速於彼。所謂不動意念而超彼岸，不捨死生而證泥洹。繫（原作繫），頓悟之

致，何遠之有！釋門之妙，咸在茲乎！於是省閣簪裾，里閈耆耋，得無所得，聞所未聞。疑達摩之再生，謂優曇之一現。頌聲騰於遠邇，法喜妙於康莊。……』

㈡神會的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現已發見的有三本，都是敦煌出來的：

（甲）胡適校寫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的敦煌寫本，原編號Pelliot 3047的第二件，收在『神會和尚遺集』卷二。今重新校寫，題作『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上卷』，收在集刊本分。此殘卷有獨孤沛序。

（乙）胡適校寫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的敦煌寫本，原編號Pelliot 3488，收在『神會和尚遺集』卷三。此殘卷無頭無尾，中間又脫去一紙。新發見的巴黎 Pelliot 2045長卷（丙）內有此卷全文，又可補此卷脫文六百字。

（丙）胡適新校寫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的敦煌寫本，原編號Pelliot 2045 的第一件。此卷經過整理校寫之後，可以考定爲敦煌石窟裏保存的南宗定是非論的第三個寫本。其首一段和（甲）卷的末一段相同，可以互相校勘；故此卷可以說是恰好和（甲）卷相銜接。此卷內又有（乙）卷的全文及（乙）卷殘脫的一紙

六百字。

此卷最後有後序及讚五章，大概也是獨孤沛的手筆。末一行題『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一卷』。（甲）卷有頭，（丙）卷有尾，兩卷又恰相銜接，故南宗定是非論的全部大概都在這裏了。

（丙）卷今收在集刊本分，題作『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下卷』。

※

㈢南陽和尚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一卷，現已發見的有兩本，都是敦煌出來的：

（甲）鈴木貞太郎（鈴木大拙）校寫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的敦煌寫本，收在鈴木編印的『少室逸書』，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出版。

此卷首尾完整，但原題殘失『南陽』兩字，僅存『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十三字。鈴木先生在他的『少室逸書解說』裏，已指出此篇『壇語』的思想與神會語錄相近，也與六祖壇經相近。

（乙）胡適校寫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的敦煌寫本，原編號Pelliot 2045的第二件，即集刊本分所收。此卷原題『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其內容思想都可以和神會語錄的主要思想相印證，故可以定為神會在南陽時期的講演錄。此卷的鈔寫往往遠勝（甲）

本，但（甲）本也可供參校。

此卷之後有『南宗定邪正五更轉』五章，後附五言律詩一首，其思想和南陽和上壇語頗相同，故我收作壇語的附錄。

※

（四）頓悟無心般若頌，又叫作『荷澤大師顯宗記』，現存三本：

（甲）景德傳燈錄卷三十收的荷澤大師顯宗記。全唐文所收神會顯宗記即是根據傳燈錄。

（乙）矢吹慶輝影印倫敦英國博物院藏的敦煌寫本『頓悟無生般若頌』，原編號 Stein 296。收在矢吹慶輝編

的『鳴沙餘韻』的第七十八版。鳴沙餘韻是矢吹博士影印的二百三十件倫敦英國博物院藏的敦煌寫本佛教『珍篇佚書』，昭和五年（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十月出版。

此本有頭而無尾，殘存二十行，首題『頓悟無生般若頌』。

（丙）胡適校寫倫敦英國博物院藏的敦煌寫本『頓悟無生般若頌』，原編號 Stein 468，收在『神會和尚遺集』卷四，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四月出版。

此本有尾而無頭，殘存三十一行，尾題『頓悟無生般若訟（頌）一卷』。我在民國十五年（一九二

六）在倫敦發見此殘葉，偶然認得其中『所（傳）秘敎，意在得人，如王繫（髻）珠，終不妄與』一句話，好像是我讀過的『荷澤大師顯宗記』的文字。後來翻檢景德傳燈錄卷三十收的顯宗記，與敦煌殘葉對照，我才考定這幾葉『頓悟無生般若頌』是神會的顯宗記的最古本的後半篇。（看神會和尚遺集，頁二〇〇—二〇八）

我當時鈔了這殘卷，後來用顯宗記補了殘缺的前面二百三十三字，又詳記後半篇敦煌本與傳燈錄本的異同，寫作神會遺集的第四卷。我當時沒有夢想到『頓悟無生般若頌』的前半篇也在英國博物院裏，

被編作 Stein 296 號，在前一年（一九二五）已被日本的矢吹慶輝博士照了相片帶同東京去了。

昭和五年（一九三〇）矢吹先生印行他的『鳴沙餘韻』，只有圖版一百零四幅，而沒有解說。目錄裏並沒有記出那寥寥二十行的『頓悟無生般若頌』。

兩年之後（民國二十一年，昭和七年，一九三二），矢吹博士寫他的鳴沙餘韻解說時，他已讀了我的神會和尚遺集，已見了我校寫的『頓悟無生般若頌』和我的短跋了。所以他在解說（第二部，頁五三六—五三七）裏，特別提到那寫在『無心論一卷』之後的『頓悟無生般若頌』二十行，還引我的短跋，說此頌即是神會

的顯宗記，說此頌無『西天二十八祖』的話而有『傳衣』之說，故我推測『似此頌眞出於神會之手』，可能是顯宗記的原本。

但矢吹博士當時不會仔細分析我用顯宗記補了二百三十三字的此頌全文，他沒有注意到我的校補本只有後面的三百十二字是倫敦鈔來的敦煌寫本。他誤把那補全的五百多字都看作倫敦的 Stein 468 號了。所以他說：

『斯坦因所蒐集的寫本題作「頓悟無生般若頌」的，至少有兩本：㈠第二九六號，鈔在無心論之後；㈡第四六八號，首有闕，尾題「頓悞無生般若訟一

卷」。兩相對比，異句異字不少，而㈠相當於㈡的首部』。

他又說：

『對照㈠㈡，㈡比㈠增出頗多，故近於顯宗記。若㈡爲㈠之原形，㈠更可認爲㈡的稿本。……』

我在今年十一月中，才得讀矢吹先生的解說。我試把他的圖版第七十八版的二十行『頓悟無生般若頌』校寫出來，方才發見他在三十三年前照相的二十行正是我在三十二年前校寫的三十一行的前半篇。這五十一行，原是一篇鈔在六葉粗紙上，每葉摺成兩半。前面的兩葉半編作 Stein 296 號，被矢吹慶輝先生照了相

片，影印在『鳴沙餘韻』裏了。後面的三葉半脫落了，被編作Stein 468號，被我鈔寫了，校印在『神會和尚遺集』第四卷裏。矢吹本末句到『用而』兩字爲止，胡適本開頭是『不有』二字，合起來正是『用而不有』一句！這兩個殘本合併起來正是一篇完整的『頓悟無生般若頌！』

矢吹先生說的『㈠相當於㈡的首部』，本來不錯他又說『兩相對比，異句異字不少』，『㈡比㈠增出頗多』，那就大錯了。㈠（即乙）與㈡（即丙）是一篇的前後兩半，故沒有異句異字可以互校。

這篇敦煌寫本『頓悟無生般若頌』的前後兩半分開太久了，我現在把他們重新合併寫定，使神會的

顯宗記的最古寫本的原來面目可以重見於世間。因爲字數不多，我鈔在這裏，做一個附錄。顯宗記有傳燈錄和全唐文兩個通行本，我把異文詳細記在『神會遺集』（頁一九三——九九）裏，可以不鈔在這裏了。

附錄　敦煌寫本『頓悟無生般若頌』的全文

頓悟無生般若頌

無念是實相眞空，知見是無生般若。（般若）照眞達俗，眞

空理事皆如。此爲宗本也。

夫眞如無念，非念想能知。（想字原作相，知字原作之。顯宗記作「眞如無念，非想念而能知。」今據校改。）實相無生，豈生心能見？無念念者（則）念總持。無生生者則生實相。無住而住，常住涅槃。無行而行，能超彼岸。如如不動，動用無窮。念念無求，求常無念。（上求字原作來，從顯宗記改）菩提無得，（得）佛法身。般若無知，知一切法。即定是慧，即慧無生。無生實相眞空，無行能周法界。六度自茲圓滿，道品於是無虧。我法二空，有無雙泯。不到不至，不去不來。體悟三明，心通八解。成功十力，富有七財。（十字原作不，从顯宗記改）入不二門，權一乘理。湛然常寂，應用無方。用而無功，空而常鑒。用而（此上爲 Stein 296 號殘本，此

下爲Stein 468號殘本）不有，即是眞空。空而不無，玄知妙有。（妙有）則摩訶般若，眞空即清淨涅槃。般若通秘微之光，實相達眞如之境。般若無照，能照涅槃。涅槃無生，能生般若。涅槃般若，名（原作我，从顯宗記改）異體同，隨義立名，法無定相。涅槃能生般若，（即名）具佛法身。（原作「涅槃能見般若具佛法僧」，今參考顯宗記校改。但顯宗記作「眞佛法身」，按具字也可通，故留備一本。）般若圓照涅槃，故號如來知見。知即知常空寂，見即直見無生。知見分明，不一不異。動寂俱妙，理事皆如。理靜（原作淨）處事能通，達事理通無礙。六根無染，定慧之功。相念不生，眞如性淨。覺滅心空，一念相應，頓超凡聖。無不能無，有不能有。行住坐臥，心不動搖。一切時中，空無所得。

三世諸佛，教指如斯。（斯字原作如，从顯宗記改。）菩薩大悲，轉相傳受。至於達摩，屆此爲初。遞代相傳，於今不絕。所（傳）秘教，意在得人。如王髻（原作繫，从顯宗記改）珠，終不妄與。福德智慧，二種莊嚴，解行相應，方能建立。

衣爲法信，法是衣宗。衣法相傳，更無別付。非衣不弘於法，非法不受於衣。衣是法信之衣，法是無生之法。無生既無虛妄，法是空寂之身。知空寂而了法身，而眞解脫。

頓悟無生般若頌一卷

四十七年十一月廿二日夜補記

（轉載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二十九本）

會和尚語錄的第二個敦煌寫本：「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劉澄集」

民國・胡適 編





目次

【註】

附倫敦大英博物院藏的「荷澤和尚五更轉」及「南陽和尚問答雜義」敦煌寫本照片

一 神會語錄的三個本子的比勘

我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廿九本（頁八七六）曾指出『神會的「語錄」現已出現的有兩本，都是敦煌出來的：

『（甲）胡適校寫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的敦煌寫本，原編號 Pelliot 3047，收在「神會和尚遺集」卷一，民國十九

年（一九三〇）出版。原無題目，胡適擬題「神會語錄」。

『（乙）(A)日本石井光雄影印他購藏的敦煌寫本，昭和七年（民國廿一年，一九三二）影印二百部。原無題目，卷前有題字一行云：「此文字欠頭。後有博覽道人尋本續之矣。」影印本題「燉煌出土神會錄」。附有「燉煌出土神會錄解說」一小册，鈴木貞太郎撰。

(B)鈴木貞太郎公田連太郎校訂石井光雄本，昭和九年（民國廿三年，一九三四）排印出版，題作「燉煌出土荷澤神會禪師語錄。」』

那個胡適校寫本，以下省稱胡本。那個石井光雄影印本，以下省

稱石井本。鈴木公田校訂本，以下省稱鈴木校石井本。

那兩個本子都『欠頭』，都沒有題目，所以我和鈴木先生都只題作『神會語錄』。去年（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四月，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入矢義高先生寫信給我，報告他在前兩年（一九五七）發見了這個神會語錄第三本，並且發見了神會語錄原題作『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原編集的人是劉澄。入矢義高先生的原信，我摘鈔一段：

> 近日讀到先生發表在集刊廿九本的大作『新校定的敦煌寫本神會和尚兩種』，校定精審，整理醒目，眞是不勝佩服。敝研究所在一九五六年由大英博物館購到該館所藏敦煌寫本的全部 Microfilm。我們就組織了共同調查的一個研

究班，一直到現在，將那全部寫本翻覆審核，前後已有三次了。一九五七年，我檢到S.6557的時候，就發現了這也是一部神會語錄。遽取石井本比對一過，知其內容和文章頗近石井本，惜尾部斷殘，只有石井本的三分之一。

不過，最寶貴的是載在卷首的編者劉澄的一篇序。據這篇序，我們知道這一部語錄的原名是『問答雜徵義』。今按日本僧圓仁『入唐新求聖教目錄』，有『南陽和尚問答雜義一卷，劉澄集』的記錄，與此序合。今迻錄此序，用供先生的參考。……

那時我因外科手術住在臺灣大學醫學院的醫院裏。我收到了入矢先生的信，十分高興，就回了一封信，說：

……S.6557卷子的發現，不但給神會語錄添了一個可以資校勘的第三本，並且確定了這部語錄的編輯人與原來的標題。這是一舉而三得的貢獻。我們研究神會的人，對先生都應該表示敬佩與感謝。

大英博物館所藏敦煌寫本的全部Microfilm，前承貴研究所的厚意，敝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也購得了全部副本。我出醫院後，當即檢查S.6557一校。……

S.6557即是原編的Stein 6557號。Sir Aurel Stein（斯坦因，一八六二－一九四三）一九〇七年在敦煌千佛洞取去中古寫本大小八千多件（其中有二十件是最古的雕刻印本），全存貯在倫敦大英博物館。這些文件都用Stein編號，正如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的敦煌文件都用

Pelliot（伯希和）編號。大英博物館的翟理斯先生 (Dr. Lionel Giles) 費了二十多年的精力，才把這大大小小八千多件敦煌文卷整理完畢，編了一部『大英博物館藏的敦煌出來的中國寫本分類記注目錄』(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一九五七年出版。這本目錄分五大類：第一，佛教典籍；第二，道教典籍；第三，摩尼教典籍；第四，俗家文件；第五，雕印文件。第一類最多，共編六千七百九十四號，故又分十四子目，其中第一子目爲大藏經（翟氏用南條文雄的英文譯本『明藏』目錄作根據）所收的經典，巳佔四千多號了。因爲這部目錄偏重於大藏裏的經典，用經，律，論三大部的次序，故原編的stein號碼須全部重編過了，S.6557在目錄裏就改

36

編作6065了。翟理斯先生雖然得到了我的『神會和尚遺集』和石井影印的『燉煌出土神會錄』（兩書均列在目錄尾頁的參考書目裏），但他並沒有認出這個殘卷子是神會的語錄。故6065號(S.6557)的記錄只說：『佛家教義的問答。不完。好寫本。』

我很佩服京都大學的學人的『共同調查的研究班』的合作精神。他們肯費大工夫，『將全部寫本翻覆審核，前後已有三次』，所以入矢義高先生能在三年前（一九五七）發見這個第三本神會語錄。這種有組織的，同力合作的研究方法最值得我們中國學人效法。

※

去年四月底我出醫院後，就從歷史語言研究所借出S.6557影

印本和入矢先生在幾次通信裏提到的有關神會的其他各卷子的影印本，作一番初步的校勘。七月初，我出國了，沒有能夠寫定這個『不欠頭』的第三本神會語錄。

在今年二月裏，我用胡本和石井本比勘這個S.6557卷子，又參校了我從前校寫的『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胡適『神會和尚遺集』一五九——一六七頁；又一七五——一八六頁；又史語所集刊廿九本，八三八——八五七頁：以下省稱『定是非論』），才知道這個倫敦卷子，除了首十六行又五個字之外，完全與石井本相同；而與胡本也有大部分相同，包括石井所無的第一章的前一段。其中胡本所無的小部分（第九章與第十四章）都見於『定是非論』。

這樣校勘之後，我決定把這個倫敦S.6557卷子校寫作『神會

和尚語錄的第三個敦煌寫本』，分寫作十四章，連卷首殘存的劉澄序，共成十五大段。

胡適本的目錄是分章的，共分五十章。其中第六至第四十九章，大致等於石井本的第一至第四十四章。第四十多章，兩本有小出入（如石井本第九章，第十四章，第三十四章，第四十章，胡本皆無），故只能說大致相等。胡本前面有五章，包括『荷澤和尚與拓拔開府書』，後面有康圓智問的很長一章，是石井本所無。康圓智問章之末，有一行云：

『因汝所問，一切修道者同悟』。

這顯然是全部語錄的結尾了。胡本的底本（巴黎 P. 3047）在這下面緊接『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並序，獨孤沛撰』，可見胡本

語錄雖然『欠頭』，並不缺尾，原是到康圓智問一章（頁一四八——一五二）就結束了。這是神會語錄第一本的原本形態。

石井本雖說是『欠頭』，但這個寫本是一個完整的長卷，總共五百零七行，首尾都有空白的紙，是一個首尾完整無缺的精美唐寫本。此本後幅有題記兩行，墨色很淡，是禿筆寫的：

『唐貞元八年歲在未（貞元七年辛未，七九一；八年壬申，歲不在未），沙門寶珍共判官趙秀琳（秀字，鈴木校寫作看字）於北庭奉張大夫處分，命勘訖。其年冬十月廿二日記』。

石井本鈔寫在貞元七八年（七九一——七九二）校勘之前，其時去神會之死（寶應元年，七六二）不過三十年，他的語錄已傳到天山之北的北庭都護府（在今新疆孚遠縣）了；此本到如今已一千一百六十

九年了，還保存原來首尾完整的狀態。前面空幅有題記一行：

『此文字欠頭。後有博覽道人，尋本續之矣』。

所謂『欠頭』，只是說『此文字』沒有標題，可能前面還有缺失的部分。但我們現在看見倫敦的第三本，可以知道石井本的第一章正是倫敦本的第一章，差不多緊接在劉澄的序文之後。這就可見這個石井本原來並不『欠頭』，可能只是原來有意删去了劉澄的原序，又有意删去了劉澄原擬的『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的標題，所以就好像『欠頭』了。這是神會語錄第二本（即石井本）的原來形態。

爲什麽這本子删去了劉澄的原序呢？因爲這本子後面（鈴木校石井本的第四十九章以下）有了新加的『六代大德是誰，並敍傳授所

由』的兩千五百多字，又有了新加的『大乘頓教頌並序』，——這篇『大乘頓教序』是一篇『我荷澤和上』的小傳，裏面已說他『付心契於一人，傳法燈於六祖；……慈悲心廣，汲引情深；……明示醉人之珠，頓開貧女之藏；墮疑網者，斷之以慧劍；溺迷津者，濟之以智舟；……於是省閣簪裾，里閈耆耋，得無所得，聞所未聞；疑達摩之再生，謂優曇之一現！……』，有了這樣一篇新傳序，所以用不着保存劉澄那篇笨拙的舊序了。

爲什麼要删去『南陽和尙問答雜徵義』的舊題呢？天寳四年（七四五）以後，神會奉召到東京荷澤寺（荷字讀去聲，是負荷的荷。長安的荷恩寺，洛陽的荷澤寺，是同時立的），『南陽和尙』已成了『荷澤和尙』了。『問答雜徵義』的標題也不是一個很醒目的題名，

故也有改題的必要。日本入唐求法的圓仁的開成三年（八三八）目錄裏，還題『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的原名。稍後入唐的圓珍的大中八年（八五四）十一年（八五七）目錄及大中十二年（八五八）的總目錄裏，就都改題作『南宗荷澤禪師問答雜徵』了。圓珍此三錄裏又都記有『荷澤和尚禪要一卷』。我相信『荷澤和尚禪要』可能就是這部神會語錄新改的標題，其內容可能是和這個石井本完全一樣的。我這個假設，將來也許有得到證實或否證的一天。

※

我現在可以依據這三個神會語錄的寫本的內容同異，假定這三本結集的先後次序大致如下：

(A)最早結集本〇原題『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有前唐山主簿劉澄序。其前面的十五段大概近於倫敦藏的寫本。其後半部直到結尾可能大概近於胡適本的後半部。這個本子的結集是在開元二十年（七三二）神會在滑臺大雲寺』爲天下學道者辨其是非，爲天下學道者定其宗旨』之後，故此本裏採取了『南宗定是非論』的一小部份材料。

(B)神會晚年的修訂本〇這個本子大致近于胡適本，其標題可能已改爲『南宗荷澤禪師問答雜徵』了。胡本前面新加的材料之中，有『荷澤和尚與拓拔開府書』，是一件重要的文字，此書稱『荷澤和尚』，故知修訂已在神會晚年。此本最末是康圓智問的一章，用『因汝所問，一切修道者同

悟』一句作結尾，顯然沒有殘缺。其下緊接『定是非論』的首幅，更可知語錄雖有增修，還沒有加上『六代大德』的略傳，也還沒有換上那位不知名作者的『大乘頓教頌並序』。因爲後幅沒有這篇『頌並序』，故我推想此本前面可能還保存了劉澄的原序。此本前面有新加的材料，但中間也有删去的材料，如倫敦本與石井同有的第九與第十四章（都是從『定是非論』鈔入的）都被删去了。胡本殘存的第一章，顯然也是從『定是非論』鈔來的，那可能又是修訂之後增添的了。據『定是非論』的獨孤沛序，『定是非論』有開元十八、十九、二十年幾種『不定』的本子，『後有「師資血脈傳」，亦在世流行』。語錄的修訂本好像是要

把這三部書分的清楚，使他們不互相重複。

(C)神會死後的增訂本○這個本子的全部大概近于石井本的全部：前面沒有劉澄序，而後面有『六代大德』的略傳，又有『大乘頓教頌並序』。中間也有增入的材料，如石井本的第三十四章，三十九章，四十五章，四十六章，都是胡本沒有的。又第四十七章，四十八章，是從『定是非論』鈔出的。第四十九章以下敘『六代大德』的兩千五六百字，可能是從神會的『師資血脈傳』鈔來的。『師資血脈傳』原是單行的，這個增訂本好像把他鈔作語錄的一部分了。胡本把『定是非論』的幾章剔出來，而此本把那幾章併進去，這是一不同。胡本顯然沒有採用『師資血脈傳』，而

此本充分收入『六代大德』的師資傳授，這是二不同。胡本沒有後序，而此本最後有『大乘頓教頌序』，其實是駢文的神會小傳，這是三不同。細看此傳中說神會『在幼稚科，遊方訪道，所遇諸山大德，問以涅槃本寂之義，皆久而不對，心甚異之；詣嶺南，復遇漕溪尊者，作禮未訖，已悟師言。……』這就接近後來傳說『有一童子名神會，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能大師』（通行本六祖壇經八）的話了。神會請王維作能大師碑文，其中明說『弟子曰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唐文粹六十三）宋高僧傳的神會傳也說他『從師傳授五經，克通幽賾；次尋莊老，靈府廓然；由是於釋教留神，乃無仕進之意，辭親，於本府（襄陽府）

國昌寺顥元法師下出家；其諷誦群經，易如反掌；全大律儀，匪貪講貫。』這都不是一個『在幼稚科』的童子的行徑。所以我說這個增訂本（石井本）的語錄是神會死後有人增訂的。石井本首尾都有空白，但首尾都無標題。可能是這個增訂本的底本還沒有決定新題名的時候，就傳鈔流行了。（石井本不是底本，其末尾『大乘頓教頌序』把『荷澤和上』的澤字鈔作擇字，可證這是一個傳鈔本。）也可能這就是日本圓珍和尚目錄裏題作『荷澤和尚禪要一卷』的。

這是我假定的這三個本子編集的先後次序。我們最後校寫的倫敦本可能是最早結集本。巴黎的本子，即胡本，可能是單獨自成一個系統的神會晚年修訂本。石井藏的敦煌卷子可能是神會死後的

增訂本，前面四十六章可能是用那流傳最廣的早年結集本作底本的，其後面『六代大德』以下顯然是後加的。

※

神會和尚姓高，是襄州襄陽人。他是讀了五經和老子莊子之後才出家的。他最初在襄陽國昌寺出家。開元八年（七二〇），他奉敕配任南陽龍興寺。那時韶州的慧能和尚剛死了七年。神會『遇師於晚景，聞道於中年』；他到韶州參謁能大師，慧能已老了，他自己也過了四十歲。慧能死在先天二年（七一三；十二月改開元元年），神會已是四十四歲了。這個中年和尚大概受了慧能的簡單教義的感動，故他北歸後就出力宣揚他所謂『菩提達摩南宗』的教義。

南陽與襄陽相去不遠，都屬于山南東道。神會住南陽大概很長久；他在南陽時期，名譽傳播很遠，人稱他做『南陽和尚』。劉澄編集的這部語錄就題作『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另有幾件敦煌寫本題作『南陽和尚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史語所集刊二十九本，八二七—八三六）

在語錄裏，我們可以看見神會在南陽的活動。宗密說神會『因南陽答王趙公三車義，名漸聞於名賢』。王琚問三車，大概在他任鄧州刺史時。鄧州即漢南陽郡，天寶元年改鄧州為南陽郡。語錄裏又有南陽太守王弼問話，又有內鄉縣令張萬頃問話，內鄉是鄧州屬縣。語錄又有『於南陽郡見侍御史王維在臨湍驛中屈（神會）和上及同寺慧澄禪師語經數日。』神會在南陽有長期的活動，

是無可疑的。

神會配住南陽是在開元八年（七二〇）；他被兵部侍郎宋鼎請入東都荷澤寺，是在天寶四年（七四五）。在這二十五年之間，他曾向北遷移。開元二十年（七三二）正月十五日，他在河南道滑州滑臺的大雲寺設無遮大會，宣傳『菩提達摩南宗』的教義，『爲天下學道者辨其是非，定其宗旨』。他又曾住過河北道邢州鉅鹿郡的開元寺；因爲歐陽修趙明誠都著錄邢州有神會在天寶七載二月立的宋鼎撰，史惟則八分書的唐曹溪能大師碑。然而沒有人叫他做『滑臺和尚』或『邢州和尚』。人們還繼續叫他『南陽和尚』。直到天寶四年（七四五）他到東京荷澤寺之後，人們才漸漸改稱他『荷澤和上』，——那時候，他已是七十六歲了。他

在荷澤寺不過八年（七四五—七五三），就被人劾奏『聚衆，疑萌不利』，就被貶謫到饒州弋陽了。他在貶謫中的第三年（天寶十四年，七五五）十一月，安祿山造反了，次年洛陽長安都失陷了，兩京的『寺宇宮觀，鞠爲灰燼』了。

在一千二百年之後，神會當年的演說，答問，談話，一件一件的從沙州敦煌的石洞裏出來，其中還有幾件保存着『南陽和尚』的主名。

這個『南陽和尚』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在三十年前，我曾這樣介紹他：『南宗的急先鋒，北宗的毀滅者，新禪學的建立者，壇經的作者，——這是我們的神會。』在三十年後，我認識神會比較更清楚了，我還承認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中國佛教史上

最成功的革命者，印度禪的毀滅者，中國禪的建立者，袈裟傳法的偽史的製造者，西天二十八祖偽史的最早製造者，六祖壇經的最早原料的作者，用假造歷史來做革命武器而有最大成功者，——這是我們的神會』。

我很熱誠的把這個『南陽和尚』的一點遺著整理好了，很高興的奉獻給我的老朋友南陽董作賓先生，祝他的六十五歲生日，祝他至少活到同這個『南陽和尚』一樣的九十三歲！

民國四十九年三月十日夜，胡適

二　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　劉澄集

〔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序〕（殘存後幅）

……敎彌法界。南天紹其心契，東國賴爲正宗。法不虛傳，必有所寄。南陽和尚，斯其盛焉（註一）。稟六代爲先師，居七數爲今教。嚮戀如歸父母，問請淡（此字疑有誤？）於王公。明鏡高懸，鬚眉懷醜。海深不測，洪湧澄漪。寶偈妙於貫花，清唱頓於圓果。貴賤雖問，記錄多忘。若不集成，恐無遺簡。更訪得者，

遂綴於後。勒成一卷，名曰『問答雜徵義』。但簡兄弟，餘無預焉。

前唐山主簿劉澄集（註二）。

（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

（1a）作本法師問本有今無偈（註三）

問：『本有今無，本無今有。三世有法，無有是處。』（此即『本有今無偈』）其義云何？

答曰：蒙法師問，神會於此亦疑。

又問：疑是沒勿？（是沒勿＝是勿＝是物＝是沒＝甚麼？　看下文（8）張燕公問一章有『問，喚作是沒勿？』石井本同。胡本作『問，喚作是物？』）

答：自從佛法東流已來，所有大德皆斷煩惱為『本』，所以生疑。

問：據何道理，（疑）煩惱為『本』？（胡本作『據何道理，斷煩惱非本？』其底本似亦是『煩惱為本』四字，已經一位通人改過了。我以為不如增『疑』字。）

又答：據涅槃經第九菩薩品，文殊師利言：『純陁心疑如來常住，以得知見佛性力故。若見佛性而為常者，本未見時，應是無常。若本無常，後亦應爾。何以故？世間物本無今有，已有還

無，如是等物悉皆無常。』驗此經文，文殊所騰純陁疑者，即疑佛性非常住法，不問煩惱。何故古今大德皆斷煩惱爲『本』，所以生疑。（註四）

〔1b〕問：『本有今無偈』，其義云何？

答曰：據涅槃經義，本有者，本有佛性。今無者，今無佛性。（原作『本有者，本無佛性，今無佛性』。石井本同。用胡本校改。）

問：既言本有佛性，何故復言今無佛性？

答：言『今無佛性』者（言今二字，此本與胡本與石井本皆互倒，今改正）。爲被煩惱蓋覆不見，所以言無。『本無今有』者，本無者，本無煩惱；今有者，今日具有。縱使恒沙大劫，煩惱亦是今有。（此下，石井本與此本有『故言』二字，依胡本删。）『三世有法，無

有是處』者，所謂佛性不繼於三世。（三世是過去，未來，現在）

問：何故佛性不繼三世？

答：佛性體常，故非是生滅法。

問：是勿是生滅法？

答：三世是生滅法。

問：佛性與煩惱俱不俱？

答：俱。雖俱，生滅有來去，佛性無來去，以佛性常故，猶（原作由）如虛空。明暗有來去，虛空無來去。以是無來去故，三世無有不生滅法。（此句三本相同，其實不可通。『無來去故』之『無』字當是誤衍，或當作『有』字。）

問：佛性與煩惱既俱，何故獨斷煩惱非本？

答：譬如金之與鑛俱時而生，得遇金師，鑪冶烹鍊，金之與鑛當各自別。金則百鍊百精。鑛若再鍊，變成灰土。涅槃經云，金者喻於法性（胡本與石井本皆作『佛性』），鑛者喻於煩惱。諸大乘經論具明煩惱爲客塵，所以不得稱之爲本。若以煩惱爲本，煩惱爲是暗，如何得明？涅槃經云，只言以明破暗，不言以暗得明。若暗破（明），即應經論自共傳，經論既無，此法從何而立？若以煩惱爲本，若將煩惱爲本（胡本無此六字。石井本有），不應斷煩惱而求涅槃。

問：何故經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

（答）：計煩惱性本自無斷。（石井本此八字屬於問話，此下始有『答』字，而無『若』字。倫敦此本此八字也連屬問話，此下有墨塗去的一個

字，似『若』，也似艸頭的『答』字。胡本此八字作『若煩惱本自無斷』七字，而下文明有『若』字，故胡適校改上『若』字爲『答』字。今參校三本，我決定校增『答』字，而以此八字屬答話。） 若指煩惱性即是涅槃，不應勸衆生具修六波羅蜜，斷一切惡，修一切善。以煩惱爲本，即是〔棄〕本逐末。（原無『棄』字，作『涅』字，又點去。石井本也脫一字，鈴木校補『棄』字。胡本此句作『若以煩惱爲本，不應棄本逐末』，此是通人臆改的了。）涅槃經云：『一切衆生本來涅槃，無漏智性本自具足。譬如木性火性俱時而生，值燧人鑽搖，火之與木當時各自』。經云木者，喻若煩惱；火者，喻如佛性。涅槃經云，〔以智火燒煩惱薪。經云智慧即佛性。〕（原脫此十四字。石井本亦脫。依胡本校補。火上似應有慧字。）具有此文，明知煩惱非本。

問曰：何故涅槃經云，——第十五梵行品說，——『本有者，本有煩惱。今無者，今無大般涅槃。本無者，本無摩訶般若。今有者，今有煩惱？』。

答：爲對五蔭色身故，所以說煩惱爲本。又經云，『佛言，善男子，爲化度衆生故而作是說，亦爲聲聞辟支佛而作是說。』又第卅六憍陳如品，梵志問佛：身與煩惱何者於先？佛言：身在先亦不可，煩惱在先亦不可。要於煩惱然始有身。驗此經文，故知煩惱與身爲本，非謂對佛性也。又經云：『有佛性故，得稱爲常，以常故，得稱爲本。』非是本無今有。第十五卷云：『佛性者，無得無生。何以故？非色非不色，不長不短，不高不下，不生不滅故。以不生滅故，得稱爲常。以常故，得稱爲本』。第十九卷

云：『如暗室中有七寶，人亦知有（此本與石井本此四字作『人亦不知所』，依經文改正），爲暗故不見。有智之人然大明燈，持往照燎，悉得見之。是人見此七寶，終（不）言今有。（此本與石井本皆無『不』字，胡本有。）法性亦非今始有，以煩惱暗故不見，謂言本無今有。亦如盲人不見日月，得值良醫療之即便得見，謂言日月本無今有！以盲故不見，日月本自有之。』第廿五卷云：『一切衆生未來之世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佛性。一切衆生現在具有煩惱諸結，是故不見，謂言本無。』又第十九卷云：『有佛無佛，性相常住。以諸衆生煩惱覆故，不見涅槃，便謂爲無。當知涅槃是常住法，非本無今有。』佛性者，非蔭界入，非本無今有，非已有還無。從衆善緣，衆生得見佛性。以得見佛性故，

當知本自有之。

問：既言本自有之，何不自見，要藉因緣？

答：猶如地下有水，若不施功掘鑿，終不能得。亦如摩尼之寶，若不磨治，終不明淨。以不明淨故，謂言非實。涅槃經云，一切衆生不因諸佛菩薩善知識指授，終不能得。若自見者，無有是處。以不見故，謂言本無佛性。佛性者，非本無今有也。（註五）

2. 眞法師問：云何是常義？

答：無常是常義。

問：今問常義，何故答無常是常義？

答：因有無常，而始說常。若無無常，亦無常義。以是義故，得稱爲常。譬如長因短生，短因長立。若其無長，短亦不立。事

既〔同〕故，義亦何殊？（此本與石井本皆作『事既故』，胡本作『事相因故』，今校增『同』字，似勝於『因』字。）又法性體不可得，是常義。又虛空亦是常義。

〔問：何故虛空是常義？〕（此本與石井本均脫此八字，依胡本補。）

答：虛空無大小，亦無中邊，是故稱爲常義。（虛空下，此本與石井本皆有『以』字，胡本無。）謂法性體不可得，是〔不〕有。能見不可得體，湛然常寂，〔是不無〕，是爲常義。若準有無而論，則如是。若約法性體中，〔於無〕亦不無，於有〔亦不有〕，恒沙功德本自其足：此是常義。（以上所補的脫文，皆依胡本補。石井本脫文與此本同。）又不大不小是常義，謂虛空無大，不可言其大；虛空無小，不可言其小。今言大者，小家之大；今言其小者，乃

是大家之小。此於未了人，則以常無常而論。若約法性理（三本皆作理，似當作體），亦無常，亦無無常。以無無常故，得稱為常。（註六）

3. 戶部尚書王趙公以偈問三車義：（註七）

宅中無三車。露地唯得一。

不知何所用，而說此三車？

答曰：三車在門外，說即在宅中。

諸子聞說時，已得三車訖。

又問：今者在門外，先是乘車出。

宅中既得車，出外何須索？

答：諸子雖得訖，不知車是車。

既不自證知，所以門外索。

問：何處有人得道果，豈不自知乎？

答：下文自證，所得功德仍不自覺知。

問：諸子不自知，容可門外索。

父應知子得，何須更與車？

答：諸子不自知，所以門外索。

長者今與車，還是先與者。

問：三車本無實，所說乃權宜。

與者是舊車，那應得假物？

答：長者意在一，方便權說三。

前者說三車，三車本是一。

問：一車能作三，三車能作一。
何不元說一，辛苦說三車？
答：若爲迷人說，三便作三車。
若約悟人解，即三便是一。（註八）
4.崔齊公（註九）問：禪師坐禪，一定以後，得幾時出定？
答曰：神無方所，有何定乎？
又問：既言無定，何名用心？
答曰：我今定尚不立，誰道用心？
問：心定俱無，若爲得道？（若爲‖那麽？柳宗元詩：『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峰頭望故鄉？』）
答曰：道只沒道，亦無若爲道？（只沒‖這麽）

問：既無『若爲道』，何處得『只沒道』？

答：今言『只沒道』，爲有『若爲道』。若言無『若爲』，『只沒』亦不存。（註十）

5. 廬山（簡）法師問：何者是中道義？（石井本也脫『簡』字，依胡本補。）

答曰：邊義即是。

問：今問中道義，何故答邊義是？

答曰：今言中道者，要因邊義立。若其不立邊，中道亦不立。（註十一）

6. 禮部侍郎蘇晉（註十二）問：何者是大乘？何者是最上乘？

答：菩薩即大乘。佛即最上乘。

問曰：大乘最上乘有何差別？

答曰：言大乘者，如菩薩行『檀波羅密』，觀三事體空，乃至六波羅蜜亦復如是（六，胡本作五，石井本作六），故名大乘。最上乘者，但見本自性空寂，即知三事本來自性空，更不復起觀。乃至六度亦然。（六度即六波羅蜜，此本與石井本作亦度，胡本作六塵。）是名最上乘。

又問：假緣起否？

答曰：此中不立緣起。

問：若無緣起，云何得知？

答：本空寂體上自有般若智能知，不假緣起。若立緣起，即有次第。

（問：然則更不假修一切行耶？）

（答：若得如此見者，萬行俱備。）（胡本有此問答。此本與石井本俱脫。）

又問：見此性人，若起無明，成業結否？

答：雖有無明，不成業結。

問：何得不成？

答：但見本性體不可得，即業結本自不生。（註十三）

7.潤州刺史李峻（胡本無此六字，故此章誤連上章爲一章。此本與石井本有六字）曰：見有一山僧禮拜嵩山安禪師，師言『趁粥道人！』又一授記寺僧禮拜安禪師，師言『借粥道人！』（此本與石井本皆作『措粥道人』，今從胡本。）問：此二若爲？

答：此二俱遣。

問：作沒生遣？

答：但離即遣。

問：作沒生離？

答：我今只沒離，無作沒生離。

問：爲復心離？爲是眼離？

答：今只沒離，亦無心眼離。

問：心眼俱不見，應是盲人？

答：自是盲者唱盲。他家見者自不盲。經云，是盲者過，非日月過。（註十四）

8. 張燕公（註十五）問：禪師日常說無念法，勸人修學，未審

無念法有無？

答曰：無念法不言有，不言無。

問：何故無念不言有無？

答：若言其有者，即不同世有。若言其無者，即不同世無。是以無念不同有無。（石井本同。胡本作『言其有者，即同世有；言其無者，即同世無。是以無念不同有無。』此可見胡本的底本是曾經一位通人改削過的本子，改『不同』爲『同』，意義似勝。）

問：喚作是沒勿？（胡本作『喚作是物？』）

答：不喚作（是）勿。（胡本作『不喚作是物』。）

問：作勿生是？（此本與石井本作『異沒時作物生？』今用胡本。）

答：亦不作勿生。（此本與石井本作『亦不作一物』。今用胡本。作

勿生＝怎麽生？）是以無念不可說。今言說者，爲對問故。若不對問，終無言說。譬如明鏡，若不對像，鏡中終不現像。今言現像者，爲對物故，所以現像。

問：若不對像，照不照？（此七字，胡本作「不對像照」四字，疑原作「不對像照不？」。）

答：今言照者，不言對與不對，俱常照。

問：既無形像，復無言說，一切有無皆不可立，今言照者，復是何照？

答：今言照者，以鏡明故，有自性照；以衆生心淨故，自然有大智慧光照無餘世界。（「有自性照」，胡本作「有此性」。「以衆生心淨故」，此本與石井本皆作「以若以衆生心淨」，胡本不誤。今參酌三本，校

正可讀。）

問：既如此，作沒生時得？

答：但見無。

問：既無，見是物？（是物＝甚麼？）

答：雖見，不喚作是物？

問：既不喚作是物，何名爲見？

答：見無物即是眞見常見。（註十六）

9. 和上（即神會和尚）問遠法師（即『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裏面唱配角的崇遠法師）言：『曾講大般涅槃經不？』

遠法師言：講大般涅槃經數十遍。

和上又言：一切大小乘經論說，衆生不解脫者，爲緣有生滅

二心。涅槃經云：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寂滅爲樂。

未審生之與滅可滅不可滅？爲是將生滅滅？爲是將滅滅生？爲是生能自滅生？爲是滅能自滅滅？請法師一一具答。（此節文字，此本與石井本相同，皆錯誤不可讀。用巴黎P 2045號卷子校正。）

遠法師言：亦見諸經論作如此說：（見字上，此本衍『不』字，石井本與P.2045皆無。）至於此義，實不能了。禪師若了此義，請爲衆說。

和上言：不辭爲說，恐無解者。

法師言：道俗有一萬餘人，可無一人能解？

和上言：看見不見。

法師言：見是沒？

和上言：果然不見。

法師既得此語，結舌無對。非論一已屈詞，抑亦諸徒失志。

勝負既分，道俗嗟散。（註十七）

10 上和問澄禪師修何法而得見性？

澄禪師答曰：先須學坐修定。得定已後，因定發慧，（以智慧）故，即得見性。（用石井本及胡本補三字）

問曰：修定之時，豈不要須作意不？

答言：是。

（問：）既是作意，即是識定，若爲得見性？

答：今言見性者，要須修定。若不修定，若爲見性？

問曰：今修定者，元是妄心。（妄）心修定，如何得定？

答曰：今修定得定者自有內外照。以內外照故，得見淨。以心淨故，即是見性。

問曰：今言見性者，性無內外。若言因內外照故，元是妄心，若爲見性？

經云：

若學諸三昧，是動非坐禪。（三昧 samādhi，即禪定）

心隨境界流，云何名爲定？

若指此定爲是者，維摩詰即不應訶舍利弗宴坐也。（註十八）

11. 和上問諸學道者：今言用心者，爲是作意，不作意？若不

作意，即是聾俗無別。若言作意，即是有所得。有所得者，即是繫縛，何由可得解脫？聲聞修空住空，即被空縛。修定住定，即被定縛。修靜住靜，即被靜縛。修寂住寂，即被寂縛。是故般若經云：若取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維摩經云：調伏心者，是聲聞法。不調伏心者，是愚人法。仁者用心是調伏，何名解脫？須陁洹亦調伏，斯陁含亦調伏，阿那含，阿羅漢亦調伏。（註十九）非想定及非非想定亦調伏。四禪亦調伏。四聖三賢並皆調伏。若爲鑒別？若如此定者，並未是眞解脫法（註二十）。

12. 神足師問：眞如之體，以是本心，復無青黃之相，如何可識？

答：我心本空寂，不覺妄念起。若覺妄念者，覺妄自俱滅。

此即識心者也。（三個『妄』字此本與石井本皆作『忘』，胡本作『妄』。胡本無『也』字。）

問：雖有覺照，還同生滅。今說何法，得不生滅？

答：只由心起故，遂有生滅。若也起心既滅，即生滅自除，無相可得，假說覺照。覺照既滅，生滅自無，即不生滅。（註二十一）

13. 崇遠法師問：云何爲空？若道有空，還同質礙。若說無空，即何所歸依？

答曰：只爲未見性，是以說空。若見本性，空亦不有。如此見者，是名歸依。（註二十二）

14. 和上告諸知識：若欲得了達甚深法界，直入一行三昧者，先須誦詩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修學般若波羅蜜。金剛般若波羅蜜

經云：〔須菩提，若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薩心者，誦持此經，爲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爲人演說？不取於相。〔云何不取於相？所謂如如。云何如如？所謂無念。云何無念？所謂不念有無，不念善惡，不念有邊際無邊際，不念有限量無限量。不念菩提，不以菩提爲念。不念涅槃，不以涅槃的念。是爲無念。是無念者，即是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者，即是一行三昧。〕（註二十三）

三　神會和尚的五更轉曲子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的 P. 2045 長卷上有四個文件：第一是『菩

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第二是『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第三是『南宗定邪正五更轉』曲子，第四是一首五言律詩。前年我寫定『南陽和上壇語』（史語所集刊二十九本，八二七—八三六頁）的時候，曾把那兩件韻文收作『附錄』，我還說，五更轉的主旨，如第三更譏笑『處山谷，住禪林，入空定，便凝心，一坐還同八萬刼，只爲擔麻不重金』等等，都是『壇語』裏的主要思想，所以我傾向于承認那兩篇韻文也是神會的作品。（集刊二十九本，八三六—八三八頁）

我校寫那個卷子的時候，我還在紐約，沒有機會檢查Dr. Lionel Giles的『分類記注目錄』裏記出大英博物館藏的幾個『五更轉』的本子。去年入矢義高先生寫信給我，也提到倫敦的幾本五更轉，

他特別提到：

『另有題「荷澤和尙五更轉」者（S.6103 的後幅），祇存一更至三更，共三章，其文全異，但是句格則與此（P.2045）全同。竊意此亦可備神會和尙遺著之一罷？原題「荷澤和尙五更轉，」其「澤」字與「和」字之間，用朱筆旁寫着「寺」字，又「五更」兩字之右旁，朱筆寫着「神會」兩字，可算作一證。』

我很高興的報告入矢先生：倫敦的 S.6103 殘紙和 S.2679 殘紙原來是一張紙撕斷了的，這兩塊殘紙上寫的兩首五更轉，是同一個鈔手的筆跡，內容也正相銜接。兩塊殘紙合成了一塊，我們就有了兩首『荷澤寺神會和尙五更轉』了！前一首確是『其文全異』，

但後一首即是我前年校寫的一首。這兩塊爛紙的併合，不但證實了我前年校寫的五更轉確是神會作的，並且給我們確定了這兩首曲子都應該收在『神會和尚遺著』裏。

我們的南陽董彥老向來留心搜集民間的歌唱；他早年編的『看見她』專刊，是指示一個新方法的中國民歌集。我把一千二百年前這位南陽和尚編唱的兩隻俗曲也獻給我們的『南陽老道』。這兩支曲子的詞都不算美，但這個五更調唱起來必是很哀婉動人的。請彥老想想，您在南陽做孩子的時候，會聽見過這樣調子的民歌嗎？

一九六〇、三、十六（彥老生日的前三天）

胡適記，在南港。

(一) 荷澤寺神會和尚五更轉兩首

（倫敦大英博物館 S.6103 殘卷，只剩一張不滿十英寸寬，十六英寸長的破紙了；前半張只剩小半塊，鈔的是一些有韻的格言，如『莫嬾墮（惰），勤自課』之類。後半張還剩九行，字體秀挺，首行題『荷澤和尚五更轉』七字，墨色深黑；右旁有朱筆加的『寺神會』三字，這題目就成了『荷澤寺神會和尚五更轉』十個字了。這首五更轉只剩了前三更，到『四更蘭』，底下就撕掉了。但我看到同館裏 S.2679 殘卷，其前面十八行的字體與 S.6103 後半的九行的字體相同，分明是一

個人寫的。最巧的是 S. 2679 殘卷十八行寫的也是五更轉：先是小半首五更轉，接着是一首全的五更轉。那小半首只剩第四更的第三句以下，正接上 S. 6103 卷的『四更蘭』的殘曲。我把這兩個殘卷合併校寫，就得到了兩首『荷澤寺神會和尚五更轉。』兩首之中，第二首就是我前年承認『也是神會和尚的作品』，寫作『南陽和尚……壇語』的附錄的。此殘卷明題作『荷澤和尚五更轉』，我前年的假設可算是得到證實了。但第一首是不是神會的作品呢？第一首有『莫作意，勿凝心』，『何勞端坐作功夫』的話，頗像神會的思想。但這一首的文字實在太壞，思想也不清楚，如『涅槃城裏見眞如』，成什麼話！『了見馨香無去來』成什麼話！『黑白見

知而不染，遮莫青黃寂不論，』成什麼話！故我的第一個感想是不願意承認這首五更轉是神會作的。但我後來平心想想：我們不可把神會看的太高了；那兩首五更轉都不過是兩件宣傳文字，宣傳的不過是『念不起，更無餘』；『莫作意，勿凝心』；『何勞端坐作功夫，』……不過這幾個很簡單的革命口號而已。把這幾個簡單思想裝進一隻流行的俗曲調子裏去，那是不容易的工作，結果就不得不加上許多佛教爛調來做湊調湊韻的字句了。第一首裏確然有很不通的湊句，然而第二首裏又何嘗沒有！試看『迷則眞如是妄想，悟則妄想是眞如，』成什麼話！『如來智慧本幽深，唯佛與佛乃能見，聲聞緣覺不知音，』這還不是湊韻的湊句嗎？所以我的結論

是：這兩首五更轉都是神會和尚宣傳革命的曲子，雖然沒有文學的價値，在當時大概頗有宣傳的作用。其中第二首流行更廣，現存的大約有八九件敦煌寫本。第一首的文字技術太差了，好像就被淘汰了，只剩這一本偶然保存下來，使我們知道『荷澤和尚五更轉』原是兩首。

五更轉第二首有『一坐還同八萬刼，只爲擔麻不重金』的話。巴黎 P. 2045 卷子此首五更轉之後，有五言詩一首（集刊二十九本，八三八頁），也有『爲報擔麻者，如何不重金』之句。擔麻不重金的故事見於長阿含經卷七『蔽宿經』。

一九六〇、三、十四夜，胡適。）

（第一首）

一更初。涅槃城裏見眞如。妄想是空非有實，不言未有不言無。非垢淨，離空虛。莫作意，入無餘。了性即知當解脫，何勞端坐作功夫？

二更催。知心無念是如來。妄相是空非有實，□□山上不勞梯。頓見竟，佛門開。寂滅樂，是菩提。□□□燈恒普照，了見馨香無去來。

三更深。無生□□坐禪林。內外中間無處所，魔軍自滅不來侵。莫作意，勿凝心。住自在，離思尋。般若本來無處所，作意何時悟法音？

四更蘭。□□□□□□□。□□（以上校寫S.6103殘卷。以下校寫S.2679殘卷。）共傳無作法，愚人造化數□般。尋不見，難□難。□□□，本來禪。若悟剎那應即見，迷時累刼闇中看。

五更分。淨體猶（由）來無我人。黑白見知而不染，遮莫青黃寂不論。了了見，的知眞。隨無相，離緣因。一切時中常解脫，共俗和光不染塵。

（第二首）

一更初。妄想眞如不異居。迷即眞如是妄想，悟即妄想是眞如。念不起，更無餘。見本性，等空虛。有作有求非解脫，無作無求是功夫。

二更催。大圓寶鏡鎮安臺。衆生不了攀緣病，由斯鄣蔽心不開。□□□，□□□。（此處脫了六字，依別本應是『本自淨，沒塵埃。』）無繫著，絕輪迴。諸行無常是生滅，但觀實相見如來。

三更侵。如來智惠本幽深。唯佛與佛乃能見，聲聞緣覺不知音。處山谷，□禪林，入空定，便凝心。一坐還同八萬刼，只爲擔麻不重金。

四更蘭。法身體性不勞看。看即住心還作意，作意還同妄想團。放四體，莫攢抏見本性，自公官。善惡不思則無念，無思無念是涅槃。

五更分。菩提無住復無根。過去捨身求不得，吾師普示不忘（原作知，塗去，改『望』字，即忘字）恩。施法藥，大張門。去鄣□，

豁浮雲。頓與衆生開佛眼，皆□□性免沉淪。

(二) 五更轉一首

（倫敦大英博物館S.6083殘紙。題『五更轉一首。』此紙雖殘，但殘存的字句最接近巴黎的P.2045卷子的五更轉，可供校勘。

一九六〇、三、十一，胡適）

□□□。□□□□□異居。迷則眞如是妄相，悟則妄相是眞

□，□□□，□□□。見本性，等空虛。有作有求非解脫，無（下闕）

二更催。大圓寶鏡鎮安臺。衆生不了□□□，□□□□心不開。本自淨，沒塵埃。无染着，絕輪廻。諸□□□□□□，□觀實相見如來。

三更侵。如來智惠本幽□。□□□□□□，聲聞緣角（覺）不知音。處山谷，住禪林。入□□，□□□。□□□□八萬刧，只為擔麻不重金。

四更蘭。□□□□□□□。看則住心□□意，作意還同妄相園。故（下闕）

（三）五更轉兩本

（倫敦大英博物館 S.6923 卷子正面寫的是法華經的第一第二兩品；反面鈔的是八件有韻無韻的雜文，其中兩件是同一個鈔手寫的兩本五更轉。我合校兩本，鈔作一本，而校注其異文。

一九六〇、三、十二夜。胡適）

一更初。妄想眞如不異居。迷則眞如是妄想，悟則妄想是眞如。念不起，更無□。見本性，等空虛。有作有求虛解脫，無作無求是空虛（兩本同作『虛解脫』，同作『是空虛』，皆與他本不同。）

二更催。大圓寶鏡鎭安臺。衆生不要（兩本同作要）攀緣境（一作鏡），由斯障閉心不開。本自淨，沒塵埃。無染著，絕輪廻。諸行無常是生滅，從觀實相見如來。

三更深。如來智惠本由心。（兩本皆作『深』，皆作『由心』，與他本不同。）以佛爲法（一作『以佛以法』）乃能見，聲聞緣覺不知音。（此三字，兩本皆作『則知因』，不可通，故從他本。）住山窟，坐禪林，入空定，便凝心。一坐還同八萬劫，只爲擔麻不重金。

四更蘭。法身體性不勞看。看作住心便作意，作意還同妄想團。妄想團，莫巑岏。認（兩本皆作忍）本性，自觀看。善惡無思亦無念，無念無思是涅槃。

五更分。菩提普樹復無根。過去捨身求不得，吾師普遂不忘

恩。施法欲（兩本皆作『法欲』，似當依他本作『法藥』），大章門，去障閉，豁（兩本皆如此，即『豁』字）浮雲。頓與衆生開佛眼，皆令過去免沉淪。

（四）大乘五更轉

（倫敦大英博物館S.4634卷子正面寫的是無量壽宗要經，反面鈔有『大乘五更轉』一首。此本頗多誤字，但可以代表一個有小修改的本子。

一九六〇、三、十二夜半。胡適）

一更初。妄想眞如不異居。迷（誤作悉）即眞如是妄想，悟即妄想是眞如。念不起（誤作豈），更無餘。見本性，等空虛。有作有求非解脫，無作無求是功（誤作公）夫。

二更催。大圓寶鏡鎭安臺。衆生不了攀（緣）病，由（誤作無）斯鄣閉心不開。本自淨（原作靜），沒塵埃，無染著，絕輪迴。諸行無常是生滅，得觀實相見如來。

三更深。如來智慧本由心。以佛爲佛乃能見，聲聞緣覺不知音。入山谷，坐禪林，入空定，便凝心。□□還同八萬刼，只爲擔麻不重金。（重金，誤作贈禁）

四更蘭。法身體性不勞看。看即住（原作柱）心便作意，作意還同妄（想）團。放四體，莫攢抏。認本性，自觀看。善惡不思

由（猶？）不念，無思無念是涅槃。

五更分。菩提无柱（住？）本無根。過去捨身求不得，吾師口遂不妄（忘？）恩。施法藥，大張門。去倞（禁？）障，撥浮（原作扶）雲。本與衆生開佛眼，皆令見性免沉淪。

（五）南宗定邪正五更轉

（這是巴黎國家圖書館的P.2045長卷的一部分，我已校寫在史語所集刊廿九本八三七頁了的。因為這個巴黎本最完全，所以我重鈔在這裏，以備讀者比勘。）

一更初。妄想眞如不異居。迷則眞如是妄想，悟則妄想是眞如。念不起，更無餘。見本性，等空虛。有作有求非解脫，無作無求是功夫。

※

二更催。大圓寶鏡鎭安臺。衆生不了攀緣病，由斯障閉不心開。本自淨，沒塵埃。無染著，絕輪廻。諸行無常是生滅，但觀實相見如來。

※

三更侵。如來智慧本幽深。唯佛與佛乃能見，聲聞緣覺不知音。處山谷，住禪林，入空定，便凝心。一坐（原作一生，胡適校改）還同八萬劫，只爲擔麻不重金。

四更蘭。法身體性不勞看。看則住心便作意，作意還同妄想團。放四體，莫攢抏。任本性，自公官。善惡不思即無念。無念無思是涅槃。

※

五更分。菩提無住復無根。過去捨身求不得，吾師普示不忘（原作望）恩。施法藥，大張門，去障膜，豁浮雲，頓與衆生開佛眼，皆令見性免沉淪。

民國四九年（一九六〇）三月十六日寫成

(六) 北平圖書館的兩個敦煌本

(北平圖書館——原來的京師圖書館——收藏的敦煌寫本，是斯坦因，伯希和剩留下來的，但數量也很可觀：原編八千六百七十九號；後來胡鳴盛先生收拾殘葉，共編爲九千八百七十一號。湖南許國霖先生是胡鳴盛先生的助手，他在民國廿五年編成『敦煌石室寫經題記』一卷『敦煌雜錄』兩卷。敦煌雜錄裏鈔有五更轉兩首，都是神會的第二首，其中一首(鹹字十八號)題着『南宗定邪正更轉』，和巴黎的 P. 2045 相同，但末尾沒有附錄的五言律詩；另一首(露字六號)僅題『五更轉』，而末尾附有那首五言詩。北平的敦煌原本現在無從校

勘，我把許國霖先生鈔的兩本五更調合校成一本，也附在這裏。）

南宗定邪五更轉

一更初。妄想眞如不異居（異居一本作思君）。迷則眞如是妄想，悟則妄想是眞如。念不起，更無餘（餘，一本作疑）。見本性，等空虛。有作有求非解脫，無作無求是功夫（非，一本作虛。功夫，一本作空虛）。

二更催（一作崖，一作摧）。大圓寶鏡鎮安臺。衆生不了攀緣鏡（了，一作要。一本攀下脫二字），由斯障閉（一作閽）心不開。本自淨，

沒塵埃。無染著，絕輪迴。諸行無常是生滅，但觀實相見如來。

三更侵（一作深）。如來智慧本幽深（一作本由心），此佛此佛（一作『爲佛與佛』）乃能見。聲聞緣覺不知音。住山窟，坐禪林，入空定，便凝心（住，一作處；坐禪林，一作住僧林）。一坐還同八萬劫，只爲擔麻不重金（坐，一作生；擔，一作躭）。

四更蘭。法身體性不勞看。看則住心便作意（心，一作山），作意還同妄想團（團，一作圍，一作摶）。放四體，莫攢抏（一本脫『放四體』三字）。任本性，自觀看。（任，一作忍。『自觀看』，一作『自公襌』。任字似勝各本之見字，認字。但『自觀看』一句，似是湊韻，與上句『看則住心便作意』正相反了。『自公襌』，巴黎本與上引 S.2679 本皆作『自公官』。『自公官』似有自己作主，不受外面管束之意。）善惡無思亦無念，

無恩無念是涅槃。

五更分。菩提無住復無根。過去捨身求不得，君師普示不忘恩。施法藥，大張門，去障膜，豁浮雲。頓與衆生開佛眼，皆令見性免沉淪。

附錄　五言詩（許君鈔本太不可讀，故我鈔巴黎本對勘）

（許國霖鈔本）　　（巴黎本）

眞素是□□　　眞乘實罕遇，

施者進白心　　至理信幽深。

欲立非非相　　欲離相非相，

將佛却照□　　還將心照心。

智者來未得　髻中珠未得，
於檢再難尋　衣裏寶難尋。
運保就麻者　爲報擔麻者，
如我不重金　如何不重金！

民國四十九年四月五日補寫。

(七) 校寫『五更轉』後記

許國霖敦煌雜錄裏還有一首『五更調』（周字七十號），顯然

也是『五更轉』的調子，其文字和劉復敦煌掇瑣三八(巴黎P.2963)題作『南宗讚一本』的相同，可以互相校勘。(倫敦也有一塊殘紙，編S.5529，只存七行，也是這一首『五更轉』的一更二更。)我現在合校這兩本，把這第三首『五更轉』寫定如下：

五更調(劉復本題『南宗讚』)

一更長。如來智慧心(劉作化)中藏。不知自身本是佛，無明障蔽(許作閉)自荒忙。了五(許作王)蘊，躰(許作聽)皆亡。滅六識，不相當。行住坐(許脫坐字)臥常作(劉作住)意，則知四大是佛堂。

二更長。有爲功德（劉脫爲功二字）盡無常。世間造作應不久（劉作及），無爲法會躰（劉作聽）皆亡。入聖位（劉作使），坐金剛。諸（劉作詣）佛國，遍（許作變）十方。但知十方元是一（劉作『但諸世界願貫一』），決定得入諸（劉作於）佛行。

三更嚴。坐禪執定甚能甜。不言（劉作宣）諸天甘露蜜，魔（作摩，劉作願）君眷屬（許作卷屢）出來看。諸佛教，實（許作是）福田。持齋戒，得生天。生天終（劉作中）歸還墮落，努力迴心趣涅槃（劉脫力字。趣，許作取）。

四更蘭（許作難）。法身體性本來禪。凡夫不念生分別，輪迴六趣（許作住）心不安。求佛性，向裏看。有佛衣（劉作『了佛意』），不覺寒。廣大劫來常不悟（許脫不字），今生作意斷慳貪。

五更延（劉脫延字）。菩提種子坐紅（許作苧）蓮。煩惱泥（許作寧）中常不染，恒將淨土共金顏（許作連）。佛在世，八十年（許作連）。般若意，不在言。夜夜朝朝（劉作『花花朝朝』，許作『夜了照了』）恒念經，當初求覓一連全（劉作『一年川』，更不可通。）

劉復先生鈔的巴黎本雖然題作『南宗讚』，我看這支曲子決不是神會作的，第一更曲有『行住坐臥常作意』一句，正和神會『莫作意』的思想相反，就是一個反證。這曲子裏的思想很平凡，文字也很俗氣，很可能是後來的和尚套神會的『南宗定邪正五更轉』做的曲子，居然也在敦煌石室裏留下了兩三個鈔本。

我們看敦煌出來的三隻『五更轉』的曲調是完全相同的，都

是從七字句變化出來的長短句：第一句，第五，六，七，八句都是三字句；第二，三，四，九，十句都是七字句。三首共十五章，用韻的方式也完全相同。

我在這裏要指出：這三首『五更轉』就是『塡詞』的最好的歷史例證。神會的年代是可考的，他生在唐高宗咸亨元年（六七〇），死在唐肅宗廢除年號的『元年』，即是寶應元年（七六二），他的活動時期正當玄宗的開元天寶時代（七一三—七五五），正是所謂『盛唐』的時代。我們可以說：現在有敦煌出來的『荷澤寺神會和尚五更轉』兩首做實物的證據，我們可以推知開元天寶時代確然已有依現成的曲拍作曲詞的風氣了，確然已有後人所謂『塡詞』的風氣了。

在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我寫了一篇『詞的起原』，我的結論是：『長短句的詞調起於中唐。……白居易作憶江南的長短句，劉禹錫依此曲拍，作「春去也」詞，題云：「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爲句。」這是塡詞的先例。』白居易的憶江南是這樣的：

江南好！
風景舊曾諳。
日出江花紅勝火，
春來江水綠如藍。
能不憶江南？

劉禹錫的春詞是這樣的：

春去也！
多謝洛城人。
弱柳從風疑舉袂，
叢蘭挹露似霑巾，——
獨坐亦含嚬。

這確是『依憶江南曲拍爲句』，所以我說這是塡詞的先例。

當時我曾指出尊前集收的李白詞十二首，全唐詩收的李白詞十四首，其中多有很晚出的作品；其中長短句如憶秦娥，菩薩蠻，淸平樂，都是後起的曲調。我的看法是：『向來只是詩人做詩，而樂工譜曲；中唐以後，始有教坊作曲，而詩人塡詞』。例如王維的『西出陽關無故人』，本是一首整齊的七言絕句，經過樂工

譜曲，就成了當時最感人的送別曲子了。到了白居易劉禹錫的『依憶江南曲拍爲句』，那才是教坊作曲而詩人塡詞了，那才是長短句的詞的起原。

當時我曾把『詞的起原』初稿送給王國維先生，請他指教。王先生答書說：

尊說……謂長短句不起於盛唐，以詞人方面言之，弟無異議。若就樂工方面言之，則教坊實早有此種曲調（菩薩蠻之屬），崔令欽教坊記可證也。

我當時因爲教坊記的三百多曲調之中，有天仙子，傾盃樂，菩薩蠻，望江南等曲，都是中唐才有的曲調，見於各種記載，所以我頗疑心那張曲名表可能有後人隨時添入的新調，不可用來考證盛

唐開元天寶時代有無某種曲調。（參看胡適詞選附錄的『詞的起原』。）

那是三十五年前的討論。那位可敬愛的王國維先生已死了三十三年了。現在我們看敦煌寫本裏鈔出的各種佛曲，特別看那流傳最廣的神會和尚的五更轉曲子，我們不但可以相信開元天寶時代已有依照當時最流行的曲拍作佛曲的風氣，我們並且可以相信那樣塡詞作曲的風氣可能比開元天寶還更早，可能是人們歌唱的普通作風，並不限於教坊的樂工，也不限於歌妓舞女，也不限於佛教的和尚尼姑。凡是好聽的曲子，凡是許多人愛聽愛唱的調子，總有人依照那曲調編造新曲，那就是塡詞了。

敦煌出來的『五更轉』曲子有簡單的四句調，有繁複的十句調。神會的五更轉是那繁複的十句調，其形式似是『雙調』，即

是『疊調』，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一更初。妄想眞如不異居。迷則眞如是妄想，悟則妄想是眞如。

念不起，更無餘。見本性，等空虛。有作有求非解脫，無作無求是功夫。

劉復的敦煌掇瑣二七鈔了巴黎的敦煌寫本 P. 2647 的『五更調』艷曲，我們可鈔一更曲作例：

一更初夜坐調琴，欲奏相思傷妾心。每恨狂夫薄行跡，一過拋人年月深。

君自去來餘幾春！不傳書信絕知聞。願妾變作天邊鴈，萬里悲鳴尋訪君。

從這種整齊的七字句變到長短不齊的三字句和七字句，是曲調的演變。從單調的小令變到雙調，也是曲調的演變。從歌唱男女愛情或『閨怨』的情歌變到宣傳佛教故事或佛教信仰的佛曲，那就是改換內容的塡詞作曲了。

神會的『南宗定邪正五更轉』使我們知道盛唐時代已有人用雙調的『五更轉』來做宣傳南宗新教義的曲子了。敦煌出來的一些單調的『五更轉』佛曲，或俗典，可能比神會的雙調曲子更早，但我們不能考定他們的年代了。

我們看見的敦煌本單調『五更轉』有這許多件：

倫敦的『維摩五更轉』S. 2454。

倫敦的『無相五更轉』S. 6077。

巴黎的『太子五更轉』（P.2483，劉復敦煌掇瑣三六）。

羅振玉鈔的『歎五更』（敦煌零拾五）。

此中的『太子五更轉』是用這曲調來唱太子出家的故事，其二更曲是：

二更深。五百個力士睡昏沉。遮取黃羊及車匿，朱鬃白馬同一心。

『維摩』『無相』兩首五更轉都是宣傳教義的，可引『無相五更轉』的二更曲作例：

二更深。菩提妙理誓探尋。曠徹淸虛無去住，證得如如平等心。

羅振玉鈔的『歎五更』是勸人讀書的曲子，我們也引二更曲作例：

二更深。孝經一卷不會尋。之乎者也都不識，如今嗟歎始悲吟。

這都是用人人能哼能唱的調子來塡詞作曲，目的是用曲子作宣傳。

我們看了敦煌出來的許多佛曲，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些宣傳佛教的曲子實在沒有文學技術，也沒有高明的思想內容，所以都沒有文學的價值。他們的宣傳作用似乎是音樂成分比文學成分佔的多，他們全靠那些人人能唱的曲調來引動許多男女聽衆。文字的不通，內容的淺薄，都是不關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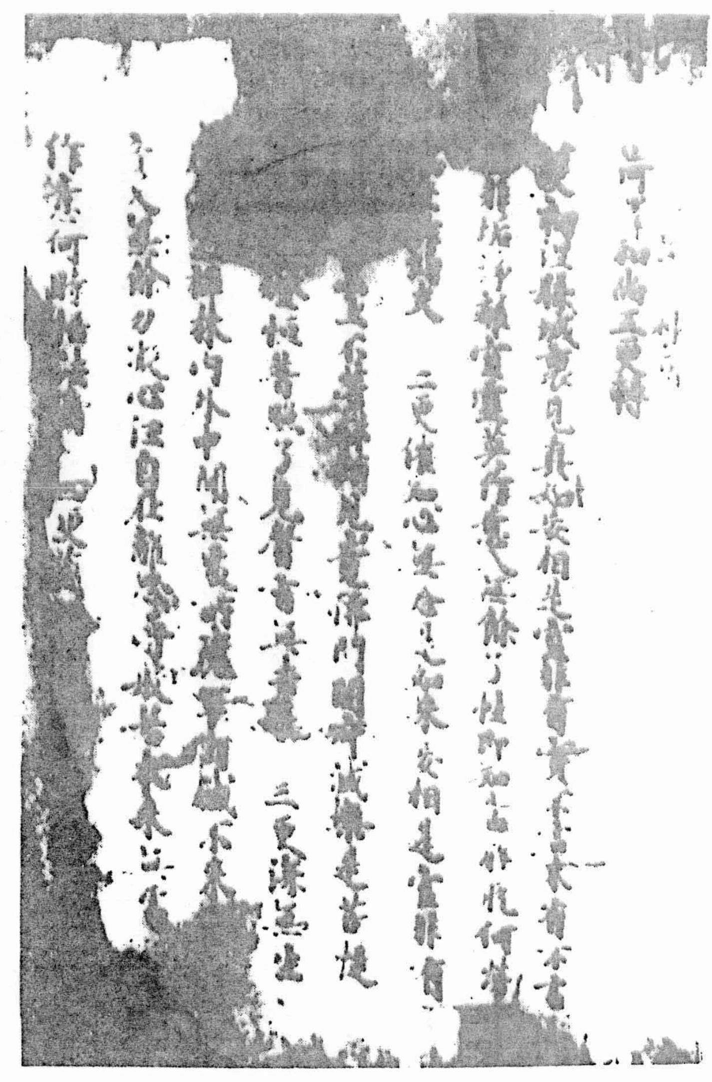
塡詞作曲的風氣可以早到盛唐，或早到盛唐以前，那是我寫『詞的起原』時沒有想到的。塡詞作曲來做宗教的宣傳，這也是我當年沒有想到的。我當年會說：

我疑心，依曲拍作長短句的歌詞，這個風氣是起於民間，起於樂工歌妓。……劉禹錫，白居易，溫庭筠一班人：……嫌倡家的歌詞不雅，……於是也依樣改作長短句的新詞。歐陽炯序花間集云：『自南朝之宮體扇北里之倡風，何止言之不文，所謂秀而不實。』這是文人不滿意於倡家的歌詞的明白表示。……所以我們可以說，唐五代的文人塡詞，大概是不滿意於倡家已有的長短句歌詞，依其曲拍，仿長短句的體裁，作爲新詞。到了後來，文人能塡詞的漸漸多了，敎坊倡家每得新調，也就邀請文人塡詞。例如……『柳永……善爲歌辭，敎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辭，始行於世。』

這個結論，大致還是可以成立的。從盛唐以下，儘管有一些和尚用最流行的民歌曲調來製作佛曲，但因爲那些作宗教宣傳的佛曲實在沒有文學價值，——正如那許多倡家歌妓唱的歌曲，雖然『音律不差』，而『下語用字，全不可讀』（此用沈義父樂府指迷的話），也沒有文學價值，——所以『詞的時代』不能起于盛唐，只能起于白居易劉禹錫之後，必須到了溫庭筠韋莊李後主馮延巳的時期，方才有文學的詞，方才有詞的文學。

四九、四、十二夜，在南港。

（轉載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四本）



倫敦大英博物院藏的「荷澤和尚五更轉」

(原編 S. 6103 與 S. 2679，今拼合照相)

倫敦大英博物院藏的「南陽和尙問答雜義」

(原編號爲 Stein 6557) 首二十一行

【註】

（註一）此序稱『南陽和尙』，全卷標題應是『南陽和尙問答雜徵義』。日本圓仁和尙於開成三年（八三八）入唐求法，在唐土留學近十年，到大中元年（八四七）才回日本。他的承和十四年（大中元年，八四七）『入唐新求聖教目錄』（大正大藏經五五冊，第二一六七件）記有『南陽和尙問答雜徵義一卷，劉澄集』，正與此序相印證。稍後幾年，日本圓珍和尙入唐，在大中七年至十二年（八五三—八五八）之間，先後有請來目錄五件（大正藏五五冊，第二一六九—二一七三），其中大中八年及十一年兩錄及十二年『總目錄』，均記有『南宗荷澤禪師問答雜徵一卷』。『南陽和尙問答雜徵義』似是原來的標題，其最早編集大概在天寶四年（七四五）神會被請入洛陽荷澤寺之前，故仍稱『南陽和尙』。

（註二）劉澄的事迹無可考。唐山縣屬於江南東道杭州餘杭郡。則天女帝萬歲通天元年（六九六）改紫溪縣爲武隆縣，其年復爲紫溪，又析紫溪別置武隆。聖曆三年（七〇〇）省武隆入紫溪。長安四年（七〇四）復置武隆縣。神龍元年（七〇五）中宗復位，改武隆爲唐山。宋改唐山爲昌化，

即今浙江昌化縣。

（註三）胡本與石井本各章都沒有標題。倫敦此本共存十四章，後十三章各有問者之名，與石井本全同，但都沒有標題。我頗疑『作本法師問本有今無偈』的標題是後來加的。

（註四）此段從『問本有今無』起，至第三答『所以生疑』止，是石井本沒有的。石井本雖『欠頭』，但好像是一個完整無缺的精鈔本。我頗疑心此一段是神會後來加上去的，所以我把此段寫作（1a）。胡本一〇三頁一行至九行有此一段，但無問者之名，其文字也稍有不同。第一答『蒙法師問，神會於此亦疑』；『又問，疑是沒勿』：胡本皆脫。此本有此一答一問，文理就更明白了。本有今無偈，屢見於涅槃經（北本第四之七，第八之三，第十一之一，第十二之二；南本第十五，第二十之二，第二十三之一，第二十三之二）。但『本有』什麽，『今無』什麽，涅槃經裏就有幾種不同的說法。神會在此段裏指出『所有大德皆斷煩惱爲本』，這就是說他們斷定『本有』的是煩惱。神會懷疑這種說法，他引涅槃經卷九（大正大藏經十二册，頁六六三）的一段話，他指出文殊師利當時提出的純陀的疑問，只疑佛性是不是『非常住法』，並沒提到煩惱的問題。

神會自己主張『本無煩惱，今有煩惱』，見下文。

（註五）自『問本有今無偈其義云何』至此，等於石井本第一頁一行至五頁六行；等於胡本一〇三頁十行至一〇八頁八行，故三本可以互相校勘。此本文字與石井本很接近，而與胡本很多不同。此章裏引涅槃經，往往列舉卷數與品名，石井本也如此，但胡本全沒有舉卷數或品名。此章在石井本列在最前，與此本相同；但胡本此章之前尚有五章，皆是此本與石井本沒有的。看這兩點異同，可知三本的來歷不同。

（註六）此章等於胡本第一〇八頁第九行至一一〇頁第一行；等於石井本第五頁第六行至七頁第七行，故三本可以互相校勘。

（註七）王趙公是王琚，唐書一百六卷，新唐書卷百廿一，皆有傳。先天二年（七一三），玄宗發難，淸除太平公主和她的黨羽，王琚是主謀有大功的人。功成之後，玄宗拜他爲戶部尚書，封趙國公。後來玄宗嫌他是個『譎詭縱橫之士』，頗疎遠他，歷任十五州的刺史，食實封七百戶，垂四十年。天寶五載（七四六），他被李林甫誣陷，貶江華郡員外司馬，自縊死。

『三車』的譬喻出於法華經的譬喻品。三車是羊車，鹿車，牛車，用來

比喻三乘：聲聞乘，辟支佛乘，大乘。

（註八）此章等於胡適本第一一〇頁第二行至一一一頁第四行；等於石井本六頁八行至七頁八行。三本互校，寫定可讀。第三偈四句，三本皆誤分作兩截，前二句誤屬于前偈，故第三偈只剩兩句了。兩截之間，胡本有『重責』二字，石井本與此本有『又問』二字。今移『又問』於第三偈首句之前。又最後一偈第二句，此本作『一更作三車』，石井本作『一便作三車』。今从胡本作『三便作三車』。

這一章裏問的五偈，答的五偈，都並不高明。但在當時，『三車』的問答似曾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宗密的圓覺大疏鈔卷三下有神會略傳，其中說：『又因南陽答王趙公三車義，名漸聞於名賢』。南陽屬于鄧州，王琚曾做鄧州刺史。

註九）崔齊公可能是崔日用，更可能是他的兒子崔宗之。崔日用是帮助玄宗討平韋氏的功臣，封齊國公；後來他也參預清除太平公主一黨的事。他死在開元十年（七二二），時年五十。唐書九十九卷，新唐書百廿一，有他的傳。他的兒子宗之襲封齊國公，即是杜甫飲中八仙歌裏說的『宗之蕭灑美少年，擧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唐書李白傳裏說『

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李白詩酒唱和。』崔日用死時，神會還沒有大露頭角，故我想崔齊公可能是崔宗之。下文有蘇晉也是『飲中八仙』之一。

（註十）此章等於胡適本一一一頁第五行至第一一二頁第二行；等於石井本八頁第一至五行。三本文字相同。此章明說『定尚不立，誰道用心?』這是神會反對坐禪的根本思想。

（註十一）此章等於胡本一一二頁三行至六行，等於石井本八頁四行至六行。

（註十二）蘇晉是蘇珦的兒子，唐書一百卷有他們父子的傳。蘇晉數歲時已能作文，早年舉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兼崇文館學士。玄宗監國時，每有制命，皆令他和賈曾起草。本傳說他『歷戶部侍郎，……開元十四年（七二六）遷吏部侍郎。』（看嚴耕望唐僕尚丞郎表一，頁一一八—一一九；又二，頁五七四—五七五）傳中未說他曾任禮部侍郎。杜甫飲中八仙歌說：『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他死在開元二十二年（七三四），年五十九。

（註十三）此章等於胡本一一二頁七行至一一四頁一行；等於石井本八頁六行至九頁五行。三本文字最大的不同是胡本有『問，然則更不假修一切行耶?答，

若得如此見者，萬行俱備，』兩句，這是很有革命性的思想。此本與石井本都無此一問一答，很可能是有意刪去了的。我補寫這兩句，一是因爲那位長齋奉佛而『醉中往往愛逃禪』的蘇晉是能了解這種『不假修一切行』的新『禪』的；二是因爲此章討論的是神會提倡的『最上乘』，——敦煌本壇經標題所謂『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正是這種『不假修一切行』，『我今定尚不立』的新『禪』。印度的禪學，以禪定dhyāna爲主。『定尚不立』，眞是『逃禪』之禪了。

(註十四)此章等於胡本一一四頁二行至一一五頁二行；等於石井本九頁五行至十頁十行。三本互校。嵩山安禪師名道安，傳燈錄四作慧安，人稱『老安禪師』，是弘忍門下幾個有名弟子之一。全唐文三九六卷有宋儋的嵩山會善寺道安禪師碑銘的殘本，記他死在神龍二年（七〇六）。

(註十五)張說，開元時三度爲丞相，封燕國公，死在開元十八年（七三〇）。唐書九十七卷有傳。張說曾作大通禪師（神秀）的碑銘（張說之文集十九，唐文粹六十四），其末段說：『竊比夫子貢之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高厚；飲於江海，不知江海之廣深！』他的詩集有『書香能和尚塔』一首：『大師捐世去，空餘法力在。遠寄無礙香，心隨到南海。』

後人指此詩是爲韶州慧能作的。我頗懷疑張說與神會有問答的機會。

(註十六)此章等於胡本一一五頁三行至一一六頁十行；等於石井本十頁二行至十一頁四行。此本與石井本文字相同，胡本多異文，末三問三答異文更多。今用三本參校，末六行全同此本與石井本。

(註十七)此章等於石井本十一頁四行到十二頁四行。胡本無此章。看巴黎 Pellot 2045 號卷子的『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廿九本，頁八四二—八五七)，我們可以知道此章是『定是非論』的最末一章(集刊二十九，八五四下午)。我用那個卷校勘此本與石井本，改正文字，可以讀了。

此章的內容是很淺薄的，寫神會說話的態度也是很驕傲的。『定是非論』原本的末章是『和上於大衆中法座上高聲言』的一段誓願詞(集刊二十九本頁八五四上半頁)，那一章是那篇作戰文字的很莊嚴的結束。淺識的人造作此段淺薄的問答，要表明『勝負旣分』的下場，其中『道俗有一萬餘人』的話，更是太浮誇的宣傳。故我推斷此章是淺人妄加的『定是非論』的結束，是應該刪除的；收到『問答雜徵義』裏，也是誤收。

(註十八)此章等於胡本一一六頁十二行至一一七頁尾；等於石井本十二頁四行至

十三頁三行。三本互校，文字可讀。此章反對坐禪，是神會的一個革命思想，可與下章參看。

(註十九)須陁洹 (srota-ápanna)，舊譯『入流』；斯陀含 (sakrădăgămi)，舊譯『一往來』；阿那含 (anăgāmi)，舊譯『不來』；阿羅漢 (arhat)，舊譯『應眞』，亦譯『不生』。這是小乘佛教所謂『四果』，修行入道的四種境界。

(註二十)此章等於胡本一一八頁一行至九行；等於石井本十三頁三行至十四頁二行。我用三本互校。此章與上章都說『不作意』，這就是神會的『無念禪』。胡適本有『荷澤和尚與拓拔開府書』，其中說：『問，若爲生是無念？答，不作意即是無念。』又說：『一切衆生，心本無相。所言相者，並是妄心。……　所作意住心，取空取淨，乃至起心求證菩提涅槃，並屬虛妄。』神會有『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集刊二十九本頁八二七—八三六)，其中說：『聞說菩提，不作意取菩提。聞說涅槃，不作意取涅槃。聞說淨，不作意取淨。聞說空，不作意取空。聞說定，不作意取定。如是用心，即寂靜涅槃。』我在『壇語』的校寫後記裏，曾引杜甫的絕句：『隔戶楊柳綠嫋嫋，恰似十五女兒腰。誰謂朝來不作意

狂風挽斷最長條！』『作意』是當時的白話，就是『打主意』，就是『起心要什麼』。（集刊二十九本，頁八五八）

（註廿一）此章等於胡本一一八頁十行至一一九頁四行；等於石井本十四頁二行至五行。三本互校，稍可讀了。

（註廿二）此章等於胡本一二三頁三行至六行；等於石井本十五頁六行至七行。三本文字相同。

（註廿三）此本到『云何爲人演說？不取於相』爲止，此下沒有了。胡本無此章。石井本十四頁八行起，有此章，開始三行的文字錯誤，引金剛經脫了二十字，皆與此本同。前年我校寫神會的『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集刊二十九本頁八三八—八五七），其中有宣傳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長篇文字（八四九—八五四），此本與石井本的這一章也在其中。此章的開始，從『和上』到『修學般若波羅蜜法』，是在這篇宣傳文的開始（頁八五〇第四至五行）；下面從引金剛經起，此本的殘文，石井本的全文，是在這篇宣傳文的後幅（頁八五三第十一行起）。所以我用這個敦煌本（巴黎 P2045 卷子）來校勘此本與石井本，爽性把這一節補全了，好叫人知道神會和尚的『無念禪』儘管有時說的很像有點革命見解，儘管

說一切『作意住心，取空取淨，乃至起心求證菩提涅槃，並屬虛妄，』到頭來還只是要人『受持讀誦金剛經乃至四句偈等，爲人演說，其福勝彼。』試問，『欲得了達甚深法界，直入一行三昧，』不也是『作意』嗎？不也是『起心』嗎？

民國四十九年二月二十七夜，在南港寫完。胡適。